沈从文全集

24

沈从文全集

第[illegible]卷 · 书信

SHEN CONGWEN QUANJI

1974年—1976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8~2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1974年冬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作者自题："一九七四年四月，开文官花时，和张政烺、刘迺和、史树青诸先生同在'大观园'照相。"

左三，沈从文，左四，张政烺，左五，刘迺和，左六，史树青

1975年夏，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宿舍向阳窗前的书桌旁　　　黄黑妮　摄

历史博物馆东堂子胡同宿舍院大门内夹道　　罗雪村　作

本卷收沈从文1974至1976年间的书信和废邮存底，共计128件。

同一信若存有多种废邮时，仅择其一编入。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本卷所收书信，大部分为“四人帮”覆灭前最后三年所写，多反映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治学观，童心幻念，忧国情怀，对评法批儒等中心运动的思考，以及在实践理想时，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

信中对一些人事和事件的记述、评议，只反映作者当时的见闻、认识或心情，可能与拨乱反正后的组织结论不一致，或与澄清后的事实不相符，故信中说法不足为据。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未作改正。

目录

□1974年 1

19740116(1)	致 刘 导	北京	3
19740116(2)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8
19740119(1)	致董锡玖	北京	13
19740119(2)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22
19740125	致程应镠	北京	25
19740127	致吕德申	北京	32
19740129	复沈虎雏	北京	36
19740201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0
197402	致张兆和	北京	48
19740305	致 徐 盈	北京	63
1974年春	致湖南博物馆领导	北京	65
19740401	致沈虎雏	北京	69
19740405	复邵阳某机关负责同志	北京	72
19740408	致 王 矜	北京	73

19740409	致沈虎雏	北京	75
19740411	复钱世明	北京	76
19740414	复张兆和	北京	77
197404 中旬	复李同志	北京	84
19740427	复沈虎雏	北京	88
19740429	复张兆和	北京	91
19740501	致张兆和	北京	95
19740507	致沈虎雏	北京	101
19740509	致 陈 乔	北京	104
19740510	致 王 矜	北京	114
19740511	致张兆和	北京	116
19740525	复 胡 忌	苏州	119
19740605	致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122
19740617	致徐盈、彭子冈	苏州	125
19740622	致 王 林	苏州	130
19740624	致张兆和	上海	136
19740703	致沈虎雏、张之佩	黄山	139
19740721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143
19740803	致李宗津	北京	149
19740810	复沈虎雏	北京	154
19740814	致 陈 乔	北京	157
19740819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163
19740820	致陈大章、李之檀	北京	165
19740827	致张宇和、周孝棣	北京	167
19740829	致沈虎雏	北京	169
1974 年夏	致张宗和	北京	172
19740901	致 王 抒	北京	177
197409 上旬	致郭慕熙	北京	183

19740928	致徐盈、彭子冈	北京	188
19741006	致唐克美	北京	195
19741021	致张之佩	北京	198
19741024	复沈虎雏 ——给在工厂的次子	北京	201
1974 年冬	复杨国勋	北京	207
197411 中旬	致沈虎雏	北京	211
19741126	致吕德申	北京	214
19741228	致洪廷彦	北京	220
1974 年(1)	致吴仲超	北京	243
1974 年(2)	致文物出版社编辑部	北京	248

□1975 年 251

19750101	复路景达	北京	253
19750102	致北京电影制片厂服装设计或美工组同志	北京	256
1975 年初	致阙名朋友	北京	259
19750109	致王家树	北京	261
19750115	致程朱海	北京	264
197502 月末	致一画家	北京	271
19750302	致沈虎雏	北京	275
19750313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280
1975 年春	复阙名朋友	北京	285
1975 年春末	致一教师	北京	291
19750424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00
197504 下旬	复张香还	北京	302
19750429	复张香还	北京	307

1975 年初夏　致李石英　北京 …………… 312
197506　致 黄 裳　北京 …………… 314
197507 下旬　致臧克家　北京 …………… 318
197507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322
197508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324
197509 上旬　致杨振亚、陈乔　北京 …………… 328
19750909　复钟开莱　北京 …………… 330
19750911　复李健吾　北京 …………… 332
19750915　致 世 则　北京 …………… 333
19750920　致吴晓铃　北京 …………… 335
19750928　复钟开莱　北京 …………… 337
1975 年秋　致陈从周　北京 …………… 342
19751023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347
1975 年冬(1)　复钟开莱　北京 …………… 352
1975 年冬(2)　致曹辛之　北京 …………… 354
19751109　复 荒 芜　北京 …………… 356

□1976 年　365

1976 年初　致吴冠中　北京 …………… 367
19760127　致史春光　北京 …………… 369
19760204　复 许 杰　北京 …………… 371
19760210　致 王 抒　北京 …………… 381
19760214(1)　复周汝昌　北京 …………… 384
19760214(2)　致 王 抒　北京 …………… 388
19760215　致张铁弦　北京 …………… 391
19760223(1)　复一老友　北京 …………… 393
19760223(2)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395

19760317　致沈虎雏　北京 …………… 403
197603月末　复沈虎雏　北京 …………… 409
1976年春(1)　致杨克毅　北京 …………… 416
1976年春(2)　致董锡玖　北京 …………… 419
19760407　致沈虎雏　北京 …………… 421
19760505　致崔师傅　北京 …………… 428
19760513　复高鲁冀　北京 …………… 430
197606月初　致董锡玖　北京 …………… 435
19760608　复 杨 琪　北京 …………… 437
19760803　致周晓平　北京 …………… 438
197608中旬(1)　复 巴 金　苏州 …………… 440
197608中旬(2)　复程应镠、李宗蕖　苏州 …………… 444
19760819　复 沈 红　苏州 …………… 452
19760820　致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剧变前夕家书 …………………………… 454
19760826　致王孖、王亚蓉　苏州 …………… 457
197608下旬　致 巴 金　苏州 …………… 462
1976年秋　致王千一　苏州 …………… 467
19760913　复沈虎雏　苏州 …………… 477
19760928　致王亚蓉　上海 …………… 483
19761005　复沈龙朱　苏州 …………… 484
19761006　复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 488
19761012(1)　致张宗和　苏州 …………… 493
19761012(2)　致沈龙朱　苏州 …………… 499
19761019　致程应镠、李宗蕖等　苏州
——给程流金一家 …………………………… 510
19761022　致王孖、王亚蓉　苏州 …………… 518
19761025　致 沈 红　苏州 …………… 526

19761101	复王孖、王亚蓉	苏州	529
19761102	复张香还	苏州	533
19761104	复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534
19761109(1)	复张香还	苏州	538
19761109(2)	致沈虎雏	苏州	540
19761112	复周晓平	苏州	542
197611 中旬	复 王 新	苏州	544
1976 年冬	致阙名朋友	苏州	552
19761221	致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557
19761225	致 沈 红	苏州	561
197612 下旬(1)	复 王 新	苏州	562
197612 下旬(2)	致张香还	苏州	564

19740116(1)
北　京

致刘导

刘厂长：

最近看到你厂新出大小地毯六七种，几种大件新图案，组织得很好。大致因为新设计，配色还少经验，有的一部分处理得不大调和。就记忆到的提提个人印象。一、内中有一件用肉红作基调的，用墨绿作边，或近黑色，似乎不大相称。若另作，中心部分色似不妨深一些，边沿或改成天蓝及粉绿，或许都较好。又有的设计图，或因原本不及二尺大，看来还过得去，一放大到近二丈，空处不免显得过多，不如原图云纹紧凑。据我们馆中搞这个放大经验，必经过二或三次，才会明白定型后上墙效果。以后似不妨先放成五尺样图，看看效果如何，调整颜色，再放成生产图，将对于完成时整个效果，边沿宽窄和配色效果、得失如何，更易“胸有成竹”。在第二次样子上，如已发现不如小图效果，或许还得把颜色适当改动改动，到生产完成即不至于和原来小样差距过大。这点经验值得参考。手续虽麻烦一点，可是对于产品要求，比较容易达到。

又总的印象，所有地毯配色，似乎多偏于中间色为主调。都可望加以改进。一般用色多过浅近仿旧。记得在故宫看到一些清初地毯，用色多采五正色为主，中间色作地子以外，

在花纹上，不占到一半。因此显得鲜明夺目，有时甚至于过分鲜明刺眼，形成强烈对照效果，似乎也不妨在新的仿马王堆漆器云龙图案上试试，效果会大不相同。且可以请故宫调十来种参考参考，照些彩色相，用幻灯放大看效果。又历博在六一二年时，曾派我去广安门外外贸仓库，挑了廿来种西北地毯，留下供参考用。记得也有几件顶好的，近十七八世纪西北西宁区生产，可让一美工同志去了解一下，若可以调看看，值得看看。若宜于再生产，也可以商照些彩色相底片，供幻灯放大到原尺寸，即可明白再生产时，大小尺寸如何最相宜。又如何改动，效果可望更好。故宫还有几百种炕垫、椅披、彩毯，或用呢刺绣，或用蓝绸缎刺团花，或刻丝作成，色彩配合，多极精美。有折枝花、串枝花、团花、放射式规矩图案，可说无所不有。配色又各有特长，都值得特别由你去和吴院长一商（自去，易解决问题，不便推辞），或调实物二三百，或照彩色底片五六百。诸同志费一月工夫，也十分值得把这个重要资料拿下，用处可多多！有了一定的数量作参考，若善于利用，必可望作到花纹图案面貌一新。完全打破纪录，是不困难的。使今后新的设计，见出崭新面貌。有这三五百种材料作根据，作为厂中大几千青年工人“共同提高”用，也十分有用，有益。当成电影放映，使得大家此后对图案及和色知识，都有提高，对老师傅帮助特别大。有一二千这种好材料，新的地毯生产，不仅可作华北、京津、张家口等改进生产参考，还可望进一步供全国生产参考！你若去商量办不好（他们易用内部工作忙借口），我可以给中央文化组写个信去建议。因为这和我过去提案通过的廿个“如何古为今用为生产服务”有关。那边一查原案，就会得到同意

的。凡是历博所有好材料，也可望取得协助，不甚困难。这因为我可以把生产需要看看材料，直接请领导批示同意，极其省事。

挂毯中如用得着牡丹，历博有些刻丝桌围，构图配色都不坏。转用到八尺挂毯，肯定会取得成功。又曾收有不少蓝地、绿地、各色地描金云龙或云凤，或凤穿花，或狮子滚球等等六尺大幅蜡笺（明清均有）。图案大都极活泼健康而壮观，直接放大转用到新地毯、挂毯上，大都比新设计更见新意。有需要时，也可去一信商请求调出看看，得馆中业务领导同意后，我即可为去库房挑选材料。调看时，不妨把所有设计同志邀来，我为解释解释内容。内中也有折枝花作得十分高明的。因为全部多出于康乾两代宫中如意馆高手设计出样。内中当时即不少第一流画家。配色构图都十分高明。

此外我手中还有些云龙和其他材料，多是明清间绘的，组织图案各有不同，多比你们目前设计龙形图样好。请竹英同志先捎带一张来看看。如可以作地毯设计，即留下一月参考，用后再还我，不碍事。此外还可以找十来种供同志们看看，有的龙身长二尺，在云中，极好。多明清之际的。龙多活泼而秀挺，云的组织也各式各样，很值得参考取法！有需要时，我还可为就记忆到的，由汉到清，反映到各种不同材料上的云中龙，提一百种供参考。值得让一个美工同志费一二月时间，有计划的集中力量把材料掌握下来。除地毯外，全国大件烧瓷、作漆器、屏风……等等百十种手工艺美术，大都还可望各取所需，应用得上。谈“古为今用”落实到生产上，得到改进与提高成功，在全国数北京条件最好。你厂美工同志，实力雄厚，我深盼你能理解这个问题较深，同意

调一二手准、手快的美工同志，共同为全国搞点参考材料，供各方面参考应用。至多在一二年内，即可望取得共同提高显明效果！据我所知，新的特种工艺，特别是地毯部门，目下可供生产设计材料实在太少了。轻工业部、外贸部、纺织工业部，即有心想抓抓，实在无从作起。且先由你厂来开个端，出点人力，由我来有计划协助，作个试点工作，照过去说的，提一百条健壮活泼好看的龙，一百只云中凤，一百条狮子，一百条老虎……总之，凡事一百，用不到什么一二月时间，能画的画，应照的照，可以作彩色照供幻灯用的即照下，毫不费事，即可得到解决！待把材料集中后，我来为注明出处，年代，以及可能转用到的方面。若搞得好，再来分门别类，印专集十大册。有的是过十倍，甚至于百倍的好图案、好花纹，可以取用选用！即水和云，也可作一专册资料提出，供全国用！

祝诸同志节中工作顺利！

沈从文

一月十六日

什么时候你们方便，要个美工同志来陪陪我到你厂中资料室学习学习。看看已有的资料是什么，缺少待补充的有那一些。同时明白正在生产的是些什么，对我为生产战线上打硬仗的所有师傅作后勤，协助工作，必有好处。不必要什么特别交通工具，我坐惯了公共汽车，没有人作伴，甚至于只告告我坐几路车，换什么车，到某一站落脚，就成！我学习这些，主要就是为生产服务，

19740116(1)——————————— [signature]

是历博研究工作内的一种责任！全馆都认为协助生产是责任义务！如所学种种，能为以百万计的生产同志作点后勤工作，实在光荣之至！

刘导　原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校长。通信时任北京地毯厂厂长。

19740116(2)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虎虎、之佩：

红红在此一切很好。在学校结业时，又得“三好”证书。在评语中，且提出许多长处，在家中还不大知道的。在家里，也很主动服务，徐大娘也称赞！扫地倒灰，不必要人叫，肯动手。凡事“十分认真”，大致对于爷爷说的“凡事能耐烦认真，什么也学得好”，在以后十年或廿年学习发展中，都将起一定影响。目下成问题处，是街区文教组，对她留在北京继续上学，不同意。因此学校恐也不能保留名额。曾告家长赶快些想办法。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大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他们说，眼病不是留北京理由，“三线子弟”升学，她又不在例内，系指边远地区而言。所以不久前，妈妈写信给你们，提出三办法研究：一、红红她说“想姥姥。不如回去升学好。”（因为不能升学，即以为不如回姥姥处，事实上那方面课目紧或过紧，晚九点还得为辅导别人不休息。眼睛即不利。生活面窄，学习不可能如这里便利。）二、回自贡。她不提意见。我们却记住你们说过的情形，认为不大好。三、即留下半年，为之补课，并加以一些各种作人训练，并把身体弄得结实些，对她总的说，有好处。即返昆山或自贡，

也是复习半年已学过的功课。而且在半年内，我或许还有办法，为之解决留下继续读书问题。妈妈和我以至于所有亲友，都觉得留下对红红好，同时对我们生活也可说大有帮助。且都极欢喜她，性格明朗、大派，对人关心，对家中人十分亲爱，极少闹小脾气。即麻烦些些，妈妈可乐意。甚至于对小胖妹妹也好（少见的胖而乖），因为每天逗小胖妹妹说说话，比谁都能得用。红红唱，胖妹妹在大①指导下跳舞，弄得大家开心，胖妹妹也学会哼哼唧唧……最重要，或许还是我和妈妈针对她的长处和弱点来教育，易见功。配合学校不到处，来补补生活课，或许对她一生有关系。她记忆力既好，理解力又快，在家里可以学到的，将比学校还多。比如学画，便是一例。学校无图画课，而她临画的长处，永厚见到，也觉得少有，已经常为学校画黑板报头。其实学什么都快，吸收力又强。消化力也强，所以我们都乐意她能留下好。你们最好能请熟人为研究一下，是否可将请求留京信改变一下，以你们在川工作忙，实在照顾不来。家中祖父母都已十分年老，祖母已退休，祖父又还在工作，也有长期心脏病，有个孙女留在身边生活将可得到些慰藉。这一点或许可以奏效，请求厂里写信大意如此。措词还得活动些，才有可望。我这边，也去馆中商量研究一下，看是否也可代为呈请呈请，解决这个问题，若能写个信证明，会还有可望。

这里大家身体都好，可放心。大嫂已和她姨姨来京，因此妈妈和红红又迁回东堂子②暂住，天气冷，还不觉得太挤，大致过了节才会回去。红红前些日子去二姨家住了一天，现在放了假，又被接去和庆庆同住去了。她在那边过得很高兴，

不许她看书，出主意，学别的这样那样，因为还可学学打字。一家三代都欢喜她，以为她极懂事，乖得很！人越大越乖，有群众为证！

我近些日子很好。正当不少熟人，都感到彷徨失措，不知干什么好时，我却有的是事可做，总做不了。正在争时间赶工作，经常忘吃忘睡！或许可以写出五十来个大大小小专题性带图文章，或图册。又还可以把《衣服发展史》继续作下去，搞了不止一万图像。诸事全靠记忆，一个脑子的得用，真到不可设想程度。馆中曾初步为布置三或四个接班人，一搞服装，即过去多年同搞服装的李之檀③。会画，明白各代区别。只是不懂文献，也学不好。另一学绸缎，是个苏州绣工。四五十岁，工作态度极好，也同事十多年，能摹画、摹字，又能织刻丝，有这个便利，因此学懂绸缎叫得出名目，容易作到。惟学通文献，又能记忆得许多有关诗歌，又能明白相关文物彼此间的联系，恐怕十年、廿年也学不来。我还有可能将为过去已编（我提材料、由别的人编的）试教的《丝绸花纹史》，《漆工艺史》，《工艺美术史》等，待新教改以后，重提材料，并重为修改。又还得争时间，把拟作的《家具史》、《前期山水画史》、《杂伎》、《狮子舞》、《扇子》、《灯》、《金银加工》、《屏风》、《玻璃》等等历史，约五十种大小不一的不同材料，为一一写出来。照目前体力估计，办得到。大有可能逐一实现。但若在什么“新运动”中再来个“不巧”，那就完了。这或许将如近一个月内三个同事都不到十分钟即报废情形（均只五十多点年岁，一律因高血压死去），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可是我却深深自

信，将尽可能把它写出来，一一上交。事实因草目草稿早已作出，且分别有了一部分的图片。因为此后许多事，都有人能作，这些事大致却不会有人肯用心，即学习再久，又未必能有结果。我似乎还有义务待尽，不宜于忽然报废！我由于有个前廿五年旧文学底子，又有个新写作的便利条件，一切总是分门别类的过手十万八万材料，所以写来不费事。五十岁以下的，已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底子来搞研究！

二表哥④又来订货，向日本买的，正是你们在搞的同一东西。闻一二机床厂均在进行。二厂也许进展快些。二床厂曾买了一件正在运转。二表哥曾去密云看了一天，认为不坏，说有些资料不久将给你寄来，你必有用。他还见到那位孙女同志，说已像个老太婆。不得意，大致因为父亲是权威，这次死去，她去年才复工。

你们近日工作不知如何。国家事在进行的，大部分不易明白。只听说年终十七大学同时要副教授、正教授考考张铁生的那个数理化题，多数人交纳“白卷”。陈占元伯伯即说：“只能交白卷。”传闻钱伟长得五十分，清华第一把手廿五分。八十六岁的黎锦熙，师大文学院长，当然也是零分。不大明白会这么“过考”原因，又要得到什么结果。因为从常识说，钱学森不会升火炉也不奇怪。即此一事，已可知“教改”之复杂难懂。幸好解放以来不教书，也不作“空头作家”，得免于过此难关，和巴老伯等所过难关！但社会变动那么大，未必即无更新的难关出现。一切内中情形，不易理解，每天只有尽力工作，比“逍遥派”总还算精神健康！

望经常来信，并把对红红的处理意见详细谈谈。工作情

况，也望经常有信来，至多一星期一次，免得大家悬心。

并候双好。

从文

一月十六日

沈虎雏、张之佩　作者的次子夫妇，当时均为自贡长征机床厂技术员。

① 大　方言，意为哥哥。指作者长子沈龙朱。

② 东堂子　作者在东堂子胡同住的一间宿舍。

③ 李之檀　画家、文物工作者。时任职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作者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参加摹绘插图的合作者之一。

④ 二表哥　指田纪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作者大姐沈岳锟次子。

19740119(1)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志：此旧信重看时，本拟就之重改改，后看你改抄已大半，因即就你抄的改改也稍增加了些些，总的看来，字数已过四千六百字，或许占篇幅过多，又实近老生常谈，有些更新材料又不便补上。一切望你斟酌处理，拟不用即不用。如用似乎得请人重抄一次，因为可免错字。人老了，一切不免啰唆烦人，且不免顾此失彼，望原谅。

从文①

锡玖同志：

承相过，失迎歉甚。我已看过了你所辑的《乐舞史·宋代部分》，印象很好。这工作实在值得继续下去。不知你们学校情况如何。听人说，有合并为"五七大艺校"事，不知是否事实？从文献出发研究问题，最善于抄书的，应数东邻学人，但是居多得不到全面理解。我先是从文学注解发现，这路走不通。例如注《诗经》、《楚辞》，到《红楼梦》，如只能引书证书，将成为集注，有好处，也有弱点。不易符合事实。因此试从文物角度出发，来作些试探，才发现老方法"单打一"，不大妥当。试用最近在《文物》上××的文章作例，对于"羽衣"、"羽人"、"厨"、"鹤氅

裘”，以至《红楼梦》里的“雀金泥”、“凫靥裘”，若仅引书证书，无一不近于“学士猜谜语”，类书抄来抄去，似乎十分博学，却始终不明白他自己所谈的是什么。不可能明白谜底实质的。试用文物排排队，则一切无不迎刃而解。羽人有多少种，羽衣有多少种，试从战国镜子和绍兴出西晋镜子、西汉金银错车器，西汉漆器，及唐代越州青瓷，直到清代康雍彩瓷和描金漆作《八仙过海图》，发展下来影响人的真正衣着，是披肩、云肩、关肘间的水云皱摺。云肩又如何由“四合如意式”转成柳叶式长条。还不仅仅在人身上应用，同时还转用到瓷器装饰上，形成各种不同艺术效果。至于生翅膀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和其他神像，翅膀逐渐上卷，便成为一个心型背光，为早期佛教艺术所利用，和印度式佛背圆光如何来源不同，如何发展，也搞得清清楚楚。还有汉代神仙的“羽衣”，到南北朝转成好道的“鹤氅裘”……又是一系列材料反映。如仅从文字去揣摩，实无法得到应得知识的。三国晋六朝的“曲领”，唐代女人的“锦半臂”，宋代御马监圉人的“貉袖”，明代武人的“对襟衣”，清代的“马褂”，又另是一路。名字查查辞典，似乎即可了然明白，事实上辞典上即附图，也无从具体，因为既有个空间，又有个时间，使得它复杂化。至于汉代以来外来毛织物的“罽”，元代的“洒海剌”，“琐伏”……直到明代的“剪绒”，清代的“咔喇”，也有一系列图像和实物可证。若仅凭书论事，那能——得到正确理解？若强求理解，有时难免曲解。例如《红楼梦》中最动人一章叙晴雯补裘，贾母名为“雀金泥”，并说是织的。是孔雀毛织的，来自俄罗斯。“来自俄罗斯”，更难得其解，因为孔雀实生于南方。事实上清代把外来物通称俄罗斯！正如明代把外来的叫大西洋。解放前上海叫来路货，是个概

括性的称呼！在清代，是有这种奢侈衣着的。这袍子还在故宫，除了那件龙袍，还有件马褂，上用珍珠绣团龙。就这两件实物看看，即可明白，是把孔雀毛捻线平铺，加以横界线绣成袍料，即明代的“洒绣”，不同处为“洒线绣”是五彩成文。在宋代或叫“刻色作”。又如“凫靥裘”，近世专家通人也以为是织的。其实故宫留下件披风，却是剥野公鸭的靥颊皮贴成的披风。由于少调查研究，也以为是织出的，其实靥颊毛长不及一分，如何捻线加工？读书即再多，这么猜谜子，在《文物》上谈文物，那能猜得中？

我对于乐舞是个真正外行。由于和荫浏②同志是四十年前熟人，看他写《音乐史纲》，引用的文献，和我日常所遇见的实物和图像多不相合。加以对照，并看了些杂书，才明白谈“乐舞史”或许也可以参校参校近几十年大分量出土的“物”，和传世的演出“图像”，结合起来研究，肯定会得到许多为书中没有的新见识。用了点心（事实上只近于主要工作中的附产物），就发现不少真正近于新的问题。随手举些小例请教：

一、“文康伎”的形象。隋代尚成为国乐舞之一，唐失传，由东北传回，仍不明白究竟。据李白的上云乐叙述，前部分实即形容文康伎，而后部分，近似将东方朔故事掺人。

二、“千秋万岁乐”舞的形象，原只二人而鸟身人对舞。或从汉代传来，因为名目如汉代习用语。若据邓县出土画像砖，砖旁明书“千秋万岁”，图则作人头鸟身。可知此乐舞出于南北朝，但到《唐书·音乐志》，说是武后作的“人言鸟歌千秋万岁乐”大几十人群舞，虽有记载详明，形象却无所知。但事实上，却有个唐镜子保留了这种队舞形象下来。不参图

像，那能猜得出他的舞容？

三、“醉拂菻弄狮子”。由晋到清，有一系列形象的发展。从瓷器、绸子、彩绘、石刻、腰带上文饰……各方面的应用，一直到目前出国杂技大出风头。事实上，有不下百种图像可用。证明这是个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事物，而影响到中国的持久性和广泛性，都不是仅从文献上引书能明白的！

四、“长袖舞”，有袖长到一丈以上的。春秋、战国、汉代，一直流传下来，都有图像可证。有的还踏鼓！

五、霓裳羽衣舞。也有若干可供参考图像。

六、历来舞和杂技不可分。这是过去少有人明白的。可有百十种形象材料能作证。

七、历来舞多只一人或二人，男女均长袖。极早的舞，即有飞腾上升意，还扮作羽人！到汉晋以后，受到《神仙传》，或《神仙传》中之《西王母传》、《上元夫人传》等故事影响，转成董双成许飞琼等，手持乐器，各如飞鸟投空而下。又被佛教艺术采用，因之产生无数的乐伎天，或绕佛盘旋，或乘云而下，由晋到唐，北朝龙门造像，麦积山壁画，到唐代飞天，最有代表性的有多少种，排排队也不甚费事。飞天中又有作帝王像乘青龙白虎而奔驰与云中的。而道教的艺术，则依然多是乘云龙、飞凤、黄鹄、白鹤升天，或从天而降。有种种不同处理。甚至于在一个汉代金银错车器上，有个用羽人驾双白鹿乘云车芝盖升天翅膀的仙人，我们联系文献和乐府诗，还叫得出他的姓名或叫卫叔卿！正和《神仙传》说的卫叔卿，和汉乐府《升天行》形容完全相合！

八、“胡腾舞”多以为流行于唐代，来自康国。舞者不分男女，均独舞。画中、俑中、石刻中、无不可以发现。但最

新的发现，却证明北齐已经流行（在范粹墓中一黄釉扁酒壶上），是人在一莲花台座上舞的。

九、“都卢缘橦”的高竿伎，唐人记载是童子十人在上面兼舞唱的。近出材料，则从汉到清，也有一系列图像可参证。最重要，当然是南北朝，记得帝王中也喜担“白虎橦”为戏的，过去少形象可得，现在也得到了。且知道同时还有两列乐部，是用叠罗汉方法，分二层，分别奏乐的。多有趣！

十、舞龙灯多出于汉代,戏龙手持三珠树为羽人(或乔扮羽人),即后来的手持灯球的斗宝人。舞狮子稍晚些些,也出于汉代,人还化装。到晋代,即正式作一吃醉酒了的罗马人,骑在狮子背上,戴个高筒加沿帽子,有个南方出瓷器可参证。不多久,即为佛教看中,转到佛座边,至于贡狮子的大秦外道人,则被一个天王踏住,呈种种可笑形象。稍后又表示皈依佛法,手捧香炉于佛座前。随后这香炉进而成圆形,再进便改成一球了。若不从佛教雕刻造像见变化,那会知狮子滚球原是从香炉而来。到唐代,五方狮子舞成为政府大场面舞之一,这种舞已无图像可证,在绸缎上,却还留下个人立面舞的大狮子,旁有乐部伴奏。佛教又利用狮子转为文殊的坐骑,狮子前还经常有个黑昆仑牵狮子,名“狮子郎”,事实上是去掉拂字,因此舞狮子由“狮子郎”斗球,便近于民族化了。但最近有个唐白釉瓷出土，还是两狮子人立,中一醉拂菻。又越州青瓷,也可发现醉拂菻弄狮子。也起始用小孩,有个石刻在历博。宋代则有苏汉臣作《百子嬉春图》,中有许多小孩子耍狮子。但《营造法式》中彩绘部分,则仍为醉拂菻二式。辽庆州白塔下部,有好几位醉拂菻弄狮子。似三个人在前后,记得外国学人在一大型图册中,却说是“高丽人牵狗”,真是相去天远！每年特织锦缎中,则有翠

毛狮子锦一种，明式双狮在六角形贝子式中对舞玩球，即出于宋代。宋代并且定官阶的制度，用在腰带方块上，叫“狮蛮”。用带子示例，计有数十种，内中用“狮蛮”名分，上面就是在寸大的铜银牌方上，刻铸醉拂菻图像！元代则有至道家水陆道场，有个杂技队伍，十分写实，图中也有个弄假狮子的。明代则瓷、漆、景泰蓝、螺甸嵌，均有舞狮子形象，而应数一个金银螺甸首饰箱上《百子嬉春闹元宵》图中最精美，构图细致周到如丁云鹏手笔，但就什件分析，有可能却成于高丽或日本工人之手！还有个明宪宗《行乐图》卷，全部彩色，中有过年元宵景，有上十种杂技，及大鳌山灯棚前一高竿人，加上三战吕布，和尚度柳翠等等灯彩故事，也有狮子舞。又另有一个明代的《南京过年出会图》，有各种不同故事高跷，也有狮子舞，夹杂在出会队伍中。又由各种职贡图，多有番王贡狮子图，明《皇都积胜图》卷，宫门前也有外国人牵小狮子等待召见的。或扛一笼进贡，中有小狮子的。——明清二代都用狮子补服，旗帜上也用狮子图像，至于民间印花布，则舞狮子更成为主题之一，有千百种不同发展。若天安门那对石狮，雄的足踏一球，追源溯流，还和佛教艺术关系密切，原本是一个博山香炉，搁在佛前，两狮对立于旁，在南北朝砖刻石刻均可发现，炉子越来越圆，随后即成一球，形成狮子玩绣球了。

十一、唐《音乐志》记宫廷乐舞，一来总是百十人，或许是事实，图像却少见。目前所知，似只有高句丽壁画，有男女六人以上队伍，可能应称大垂手小垂手？不得而知。敦煌贞观壁画，城门边有“七德舞”或大定一戎衣，作战争状，亦只八人，比记载人少得多。在《佛说图》前乐舞，舞者也只一二人，乐部可多至十六人。从乐器组织看来，也反映现

实。又《张议潮夫人出行图》，有土蕃队伍八人，分两列而行进，另有一组团团舞只四女人（中国服装），和后面高竿部分相接，有二乐队行进，一部分属于民间乐队，鼓背在一人身后，另一人打奏行进，和后来出会已相近。宋代叙述较近一般性，因此一面开筵，一面呼某某乐舞出场，显明只一二人或唱或舞或奏乐。有个图卷极好，作二小女孩穿平翅纱帽戴花预备出场，有一妇女奏方响，一妇女敲鼙鼓，后面跟一抱琵琶男子，似乎是唯一能证明是北宋当时写实情况……。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图像看来，就相当有意思，和大排场的乐舞不合，和唐代一般笔记叙述倒接近，一般歌舞人数并不多，也和《唐会要》提及上中等官阶家中许用三五音声人作使唤用相合。

十二、还有些唐代叙述，或诗歌形容，只从文字难有印象的，和图像一证，即十分明确。例如柘枝舞头戴卷檐尖帽，即胡公帽，身佩金铃，摇动有声，即有图像可证。也有和记载矛盾处，即某舞必某衣，面壁画所见则相反，则大致和某某官职定额有关，因为柘枝舞衣著，反映壁画多为婢仆身份，而舞容却多着长裙梳双环。因为是家中婢侍有定数，所谓“音声人”不会是专业，平时执役供使唤，歌舞时即演出。白居易的家里音声人，即显明是两用的。

十三、从图画上注意乐器配列，由战国到明代，也会得到不少新知识，如某一乐器的忽然出现，某一乐器的消失，都可知道应用的进展及衍化。比文献记载真实。如拨浪鼓的应用及衍进，及形象的不同，便十分有趣，为任何专家注意不到。磬的应用和衍进，也是新知。磬或出于石生产工具，钟或出于铸铜的熔器将军盔（式如 ，为常见）。如我的推

测还有点点道理，知识将是十分新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一般书上还少道及的？阮咸柄缩短即成月琴，拉长即逐渐而近于三弦，或许也没人提到。多久以来记载上即提到“以金錞和鼓”，明说是二者不可分。可是一般专家却还相信錞于是把它悬挂，下置一盆水，用芒心在乐器下搓动，不久即发声宏大如……事实上那能有那么奏乐的道理。现在云南出西汉铜鼓上有立体小像群进行敬神仪式，除得知大型铜鼓是搁神前两旁，小型则二八分列成两行外，还有二人用杠子抬着一铜鼓（绳子挂耳部）及一錞于，绳子挂顶部虎形下，各手挂一捧敲打，完全说明“以金錞和鼓”应有形象。又礼书用来节制演奏，总作一伏虎样子的“柷敔”，事实上汉代及以前从未发现。新的发现，却是在磬架下置一小铃状曲柄物事， 应名“丁宁”用为节乐工具。作战的“鸣金收兵”形象也相同，和鼓在一处作 ，不见图像，还总以为是用铎！又“七鞶舞”问题，也有新解，照《汉赋》总以为必用七个小鞶鼓，踏鼓而舞，或有人说用七盘子，十分可笑（王仲殊文即提及）。其实若据图像整整，七鼓倒少见。有二鞶鼓的，也有只用一鼓的，还比较多些。又元人一般演乐，只用一笛一挂腰间小鞶鼓，一节拍，图像多。汉石刻也有五六女乐师同坐一长席，用手拊小鼓作声，前一位搁一铎或钟在身边，显然是她作节制的，文献未见记载。

我说的外行话或易为通家见笑，这些图像你如用得上，将来可以借给你，只是这里画手事忙，抽不出空闲，你那边能有个人会画，便十分省事。什么时候有闲来谈谈，我一般下午三四点常在家，或先来一电话555716问问，你的大著我还想多学学，就便可附上些有关图像的新材料出处。目前因赶别的工，还来

不及。若还可以找得出印本，还盼能给我一份作学习用。因为文图互证，我居多总是只记着文献大略，来不及排比材料，先抓图像，供各方面应用。见闻实在有限，可相当新，例如不同时代乐器笙、竽、钟、鼓、箜篌等等的形象发展，即有不少。一般专家，是来不及注意这些小事的，其实谈乐舞史，倒也值得注意，一般搞资料的恐难于着手，因为这些乐器形象实来自各方面，不限于一般常见图画，有的是在绸缎、瓷、漆……等等上的。过些日子我还想为一一分别画出来，列成一进展表，且可望从乐器配列上推测出它的音量，对研究古代演出，即可得到不少新解。比如许许多多的杂技演出，总离不了一个建鼓，建鼓有各式各样，居多还是 。排个队，即可明白在不少情形下，它还是主要乐器！

外行对专家胡说，想不在意。并候佳好。

沈从文

十九

董锡玖　女，乐舞史研究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此信曾由收信人摘要抄录，以《关于怎样研究中国舞蹈史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舞蹈论丛》1980年第1期。

据原信全文编入。

① 这段文字题于信前，是1980年初董锡玖发表此信前，作者重看原信时所写。

② 荫浏　指杨荫浏，音乐史家，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下文《音乐史纲》指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一书。

19740119(2)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航空信，似一月十五日发的，今天已十九，可知和平信相差不多。和妈妈研究了一番，沈红在这里本来日子过得极好，因为即或半年内无从升学，在家中，在婆婆教导下，可学到的有关生活、做人等等，必然影响到她一生发展的好处肯定会比在自贡的多。她一切小脾气都在发展中一一纠正，而服务心，学习认真，待人接物长处，也在各种较广泛接触中得到发展。两个住处姥姥辈爷爷辈都觉得她好得很，所以听到要走时（还未报他们），必然都会感到一点点关爱心情，因为这边院里孩子多已长大，只有她的唱声笑声在院中还起点热闹作用。而小羊宜宾①孩子即或较多，也似乎没有比她更显得活泼热闹，而且又还有礼貌，见人即叫，每天还争着扫地倒灰等等杂事！在羊宜宾因大伙在一处，婆婆即或总特别为准备点特别吃的，还是有一定限度。在东堂子住，即每天至少比我还吃得好。所以一切好转，甚至于在羊宜宾“小老太婆”似的，每早咳嗽也宣告结束，婆婆照大姨奶奶的偏方，每晚让她吃一片生姜及胡桃二枚，也起了一定效果，在川似可继续吃去。我们已决定让她随罗叔叔②上路，最好办得到还是有个卧铺好些，用不着什么忌讳，这边奶奶出的费

用，不必怕人说什么。将于一二日内商罗同志，并告他你们信上说的路上种种。据我估计，四川同事或许还有人，就好办得多！怕打不上四分之一票，并另向学校办二分之一票。这些事可不必操心。

在新疆的以韶，也和个上海小白脸青年工人结婚，已由此转上海。爱人十分好，她也沉着用功，很可爱。只是这些迁新的小厂（一阀门厂，一汽车装配厂），五年来均在停工状态中，既无工作可做，也无书可看，和大多数从东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回来下放青年差不多，情绪不免有些苦闷。二三年内看来恐还不大可能转入正常！王正仪③似还来不了。

沈帆小胖妹妹，胖的程度红红来时必可以详加描写，永玮④这次本决心带走，大致看到孩子如此壮实，便不至于一定要带走了。她的姨姨已同玮来，人很好相处，即住在羊宜宾，大致可住一个月以上，再和永玮一道回去。一看胖妹妹的情形，大致也就觉得还是尽她留在北京好多了。因为据说永玮有个妹妹，在贵州都匀工厂，和以靖同厂，生了个孩子，可十分狼狈，因供应上不大方便，孩子即瘦得多，又欢喜哭闹。这里小胖胖，却从不哭，一天总是笑！还在大的指挥下跳舞，红红伴唱，到红红唱完时，她也哼哼唧唧，笑得永玮和她姨姨十分开心。国英在邯郸久，作县人委办公室主任，那边正在大发展工业，已有四十万工人，还将加四十万。最近入口的三亿七美元（或说五亿美元）联合轧钢厂将在邯郸区。到处要人。还说“永玮若乐意，可为设法调邯郸，去京比较近。”并且还以为小弟等若乐意也可办到。

我们在这里目前一切都好，我正在可以放手作事情形下，为馆中接手人拟了约五十个大小不一的专题，若能有机会一

一完成，必将对于“劳动创造文化”的名言，取得深一层证明，同时也为《劳动文化史》的写作创造了较好条件。

还有那个在进行中的《中国服装资料》，若照计划将编十大本，已有了些准备，今年大致将正式呈报上上级，若有必须继续完成，大致将建议外调三五人，并全国去看看材料，也可望一一完成。事实上一个人也还是可以进行，得到不少新解，只是怕时间已来不及，还得争争时间，先就可作的作，三几年内若身体不出意外事故，将证明近廿五年的文物学习有一定收获，远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后来人有益。

红红已决定回川，将为作些准备工作。一切放心，即无人可送，我也会送她回来的。

从文

壹月十九日

---

① 小羊宜宾　指作者夫人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

② 罗叔叔　指收信人沈虎雏在自贡长征机床的同事罗金恒，时为计量技术员。

③ 王正仪　作者夫人张兆和的堂妹夫，医学、寄生虫学专家。

④ 永玥　即作者的大儿媳马永玥。

19740125
北京

致程应镠

流金：

半年无消息，不知近来工作如何？但愿家中大小均好。听说大妹妹在边区落户，学了兽医兼接生，产后三月即带了孩子去远过百里出诊。去信时，望为转致敬意！二妹过京和宗津孩子来看看我，也很健康，我为准备了几斤糖给她，她却走了。

教改事，上海情形或和这里一样在试探中。北京似在年底时，曾有过一次“喜剧”方式的一演出，十七个大专院校正副教授，同时分别集中，过考一次张铁生考过的数理化。北大熟人答白卷的不少，或说绝大多数交白卷。回答不出，应说是正常现象。又听说清华一负责人得廿五分，而钱伟长得五十分，八十六岁的黎锦熙也参加。据参加过考的一朋友说，主要似在让教授专家明白教改事，在招考问题上，就有改换方式之必要。因此一来，有的高中一年终考试，有一亲戚所在学校就出题五道，让学生回家抄答，并正式宣告：“不懂，可请人帮忙，抄出，懂了即完事。”真是“生面别开”。但有的学校又依旧必在堂上过考。昔人说：“见微知著”，“即小见大”，即此一小事，也可见“教改”二字虽容易认识，内容含义却相当复杂。不仅外人不易理解，即主持大专院校的

领导人，看来也不易得到一致理解。有些事，即得在试探性中实践三年五载，才可望暂时落实也。昨见萧成资，从宣化师院来，说教“现代中国文学”，由五四到解放，只讲鲁迅；解放后则重点只教样板戏和浩然作品。听人说，施蛰存在上海也教鲁迅，或为少壮教师准备鲁迅作品教材。所以若干脑子灵活采取“吾从众”行动的，不问教什么倒也省事。批孔事，情形相同，重在“统一思想”。一般学习，似只限于多看看报刊，把别人写得较有条理，又符合目下要求，而大家都能懂的习惯提法，和归结于批林结语，贯串组织成二三千字一个篇章，照需要，或说是个人写作，或说是集体意见，即可告成。若认真记住必先“搞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从新去仔细认真读五经，背《论语》，并从历代注解中去作深一层探索理解，将劳而少功，成为真正“书呆子”。写出来的文章，即真正深刻中肯，还是不合要求，并且容易“犯错误”也。我倒可说十分幸运，既不在学校教书或转人文学研究所，也不作“空头作家”，在博物馆工作廿五年，只十分单纯的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因此过去搞的不三不四习作，五三年在国内、在台湾，一律付之一炬后，这个试探性的工作，便自然告了结束。照“破甑不顾”格言，不折不扣的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名分上至今还是“副研究员”，而事实上只是在“说明员”的职分内工作，觉得比写作对国家或许还有用。学习下去，同是永远“不及格”。可是近廿年“教授”、“研究员”、“学部委员”或“作家”所有的随同社会进展应时而来的种种“考试”，可以说通通免了。应当说是“幸运”！（十年前一东京都帝大中文教授即拟译我全集，我却不回信表示意见。近闻又有广告提起这

件事，对我倒近于“新闻”！似乎是别人的事情，和我无关！）过去半世纪以来相熟的同行、友好、学生、亲戚，绝大多数都还在一种面临“明天”彷徨无所适从的情形中“等待着”过日子，情绪相当混乱时，我倒相反，像是在一种忙匆匆的情形下争时间。天未亮就起床，晚上过十二点还未睡，正着手把近廿五年作“说明员”学习所得一大堆问题，以及在政协前后廿个提案涉及的“如何古为今用”的一系列具体建议，得到通过后应尽的义务，一一见诸实行。对外协助生产打打杂外，对外兼对内，前后已搞了近五十个大小专题，在交叉进行。如能在八十岁以前，还居然在种种新的客观变故中，不至于失去工作机会，身体又不至于在意外遭遇中丧失工作能力而报废，或许还可望把已在进行及还可继续进行的约一百左右大小不同的、在国内外还近于崭新的专题性问题，采用个“文图互证”的新方法，一一搞出来。不仅可补偿在过去搞习作卅年生命的损失，还可望把今后治文史、艺术以及“劳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加以改变。证明旧的“单打一”的研究方法已过了时。即或搞考古，仅有出土实物，不广泛联系文献，以及史部以外的诗歌小说等等，也不成！也大有可能会在明天某一时，什么倏然而来的新的运动中，被人用一个“似新实旧”的老方法，在“破四旧”三字上，把我所有工作，一下子又宣告完全报废。但估计到报废的大致将只是个人，而不会是工作本身，以及采用的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得来的种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可能早已过五百万，不久将来且肯定会过千万。每一种类都将以十万计。因为分布范围之广，给治“文史”、“艺术”的研究，都将以崭新的启发和知识。而且还必然随同文物的量与

主持，上面对我必有一定理解。而下面想要几个助手却得不到！可用生命既有限，因此不能不争时间，尽手中所掌握到的图像材料，尽力所能及进行下去。即或能完成的多还只近于一个大建筑物的骨架，总比空白点有意义得多。

近年来，或许因服蚕蛹得力，每顿廿枚，午、晚饭后吃，并较大量吃浓缩橘子汁，体力上已得到恢复，十多年心脏因供血不良的隐痛和高血压过二百廿以后的头部昏重，基本上已告消失。每天经常坐在书桌边七八小时，早上五六点起床，夜里过十二点才睡，也不甚感觉到疲累。特别是心情上无什么挂碍负担，在工作上只求尽职，不存个人得失成败感，因此有些过去人无从设想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空白点，似乎并不什么费事，在二三天内，坐在工作面只及一尺半左右的书桌前，也能从记忆中理出一二百来源不同的图像，按时代排出个秩序来。头脑得用，竟和四十二年前住青岛搞写作时情形差不多。不同处是那时脑子里全是一堆“人事”印象，加上主观的想象构图，目前脑子里却是成千上万来自各种材料中的客观图像，以及动植物形象，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事事物物的形象，及其同异差别和相互关系。最奇怪处，还是许多数不清的事事物物，一经过手经眼，即不知不觉深深印入记忆中，分门别类贮藏到脑子中某一襞折深处，到要用时，即可不大费事排得出个秩序，和已经熟习的文献提及的种种相结合。所以大如“家具发展史”，“丝绸图案发展史”，“玉的应用和工艺进展史”，“金属加工艺术史”，“漆工艺史”，“马的应用装备发展史”，以及“服装史”，大都早已把应有的有代表性的图像和基本文献掌握住。小如“玻璃工艺进展史”，“屏风”，“灯”，“扇子”，“陶瓷加工”，“由汉到隋前期

山水画史”,“杂技演出史”,“狮子舞发展史”……等等,也从图像实物出发,搞得都还像个样子。极可惜,便是这些以“劳动创造文化”为基本的专题性总结,或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的问题,能够接手作下去的人恐已不多。我虽能在各部门搞了点基本功,为打了个底子。从此出发,能继续使用更新材料,来作进一步补充,丰富以新的内容,或解决更多研究中空白点的人,今后恐已不会怎么多。特别是社会在变动中,在发展中,凡事用个“集体”解决名分,来代替个人“力索深思”的工作方法,把不少人都变得相当懒惰,甚至于十分懒惰。在“人云亦云”的习惯下混日子,弄得舒舒服服,长得白白胖胖。搞“劳动文化史”研究,也将和搞别的问题差不多,人多乐意采用一个用“观点”代替“具体实践”,来作分析,谈问题时,也不说不必费什么头脑。我的工作必然将只是“及身而止”,不大可能有能用个不可设想的耐心和认真学习态度接手人的。目前工作单位,已为提出三四人,来继续搞“服装”、“绸缎”、“图案”、“家具”、……。事实上是明明白白,不大可能接得下去的。所以说是“及身而止”的工作,倒近事实。但因此就更不容许我用任何理由和别的人一样,坐以待时作“逍遥公”混日子了。今年虽已及七十二岁,对于工作的“责任感”和“信心”,却使得我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搞写作时差不多,还充满勇气和童心,不知“老之已至”!由“聪明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化中,还只知向前,不知适可而止,有失“明哲保身”之道。末后总不免“大摔一跤,完事大吉”。似乎是一种“必然”。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即五十年的工作,总是“一切由无到有”,前卅年的学习,即或近于一切报废,五十岁时改

业，经过廿年的变化考验，一切学习都近于从“实践”“唯物”的试探性摸索中取得不断进展，工作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且不要权，总长远近于一个“普通一兵”的情况下“边打边学，边学边打”的作下去。至今还能有机会充分采用我个人习惯的方法，用其所长，不把整个生命投入工作中，倒实在对不起党和国家！记得几个月前，曾给萧成资一信，谈到一些杂事，盼他转给你，想必已经见到。谈到的一部分，大致也和这信里说的相差不多。只要生命还可使用在正当工作上一天，便将继续工作下去。至于客观结果如何，只能一切“付之于天！”有些对工作的看法、想法，即身边最熟的人，也以为近于“愚不可及”。我个人看来，却由于近五十年的生活学习经验，其所以至今还能充分用自己的方式学习和工作，继续活下，继续工作，恰恰正得力于从别人看来为“愚不可及”，“与人无争”亦“于人无害”。若对生活、对工作稍稍存用“世故”代替“童心”的打算，便早已毁去多年了，那能活到今天，还如此从容，如此健康！一切从表面看来近于“偶然”，事实上却并非偶然！

从文

一月廿五夜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740127
北　京

致吕德申

德申：

节中阖府大小想必均健好。闻北大“批孔反林”相当热烈，若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材料，盼望你为找一点学习学习，如《论语新注》及冯先生[1]的文章等等。“教改”问题，闻十七个大学于年底前夕，教授曾过考一次。对于新的招生办法，是些什么，因有不少亲戚友好子弟下乡已五六年，一切都好，可总不易轮到升学机会，各处办法又不一致。也希望明白些永远不易明白的问题，望能就可以说的相告一二。

又北大考古系，听说事实上已由俞伟超[2]同学主持，是否还有个什么教学材料陈列室存在没有？因为记得在廿多年前，北大初办博物馆系时，近于“白手起家”，大部分宋、明、清瓷器资料和漆器，以及其他一些刺绣绸缎等等，多是我个人捐赠的。此外还记得有一部日印《世界美术全集》，一部日印《书道全集》，据我近廿年来和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学生接触的经验，他们似乎竟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些东西。事实上一入博物馆工作，所需要而又十分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杂文物知识。由于学校看不起这些东西，没人教，不曾学，缺少应有的杂文物常识，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既不可免，也不大容易解决，这是历史、考古两系专家教授料想不到的事

实，很值得在教改时加以注意的。一年多前，遇到北大一位权威性名教授，因为相熟，曾老老实实告他："学校若无人教杂文物，最好在同学卒业后，就业前，分别在故宫和历博两处学习补课一年，最好是作说明员一年，及了格，再分配各省工作，作用大，得益多。并且事实上所有教授，也值得这么补补课，可以明白许多不易明白的问题。本人不实践，不大理解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的。"至今为止，只向达③先生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此外还不曾遇到别的人有相同认识。我本来是用自己本身经验所得到的益处相告，我就是在说明员的位置上，不折不扣的学了廿五年，有大几十个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有了充分发言权。不意损害了大教授的尊严，即刻怒气冲冲走开。可想而知，我过去捐的那些破烂，考古系师生就从未注意过它的用处，所有同学自然更不会明白"基本功"是什么了。希望你为在便中问问俞伟超同学，这些破烂是不是还保存在校中？若一切冻结在库房中，从不利用，是不是能考虑考虑，用个什么方法，能退还给我？即或由我出一笔钱赎还，也不妨事。因为内中有些云南小漆器，是我在抗战时，一家人生活极其穷困情形下（穷得不易设想），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力收集得来。后来邵可侣④拟出一笔钱，为法国某博收购，我不同意。从近二百件中挑出来带回北京的。材料有的近于汉代漆奁作法；有的又可和唐赵璘《因话录》所叙述相比证，也和史志中说的唐南诏兵人成都，俘虏大量工人回滇有关；有的又可和明杨慎记载的"缅盒"有联系，和故宫藏乾隆廿三年记载的缅制大型缅盒相近；有的还近明代万历嘉靖云南到京漆工作的剔红器。还有几件作回旋云纹的，既和大凉山彝族漆器加工技术相近，又和贵州蜡染

采用加工技术相似，可为明代《髹饰录》中提及的千百种不同作法某一作法作例。总之，虽只是几十个平平常常盘盒，研究“中国漆工艺史”，谈及“中、越、缅文化交流史”的，也可从比较中看出许多问题。因为缅甸、越南、泰国均有制作，总还是为韩非子《十过篇》说的，朱黑为基本色调。特别是筒子式盒子，内作三楅，底部圆形图案用三辟邪云气纹中回旋转动的，且可和长沙出战国、西汉漆奁有共同点，决不是偶然事情。我正在为协助改补工艺美院《漆工艺史》教材，对这一份从云南带回的漆器十分有用。又正在协助全国瓷器生产改进和提高，并就可能及生产需要，为在重点生产地区搞资料室，与其尽过去捐赠北大博物馆系作教学部分参考资料冻结在库房中，还近于一种累赘，不如转给醴陵陶瓷研究所，对生产改进有帮助，或搁在个人手边，可以供各方面使用，比较合理。此外捐的那些资料中，在北大为不足道的，转回到我手边，都可望起或多或少作用。内中也包括了《世界美术全集》和《书道全集》。因为我家中所有图书，在这次文化革命过程中已全部散失，许多工作却还近于刚刚开始。想再花点钱添补些应用参考书，又无法可得。在工作责任内，却有许多别的事待协助进行，因此十分希望能得各方面协助一下，把我过去充满好意捐给公家的东西，在公家为不足道的，能采用个相同好意归还给我。若能把北大的、工艺美院的，以及分散给许多处的上千种瓷器及丝绸等等集中，肯定对于正在进行的许多工作，都大有好处！为了工作，才这么设想。有的较贵重难得的东西，一送归公家后，想要一份照片也办不到。所以盼望还有些熟人，来从各方面帮点小忙，有的在公家为毫无保存意义的东东西西，对我搞的杂文

物，却正好十分得用！

望便中向俞同志致意。

并候诸熟人好！

沈从文

一月廿七日

吕德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冯先生　指冯友兰，字芝生。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② 俞伟超　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

③ 向达　字觉明，土家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于1966年11月逝世。

④ 邵可侣　旅居中国的法籍教授Reclus的中文名。抗战期间曾募集经费创办友仁难童学校。

19740129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前天得电后，适窦达因在这里，当即托她带电报并附我一信，去找罗同志，告她小红已决定留下，不即返四川。红红已长高不少，脚下已穿的是卅三号鞋子，卅四号已为备妥，不久即用得上，只比奶奶低一号！到庆庆年纪时，或许即和庆庆一样，长得高到和她妈妈一样！因为长得太快，好处是智力也随同要求而上升，凡事必问。我们还得多学些料想不到的常识，准备过考。她和你小时一样，又成了奶奶的“群众”，交把什么任务，必可完成。已起始参预家事。力量也大，一双手也长得特别长大，和奶奶外出办点日用品时，必争提包包，不让奶奶过劳。本来已把她的一堆破烂，整理得清清楚楚，准备上路。还在“秘密”中一个人守住桌边，说是“写个故事看看。”决定不去后，才给了奶奶一个小包包，打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写了封向奶奶告别信和一个空日记本，内中每页夹一小时照相，共几十张，有的是从乡下带回，我们始终还未见到过，留作奶奶纪念，预备上车以后才交给奶奶的，现在“秘密”便公开了。信写得很好，极有感情。小家伙用心之细，超过了年龄，使得奶奶格外疼她。她常在吃饭时即肚痛，昨天去赵堂子医院检查大便，一查即证明有

蛔虫，正在吃药。估计打下蛔虫，体力到人春后，必可迅速得到好转。假定再留半年，我们拟用个“催膘”办法，为多订半磅牛奶，多吃些长骨长肉亮眼睛的东西，半年后肯定将长过一米四，回到四川，必使你和之佩大吃一惊！目下在这里正想法使她常识增加，家事服务兴趣加强，成为习惯。另一方面防止她专喜欢画或作费目力的小画、小玩意儿，鼓励她作六寸以上的杂画，杂玩艺。每个亲友看到都乐意教她，一教就会。到时作护眼操，并把饭前后排碗筷，洗碗筷责任，和早上收拾抹灰扫地任务，全派给她。因为是奶奶的委托，极相信。小毛病是除对爷爷稍稍粗暴外，易自以为是，喜好在字眼上辩驳（这也可训练她说话能力，不一定坏）。此外小毛病，大致只是在作什么时，耳朵即近于失灵，过于专心，迷到工作中，奶奶的呼唤，也若听不到。又因冬天衣服层次过多，上下床时多欢喜一面自得其乐哼哼唧唧，对自己开玩笑，一面穿、脱，费时较久。正在想办法纠偏。此外再不必奶奶担心，更不用你们担心。这些日子住东堂子，和奶奶睡一头，经常为说《西游记》，因之对于书中人物性格和遭遇，都似乎比我还熟得多。又每次看过什么新电影，必有好些天还能复述故事中人说的话，精彩处且能复述，提问题时，致令未看过电影的奶奶不知如何回答。和我却已学会我说的普通话，说出来取笑。有了这只小麻雀，所以家中也就热闹得多。奶奶若三四月肯过南方（我劝她走走，花点钱也不碍事），还允许她带去南方开开眼！一定会在她印象中留下许多一生难忘的好印象。前几天刘焕章①为她塑了个头像，十分近真，翻成石膏后，可为寄一照相来。小尖鼻也长大了好些，和红红一样，每来必把院中爷爷、奶奶、姨姨全叫到，都欢

喜她们。

这里运动在发展中，侧闻重点似乎在建军方面。第一个报告谈批孔即批林，听了三点钟，不久还将有第二个报告，谈的即八大军区负责人对调原因。内容必有些不大明白的问题，但必然还有更多永远不大可能明白事情。正如批孔即批林，或许还有不少人正涉及另一种现实的事，不易完全明白也。批孔事，提了些冯友兰等作的文章，都将一一读去，一一讨论。闻达因说，上海方面且又若文化革命前夕光景。至于如何发展，实难设想。照昨所听报告记忆种种说来，中有"知分不易懂的，工人却易懂"提法。但学习的参考文章，却又明明白白是懂孔的，既熟悉孔孟，也力倡孔孟冯友兰写的。因之，究竟是读读孔孟才有"发言权"，还是不读它反而才有发言权？便不易明确，也不好向谁询问。保留下个疑问，恐还大有其人！总之，还是学习下去，照三大纪律歌第一节，开会时，唱的就是这一节。可能有三个月才会转人另一阶段也。（运动进展中，或许将有若干高资②在一种什么名分下，被扫荡完事，也有可能。这件奇遇，便应把我也算在内！）

现在二表哥一再来京，闻见较多，过不久，恐怕还又得来买装备。他允为把一些你用得上的资料陆续寄你。前信里附的那个比较光洁度表，也是他给的。望你们好好工作，在少说话多作事原则下，相互帮助，工作下去吧。听二表哥说，一机部新的两位副部长，均只卅岁上下，其他大小机关，定必有相同情形。"老中青的三结合"正在实行，对这些新事情，既是国家在计划中进行的，必大有道理，一时不易明白，万望不必说什么，或可免去不少明天意外的麻烦也。

大在学校一切照常，工作又很好。大嫂已来过节，或许

还希望把孩子趁节后假期满时即带走，以为胖得特别可爱，容易带。同来的姨姨比较懂事，也实事求是，却不会赞同，以为小胖胖能像个肉丸子一样健康，和环境及条件有密切关系。这里等于三人照料她，吃的也极好，才长得身体健康到这样子，和马永晞在都匀--妹妹的孩子比，说小胖胖真是福气好！去清江，绝不可能得到这种便利的。并且不带走，还有机会在明年取得北京户口，一带走，便无希望可言。但如果实在要带去，也只好一切听之。

你们务必要把身体搞好，我因为体力好转，异常健康，七十二岁还能作一大堆事。

从文

一月廿九

---

① 刘焕章　雕塑家，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作者侄女沈朝慧的丈夫。

② 高资　指高级知识分子。因文革中盛行在“知识分子”前加上“资产阶级”前缀，作者简化谑称为“高资”。

19740201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罗金恒同志来到自贡后，北京一切必可说及。得今天来信，附有厂中介绍借读证，我可以去馆中商请加一介绍信，或可解决入学问题。办不好也不妨事，因红红一切好得很，即或我和妈妈同上机关学习，她一人在家中，也有得是事情可作、可学。经常派了点任务，如拿奶瓶，提小壶水，除除炉灰，拖拖地，都完成得很好。以至于和奶奶出门办办日用品时，手提包重了些，怕奶奶提不动，必争着提，不肯空手。每天总是大声笑个三五十次，有各种不同理由发笑。作事从不要“物质刺激”，可是每天必得奶奶为讲讲《西游记》，目前孙大圣和猪悟能的印象极深，而且能背诵许多段子故事，和有趣对话。自己且十分会诌诌故事，自得其乐。且会从爷爷发音不正确，和说话时语法句子弄错处找岔子，站在奶奶一边，挑挑眼，打打趣。而大儿个月了，只哭过一次，即去学校时掉一个新塑料密封杯，舍不得，才哭了许久。待奶奶哄哄说说，也就收了场，此外从无机会哭，倒是笑得过多，喉咙过响，有时得奶奶裁制裁制。脸或因笑得多而更宽些些。不愉快时，至多只翘翘嘴唇，一会会又过去了。为人又明朗，

又大方，见人即叫，因此在东堂子和羊宜宾都得人缘。甚至于特别会讨好外来客人，我们不在家时，王正仪来也接待得很好。用心极细，原预备回川时，把送小尖鼻、小胖妹以及奶奶的礼物，全早预备好了。给奶奶是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和一本日记本，内中夹了几十张她的小照相，有不少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又能言会说，特别是站在奶奶一边，和爷爷辩论什么时，真“厉害”！还自以为“厉害”，容易窘倒爷爷，更开心。每天必照订下的作业表自习。画点画时，蒙住画极细心，对临也似乎比爷爷的还高明。昨把新邮票中的“杂技”抖空钟二女人放大到三四寸，作得一丝不苟，并且还十分传神。同院子的爷爷、奶奶都欢喜她。而外来客人看到墙上的作品，也觉得小家伙很有办法，不是当面表演，有的人简直还不相信！一面鼓励她画，一面教她不自满。这么随时随事的画，学习底子一好，将来即在工厂，也会成为一个好画家！——总之，比原来所预料的好带得多。叫奶奶，特别会柔声柔气的，甜蜜蜜的，嗲嗲的，使得奶奶十分高兴。为买的胶鞋，已到卅四号，只差奶奶一个号码。到庆庆大时，肯定至少会和之佩一样高大！甚至到十二岁左右，就会达到之佩高大。一双手既长得很好，又特别灵巧，因此每天总有的是小玩意可做。昨天我和妈妈去人民美术社看画，见印有七二年一本画册，内中有缩印一尺左右大各种现代画，有的很好，听说有单张可得，当为去选廿卅种供她学习，她对临摹也会做得很好。若继续作去，到十二岁时，肯定基础会比妮妮将好一些，此后也还可继续作去。目前精力充实，兴趣又好，将让她学习用各种方法去学画，在消耗中就可以把个

写实底子打好。不久并且还鼓励她去画一二尺大幅。最近对临个甘地素描，就十分逼真，简直不像八岁大孩子作的！所以留在这里，即不能升学，诸亲友也都觉得很好。常识可以增加，体力更易好转。事实上按量体计，她已比许多十岁同学还高大得多！平时饭后必有一阵子肚痛，早疑心是蛔虫作怪。最近去医院验大便，一查就证明有虫，吃了两天新药，一条六七寸大蛔虫就出来了。俟过三五天再验一次，若还有虫，再吃一次药，大致就可以告痊。虫一去尽，估计到春天寒衣一换，必又可以长高加重。目下因永玮和她姨姨住小羊宜宾，红红和妈妈同我住东堂子，天气冷，三个人挤在一床，她睡在中间，夜里极暖和，因此已不怎么咳嗽。白天既消耗大，晚上因此也睡得挺沉酣，甚至于翻身也少。住那边时，一切以小胖妹妹为主，她上学又早，因此吃、住都不怎么从容。到这里来后，便成了大王，什么也以她为重，吃得也好得多，所以特别活泼。所有来客，对她都有个好印象，奶奶因此虽忙些，还是觉得很高兴。目前待纠正的，大致只是行动起床还是过慢，因为一面自编笑话，唱唱闹闹，蘑菇下去，总快不了，吃饭时，若正作她的小玩意，耳朵因此也近于不大得用，动作便显得有些迟钝。或许得之佩每一来信都要说说，或问问她"是不是有了些进步，能随时随事帮帮奶奶的忙"会有作用。总之，一切都够好了，望你们放心。一切放心。三四月里若妈妈乐意去南方走走，也答应带她去，因为丢在南京四舅舅家，或上海窦舅家作客，都不妨事。智力的发达，懂事处，且会逗主人欢喜，不会增加麻烦的。在这边最好处，大致还是因为凡事站在奶奶一边，锻炼了她的和爷

爷斗争斗嘴的能力，极会咬字中辩论，将来也大有用处。昨天还自得其乐的说笑要反逆流，和爷爷斗争。但又说“得在千人大会上才发言，人少了，可决不开口。”奶奶问她怎么反？却说“要保密。”不到大会上，决不公开。……如此或如彼，一天总有机会大笑许多次。慢慢的，把原来所没有的幽默趣味也学到了，因此更加会自得其乐。在听收音机里什么演出时，也经常插插嘴，参预收听到的故事对话。学会了说“这不成，那不成，”自觉十分有趣！所以我和妈妈预定，若能得馆中协助，最好能留下到小学毕业，也对她大有好处，同时对我们也能返回青春，因为每天我就必然和她大笑一二十回。有时故意站在对立面和她争争闹闹，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少！眼镜大致不久将为换一架子，平时不常戴，读书、写、做小玩意儿时才用。平时出外不戴，眼睛也清亮亮的，平时还记得住做眼睛操，所以尽管医生说“吃药不会有转机”，事实上还是可望好转，至少不至于加深。样子也长得比夏天越来越好看，还经常自得其乐的，对着镜子，说自己“长得怪美”，自得其乐。

朝慧一家大小也都还好，焕章已回来，为人性格很好，只生硬一些，但极正直，待人也厚道。一双手极勤快，不仅塑像好，木工等等活都能做，所以日子过得还正常。小尖鼻又乖又聪敏，也能言会道，会自寻开心。和她的妈妈站在一边，但又听爸爸的话，也是每到一处，都受欢迎。回到东堂子来，必每一家都要转一转，性格和红红不同，即较偏于内向型，不像红红的善于交际。但是也懂幽默，最会诌故事，自得其乐。

小胖妹妹更乖得出奇，平时从不哭闹，消化力既好，又爱干净，已有了六个小白牙。红红每一唱什么时，小胖胖就跟着舞，两手大动，有时还头左右大摇，随后还自己学到唱。高兴时还常常用力大叫两声，双手直伸，脸挣得通红，十分用力。拉尿不成，必来个“鲤鱼打挺”，在她爸爸手中还招架得住，婆婆可受不了，因为手足一挣，十分有力。长得十分结实，一双眉毛弯弯的，大致也会长得很好。大嫂原拟这次带走，经她姨姨一说，便明白孩子在这里太幸福了，还是留下好得多。永玮过了十号，大致即将返回清江。今年还可再有探亲假。姨姨或许还将留住一阵，因为这里亲友多，各处都可住。也很欢喜和小胖胖在一处久些。

永玉①已返回北京，三四个月前，曾因作北京饭店客厅画，去作新的《长江万里图》，苏、杭、无锡、黄山、三峡……中间受某艺术新领导在什么会中总结报告上不点名提到，即因此调回，不再预饭店中画事。返回学校搞运动②，大致会将检查一二次可以无事。但此后是否还有参预这类工作机会，恐将看别的方面去了。因为内中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不是个人好坏。至于详细情形，我们不易明白，因“斗争复杂”，或许在他身上也反映出一二。反孔批林运动进展，也许还是在造舆论阶段。将来到一定时候，便将一转而为……明日事，实难预知。有的说批林正反映军中还有林的影响，重点将在去掉这些影响。所以八大区的调动，一系列会在进行。但此种种似只能当成“道听途说”看，事实上大致是党内中上人还易知，党外一般人当然不可能明白也。在学校教书，大致在教改中教书的，一时多有无所适从感。卞诗人等则一

二年恐怕也不大能把工作纳入正轨。因什么是正轨，主持文学所的何其芳便不大明确也。《人民文学》也因不甚明白新的要求，筹备了两年，还是不明白如何办才不至于犯错误。今年出不了，可能性多。我目前还算能比较自由的用原来方式搞原来研究工作，馆中似乎还因方向不明，我的长处也用不上。名分上虽新指定了三四人作助手，这可说是少有的事，事实上人选却并不固定。对外协助生产搞的花花朵朵，倒在现实中开始有了些作用。因此"副产物"或转而容易发生作用。有大量工作可做。而且会亲眼见到发生应有的现实好效果。但真正对国家明天有好处，大致还是除服装丝绸研究外，拟作的约五十到一百种大大小小的文物研究专题。若在三年内有五几个完全可供支配的助手，作出的专题以图像为主的资料性图册，对今后搞文物的，必定还大有用处。若三几年又得在运动中度过，那大致将比过去写小说的成就还不如，因为搞创作，终究由无到有，出了一大堆在试验中完成的样本。近廿五年搞的文物研究，除了自编一本丝绸，一本唐宋镜子，此外都还不易付印。有的且必须得有人协助把应有的图像作出配上，才可望完成。而明日的事实，是使我得到机会一一搞出，还是连人带物，全付一炬？尚不可知。因为社会变化不可知，个人是否能把工作进行下去，主观上虽已够努力，但客观变故，却无从逆料。所以在不得已情形下，还是近于"单打一"的作下去，且尽可能争时间日夜赶作下去。好在拟作的大致都已有了相当图像，有的且基本上已近完成。只要不受外来的冲击、扫荡，以目前工作能力计，我大致还可在三五年内保持饱满精力，来进行预定工作，并且可望把

在进行中的工作，完成一部分。若一种难于意料的倏然而来的“扫荡”，和上次一样，即或体力还支持得住，所有资料再散失净尽，想再设法聚集，继续把工作进行下去，也不大可能了。因此这些工作努力是否白费，全看这三年社会如何。古人说“见微知著”，有些在传染中现实，不免令人忧心，因为它的产生存在，都是必然的结果，不大可能克服的！望好好工作，永远向真正优秀共产党员凡事看齐。向老工人看齐。并且两人要在互相体谅中努力，在凡事有个共同认识情形下，学习改造，把工作搞好。才可望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困难中，支持得下去。必须充满信心把身体搞好，据我的经验，吃得好，还是个物质基本条件。

我们在近五十年内受的痛苦，今后或不至于在你们生活中重现。但新的社会从大处说，是可以望每一个人各尽所长，来参加国家建设的。而事实在社会过渡期中，还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产生。想克服，竟无从下手。而且在发展中还将成更大的进步障碍，使得人无可奈何。有的比目前情况还会更坏。所以即以做人而言，也得作些更大努力，特别谨慎，才会减少身边一些较小的困难。至于大处，则按照近年分工的种种，相互少通声气的近于隔绝的情况，将更使人对于许多事都近于猜谜，不明白谜底如何。因之易令人兴奋，也更容易令人消极灰心。可是用个正常态度去看待，也就会镇静得多，即或在更大挫折中，总还能把体力、情绪维持得下去，不至于垮下。务必要把身体弄好，才能有条件为国家作更多的事情。事实十分显明，任何机构能忘去个人小打算，全心全意为国家而努力的人，还是有待扩大的。能言会说的在场

面上露面的，要人；更踏实些默默无闻坚持工作岗位为建设社会主义增加财产，并把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应有水平的，却要更多的人！

并候两人工作顺手。望经常来信。

从文

二月一日

两人务必要凡事合作，互相照顾，由身体到情绪，不宜为小小事情闹别扭，共同注意大处才对。红红事可放心！

---

① 永玉　即黄永玉，画家，时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作者的表侄。

② 搞运动　指四人帮在美术界搞的批“黑画”运动，黄永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197402
北　　京

致张兆和

小妈妈：

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进入真正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都还十分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宜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出发点也并不错。这些打算、估计，是合乎情理，而十分自然的。你可不大明白“受冲击”，若真的始终完全出于一般群众的自发，和上一次那么“倏然而来”，今后或许也会在短短的时间中，遭遇到些不幸，十分自然。但即使如此，经过了那大一回教育，我们还不是比起所有熟人来，只算得是最小最小的困难吗？除了一点点藏书丧失，未集印的存稿毁去，对我们共同生活留下些写得十分有趣的信件也随同毁去，许多故去朋友的通信也毁去，别的什么不过是陪陪当事的，扫了一阵“卫生间”而已。比起万千“教授”、“作家”以及“学部委员”、“社会名流”以至于千百万比我有功于党国万千倍的人的遭遇看来，我们岂不是太幸运吗？这难道就真只靠的是“幸运”，此外没有其他原因在影响，在支配吗？没有廿年的为人态度，对事态度，也起了一定影响？没有得到党的了解，以至于保

护，我就那么在军宣队来到不多久，便从团结大会的方式下，甚至于大会也不检查，别的小组也不检查，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而比起外面熟人冰心、巴金等，本馆上级老韩等等，故宫唐兰，以及许多亲戚等等，直到去咸宁后还挂着，甚至于至今还挂着，我如何就那么轻松了事？应当明白，简直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一次考验，一回对于这半世纪的总检查，得到的特别待遇，不仅是近廿年彼此共同努力的结果，还应当包括了近四十年彼此共同在大处凡事合作努力的结果！还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对社会的好印象，也应当说，有一部分，还是对社会的生人熟人好影响。特别是近廿五年中，工作对国家新社会还有意义的影响。更落实一点说，我对社会积极方面的好影响，比你“张铁人”可能大些些。但没有你对我的深刻理解，与充分合作，原谅，容忍（也基于理解而来），以至于欣赏支持，我又那能在工作上，毫无后顾之忧，工作中取得出人意外的进展，甚至于出你意外的进展？若说过去摆脱了家乡的工作，独自跑到北京来搞写作，不到十年，就取得了那么多进展与纪录突破，是近于一种艰苦的战斗，那近廿五年的新的工作，在前十五年中，事实上却是在一种更加艰苦十分的战斗，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还不只十倍多！即以克服自己的过去工作失败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灰心丧气而言，就是一种战争！过去廿年如何学，“边打边学，又边学边打”，终于一切“从无到有”。争时间，争机会，争学习，争改造，学习改造大大不同于人处，即不是当众发言的活泼流利，而是死死的记着一些些为数不多意思深刻的揭示，去持久实践！也可以说，单单纯纯

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一面牢牢记住一个研究员的特别责任，是为"解决本馆陈列研究外，还得负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及生产而服务。"这事实上比一个"教授"，一个"学部委员"责任重大得多，难办得多。规章上那么明白规定，毫不含糊。要尽责，是多重一个担子！我已快五十岁了，生活挫折却又那么大，只由于想着你的对我种种好处，特别带关键性的，只是在最困难时，你的一两句话！以及同过日子度过了抗战那十年的困难。为了你，为了孩子，我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在午门那么一个寂寞环境和简直前途无望的工作上，钉住不动了。可是同时也就得到了外面极大的鼓励。我似乎还不曾仔细和你谈过，当时你似在华大，即在总理身边作外长助理的杨刚①，给我写了个信，说"国家事情还千头万绪，有许多新事都待人去作。你既乐意为党工作，不要灰心作下去吧。"过不多久，有一天，并不相识的陈赓（时作北京卫戍司令），忽然派了个车子来，接我去北京饭店，我不加考虑就去了。一见我就说，他对湘西人充满了好感。并说，早知道我的为人。说他是我一个曾姓同乡保送黄埔的，曾是个极有见识的人，我在他（湘粤路局长）手边作司书生，秘密写信送去黄埔的。（似名曾萃农，老同盟会人。我从来未见过面。）随即谈了些写作问题。从床下拖出两破箱子字画给我看。画多明清一般山水，有名头，可并不高。吃了顿好饭，还请了隔壁房间的一个陪客，似乎即是康生！后来才又用车子送我回家。这两种鼓励，都比丁玲给我的帮助有意义极多，起作用极大。以后不久，还有个不相识军官，送了一块重十来斤的碧绿的翡翠（已露出了绿），请我出主意，雕个什么革命纪念性像。就价值言，是个十分贵重的宝

物。只告我是云南边境一个土司处取来的。似姓刁的一位，土司不乐意和党合作，有几百支枪，抵抗受编，打了几十天，一切全丢了，这个东西可不放弃，太值钱！随后打死了，才从身边行李发现。说后，竟十分放心走了。我头脑也还在胡胡涂涂中，并不甚在意，居然把它搁在办公室窗台上，好久好久，像在两个月以后，才又拿走。（记得陈赓是在云南作战的，那两破箱子画，是从云南一个姓高的军官家中得到的。因此这块大翡翠，大致也是他派人送来的。）真是多大的一种信任！近于传奇的故事！

我在午门工作时，不是老×总说我"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还作为鉴定，向局中上交。郑振铎、王冶秋当然不听。他说的倒像真话，充分反映了他的水平，因为至今还不知我在干什么。他真正担心处，是十分敏感的，不必要的聪敏，怕我有一天要占他的位置。多愚蠢的想法！可这又正是典型"齐人"的必然。所以曾经故意要一个学生（你通通不知道），有意恐吓我，在隔房说："凡是馆中人向局里乱谈馆中事情的，就是'越级'。"我明白那时"越级"二字的严重性，就是反领导。因此从不和郑来往。全国博物馆会议没有我名字，也不在意。在午门楼上，库房和陈列室里，一个不折不扣的整整学了十年。在零下廿度半年冬季中，也还是在陈列室中转。所有新的文物展（一连六七回出土文展，敦煌展），我都主动去作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王孖②便是那么相熟的，且影响到他转业的职业，多值得回忆！这个小朋友证明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

不仅在午门作，还经常去故宫尽义务，陪景德镇老师傅，

一面同时向他们也学了许多。也陪世界工联的各国工会领袖（还是部里指派的）。这就是故宫后来总希望我去工作的主要原因。至今还和那边上下工作干部都有较深厚感情的原因。你至今还不知道，很多日子，我是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墩子上，看天上残月疏星等待天明，有人开门才进去的。同时也想想所有过去熟人，用“作家”名分，长年在天上飞来飞去，去到世界友好国家，受尽了人间款待，真和天上明星一样。我却脚踏土地过日子。总之，和前一次初来北京差不多，一切不在意。当时还有八九个教授级研究员（我至今还算副研究员），照习惯是坐在火炉边谈闲天，无可研究的。你想想看，以我们前院那一位来领导业务，那能明白什么是研究，谁又买他的账？反右前已走了一批，反右时三位，到大学和研究院去了。卅六个人还包括他学生等等，写信要上报公开反对他。若只反对他一人，肯定必然反掉，不巧却把文教③放在里边。我在先即调过出版总署为总理指定编中国历史文物图谱，给苏联中学教员及历史系大学生看。先是一人大苏教授来参观，一天看两三个柜子，来个“每事问”。这么参观我已接受了好几个外国人考试过，他们用来作副博士论文，这一次也不在意。不料看完后他十分满意，给总理一个信，建议以为只要照我所说的加上柜中实物，编印本图录，就很有用。总理同意后，才调我去作。若照要求在本馆作，便早成功了。去那里三个人一起开会方式作，于是长远在不必要的问题上争，到后那一位死去，工作就转到了科学院，组了个六人编委，十年还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人多口杂，却又没有一个对秦以后文物有常识。全国去看材料，乱花钱照了大量的相，毫无济于事。事情那有不学而能，或

临时去学来进行工作的！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夏天，他们继续放时，却让我去青岛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我未必叫得上这个名称，可是还是去了。）避暑两个月。终日去海边，和不少工人一道玩。并作他们的向导，到处跑。人极陌生，可玩得十分好！回来时，正值“卅六天罡”把遂韩公开信要送《人民日报》（拟好，由一个姓李的动笔），请我签名时，我不仅拒绝，还极力劝说不能上报。无形中挽救了不少人！随后一反攻，因此打重点，×××、××、×××三人，及动笔起稿那个大学生，才成右派。又过不久，所有教授级研究员全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人，一切重担子上了身，待每事深入的可够多！还是上午门作说明员，受教育。这还是距主席总理接见我，劝我再写几年小说已六七年后，而入政协也有六七年时事情。而其中还有个小小有趣插曲，即我们那位邻居，还故意要手下布置了个“浪费展”，供全国同行来开会的作内部参观。放的几几乎十分之七八是我经心有意买来，十分难得的东西，前六柜中“废品”，全是我的。由于他不明白重要性质，即作为“示众”用。而我在政协提的四五个案，又恰恰是“如何‘古为今用’，为教学、生产更好的落实主席指示。”全部都得通过。每一案都批交中央二三个部执行，次一年还回答执行情况。我的责任内工作正在实现中，而用得上买得的那些“废品”，达到“古为今用”目的时，或许不多久，便得局中指示，把“废品”展收场了。我始终却不向馆中任何人说起政协提案内容，因此大家总对我微笑，意思是“老沈，这下可垮了！”我也报以微笑，“的确，经过一次考试，证明你们学文物的方法，对文物的理解，总

是不同！不妨事，慢慢的求共同点吧。”事实上很快，有的人就明白我在干什么，又已经得到什么了。可是邻居知道的，还只是我不会占他那个位子，放了心。或许是他在美同学冀朝鼎（是党有意派去之一人，另二人是乔冠华，杨刚。）露了点什么“风”，听到了某某人，说了我的好话，为邻居知道了，于是一阵子又忽然对我格外亲热问寒问暖起来。我见了多少不同人事，对于人什么都懂。个人目的远得很，既不会对他使小手法陷害而难受，更不会为假殷勤而留心，还是作我的说明员。

三姐，这就是作“说明员”学习的结果。在政协廿个提案全部通过，执行工艺专题教材编写时，居多由我提材料，拟大纲，而审稿时，也近于由我来办，并为补充材料。担子相当沉重，而又势所必为无可推脱的原因。明日教改，办法定妥后，这方面工作，还是有责任待尽原因。尽管谈学术，我在许多方面，还像是无一专长拿得出手。可是全国搞文物的，教工艺美术的，却早已明白我还懂文物、懂艺术，事情十分自然而平常。我出的几份绸缎图录和专题论文，作了些分析，至今一二十年了，新出土东西以百万计，并没有把我分析推翻。我作的预测，却几几乎都一一得到证实。景德镇的唯一“瓷器博物馆”，和我建议有关。后来编的那本《中国的陶瓷》，又有一章“艺术加工”是我写的。随后为湖南、广东调拨的瓷器供生产参考，又出于我的建议。第一回（还是五二年事）烧的建国瓷，一青花，一豆彩，就采用了我的建议改画的样子，而第一次在怀仁堂吃饭时，就见到是那份新瓷器。可是不仅从不和外人谈及，即家中的你和孩子，也没提到。因为事情平常之至！因此对每一位来商量改进生产问

题，作作协助工作时，永远总不忘是在服务，不是冒充什么专家，点点指指。总不忘说明："老师傅才是生产上打硬仗的战士，我是个后勤杂务人员。"好几回许多美院教授，来学什么时，我总不忘事先交代，只是用个说明员地位介绍介绍材料，从常识出发汇报汇报学习体会，和个人理解。主要是供专家参考。正因这么一个"一贯态度"，而不知有过多少次，在馆中为提材料给某戏演出，或某书教材编写时，居多摊了一个大招待室的全部材料，总让馆中领导龙或陈说话，他们表示"是馆中应尽义务"，并表示"欢迎"后，我才用个说明员的资格，来为一一说明内容。末了总还忘不了说："这个工作是美工组，库房组同志共同热心来作的事。"把功劳上下推，决不提自己什么。这就是近廿年好些大运动能平安无事原因。前后为五六个大学购教学文物，还照例附送点什么，从不把好的为自己收藏！由三五反一年，当时学校老同事，多少人受第一回"教育"！我却在土改回来，不到三四天，即参加了文物检查组，过手了约卅万件不同文物，打了个好不容易的学习基础！看绸缎和瓷器，就十万八万。吃透了许多"专家"拿不住的问题，引起了无边无际工作联想，由可能到终于一一成为现实！由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却得到总理的同意，来主持一件几几乎不可设想的《服饰资料》十大本的工作计划，而不到半年，便把第一个试点本完成，还写了廿多万字说明。不得到党的信托，能把那么大的工作不组织什么委员会来办，却让我一人来办？不得到美工同志热心协作，我即再热心些，能力再强些，又那能在半年不到时间内，不仅画了近一千个图，而且版也全部作好，第一回送上审查时，便得到部中、局中认可通过，又还得另外两位

陌生的什么人，来题字写长长的序言？还有你料想不到，我却满有信心的，在五几年内，照当时传说的还许可以实现一个满像样子的“服装博物馆”！副产物中还可以不甚费力，就写得出一部《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马的应用发展史》，《乐舞演出资料》，《杂伎发展史》以及为协助教学编的《陶瓷艺术史》，《漆工艺术史》，《绸缎艺术史》，《金银错》，《扇子》，《灯》……只要有三几年不在意外中死去，能维持彼此的如同目前健康水平，我能比较有条理搞得出的问题有多少！而且不少部分大都已有了草目和具体材料。完成后，有些还可亲眼见到一一印出来！一个人在近五十岁后，才一切“由无到有”，把文物艺术研究中的那么多的“空白点”，用说明员所得作基础，用两论中的认识事物原则和工作方法，应用到各专题中，一切由实物出发，来进行排队。得好大一份消化力、和分析综合力，以及脑子如何健全，才会取得那么一堆“成果”！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脑子得用，主要还是由于受到党的教育、鼓励、了解、信任，以及从两论中学习运用到具体工作上的结果，我即或累死，那有什么关系？正因为应当承认自然规律的限制，脑子到了真正成熟期，也就必然会转入衰退期。不争争时间，尽可能来作去，难道在等待中，就会免去体力上的发展停滞，不向衰退进展？你试想想看，真的要尽到一个研究员的责任，应赶作也应赶学的还那么多，明年还将各省去学习，已初步说及和之檀同出去，学习三几个月为一段落，应东西南北一一看去！取得新材料。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相熟人中，能有几个有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

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我来北京两年，就经常有一顿无一顿的混下去，有些短篇，还一面流鼻血写成的！脑力得用正到一生成熟高峰，一切工作，都包含了我们真正相互要好得到的成绩（特别是对我不当一般人的看待），不辜负你的“贤内助”的帮助的结果。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它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至于体力，你应当完全放心，我已用一种较新办法完全控制调理，比过去同住四十年任何一时还好，脑力且比任何一年还得用。若不是真的十分健康，那能随便勉强从千头万绪中，把多少别人不可能作的工作，经常用不到什么费力，有个一天两天，就排个小小专题，提得出一二百图像材料，而同时把文献材料也摸得透熟！由于方法对了头，不费事，也学得通，记得牢。

至于王主任④的好意，是不明白外来人来找我居多有关外销生产瓷及其他工艺外销花纹图案问题。（也有种种原因，前天还说到若他主持陈列组，有些事一谈即可解决。这倒是实在话，他比别的人热心，为工作又敢于负责任！）不能得正式介绍信，根本就到不了北京。有的是来开生产会议，有的是为北京饭店搞日用瓷，或其他陈设瓷而来。有的是来写文物的报告，请提提材料，或看看写的报告内容。总是到馆中的多，我不去馆，才来住处的。都和我廿年在政协提的案在执行有关。看来没关系，还是有关系。如总政的来谈谈，如财政部系统来请提图案，为解释各部门衣着花纹成就，从馆

中取得联系后，我能说事忙不干？这就是我廿年工作一部分，并不是工作以外揽下的什么私活。馆中工作室隔房，正有个专抓政治思想的负责中级党员，不经他同意，我能从库房中提材料？每件事都有记录，我能随随便便的主观要干或借口什么不干？明明白白我得到特别好机会学来的，就是通过我的忘我无私，才鼓励我去作，并且也一再要我注意体力，不要忽略。我那能把这些事一一向你说个清楚？刚好把新的工作室排到书库边，正是尽我充分便利，利用还没有利用的图书。又和史先生⑤一道，除了向他学习以外，也有更多心得向他谈谈，他是最易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好同志（或许正在发展成党员的对象），工作向面发展，是诸事当行。向纵深发展，有些部门，大致就得问问我。大章则已相熟廿年，早已入了党，而且已在陈列部负一部分责任。有不少问题，向他一谈即懂，且深深理会到共同为各方面服务的意义，一提出，即迅速能实行，为外面解决问题。

我也可以如同过去写小说一样，告了你这一切后，你若还是认为这不必做、那不必做，在这个不可知的运动发展中，可以免过自全。并为了你和孩子着想，宁可不工作，安全第一。那就一切放下，也作得到。可是据我这廿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被冲被刷的，即长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若一心为党为国家，考验了廿五年，到七十多了，还不忘责任，不忘尽责，即有小错，也肯定会为党理解，为群众原谅。大家都学一中大会文件，有些部分，或许理会不同。我的理会是，学习在十分寂寞沉默中，用个“普通一兵”的风格，守住战争岗位，

不后退（也正是顶逆风之一）。这个在主席指挥下的“普通一兵”的资格，是取得了的。希望工作进展的更迅速，升个把小班长，有个十来少壮，跟着一起打下去，愿望是应当达得到的。为了工作，这点“野心”，总理或主席，还会以为我是为自己吗？从过去可以明白将来。我改成“逍遥派”，从大处说，反倒不是为你们设想！防止过分热心是应当的，由于社会过于复杂。我对于这个十分无知。但是相信党，相信群众，而又能身体力行的“忘我无私”，凡事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我觉得对于人事上加些警惕心，是十分应当的。甚至于把深深懂的所谓“世故”，用到必需用用的人我关系上，也不是坏事，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若果一个人七十年的生活都是充满了童心和幻念，去从实践学习，“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而以把工作得到共同提高”为动力，推之不息的向前，在任何困难挫折下，都不丧气灰心，不消沉，不在意。正由于这点好处，在过去搞写作也好，在目下廿五年搞文物也好，都显明得到最高方面的认可，“你够个普通一兵”的资格。廿多年一家过的日子，又显明是比许多熟人都近于平静从容。到这时，为了争取外贸，便于建设社会主义，个人对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又十分显明，一起始就十分重视为落实主席指示的“古为今用”学了不少。一切研究重在为新的生产“改进和提高”，丰富新的生产内容，而取得充分发言权时，若因为怕风怕雨，而现出希望退出战场的打算，或只是怕事而不再乐意作上百万生产战线上打硬仗的老师傅后勤服务人员，即或照年龄会得到许可，但是不是心安理得？何况还有你所目见的多少熟人，无不迫切希望那么有机会服点务，想方设法还办不到。我倒有是好机会，反而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

这也正是一种真正的考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只想想，邓小平也总算大将之一吧，说说"能升能降，能上能下"容易。能做到，可就不很容易！过去人家冲击得像个什么样子！）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至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过了七十年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也同是由于工作比较踏实过硬，而态度又比较素朴，为人又比较识大体，如彼如此得来的知识。也可说，廿五年的所学，正是为了一个"用"字，用到国家所需要的方面去。现在有的是机会，更好的为了生产若干部门的改进与提高出一把力，我或许还是得争时间，把应尽的责任尽下去。待作可作的一些工作，配合另一需要，也争时间来一一完成它，比较合理。你应当相信，我体力因某一种训练，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健康，而脑力之得用，就正确反映了健康的另一面。不充分把长处用用，倒真像有辜于党对我的种种教育和期望！在人事接触上，必须注意的，我也一定会取个现实态度对待。也得承认这方面还是防不胜防的。到某一时，正如同过去的黄老四一例，那能事先料到？我肯定会照你考虑到的加以谨慎处理，逐渐缩小范围。

万望对我少操心，不宜在小事上生气！生活方面，要求本来并不特别高，也不必听人说没有你照料就过不了日子，你就感到难过。而又总以为在服侍我，我若当真不会照料自己，那能活到七十多岁，还比不少卅岁的人，更显得青春气如此旺盛，手脚又还如此灵便，而头脑又还如此得用？

我不说，是在廿五年前，在头脑极端混乱中，听着你自言自语说的几句话，影响了我这廿五年的工作极有深刻意义？

你当时正在窗下自言自语，或许是和中和⑥什么人说："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弄好，恢复到正常生活和正常工作！"小妈妈，我听了你在近于完全绝望中的对我充满信心，而对你自己的同样信心，那忘得了？我岂不是当真如你所希望，一个人几几乎把十个人还不易达到的工作效率，一一在完成的情形中？很对得起这个生命，并不算虚生！你应当鼓励我向前，和你廿五年前鼓励自己一样，我就会得到更大的力量，把工作一一完成。本来在近于自我牺牲的意义下，守住这个点上，一共抱了三个希望或目的：一是为本馆年青同志共同提高，尽可能来想办法缩小彼此间的差距；二是用自己作榜样，鼓起有充足文献知识的治文史朋友，来从一个新的学习方法上，来学习文物，对于文化史、艺术史的唯物治学方法，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使得上千万件计的新文物，发挥应有的好作用；三是为生产上的花花朵朵的知识，共同在认识上的提高，在对外文化战兼经济战中，以数百万计的生产上老师傅，得到更多的启发，能把"古为今用"较好落实到生产上去。如今前二事通作得不够好。第一件还待作更大的努力，使得馆中接班人，在我的成就上，有了新认识，作为基础，必将在不太费事情形下，即可取得更多方面的进展，以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进展。第二件劝诱老朋友，放下成为习惯的老一套治文史方法，用抄书作为基本功，更省事些则用抄抄材料本已分门别类的类书，作为治学问唯一方法，既省事，又易成为"学者""专家"。要他们更换去掉空架子，不从"猜谜"方式来读书，更换一种新办法，肯用文物来和文献对照，且从文物比较出发，来搞学问，二三年里，恐办不到。至于第三件事，为生产服务，却初步见出了较好影响。说好

也还只是第一步！因此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我大致还至少得努力干三五年，来扭转这个忽视文物是劳动人民以至奴隶为唯一创造者。我正在恢复我的工作能力过程中，还要从你对我工作意义的理解，来关心它种种进展情形，才可望保持或更加强工作能力和信心。这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

从文

张兆和　作者夫人，原《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时已退休。

作者经常因为沉湎于工作而忽略饮食、睡眠、洗漱等正常生活，又不断在家中接待来访者，为各界不相识的朋友提供“古为今用”服务，打乱了家中秩序，夫人往往不得不退避于廊下厨房中。此信写于上述矛盾日趋严重时。

① 杨刚　女新闻工作者，作家，曾长期为中共地下党员。作者30年代的旧友。

下文所说杨刚致沈从文的信，见全集第19卷附录。

② 王矜　亦写作王序。考古学家，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1952年因伤回国治疗期间，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在陈列室与为观众解说的沈从文结识，由此开始了两人间终生的忘年交。

③ 文教　即张文教，50年代历史博物馆的中共第一任书记。

④ 王主任　即王镜如，曾任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委员。时与作者为邻。

⑤ 史先生　指史树青，文物鉴定专家，研究员。时任职于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⑥ 中和　指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弟。

19740305
北　京

致徐盈

徐盈兄：

下午去医院，才知血压已增至二百二十。眼睛视觉失灵，有问题，似重些。当经转介协和眼科，进一步检查，结果断定左眼黄斑出血。血压虽高，心脏不隐痛，头脑也不感觉沉重，看来还招架得住。但左眼已不得用，若处理不好，可能即将报废。目下尚不感觉什么难受，只是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照老习惯，还能归行，写完后仍看不清楚写得是否准确，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真是“老之已至”的先兆。

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原先还以来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手接手青壮作垫脚石，若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进行这种费力并不易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廿五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来有关文物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

新搞的一切，因为凡事从物出发，从客观存在出发，再结合文献求证，方法较新，所得结论也新，主观还以为对于此后治文化史，艺术史，工艺史都必然有些新的启发，半途而废，真十分可惜！

若一两月无转机，或许还将去南方看看，因上海那边有熟人，对于眼病特别当行。

弟　从文

三月五日

徐盈　原名徐绪桓。记者、作家。时为全国工商联《新工商》杂志编辑。

此信曾抄录于荒芜《关于沈从文先生——纸壁斋说诗》一文中，发表于《文学》杂志 1985 年第 5 期。

据荒芜抄录稿编入。

1974年春
北　京

致湖南博物馆领导

湖南（长沙）博物馆领导同志：

我名沈从文，是历史博物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十多年前，曾向故宫建议，为协助醴陵瓷器生产的改进和提高，调拨了一批瓷器到你馆。又在全国政协曾提案廿件，多和“如何古为今用”有关。所有提案，都已通过，由中央批示由三个部到五六个部执行。内中便包括轻工业部在内和文化部等等。照习惯，这些建议必下达各省执行，执行情况，会在次年通知我本人，便于明白情形，进一步作“一盘棋”计划，来就历博美工室进行协助工作，便于较好落实到生产上，得到应有进展和提高。最近看到醴陵瓷器研究所李所长，谈及前事，得知你馆的确有一批故宫拨瓷器，可并未调借醴陵。大致十多年来，领导业务人事变动较大，接手的对前事不大接头。考古工作又多，人手不足。还并未考虑到如何配合新的生产要求，来研究如何进行这个任务。我想建个议，第一步或让你馆李昌鄂同志，去和醴陵瓷研所李所长商量商量，了解了解生产上的需要，和那边保管瓷器资料情况，或由馆中调拨百十件，可以帮助那边生产改进提高的盘、碗、瓶、罐，供研究所参考取法。一时不便调拨，或为匀出点房间（最好在库房不远），给研究所里美工同志的便利，把一些对于新的生产有用的图案花纹和造型，一一摹绘回去，作试

生产，若印出，便可供省内各地日用瓷生产参考取法，得到共同提高的便利。这些为生产服务的工作，实行时照例不免近于增加了些省博额外麻烦，近于额外担负。但据我个人廿年来对于这个协助工作的经验看来，不仅历博早已纳人工作范围，故宫各省外调瓷器，及在景德镇设立瓷器博物馆，原意也就正是便于各省共同来协助生产。资料若不足用，缺少什么，还将进一步向中央、向故宫、历博、以至于全国，建议为你馆拨调材料，便于共同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落实主席伟大指示中提到的“古为今用”更好的服务！这件事望你们加以认真考虑。我有些说不明白处，不妨就便问问考古所的王㐨同志，他会为提供些回答。各部门手工艺品由于外销要求，生产发展还将扩大，还盼望你尽可能设法抽出三几个工作得力、充满政治热情和业务责任感的美工同志，招几个临时工也有必要，建立个美工室，抓抓工艺图案，分门别类，来为完成协助生产服务目的，由无到有，把工作加以推进。据我个人所知，这个工作十分重要，也极其有意义。对今后你馆搞陈列，比如在所陈重要主器物外，还附有个花纹展开图及古代如何应用的画图，如陈镜子，汉、六朝、唐、宋、明都有镜台形象和图画可附陈。陈列的活泼效果，即可望大大增加。我个人和馆中美工组同志或多或少都有了点经验。有需要时，是可以调个人来协助进行的。有不少材料，也可无条件供应的。比如马王堆出了两把 式竹扇，另外在图像上川蜀贵族和熬盐工人即使用这种扇子，东北棒台子壁画上也可发现同样扇子，山东石刻上也有图像可证。在陈列时，把这些图像缩成四寸大黑白图，附在一旁，说明它是“汉代常用的便面式样”，岂不是就对观众增加教育？若要明白以后的发展，也可为供应一份目录，后千多年，如何发展的情形，

在什么图像上有具体反映。再于明代初年，由朝鲜引入“摺子扇”，实物是什么，图像是什么，记载有什么，都将一切无条件奉赠。一把扇子也有它的发展史，一盏灯，一件桌子板凳，无不有它的发展史，搞博物馆的同志，能掌握它，多得用！金银错发展史，可能还更有用！有不少文物研究工作的空白点，我们对于它的本身发展史及彼此影响，多有了些初步常识，可供兄弟馆同志应用！自己不好办，就让我们来协助，不太费事，或许就可以把陈列大大提高一步，而工作的另一用处，还可转而为本省生产落实“古为今用”提得出大量有用资料！

又闻醴陵瓷研所一同志说，那边还有个玻璃厂，生产一些日用器，也生产外销器，和醴瓷一样，加工花纹图案都还有待提高。我还记得曾于十多年前，为湖南省买了些器形花纹相当好看，很可作为生产中的参考品，多是过去大使馆的。时由李昌鄂同志经手，曾听说过，他因此在某一时，还被谴责过，殊不知这正是照主席伟大指示“洋为中用”而为跑了许多路，才收辑得来的。可问问李同志，这份样品，是否还保存在馆中或别一处，并未毁去。若幸而还保存，又在馆中，我想建议，请全部拨给瓷研所，供玻璃厂美工和老师傅参考，才不失原来收辑本意。冻结在任何处库房中，都十分可惜。因为我看过国内不少玻璃厂生产，器形和花纹都不过关，有待改进，改进办法，得先理解材料的限制和加工的可能，一面应参考些外来高级品，一面也可大量采用近廿年楚墓出土古代千百种文物中十分精美的漆、铜、玉、丝绸图案，作新的生产参考取法，在外贸上将取得崭新成果。这一点，上海印染厂取得的成就还不算大，若善于应用，在湖南手工艺方面，还将取得更多方面的成就，原是意料中事！玻璃生产的

花纹和造型，有必要时我就还可为提供三五百种唐宋元明金银器的样子和绸缎好图案，无条件供给他们。

这些建议，大都和我过去在政协向中央的一系列建议，而得到中央批准，转告各部执行的问题有密切联系。到落实过程中，我还有不少责任待尽。所以愿意提出些我理解的种种，近廿年和各部门生产接触的经验，和各位首长商量商量，若有个共同认识，再进一步来作些具体协助，作些试点工作，也很好。即以湘绣而言，据我六三四年在长沙参观所得印象，上面有一定关心，而从事工作的同志，也付出了艰巨劳动，只是题材未免太旧了点，似乎还值得大大改进和提高，也容易办到。听人说，政协委员龚饮冰同志，原开湘绣庄于天津，就还有不少好藏品，或可设法商量看看。这方面因为我过去曾在故宫丝绣组作顾问，接触到织绣以十万计，对于“精华”和“糟粕”，还有点常识可供参考。又邵阳出的翻黄文竹器，不明白生产上有无新的改进要求？据我个人的常识，这种工艺品，过去多当成高级特别手工艺品而生产，不当成普及商品。因此加工成形，和图案设计，都特别认真。故宫收藏重点，多是十八世纪，小的如三四寸小盒子，大的且还有一份家具太师椅和墩子儿，由于加工认真，至今还不走形或脱榫，或散胶。若生产上要提高争外销，就还值得向故宫商量，为设法好好照一份相片，注明尺寸，供生产取法。有必要时，还值得特派个老师傅来看看材料！不少工作……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19740401

北　京

致沈虎维

虎虎：

红红这次高高兴兴回转家中。回来时，妈妈见到之佩信，提起成都车站的种种，不免为你二大包行李担些心，希望在“警惕性”以外，还幸运能遇到什么厂中熟人，就可以少些“意外”。以端家小弟，近一月中因为学校采办文具，太原、武汉、郑州、石家庄……等等各处都住了一阵。转到北京，直接间接闻见不少新事新消息。虽多芝麻小事（对国家总的言，只算芝麻小事），却令人“见微知著”，得知各大省、市、小县，又在发展了种种易料又难明白意义的景象。有的或将接近上一次热闹水平。有的或更精致奇巧。四川或且又要有不少事在活动——或搞得十分活泼生动！不免令人深深怀着杞忧。北京市面一切如平时，若于名人或已在斗的名单上（如刘西尧……），大致因为使馆已近一百，外来记者或已早过数百。闻曾下有禁令，大字报不许上街。有些事，不许在报上提。天安门观瞻所系，更不大可能仍如过去超热闹情形。但某一些有传染性的事情，到某一时，恐仍将会逐渐受传染，令人发烧到高度，或见寒作热，症状难明。报上谈的似乎重在“知分”，事实上则和书呆子关系不怎么多也。但知分的彷徨无所适从处，仍十分显明。从平时“糯巴巴”的卞舅舅语

气中，就感到在“无可奈何”中过日子也。开会发言，即有人争广播器。

我低压也升了级，到一百四十，近或已下降些。左眼四处医院看过意见相同，求好转，恐不是一月二月事。家中已初步商定，四月十号以前，由妈妈带小红去南方住一月，我则吃住转移羊宜宾，本拟同去，怕过劳出事故，一切似乎比较妥当。主要即去建国门医院近在咫尺，主任医生是专为科学院看老病号的，药分等级使用，我即自费，似仍可以因之得到一点方便。其次，即羊宜宾大致也得有个人坐镇，有好处。三则住那边，可以避免不相干客人。并且有可能五月中马永晞忽然来接小胖胖。万一若窦姥姥能由天津回住，我再搬回东堂子，而每天去那边吃饭一顿，也便利省事。妈妈大致将去看看亲家母，让红红去住十天半月，再由小姨姨陪送回苏。妈妈大致不会去上海、杭州，也不拟住南京，只在苏州住住，若系和二姨同行，则回时住南京三几天，亦有可能。四舅舅病已好，未全好。我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转近“塞翁失马”。照目前情况看来，任何事都难作出成绩，而主观存在和客观现实，都令人只能暂时作“逍遥公”，近于为一生所仅有。好事作不出，犯什么错误倒十分容易。好在是从不争权。因即以上一次情形而回忆，即一面打扫毛房，代替一些青年“现代女性”搓洗月经棉，洗得干干净净后，凉在热气管上，到干后即自然有人收去。凡事都像十分自然，特别这些现代青年女士，以为十分自然合理，没有人向我道一声谢。可仍忘不了本业工作。这一次可发觉这种工作，和本业工作，全近于蠢不可言了。

报上的表哥①似乎在升级，但不会是真正的结论。只不

过为人借口用之作个“靶子”，练习功夫而已，事实上国家不易安排的情绪对峙大事多着！这些那会是真正矛盾重点？从一般说来，却俨然是大不可言之事！说明人之好奇而无知。社会在变（也可能在好转，也可能还有一阵子乱，待“时间”医治），一切要谨慎小心，不必说无用空话，不必揽无益空事。本业则务必抓紧些，不宜为别的干扰而松动。为了让我们放心，须常来个信。你事忙，请之佩写写也好。

从　四月一日

我从食量看来，在家中占第一位。健康足放心。尽管不久前高压已到二百廿，近日高只一百八十，低的却升到一百四十，也不碍事。四日发。

妈妈由感冒转微烧，已二月。这几天已好转，不咳不热，饭也吃多了。红红一切好，画点什么满有个样子！

---

① 表哥　指画家黄永玉，当时正以“猫头鹰事件”受批判。

19740405
北　　京

复邵阳某机关负责同志

负责同志：

承转来一信，谢谢。来信的人我不认识。我是凤凰县人，现在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十五岁小学一毕业，即离开家，那有资格结婚？廿岁即到北京，住小公寓混日子，更不可能远距离和个茶陵人结婚的。大约六年后，就到大学教创作，直到解放，才改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始终在职。卅四年才在京结婚，今年已七十二岁。工作是终身职务，不退休的。茶陵邵阳方向还不知道！望斟酌一下情形，回信时也可极简单，说“沈某某是凤凰县人，不是茶陵人”即够了。也不妨多告告，免得再来信麻烦你们。

并候各位工作顺手。

沈从文

四月五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40408
北　京

致王㐨

王序同志：

有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记得所中曾印行过一本《辉县文物图案》薄薄册子，大致因为和传统的“学术性”要求不合，似受过什么专家批评，因而失去意义，市面上不易找寻。我这里有本《辉县发掘报告》，分量过重，一般搞工艺图案作古为今用学习的，看不下去。若你或王世民同志手边还有那个小册子，望借我用用。若能找一本送我，自然更好，因为大专家看不起的工作，对一般搞工艺图案的同志却十分有用！星期六上午十点左右，市工艺研究所有两位搞工艺图案的同志来我处，拟试搞几个常用的专题资料，如团花、串枝、水、云、狮子等等。（打算集中到一定数量时，便可印成小册子，供本市或全国用。）他们都希望你也能来随便谈谈意见，以及此后随事帮帮忙。如时间许可，工作不过忙，望能来谈谈，你一定感到高兴协助协助他们。因为“古为今用”的伟大提法，若没有些搞文物的应有重视，恐将不免落空！这事希望于当前所谓“专家”，似无可望。因为一提到对生产有用，对他们就像受了侮辱，极少发生兴趣的。

我眼睛似乎越来已越不济事。近月来特别显著，看书时多只能利用一只右眼，双目失灵，或比体力报废还早一些。

目下过日子除了看书，却毫无可为，真近于“无可奈何”。身体其他方面似乎还好，能支持一阵。心脏看来也不至于忽然出意外事故。大可放心！不过若仅可利用的一只右眼，继续视力减退，所学一切，将不免完全失去廿年学习意义，未免可惜！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将成一句空话。

弟 从文 候

八日

1974040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妈妈四月九号带红红南行，十号到苏州，估计十二三号或送红红过姥姥处，拟陪姥姥住半月，再由小姨姨送回苏州。最好是去个信要小姨姨去，因为也可以和妈妈红红等玩几天。二姨似乎也要去陈墓看看。这次拜访亲家母，适当带了些土产，且为小姨孩子带了罐奶粉和糖，为亲家母也带了些实用什么，一切放心。说不定还会住一天。上车南行有卧铺，是上层，可能上车换下层。一切放心。我将迁过羊宜宾“新托儿所”住，诸事必可省去不少。

这里一切好，可放心。红红的新画不久又可寄来。
并候双佳。

从文

四月九日

山东、浙江、福建……或出了些小事情。

19740411
北　　京

复钱世明

世明同志：

托臧先生转达惠示，已见到，关怀处十分感谢。弟已经在协和治疗眼中黄斑出血病，全个疗程估计得有四月时间，近每日即必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C等。据医生意，若四个月无好转势，即只能交由中医处理。目来低压已由一百四十下降到一百，视力亦略见好转。中医事，弟意且俟到第四个月后再说，到时若还无转机可望，必当麻烦兄为多多费神也。目前目力虽已失常，写字即只能勉强归行，得其大略，草率处，盼能原谅。

并候著安。

弟　沈从文
四月十一

钱世明　当代作家、诗人、编辑。曾于1960年向作者幼时的老师田名瑜学旧体诗。

19740414

北　京

复张兆和

三姐：

得信，知路上还好，到达时必不至于过分狼狈。红红或已到姥姥家。你们必已拜会了亲家母和姨姨等等。远客来到，在他们一家中，当近意外，不仅给姥姥家带来热闹空气，即小小镇上，发生兴趣的老大娘、中大娘等等，也绝不会少！最好不忘记去看看老师，一申谢意，是应当的。闻南京“大字报”多如上次文化革命初期，惟举动上目前为止，大有进步，多两派联名，不作武斗。能长久控制着，当然就好得多，可望成样本运动。过济南时，有人耽搁行车到若干小时，还什么“横飞”，或只一时间事，不至于延长和扩大。南方既不易到，诸亲均入老境，值得尽可能多留些日子，各处看看，趁机会上黄山，以至于庐山、井冈，只要有个小伴就成。每处至少住十天八天也好。若可能，我还想到秋后来住二三月，带六份在完成的稿，来修改效果会极好！杭州只要局势不至于如传说的“温州人已占满了沿湖招待所”，还是值得去看看住住。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有些方面窦姥姥的洒脱处，实值得参考学习，学到了一半，即将觉得目前生活过得轻松多多。

而且这么各处转个二三月，也不为失计（红红即任其在姥姥处，入夏再同回也好），因为肯定会广见闻，得知国家大处如何面貌，而周周折折小处都不可免的必然会存在或出现。一切用过去四十年对照，看好处，人就精神体力都健康得多。对家庭，则应从朋友廿年中遭遇作比较，则明白幸运非纯粹偶得，也有个人努力处，及处世识大体处。

至于这边一切，三儿月里实在用不着担任何心。应当凡事放心，有事实为证。日昨在老金①处送蚕蛹时，遇到梁从诫②，戴了付我的相差不多眼镜，已是个过了四十的“教授”样子人物。听说还下放在江西（外交部总共还有七八百专业人材在搁着），去南昌约二百里，情况先如四五二高地③，近已如丹江。短时期还无回来或外调可能，只能等待下去。不少人如同周孝乐，大办樟木家具，一北运即走形，歪歪扭扭，转成负担，十分有趣。一切全要领导五七校事的哄着。情形或许也和目下四五二高地差不多，先压已不灵，即转哄。得个小孩（已二月，母亲教中学英文），才许回来探亲。适老金处有空房，即暂时住下。长一辈熟人似乎也只三几位了，他和詹大④都说，过七十的，我算得是最健康精神！月底回去后，其新爱人即陪老金住下，每天自带学校伙食，可以陪陪老金，为念念报。闻说再冰⑤大孩子已参军复员待转业，另两个在高中、初中。再冰瘦得眼已下陷，和她妈妈老时相近，工作忙，孩子多，收入有限。住处倒还好。我特别请两小夫妇吃了顿饭，由詹大一家三位相陪，本要朝慧来主持，大致因加工不便抽身，和小尖鼻通不来。从诫和他爱人看了相片

簿上他家四人相片不少，据他说，大部分都没有见过，以后将翻照一份送他姊弟作个纪念。从诚新夫人大夸“乌金”好美。詹大等则补充笑说，伯母原是“有名的美人”！后来且笑说王樯⑥过南方选学生，专选古典美，没有满意成功。不如北方的好而壮实现代化，可是多大脚平脚，最不宜于舞蹈。听说中学教书种种，困难到不易设想。所以从诚竟和金陧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

我说这里一切要放心，因为若两个月回来后，必将大吃一惊。房间一切已有条有理，碗柜经过清理，也整整齐齐，吃饭后从诚爱人和王樯争作善后处理，便一同惊讶，说碗柜那么整齐清爽（不知道是前两天打扫的）！目前只有桌上整顿了一半，桌面可用空间已过二尺有余。即下月回来，也会觉得各事面目一新，超越出你的设想以外，即加上个红红为“检查副组长”，也会同意“及格”以外加上个“特优”！

在协和按时挂号，主要是检查左眼有无发展，说别的都棒，只一只左眼毛病，一时还不像有什么转机可望，也不见恶化，且绝不会影响右边。我自信还会慢慢好转，因为这次治理及时，近日写字即已能归行，不费力。因所有工作主要是在把那本关于衣服的新作，一定还得趁机会许可，重抄一过，才总算满足了一桩愿心。若能得许可，或许将重新商量调一二真正得力的人专门协助绘图，进行得将比较快。再绘五千个图，分门别类编作五大本，每一种写个三几万字说明，实在十分容易的。待吴院长⑦从国外回来时，将去商量商量，若得许可把那七千卷人物故事画去看过一次，得益必然极多。

并且把家具发展应用史内容，更落实到大量图像实物上。将比服装史还具共通性。出国文物展，在世界轮流进行，每次照例让各省一专家或领导随同出去见世面，馆中也照例去一个管陈列的。出去看看人家的，以及收藏中国文物情形，在中近东，则可明白不少中外关系文物情形。对出去的人业务能力的提高，是十分明显的。可惜出去的主持的多在礼节应酬中消耗了，恐来不及看业务，带去的搞业务的兴趣既不广，发现便不会多。本单位凡是去过的，似乎所得都不多。一因对自己古代文物无知，二因对彼此相近文物兴趣不大，又少外国文物常识，因此机会十分好，所得总不会多。我搞的问题，正需要在全世界大博物馆作学习核对，却恐永无这种学习机会可得了。身体不好是借口，主要恐是身份位置不上不下，或虽下实上……远些地方，或许因考虑到我心脏怕不宜乘长途飞机。即最近如日本、朝鲜也不大可能。日本专家因为我们谈了许多次漆器，明白我对别的也感兴趣，在那边似乎还算个“内行”，还正式邀过我去看正仓院唐代文物丝绸，可能即不曾反映部中去。大致除担心身体外，去当一般团长的随员，似乎都不大相宜。因为如去看特别文物，我待提的问题，即必然较多，而外人提的问题，我可以作回答的也较多。这就是大不便于团长工作。再则听说“东京”或“京都”帝大正设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有专题谈我小说，又宣称在译我全集。我去到那里，若万一为人邀去“座谈”，也不妙，我不大好说话。我估计唯一希望只是某一天人大政协合组什么“友谊拜访团”时，内中要几名文化上起点缀性的人时，才或

许有那么一种机会。此外，我工作越搞得出成绩，将越会像八十年文物一样，将照例不许“出口”的了。至于去英、法看文物，则更具现实意义，因为能注意点较多，丝绸、瓷、画等等，特别是杂文物，可学、可说的也较多。到那边照习惯，一人库房，看陶瓷、漆器、绸缎，虽不至于在人事上显得“个人突出”，但人家习惯，十分尊重“教授”和“作家”，对于官经常只以官礼相待，而对于“教授”和“作家”，则包含了国与国间友谊外，还容易形成私人友谊，这也将是“不宜出国”的更明确理由。即在国内馆中改陈，几几乎全馆陈列有关工作老少，都分别到全国一再去看，却依然排除了我。他们去那里时，据说有的省市还不让看库房。而我过去，每到所去省市博时，却照例可享受特别优待，受欢迎入库房看重要文物，谈问题。大致也是因此一来，我若同去，将使带队首长有些难堪，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有些省市负责的即或邀我去看看，也就在机关里一关，代为回绝了。所做的工作，即或对馆中以至于全国十分有用，还是受些看不见的障碍去不了。例如，即经上面同意可以付印的那第一本大书，仍在什么看不见的、某种不易设想的人为故障中搁下来，一压在办公桌上即经年。据我估计，不让我取回重抄说明，大致也有“道理”。因为知道当时可以印，假使说明可以单独付印，那本图将无多用处。因为上次送人美出版社看时，即拟不用说明，人家看后却说“不成，说明重要。必须加上。”事实上，我将对此说个预言，若此后不得更上面支持，这本书也许将一直压下去，必将在我死后，经过一些外行的人，根

据一些日本人的材料，乱改一通，乱删一气（事实上比过去检查⑧还坏），把全部说明弄得个似是而非，末了用个机关或集体名分发表，我的名字最多在末尾提提完事。若被外人批评时，则责任又可转归死者身上。凡是活的，在说明上胡乱改动的，都不会有一个人敢承担胡改的责任。此计略极巧，"功归大家，而责无旁贷。"其实从大处说来即见得极愚，因为最鼓励纵容多数"滥竽齐人"的生长，而毫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入"和"应有进展"。后来人，那里会明白这中的悲剧，还是出于一个总的工作方法中的愚行！因之许多事都重在眼前的少数的得计，而不考虑国家整体所作成的失计，主席早告诫过的"去私"，而恰恰为许多人用别一理由在充分扩大这个私字，为自己保存固有势力并扩大原所没有的权力而服务。仅就我们个人工作范围所见而言，便如此显著鲜明，使得机会造就了许多"候补齐人"，由于不能独立思考，不仅不能用个人吹竽法，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甚至于用"集体"名分来做点什么，也不知从何着力，总归是费力大而见功极少。总是返工又返工，"人云亦云"的混去，这一业务中的空白点，永无填补希望。真是使得真想做点事情的人，无可奈何！形势迫人作"逍遥公"，用个"吾从众"的混的态度，反而易过日子，甚至于还得好评！

眼睛无进展，也不见恶化。但写字易归行，看字也清楚上下衔接，即显明还是在好转中，个人一切务必放心，值得你放心。王主任夫妇正说我"家务事干得十分利落！"房间里也比你预料整齐得多，王檣便说"书那么多还编上号。"事实

上过不几天故宫的书必将还来，收音机一面墙还将适当加以利用，也早想出了利用方策，作个新架子，让靠墙上一部空间也莫空废，下部则仍如前宽绰，并且还必将好看得多！

尽可能在南方多住住好，社会矛盾多，外松而内紧，在此过久人即不易健康，将形成不可免的对于明天的徒然无用的悲观！事实上要出现的还是因为历史的必然而收恶果！

从文

四月十四

问候二姊诸亲，望特别向你妈妈致候！

---

① 老金　指作者老朋友金岳霖，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② 梁从诫　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当时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劳动。梁思成、林徽因之子。

③ 四五二高地　指在湖北咸宁文化部系统干校总部所在地。

④ 詹大　指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画家詹建俊。

⑤ 再冰　指梁再冰，梁思成、林徽因之女，当时在新华社工作。

⑥ 王檣　詹建俊夫人，芭蕾舞演员，舞蹈学院教师。

⑦ 吴院长　指当时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

⑧ 检查　指文革初期的抄家。

197404 中旬
北　京

复李同志

李同志：

两次来信均未即作复，殊深歉仄。因近半年来，大致为争时间，赶工作，经月深夜不睡，不自觉体力超支，加之高血压时在二百廿间盘旋，低压亦一度到一百四十，致左目忽然失明，看书已成模糊，写字也不能归行，真是糟糕！经三处诊断，结论相同，均以为系黄斑出血，复原恐不是短时期可望。因之一切停顿，将有四个月治疗，才可明白是否有好转可望。能恢复，已近幸运，不见好转，亦极自然。因机能丧失，无可补救。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近经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弟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抄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只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廿五年来，得党教育、鼓励，即以丝绸陶瓷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言，过手经眼，总是十万八万，因此总还有责任待尽未尽，必须尽可能作去，才对得起党和国家，也才对得起同志们所期许。有关服装发展史，本意将编十本，在第一册试点本编成，图由美工同志绘，版已制就，说明由弟担任，已经上面各级通

过，文化革命一来，因之搁下，在所有收藏图书散尽后，幸已付印的样本及说明居然还保存下来，原图版一箱（版二百面，约八百图，文字一百廿页），也经馆中美工同志，在待处理时匆迫中抢救留下，说明约廿五万字，也有校样二份留下。因个人知识有限，且属初稿，不可免有不少处还待国内专家学人指教纠正。且近十年来，新材料大量出土，因图补救，只能先在说明中加三五百附图。此书在七一年①弟由咸宁回来时，即告知可以付印。不意因添改说明文字稍一耽搁，新的运动便又冻结下来了。以弟估计，第一本或三几年内还可看到出版，至于此外九册，共拟用图约八千，已有约一半新材料可分别应用，说明也准备了不少。只是从个人体力看来，此巨大工作，全部完成已无可望，至多或可再编二本，此外恐只能看少壮“接手人”去了。因为材料虽新而多，问题却相当复杂，少壮同志能掌握形象知识，不易结合文献相互印证，还得兼有丝绸知识，因此工作“即身而止”亦意中事。十分可惜，亦无可奈何。此外丝绸总还有机会继续编印三五册付印。接手搞的少壮，还有三五位，虽一在故宫，一在考古所，一在工艺美院，一在新疆，但在京几位均能十分合作，且各有所长，欠缺待解决的，大致还是文献知识的结合问题，以及和绘画、金银工艺、漆工艺、瓷工艺进展相互影响处知识，赶不上去，提不出新问题。此为今后搞文物各部门共通现象，亦无可如何。此外还搞了些较小问题……是否能和过去四十年搞短篇小说那么一一眼看到出版，只有交付于天了。因为社会变化过大，在过程中有些工作即或和劳动人民创造文化的各部门密切关联，但来不及注意，因之认真努力不可能得到应有成果，实极平常自然，也并不使人丧气。

你们生产情况不知如何，今年广展，定有更新成就。外贸方面，各种轻工业都印有图样本，醴陵也应当印得有。如有，望见赐一本，供学习用。第二信中说到花鸟册子第二本引言中有孔老二语，再翻看看时，知是引主席语录中主席引的，即《论语》中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字。以弟私意，主席过去引孔孟语于语录或别的文章中似不少。时候不同，今正当全国批孔老二与林贼时，凡属主席旧文引孔文的，似乎还是避开不用较好，免得为人误解，以为有意为之，造成混乱。同志领导所中工作，定比弟更明白些问题，不能不警惕事防未然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至于第一信谈及铜器分类，陶瓷造型和加工问题，前一题不易回答，因为新出土器物品种过多，早已打破传统格局，特别是过去空白点的地区出商器。即科学院考古所大专家，恐对此亦难于用语言回答，若造一图表，首先又得集中分散材料，才能进行分析。十年前郭宝钧②先生曾在本馆编一战国铜器花纹和造型，肯定是本有分量的名贵作品，搞了二三年，利用了不少新材料，画出了不少新花纹单位，已完稿，书未出，郭即故去。另外似只有日人水野清一在彼所编《战国之青铜器》一书中，附有一分类表，记得曾见过。又《朝日新闻》还曾另印成一单张，也见过。是否一切相同，则未比较。北京市特艺总公司研究室一年青同志邵大地，所编一册子，附表便是直抄此表（在《战国青铜器之研究》）而成，作得不如原表之好，因这类图表，据馆中工作经验，绘黑白图时必相当大，或与原物同大小，缩小用于表上，即可十分清楚，而线纹细如发丝。邵同志之图附翻绘日人的表上所举，因此笔道粗极，不大合规格，且系教学所用，部分还取自

《西清古鉴》，似不大符合要求。郭先生的书或已付印出版（未公开），所中不妨写一信给考古所夏鼐③先生问问，或可购一部必相当好。

至于瓷器造型，由于过手过多，也不好从何谈起，应为绘出，虽有可参考……

此信收信人名未写出，疑为当时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李维善所长。据未完废邮编入。

① 七一年　应为1972年。

② 郭宝钧　字子衡。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③ 夏鼐　字作铭。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740427
北　京

复沈虎雏

妈妈去会张亲家时,带了些些普通实用礼物,姨姨家孩子也有一份。

小弟:

得十四日来信，已转苏州。妈妈已六天不来信，或许正在会亲家母，又或已返苏州，转向别处。她前信说，将去杭州和黄山，有伴行，我十分希望她能成行，且在苏州多住些日子，至少在二月以上，再接红红同回，把身体弄好，好得多。她因在北京住，回来一年多，体力似起了在丹江咸宁时超支应有的反应，垮下来了。易发脾气，有时竟说我“懒到一生少见。”虽是口头上一时气话，依然反映了体力超支过多。本不太想去南方，还是极力劝她走走好。主要也就是，“事不见，心不烦”，换换生活，好处多。我因之，也近于得到些些必需的“静”。左眼黄斑出血，视觉已模糊，大致是初初经此不意发现，所以写字也不能归行。字用秃笔写，所以不成章法，换一新笔，就好多了。经过两月治疗，看得相当细，除协和为主要诊治，同仁、朝阳也去看过，结论一致：此病不易好。协和并肯定相告，经四个月治疗能好转，已近幸运，不见好即转中医，意即无可奈何，便交中医。待再问问别人，才明白事实上这个病如系高度近视机能衰退而成，

是不大可能好转的。但也不会影响右边。病一看，必等四五小时（因医生下了乡），相当累，还依然按时前去。总说“不好也不坏。”曾经每天打一百 CC 维生素 C，加一百 CC 葡萄糖，静脉处理。脉过细，使得我和护士都十分麻烦。别的医生说，原来本可口服代替，一说便告免了。照医生诊断，说的是不好不坏，照我自己感觉，可以说，又恢复本有力量，因为已近于凡事照常。写字已归行，吃喝照旧好，不大知饱，和你看到的情形差不多。生熟人从客观说，则我十分显明在“发福”。血压低的一度上到一百四十，打了另一针“利血平”，便又回复到低百一十，高二百，昨天一量且高的也还在降到一百六左右，为多年来少有情形。所以医生说不大可能一二月即好转，我却以为即已定局，左眼报废，必依然可望把待作一部分工作，争二三年内完成，才对得起党和国家对于近廿多年工作的支持与鼓励。也才对得起自己临五十岁时改业，又从无到有的学了那么多！这那里会是一个懒人能干得下的事？大家都公认我对陶瓷、锦缎有见解，有发言权，可不知学来却够辛苦，每样都看了十万八万大分量材料，而且看了一大堆书！和搞写作一样，学得扎实，话才有分量，有所突破！别的也一切望放心，只要能这么抄写材料，不知疲倦，我终将在一二年内，最少也会把那本有关衣服问题工作完成第一卷或二卷，而较小的一系列专题，还可望完成廿卅个。因为衣事已脱稿，只待增三五百附图，改改文字，即满像本还有内容、有分量的图书。而小专题则问题虽较小，内容却十分丰富，扎实而又有趣，为别人万万作不出来的。

盼好好工作，国家在发展中，有其极伟大的一面，也不少有薄弱一面，令人不免忧心如捣！但即如此，还是只有尽

力去做事！

一切放心！

从文

四月廿七

一切事应从远大处看，才不至于为身边小处纠纠纷纷、争争吵吵而消沉。也可望少犯不必要差错。社会发展快，且矛盾因"'权'即一切"而日趋复杂。有的企图是想利用人为的什么转移或遮饰，结果却反而加强原来的，新的世故教育了不少人，似乎比玩扑克还易学会而且精通。假积极有时且容易得到重用，而真正实干却反而成为"用业务冲击政治"的过失。因此不少对国家事业真正的热忱，反而只能是趋消沉以求自保……。这种种事，到处存在。即教改，不少好教师亦不免无可奈何，一切听之。对国家言损失够大，然亦势所必然。看远处，便明白国家在党领导下实无比伟大，记住伟大的明天，还必需要大量一心为国的人来承担责任，就不至于为目前小小人物的得宠，而致工作无由得到应有进展而丧气了。要和之佩彼此互相劝勉，学看大处，才能在困难中战胜困难，克服小资意识，才不失学工的本意！

19740429
北　京

复张兆和

兆和：

今天廿七，得到廿五日的信，最引起兴趣，是会亲家母，和做三姑太种种。这时正十一点，刚从医院回来。早上五点半去排队，才挂到十三号，属第一批，由一个女医生看，放瞳孔二次，结论幸运，眼中黄斑出血已开始吸收，不再见红。好转比医生预料还早一些。因为原一主治医生说，四个月能好转已算幸运。我却充满了信心，把同仁（新中药丸，不上市的）和赵堂子医院开得四五种不同降压药，通同服用，又加上红红剩下的几粒地黄丸，一律送下，大致是由于充量（医生总说一般药剂量不足），便起了好作用。另外又才得知，从诫初中时因争看日光，一目出血，愈后结疤，致失明。外表上看不出。老金也是黄斑失血，从此不好。林葆骆①，则早因黄斑出血，失治，不得好转。我倒真是幸运，居然有望可以较早制止恶化，而且见好。只是医生说，若结疤处偏中，愈后视力还是将减弱一些。我还是深信，将会一切转好。因为身体很好，不大像会在较近即出事故报废样子。

林葆骆已二三月不来，最近一来，才明白因在车上被撞车，电车让军车，三肋骨受伤，一断折。因身体好，治了二月，居然又可以下水了。照通例，主要说的是下水，其次说

是新闻，都是少知的事情。说完种种经过，即离走去，有趣之至。

你似不妨到五月半或底再回来，闻二姨六月底才回，一同再回也很好。再商量让小胖胖六月中上路的一切，方便些。小龙说六月里送去也好，孩子在种痘，已发，过了七天。一天只想走路，一下地即一面走一面笑。真照以竑或孝华说，索性把身体休息好，经济一些。再说我似乎也是在此静些，易好转。医生说，要极端的静，不受任何刺激，回复得快。有的因受气而恶化，转盲。我已不大伏桌子边。每上午必把杯、盘、锅、盆擦得十分清洁。一件件作去，几几乎全搞得亮闪闪的。天干，风尘大，随用随擦，还是整齐可观。除王矜带新材料来看看，能馥夫妇②来看看，几几乎再无人来，因为知道眼睛不好。王主任间或来谈谈，主要也还是劝我"不急于看书、做事（他一天出门五六次）。有些事还不知明天怎么样！"

朝慧的妈妈到了这里，据说路上已不换车，费用和到上海差不多。再过三几月，另外一条更新的路铺好轨道后，就可望直通凤凰县城外。还有第三条从州上通过，也只隔二小时公共汽车。三条路集中在凤凰附近，不易设想，必有原因。一说是厂多，别的什么也多。是县委会为写证明。廿五年自食其力劳动，已取得正式职工名分。身体极壮实，大致人缘好，劳动也好，运动期间是群众，大嫂大哥短期出事时，还是她去照料饮食。所在乡下即我老家黄罗砦，不通公路，得走四十多里山路，她还能来来去去……乡下办得好，廿岁女青年夜里下乡也不担心出事。已如五六年夜不闭户。永玉妈闻已病重。

小尖鼻五一去公园参加游园，兴奋得意之至。小胖胖在种牛痘，已发，人晒得黑黑的，只想走动，乖得很。我改吃二米饭，煮得半干半湿，介乎烫饭和干饭之间，很好吃，因此早上也吃它。十多天已不用买面包。比面包高明得多。用豆豉下饭，很好。天气过于干旱，杨花飞不起，柳枝在风中多吹折，院子里总是新折柳枝。始终落不下雨。盼雨。

一切能自己动手，只洗不了衣。试试，也成了，不大脏，因之也易干净。但是徐大娘还是带去重洗了。气候还不大变，街上穿夹或毛线衣的多，也有穿大衣的。在无轨车上，我经常发现我是最老的人物。闻曾有什么报告、年轻人吸纸烟的之多，已成问题。上课十分自由，教师也不肯过问。街上、市场、公园，因之青壮少年加多到难于形容，车上争吵也多了些。语文老师三星期只教悠悠大事，唯此为大……学生听厌后多去提问题，有的从窗口跳出即打滚。据闻火车多误点，因半路搭车成队请愿的人多，必经军警党政共同长久说服，才行车。有些省份或又热闹了些，能发而不易收。小弟所在即其中之一，生产难上轨道，大字报超过了需要量，难制止。多有来头，指上一级多极中肯。有的怕会要作些大活动，有的又特别冷冷清清的，机关也有相近情形。让红红多画一点。

凡事放心。问候诸亲好。协和说要打打安采碘，二医院均无，也买不到，可问问苏州药房。

从文　廿七

廿八午后寄发　廿九下午发

一、星期六在协和看病，总是五点即去，一看

即半天！黄斑出血在好转，为少有事。可知身体近来很好，或也在好转中。

今天廿九

二、星期一早五点去赵堂子医院排队，七点半看，血压已降到百五十，为十多年所未有。大致是赵老医生给了四五种降压药有关。加上同仁新的中药丸（不上市，有种药好贵，外面还不给！）也有关。更主要是一天上午只体力劳动不看书有关。无怪乎脑子清爽爽的。

① 林葆骆　儿科医学专家，已退休。作者的旧友。

② 能馥夫妇　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黄能馥，及其夫人陈娟娟。陈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织绣组。

19740501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今天五一，满城十分热闹，主要还是百货菜场供应集中，一切应有尽有。眠尔通等不必要，因建国门医院主治老医生赵大夫，已成熟人，凡科学院可供应的药物，只要有，即可供给，不费事。而且人一熟，还总是到后不久即可看，他一见我即叫我。老金、其芳、曹葆华……等等均在此看病。曹已病重，是心脏病。又去住处近，十分方便。只是自出点钱而已。一月也不过十来元不到。照医生说，所见诸人唯我体力最棒。这像是公认事实。生活简单，嗜好简单，大致都有关系。

小胖胖生日，他们煮了点面，我还不知道！红红生日也快了。

北方极端缺雨，干风带砂，似从远处吹来。菜已上市，菠菜三分一斤，十分嫩的芽子，我因之大吃，一顿只一分左右，即已足够。鱼等等也新鲜，感到排队和处理一系列麻烦，因之不吃。

社会平静，指北京市一般而言。街上已加多带红箍箍的一种什么“人民工兵”值勤。大致是临时加强治安维持的，

各省恐不大一致，有的正火热般闹，还正在发展中。大伙来京请愿时有所闻，因之车常误点。明日如何，不得而知。各公园节日必有大几十万人的活动。前见谐趣园池中戏台搭到半池，可能有上百人舞蹈群在上面跳舞唱歌。全国在放映八样板戏电影，纪念文艺座谈讲话。书店也有上十种新书应市。为小学生和儿童读物格外多，可见重视处。为中学生编的大致即难些，也少标明。昨见周明爱人，问及教语文情形，说“难”。多数学生对于上课兴趣不高。庆庆学校也如此，说大家极高兴的私下传读、交换上海地下出的什么小说看。试问问院中几个男青壮，都欢喜看侦探惊险小说，向我借。只想借《福尔摩斯侦探案》，可以“即小见大”。明白年青人的苦闷。生命情感旺盛无个消耗处。课目中总是批孔，报纸上已透熟。江南地区可能好一些。若小红八月不能过四川（那边似乎供应还紧张，成都闹得厉害），即让之在姥姥处上学，并不比北京差。但估计八月中大致还是得去自贡。“教改”由大学到小学，教书的都有“无所适从”感。因为教材既无定本，凡事近于“瞧到办吧”，谁也不明白要如何搞教材。断掌①在为改，即深感为难，不知选什么好。最怕的是不久又得改变，配合不上。最省事便利大致还是小龙等学校。但是听说学生也有来自工厂以外什么，可并不乐意学工的。年青人世故发展代替了学习热情，对许多事都像彤彤或和平那么，下了一阵乡，看到了些新的现实，便用“看穿了”代替一切。令人杞忧处在“明天”或“将来”。各种血缘以外的新的人事关系在支配社会，无形中培养了许多新世故，成为年青人向上爬指示，因之“关系”代替了能力才干，“虚伪谎言”的务虚，

代替了“认真苦干”的成就。这一切是有“传染性”的。有时在毛房中听到中学生的对话，不免令人感到深忧。竟不像是中学生所说！在无轨电车上的争吵，小流氓开口即野话，卖票的女壮士也当行，彼此互骂，直到开车后，一个停在车站上骂给旁边人听，似乎已占了上风，十分得意。而售票员则伸出头到窗外回骂，其实也是骂给车上人听，也占了上风。一连看过不少次，情形相同，真令人起疑心，或是有组织的捣乱“练兵”！至于挤车，则总是少壮占上风。真挤！他们可又真会挤！昨到协和医院，发现一翩翩上流绅士样子高干，人诊室后，本来自己第一排坐等待，看看第一医生不成，也手脚伶便的让人第一，而自居第三，听一邻近中年（受过高教的）妇女说，才明白这也是巧作，因为第三席医生是真正医生，余多见习员，信不过！我后来派到第一坐位，证明年青医生蛮好，十分仔细认真。那个绅士却被迫换到第七位去了。事情极小，可十分有趣。近读《契诃夫传》，写得很好，说到契诃夫许多长处，正和我所见到的种种人事中的愚而好自用处，倚势耍流氓处，以及农村中的人事朴质和城市中的虚伪罔诞处，对照之下，真像我过去说的，许多乡下土娟还比城市高知还更可信托，也更可敬可爱得多！说到契如何处理故事和爱憎，我才明白受契影响之多。但涉及而广而不同。

大致“世故”已影响到政治上的“信仰”，起代替作用。无怪乎近来听说《三国演义》又不再出售。因为内中用权术处过多（用新的语言即策略）。策略用到国与国间大政治外交，似有必要。至于反映到各种平常人事上，未免为明天的社会担下深忧。有不少知分在“独出心裁”的写批孔文章，

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佞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陈伯达只是其中一个比较显明例子而已。亦社会必然。不像是用别的什么文章即可纠正风气的，既“源远流长”，影响泛滥之广且久，增加社会麻烦，也将是不可免的。这就是连之琳②也以为是新文风，为之摇头不已的。

我血压下降，和药物体力均有关。近来每天上午只是收拾房子，所以干风吹来灰即多，一天扫扫又拖拖，抹个二三次，到处似乎还亮闪闪的，一切放心。你若到五月廿或五月底甚至于六月中再回来，彼此身体肯定都将好得多！南方住久了，回到北方，主要印象将是一切那么灰扑扑的，街上算是够清洁了，可是还不可免留下个灰扑扑印象。王府井闲散乱走年青人之多，外来人抢购一切之拥挤都增加一种社会繁荣以外的感想。学校一放松上课制度，在教改期待中，市场自然便分外热闹起来了。每个机关似乎也人多于所需要的，特别是生产部门以外的万千机关，学习外多近乎在等待事作，不是无事可作，即是作不了事，因此闻去年今年增加了大量新住宅房子，人还像是满满的。学校建筑也日有增加，数量在扩大，质量在相对下降。

焕章已去大寨工作，上次郑可说得他那么坏，近来才明白是饭店中已明白郑可办不了，才派他去邯郸帮忙，郑大怒原因即自己搞不出什么成绩，拿回些烟灰碟子等等，正在学校公开受批判。焕章的一些大件，和另一三马车也烧出来了，还在唐山评比，大得好评。所以大寨工作到六七月完成后，大致还将换一地方搞新的。这次回来，郑可曾邀永玉去邯郸，

若真的去了，做出的什么，一定还是会出乱子。只想出奇制胜，以为有创造力，其实还是抄抄撮撮外来物，不是扎根于人民生活中，搞小件会有时见新意。作大件，总是不会成功的。北京饭店大壁画样子通过时，我即为想到，怕不成功，果然不成功，取消。现在闻只用两三件磨漆画，因为有梯田，别的全取消了。焕章的动物雕刻，却已通过。邯郸有个展览室，且把他所作大大小小全烧成展品，工作比较扎实。估计将来新大建筑，必依然会要些新题材群像雕刻相配，甚至于公园等处也要，焕章参加机会必还多，比在学校教教学生基本雕刻有意义得多。永玉事批了一阵，近来不闻新的什么，在新生中多来自工农兵，他的长处，吸引人处，经过这一回合，可能不会像知分学生那么欢迎了，是意中事。处理上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处。闻所有新生当由少壮教师带去鄠县学习，要求成果大致将近于奖红红那三册画本，即已足够。老教师则留京专到四郊农村和工厂兵营作画，永玉必然还会搞得出些新作，但对象受了一定限制，长处将同样受限制。我试为作预言，改工艺专作烟斗，也许在外贸上倒大有前途，受海外讲此道的欢迎！这自然是“姑妄之言”一种设想。事实上工艺前途大，前路也广阔，正如我的改业，搞的工作虽十分沉闷，大不如过去写作成绩显明。可是由于底子打得厚，得人认可基础广泛得多。比作个“空头作家”那么可以随时倒下，新的改业还是对了。基本上从学习“为人民服务”出发，一生到死，还有的是可服的务。至于涉及面之广阔，肯定还将日益增加，工作且极现实，因为谈“古为今用”，明白什么古可称“优秀传统”，可为今用。这可不是务虚空言可以

解决，要的是实在知识。若今后一二年内工作条件好些，我大致还可望亲眼见到许多建议，都将成为现实。还可望编出不少大小图录。特别是若能带百十件坛坛罐罐去各大陶瓷生产区去服务，会对于所学不少都可在生产上起好作用的！

问诸亲好。

从文

五一中午

听人说工艺中的什么屈原等等雕牙刻木均嫌题材旧而不今不古，到需要时大致还得由我来为提新的参考材料。

① 断掌　指萧离，记者、作家，当时任职于北京市教育局，参加编选中学教材工作。因手掌纹为贯通状，朋友们戏称为“断掌”。

② 之琳　指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代诗人卞之琳。

19740507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之佩信收到，应当重视那个“先进奖”，因为是代表党、代表国家一种鼓励，工作的肯定，同时也在鼓舞别人，尽管我们工作的向前重在尽职，而并不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什么。所以小红红的表扬信①和给奶奶三好教师的奖状，我们还照红红要求，正正经经贴在她的三好奖状之下，表示对她的尊重！原设计某部分既否定，是否还要来一趟？若七八月可来一回，即可顺便带小家伙，比托人方便。

妈妈信中说在亲家母处过了四天，十分愉快，我们早料到的。小红红在姥姥处，和镇上人如鱼得水，说家中简直成了俱乐部。一上街，到处叫阿姨奶奶，十分得人缘，还有希望她留镇上读毕业的。比起来，镇上学校或许比京中还好些，因为凡事照规矩正面接受一切，公共劳动服务也好。这里大中学是名义上在上课（庆庆下工厂一月），事实上有点混日子，教员苦得无可奈何，问到此道熟人，都说学生听来不一定可靠的外边消息多，不安心读书，只悄悄的传禁书看，“侦探弄险”无形在传染中。公园和市场全是这些和另外从外省

回来的青年，想不出办法加以组织约束。听说或有十一省市在热闹中，大致也少不了成都。到处总是揪大头头。且同时经常有以百以千计的拿棒棒请愿队拦车，各路因之常有停车误点事。大致多是用军队截住，劝止，拖延个若干钟头，说服让路。是否得什么条件即无从知道。南京本说搞得较好，是两派同签名写大字报，大致因搞到顶头上司，自然便分化了，也延车到若干十小时。事事在发展中，青岛大致比别的激烈，可是传染性的千，照例会传染到多数人的，所以一时看不出什么“化干戈为玉帛”现象。江苏可能会好得多。闹的照例是干部多的地方。这里还是像一切平安，报上并且到处说产值增，且有大几十万人毕业学生下放，去的也必不少，不去的大致还是多些，外来的这类青年也多。

妈妈身体似不大好，关节炎转到一身，腰部也染上了，大致将等我去，好同去上海特别医治。（说身重只八十六斤，比二姨还少十斤！）我大致本星期或可上路，因为眼睛问题上海有专家熟人，可能看得细些认真些。这里从诚、老金、林葆骆，过去都因在黄斑出血治不及时而失明于不知不觉间。我本说四月能有转机已幸运，近去诊，只二月即在凝血吸收过程中。一面治得及时，另一面反映体力还好。因大分量吃降压药，血压已下降到百四十五十，低压也只一百左右，若能持久到两月就走运了。视力总还得减弱，但不碍事，已适应恢复了写小字能力。若能得馆中同意，大致三天后即上路。

小胖胖得过了痘子，一切很好，瘦下一点，漂亮多了。小尖鼻上了电视，可能还上新影。因姥姥来了，一天跳到夜，

学了不少，也长高了不少。诸事放心。

从文

五月七日

---

① 表扬信　指孙女沈红用小学黑板报语气写的一张表扬稿，称赞爷爷在街上助人的事，写成后亲自贴在爷爷床头墙上。下文授给奶奶的奖状类同。

19740509
北　京

致陈乔

陈乔馆长：

我左眼黄斑出血，一时成半失明状态，已失去写字能力。幸诊治及时，使用大分量降血压药物，一度低压也到一百四十，现在高压也只一百六七。只是动不动即鼻子出血。因此两个月中，显有好转。协和医生曾正式相告，“四个月内眼中血能吸收，已算万幸。”并一再警告“不要看书看报”。即好转，也将视力减退，呈半失明情形。上海医院有熟人，姓钟，专治眼病，经验多。苏州也有熟医生，药也易得，又有亲戚家可住。这里看病，总是早五点排队，八点看，到拿药，必在十一点过。一次费八小时，体力实在拖不下。不能怪制度，只能怪自己过老，而职位又低，想住院好好检查一下更不可能！我想请求许可，自费去南方治治看，也走动走动。因为也只有能离开目前书桌边，才可望遵照医生意见，“不看书报”，更不伏在一尺六寸桌面前讨生活。（我除此之外，下“五子棋”也不会！）

我正在争时间，抢赶大大小小不同性质一些文物专题。人过了七十，可用时间有限。我一再提及你不明白话中的意义。大部分都可说是近于馆中文物“基本功”。少轻同志在学校学不到，在博物馆工作，却非懂不可。目下说来，或

许只有老史①用得上，因为他有个底子，明白用处。但是以后搞陈列、做说明、办资料登记、对外回答问题，大致都用得上。我因机会好，摸的实物多，杂书底子又厚些，兴趣既广，且记忆力分析力都强些，廿多年来工作，又得到党的支持和鼓励，看什么总以万计，陶瓷绸缎且以十万八万计，实物经眼过手多，常识积累多，得到的新启发，自然也比较多。这么学习，对于那一门问题，说的见解才有分量！陈列必要用某一种，怎么说明才解决问题。那是临时乱抓抓的事！所以文物研究中，在国内不少空白点，大都有了一点发言权，拟作或已近完成的，如“历代绸缎名目”、“外来纺织物名目”、“陶瓷加工”、“玻璃史”、“马的装备发展史”、“杂技发展史”、“家具发展史”、“刺绣成就史”、“桌子板凳应用史”、“灯的发展史”、“镜子史”、“乐舞演出的进展”、“前期山水画史”、“狮子和狮子舞”、“图画中的胡服”、“金属加工进展史”、“织金丝织物”、“水、云、龙、凤纹样的应用”、“皮球花图案”、“胡床种种”、“屏风的应用”、“扇子发展史”、“颈串的发展”、“各式职贡图中的外国外族人”、“艺术中的儿童种种”、“工人和农民”、“著名故事人物画卅种的分析商榷”、“刻丝”、“《纂组英华》时代分析”、“中国服装”、“兵器的应用”、“药物与染料关系”。这些不同问题，在国内，多还是“空白点”，不大好着手。大专家或以为不必作。主要是材料必取自文物各方面，单打一的研究不解决问题，得不出结果。但是搞陈列、写卡片、办登记写卡片，就得懂，才说得出所以然。至于前后联系，说各种文物的历史，就更不好办。

我的打算是用图为主，结合文献，作简而扼要的说明。至少为理出个线索，开一个端，可以寻根究底。而对于说明员同志，等于在最前线的高效率武器。陈列柜中杂七杂八，

而说明员能作到“有问必答”，才算得是真正及格！我有的也只不过一些常识，但所有常识是从实践得来的，也并不容易积累，机会一过，想学学也来不及了。文图互证，才可望明白一清二楚，领域扩大，便成了《中国劳动文化史》的基础。分别用，也还会有新的机会被采用于《全世界百科全书》中，代表东方以至中国特有的人民成就。

一切文物各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又各有独自存在的一面，例如玻璃进展慢，是受陶瓷与漆器、竹木器的影响，纸发展慢，受薄纱影响。馆中工作条件好，而文物研究中，有发言权的至今还不多，换言之，就是“研究”二字，不曾受应有的重视，因此管这一行搞这一行的，通通不曾认真分门别类下过功夫。老的日子容易混，年事轻的如何作“接班人”？未免令人感到痛苦。主观希望在运动过后，到处都是抓生产，我们业务上的必需好好补课，常识才会过硬，不然到接手时，恐怕会遇到不少困难。不知馆中曾考虑到没有？若善于学习，三五年什么都可懂的，如今从事卅年的业务领导，连写个文物卡片还不知如何措辞，党对于这方面要求太松了点，本人混到一定时候，退休了事，教的弟子如何抵用？要陈列过关，除思想水平以外，还必需学习过硬！

记得馆中原有教授级研究员不下十人，淘来淘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坚持不动是为工作。我活着一天，就有责任待尽，所以希望至多过两个月后，不问眼睛好或不好，都得争时间，把拟定搞的，尽可能在二年以内，把这些大小专题一一用“文物手册”方式写出，才对得起国家给我这个庄严任务。很可能回来左眼还是得报废。因为年龄究竟不大顶事了，报废是迟早要出现的。即成“独眼龙”，也还得利用右眼，尽可能把

能写的一一写出来。(过去学习写小说，一手捂住鼻中流血，一面还是写下来了。至于隔一天不吃饭，那就更平常了。我学什么全是这么学懂的，论才能，比任何同事都差得多!)

还想在此提提，目下住处房子似乎太窄了一点。许多事是在办公室可以做的，回家就不用再过问工作。搞研究，不大同，是不分日夜动脑子的，没有什么叫休息的。住处平均主义恐怕不大成。因为他日夜在用脑子，因为责任迫切，从丹江回来以后我从来没睡过五小时以上。有时半夜想起了什么，得即刻爬起来写下，不然就忘掉了。过去为了压缩住处，迫得我无可奈何，把三间房子里的书全搁到院子里让雨淋，实在看来难过，终于七分半一公斤全处理了，同时还把大量难得图片，和为改陈分门别类用绿豆大字写的种种材料也全部毁尽了。就只是两间房子，毁去了对馆中多少有用资料！这还第二次事。第一回我去参加土改，馆中人把我存放在办公室的书全没收了。幸好老史见到，只退还了几函《知不足斋丛书》。不妨请肖同志②查查，图书室肯定还有不全的《知不足斋丛书》便是我原有的！回来后，还是为了有责任待尽，又来继续收买，点点工具书也没有，那能说研究？又快放不下了，因此一个书桌面上，只约一尺六寸宽归我自由支配。有的还得早晚床上地下挪移。馆中我还存有一些书，故宫也搁了些书，朋友家中还寄存了些些，必须集中在手中，随时可以查阅，对工作才可望得到不少便利。(还有的比较特别需要的，不是买不起，就是得不到，才真令人干着急！不知向谁去求援告帮!)

我上次曾告你说，就因为赶工作，家中六十五岁了的老伴，为此闹得不和，发展下去，(可不是笑话!)要工作，似

乎真只有离婚不可。她已正式退休。退休原因，文井[3]等说好，就是为了照料照料我生活，帮助帮助工作。主要是作息限定我一个时候。别人多明白我工作对国家有用，惟馆中明白得较少些，回来即无处可住，更无处安顿行李，只有分开在羊宜宾胡同住上。七十多岁得了个小孙女，总不能不照顾，因此那边一间半住上四个人。把老伴挤回来，恰恰在工厂工作的二儿子夫妇远远从四川来京探亲，就只有把房中唯一约六尺空地，让快四十岁了的老二摊地铺睡了一个月。大大小小已七个人。老伴脾气即再好，看到这样过日子，在这样情形来争时间搞工作，总不能不要对我埋怨！只想走开不过问！因为熟人中，或学生的学生中，有的是搞研究工作的，对照之下，我未免太狼狈了点。你不妨派个人试问问同住后院的李同志或李大妈[4]，就会明白我这里过日子的情形了。一直到我和老伴身体完全拖垮，还是一切依旧。

我很感谢馆中负责同志，由丹江回来不久，就有人说到，照政策，应当把我原住房子退还，我也间接听到这一报告，后来又像办不通。后来，又告我东直门外左家庄三楼有两间半房子，我曾去看过，房子很好，只是还是住不下，没有足够放书处。两夫妇六七十岁了，搬煤饼上三楼，实在已没有那么大力气。更主要是去天安门或故宫，得换车两次，就是你这么年纪，试去一回换两次车，不妨试三天看，很值得试试！一天换六次车，挤到个什么样子，就用不着我说，自会明白我不宜移过左家庄的理由是什么了。

其次，馆中对于研究员责任，相当特别，可说负担十分沉重，除为本馆工作外，还得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和生产（生产中的如何古为今用）而服务。照我所知，责任就比北大

教授负担重得多，也比科学院所有相熟的人工作麻烦，甚至比一个“学部委员”还麻烦得多。我在馆中可做的事似乎已经并不多，但是为服装史打个底子就够分量。外面可就老老实实按责任去尽职。

在政协前后十多年中计提案廿一件，除了一个在南方“办个丝绸博物馆”一案未通过，其余廿件内容全涉及“如何古为今用”。重编全国工艺美院工艺史教材，和各种专题教材有关。这属于改进教材工作。内中《中国工艺美术史》、《漆工艺史》、《丝绸图案发展史》，就是由前中宣部、文化部召集国内美术大专院校院长及教师到京，决定着手后，由我为提材料，参加审定、最后审定，有些且委托我一个人处理的。景德镇编了部《中国的瓷器》，也由我参加协助，并为提供代表图片的。此外原是音乐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专为布置历代乐舞演出场面，也有的事情可作。北京市工艺研究所，要改进生产提参考材料，我也得随时出点力。至于对外贸有关生产重点中的陶瓷，是个特别大而重要项目，因为廿多年来，第一回为中央烧的建国瓷，就采用了我为提供的式样。和日本竞争，如打经济仗兼文化仗！因之多承全国从事这部门生产的老师傅和工人以及美工设计人员的信托，发生联系最密切，保留了难得的友谊。我和故宫冯先铭同志不同处，他是中国陶瓷史真正的“专家权威”，可以代表中国对世界发言。我却只是用个“为人民服务”的说明员身份地位，注意限于艺术成就，什么叫“优秀传统”的造型和加工，如何能用，受何影响。又如何从别的部门，如金、银、漆、玉，好的造型，可转用到瓷器造型，如何从别的图案如绸缎、金、银、漆……好花纹，转而古为今用，又到更新外销瓷的生产上。

对改进生产，发言权就比较多一些，并且也扎实一些。所有提案多已在通过后，转交各部执行，按向例，每年还将回报执行情况如何。有的包括轻工业、纺织工业、外贸、教育、文化诸部，记得少的是被三个部执行，多的到六个部。其中批六个部一案，还是总理亲批的！提案既通过了，在执行时我还有不少责任应负。首先抓生产的和我接触就多一些，因此我也向他们学了许多。例如外贸的要求等。

所以过去某一时，承你好意，劝我退休时，正是丹江决定让我拿什么“离职疗养证”时，等于做“逍遥公”！你想想看国家让我学了那么多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也正是老韩说俏皮话，说我“终日不正经工作，玩玩花花朵朵，不知道干什么？”我从来不分辩过，因此他直到现在，大致还不知道我干什么，也以为在吃闲饭，做滥竽充数的齐人！而显明是对于出自祖国劳动人民成就的工艺若干部门都有充分发言权，并在尽力协助各方面工作时，我的“说明员”责任，只有作到死才完事，如何能说“退休”事？馆中年青人，显然是不懂我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正是为他们作“垫脚石”用，今天不懂，总有一天会懂的。即永远不明白，也不碍事。只要对他们有益，我就俏俏的为准备了。

我也并不把这些工作看成个人的特长或光荣，只是尽职而已，照规定，努力下去，要做到像一个国家博物馆所规定的研究员而已。若说光荣，那是博物馆共同的，我个人却说不上也用不着的。

你明白，我有的是机会，受主席鼓励，转回原来写作兼教书，生活比在馆中好得多，生活也热闹得多。而事实上说“成就”，在国内外，也比老舍、冰心、巴金、茅盾、丁玲

……有更多读者。只要肯写，重新拿笔，肯定也会搞得十分认真，扎实出色。那么好机会我不去，宁愿竟死心塌地在零下廿度上午门，不折不扣十整年！去作说明员，最终目的却又只不过是作一个及格的“说明员”，以及以百万计的在轻工业或特种手工艺工人老老实实作个他们的后勤服务员，事情十分简单，就是用个“普通一兵”态度，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放弃一切个人私利打算，学习为人民服务！你只稍微搞搞“调查研究”了解一下，我捐了北大、工艺美院以及其他方面多少好瓷器，就会明白我倒满像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培养那么一心只有一个“公”字来克服你想不到的困难，来由无而到有进行学习，又把学来的知识来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么一个素朴扎实的干部，可不大容易培养！多有那么热心好事的研究员或说明员，整个博物馆的工作，会带动许多工作一同向前！

所以言归正传，趁我脑子还得用，左眼还不完全失明为我，盼望你能实事求是，好好和杨、姚二首长商商，较早为我调换一个稍稍宽绰些的住处，让我那个六十五岁了的老伴，不要为此太难过，并且也让我有一间放书和工作的单用房子，并接待全国生产战线上最前线的老师傅，来争时间趁一鼓劲，把那等待我自己亲手抄誊的也必须我自己抄写的过百万字文稿写出来吧。我十分清楚的估计得到，这些大小不同专题的内容及文字水平，不会下于五三年写的关于“织金锦”及五九年写的《唐宋镜子》那个水平的。当时学锦缎还不过四年，只因为一切从实物出发，再结合文献求证，只根据一二万材料，所作的分析，至今廿年，新出土丝绸以千万种。这文章作的判断，还基本上没有推翻。关于唐宋镜子的分析，至今

也有了十六年，谈的问题，也还是被肯定的。我若能经三年身体还不报废，《服装资料》至少还可望重编三到五本，一册拟编农工三页，有不少新材料出土，我经手提材料的《工艺美术史》，原编人陈之佛（党员）和罗卡子二人，都作古人了，有卅万字稿件，是经过我第四次校订，用上六百多个图，我还有责任，得把它一行行整理出来，补换二三百新图，用他们本人名义出版，我才算尽责，对得起死者的友谊，和党对我的信任。

我说的种种，较生疏的人听来，或以为近于梦呓，因为精力再好，到了七十三岁，还能完成那么一大堆工作，简直是胡说。可是我们究竟相熟些，会明白这种童心幻想我会从实践中完全证实的。我廿岁到北京时还不会标点符号，一无所有，自己搞写作，到廿六岁就去中公暨南教小说，到卅二岁，就写了大小六十个习作集子，有的直到现在还译成日文。(译者还是译鲁迅和《红楼梦》的一个京都帝大教授，本拟译卅个选集，要我回个信，我想问问诸领导是否宜于回信。）最近听人传说某大学设了我一个讲座，广告上又在说另一个译我全集。想趁此问问你，中日既有友谊在扩大，是否还是直接回复原译者松枝茂夫教授一个信，比较得体，把翻译权给他，比给不相干的人妥当些。

这本是卅多年的旧习作，算不了什么，实在不值得再提。这里说说只是说明据我搞工作的经验而言，为馆中准备搞的文章，比写小说实在容易得多，只要居处条件稍好，都不费力即可办到。即前经总理点头的《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也只是半年多些完成的。可用的、保留的这方面知识还够多，生活工作条件稍好，照原计划完成十本，应用不同图像到六

七千，我事先也早有了情绪上和材料上的准备。工作就是打仗，没有什么大不了困难，学，就懂了，做，就照规律取得进展，而我本人，却只是用的一个普通一兵态度、说明员态度、为人民服务态度，照党需要，得到鼓舞，一直向前一点点素朴踏实精神为可取而已。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五月九日

如馆中同意我去南方，即早告我一声。因为鼻中每天淌血已快十天，信写得拉拉杂杂，盼原谅。

陈乔　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① 老史　指史树青。

② 肖同志　指萧蕴如。

③ 文井　指严文井。现代作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④李同志或李大妈　指历史博物馆工人李方金夫妇。

19740510
北　　京

致王矜

王矜同志：

不知你是否还在京，不即外出，或不必外出。若不拟外出，身体又还不太坏，盼望便中过东堂子来吃顿午饭或晚饭。和平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我近些日子，鼻孔老出血，什么药也不抵事，竟像是可以应声而出，每天几几乎一有机会即出血，虽凝结力还强，易出亦易止，终是麻烦事，若和眼的毛病有联系，必不大好办。正清理文件，有部分关于丝绸的，或可值得你看看。我已请求自费去南方治眼鼻，因右眼还近于半失明状，视力日减，再发展即失明。若得馆中同意，大致四五天内即将成行。机构已老，迟早报废是不可免的。（兆和同志在南方看病，已发现是脊骨肿或增生。关节炎手足具备。）可惜"童心幻念"还希望做大大小小许多事，其中不少多已有一半完成。不少只待配图，也可完成。又不少纲要已成，只差抄集所知材料。用的方法，多和中西"学院派"不同。多是从实物出发，再结合杂文献互证，因此所得结论，也多比较新鲜。题目大小都有，大专家还看不起，搞"文物工作"或谈"古为今用"可还得用。总的看来，近于《劳动文化史》的基本功，因为一切"排队"，而不是"猜谜"。正和写《织金锦》、谈《宋代镜子》等等（当时学习还不过三四年，至今还无人提过），内中似乎还有点近来人谈王充时说的"素朴

唯物主义”！事实上，或许比王充多些些也说不定！因为迟早得报废(一再已敲警钟)，还希望能由南回来时，馆中首长能听懂我说的“争时间”三个字的具体意义，如居然同意能为换个住处，把所有各处一点点工具书加以集中，争个三年时间，把拟写的待写的大大小小约四十个小专题文整理出来，有个交代，才对得起党廿多年来对我鼓励多，约束少，用我自己的方法，进行学习、进行综合分析及总结得来的理解！据我估计，事实上对博物馆工作搞陈列有用，作说明员更有用，谈“优秀传统”对生产方面更切实。但是照习惯发展，恐怕肯用、能用、会用、乐意从中学习有所领会的少壮已不多，特别是领导文物研究的多乐于老一套用“猜谜方法”代替“调查研究”，又省事、又容易配合临时性要求时，我的一切努力毫无意义也大有可能！正如目下馆中搞陈列的，丝绸名字一例还不明白，胡乱凑和摆上后，上面还承认很不错。作一张屈原像时，拟稿的不知用什么参考材料，审定的同样不明白，胡子上翘和剑身较早，正是当时制度，大家却一律以为“不好看”而否定，反而以为陈老莲那个有味道。此后这种讲味道又有权决定一切的人肯定将日益增多，“服从多数”又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我的工作之“无味道”也大致将是可以预卜的。可是正因此，就还得争时间把能做的做出，“唯心主义”的市场，即或没有我的发言权，另外一时总还会有三几人觉得工作还像一种带试探性的工作！

并候家中人好。

从文

五月十日

19740511
北　京

致张兆和

三姊：

今天从电话中陈乔馆长已同意我南来看病。鼻子因连日吃到八九粒维他 K，血已止住，不像有复发现象。主要恐怕还是眼睛，或有必要，将来去上海住住，找那位钟先生看，具体解决一下。至少是得换换眼镜。因为目下左边黑影虽已消失，写字能归行，但视力减弱，日益明显。右边常有一丝状飘动，由右到左，也是故障之一。这时是十一号晚九时，大哥拟明早去订票，十三号下铺票如可购到，照理是十三号早上的车，十四号即可到达。要的东西将于明天办好。怕尽可能不带箱子省事一些。力量不大，筋骨无力，经常坐电车，即站不起身去，已有多次。不得已时则买一新的较轻的航空式格子布面的。恰恰昨天由咸宁返东北的老孟，和伊春林场及农业领导共四人来相看，送了一袋好松子以外，还送了些别的稀贵的玩意，也拟带点来送年青人。若明早买票不得，将在后天再去买，可能就得到十四或十五上车了。日期定，必有电告你，只一人来接即成了，以不惊动大家为得计，至多和红红二人接我。熟人多为担心，怕路上无人照料，不大妥。事实上无碍，因为一天一夜容易过。窦阿姨本说十二号来，听大弟说已有信改十九号，所以大弟若送小胖（小胖胖

种痘后，元气一复，大家都说长得十分好看了），总得在廿以后某天才动身上路，但廿号新生即将来厂，所以虽早请妥了假，也得在廿号以前，即回家才好办。

……真是小说！①

还有是馆中有可能会要认真考虑考虑我的住处问题了。因为外省人来找我的，多先去馆中，全是和工艺、陶瓷有关的商询。我也顺便在给馆中信请同意去南方治治眼睛以外，告告人来找我谈的是什么，我在家中做的又是些什么工作，提了一下。今天电话中说：“这事礼拜一可以和姚馆长商量商量看。”若可以解决，大致不外两种办法，一是恢复原状，一是在别的什么新地方已有了可安排处。又闻今年馆中在搞新宿舍，报告中也提到总的住宅问题，也许已定了办法，因为故宫在黄化门作的新宿舍，即已在动工，不久便可落成住人。若这边也已定下计划，那就只有等待看看了。新住处照例必近些，或许在旧交民巷里。

达因②已见到。房中再有一天，已可理清，万一窦阿姨乐意住这边，也无碍。求清静，大致羊宜宾好些。粮票当尽可能都带来。东西大小包包一拢，恐怕还是会不太轻！好在穿的不必多带，省事不少。不带薄棉衣，毛衣还将带两或一件来，还有雨鞋布鞋……所以今天二姊写信告人托带三个锅子，不便带，望向二姐道一声歉。有部书也许将为你带来，即“百科”③所称许《希特拉兴亡史》，已托人得到，计四册，的确写得十分好，译笔也干净利落，看来容易“手不释卷”。是一部真正有内容的报道。千万种对话都是从各种招供、回忆录摘取的。写此恶魔性格，真是栩栩如生，一直到死，十分详尽细致，而又有根有据。五十岁以上看得更感兴趣，但

大弟正在看，也觉得好。若过重则不必带，因为限定不宜外借，回来时再看吧。又为在买《封神榜》，也限于特别人看，因为中有必须学的社会人情世故。前提《金瓶梅》或亦即此意，重在可以学习社会人情，明白古今并不相远！

绿茶家中只一小罐碧螺，小而满罐，够你一个月以上，半瓶白塔山，别的不怎么好。正试从别一较小地方问问“碧螺春”有无，也许这几天还可得到。不然即带别的新绿细茶，也有好的。另为带“可溶”廿。是节中崇文门唯一出售处。这里干得很，所以整天喝茶还不觉多，剩下点什么降压的“猴头”，也觉得够好！为轻便计，只拟带茯苓饼二大盒，量大而体轻。加上松子鞋子衣物，将依然一大提包。也许会同意让我带《衣服》说明稿，要酌添至四百新图！每天抄十张，有个月还是可以完成一份事情！说不定去黄山抄，脑子清楚得多。

并候诸好。

从文

十一号午夜

---

① 编入时删节叙述某家庭风波的内容，约1400字。

② 达因　指窦达因，女，音乐工作者，主修钢琴。时任职于总政文工团。

③ 百科　指周耀平，笔名有光。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兆和的二姐夫。因博学，被作者谑称为“周百科”。

19740525
苏　州

复胡忌

胡忌兄：

得信，知照片已转到。所提诸问题，就弟所知奉答一二：一、丁都赛砖高约二尺，宽约一尺弱，是馆中旧藏。它的来源据一老同事说，是河南出土的，和馆中较后所得厨娘烹酒、斫脍、化装诸砖尺寸相近。砖质致密沉重，不可能伪托。形象和故宫藏二杂剧女人虽相似，据弟记忆，画的开像是一般宋式脸孔，与《夜宴图》等倒相近。现存之《夜宴图》，肯定只是宋时会凑故事而成。因为据《宋大诏令集》，仁宗时有令，南唐降官一例服绿。此画中人除韩、顾外均衣绿。叉叉手示敬系宋代制度，不仅宋壁画累见，中兴四将传之侍从，及新出东北契丹壁画中宋降官，和山西新墓一壁画中侍者，也均用同一叉手格式。《夜宴图》中有叉手者计三人，不可能是南唐制。砖中人衣着似较具体，开相较见个性。至于腰间破扇，所见计数种，男女均有，（包括男的）均书一“诨”字。此一点似相当重要，有说明性。据此可知当时这个名歌女所演唱，必具多样性，部分或近于谐谑调笑，与唐代之“弄参军”或“三教论衡”实一脉相承。（宋人有“说诨经”的亦必相类。）后来之“无常”和“济公”，腰间均有一破扇，似即本之而来。

衣“钓整服”既系契丹装束，歌调或亦与之有关。记得曾三异《独醒杂志》卷三中，曾道及契丹被女真击溃后，逃亡于汴梁者人甚多。京师社会流行番画（多用一番字）。曲子中则有“蓬蓬花”、“蛮牌序”等。又有“瘦金莲方”等缠足药方。若衣着作钓整服，则当时入宫应制所唱，亦必系契丹流行“蓬蓬花”等时髦曲子，亦未可知。（时间虽有矛盾，因为明说诸番曲番画流行于靖康末，但钓整服受禁止则较早，若在靖康时，则不会受禁止矣。）外行猜谜，愿质诸高明。

法曲大曲用拍手为节，恐亦只限于宫廷格式。因据传世胡瓌作之《卓歇图》，只二人弹竖箜篌，一人作舞容，即另有一契丹拍手为节，所演奏大致即不会是法曲、大曲。又《十八拍图》绘幕庐中奏乐，形象也相同。《夜宴图》内中二人吹龙头笛，二人吹管，一人弹琵琶，一人作舞容，另外即还有一人用拍板，一人拍掌。此外敦煌开元时壁画有一乐舞图，也有一少女作舞容，数人奏乐，一人用节拍，一人抚掌。从图像上看，拍板与抚掌同用例子实甚多。欲从更多形象统计数字上得到个结论，似可查查德人勒柯克精印之《高昌壁画》，（北图有，值三千美金。）及日人编印之《敦煌壁画》图像编，内中有许多伎乐人，从其中可能会有些更新发现。也可望有所谓“手调儿”形象可证记载。以弟私意，有可能近于用指相搓作脆响声，即世俗之“响榧子”一类动作。说系“旧工”，字意亦明确，不会错误。因记得小时在家乡见道士做法事，还有采用这个方式助乐的。正如唐贞观时敦煌壁画中天乐部，有击钹的将一钹高高抛举，带表演性，西园五百罗汉堂中一罗汉，也有将一钹竖立于另一平置之钹上，旋转如玩杂技的。说是偶合，不如历世相传转合事实。所以有关

“手调儿”，如不能从文献上取证，又不能从较前或当时乐部图像取证，或从大量稍后一些传世明清板画乐部中寻觅，仍可得到些知识，亦大有可能也。

即此复候著安。

弟 沈从文
五月廿五

宋人笔记常提及和尚作法事玩三棒鼓，妇女均喜欢往观，可知作法事即已经有连唱带杂耍事。

有关丁都赛，曾在《服装资料》中作有个八百字说明，还有意思。试多未为前人所道及，返京时当为设法抄一份请教。

胡忌 古代戏剧研究家，任职于江苏省昆剧院。

19740605
苏　州

致沈虎雏、张之佩

虎虎、之佩：

我们在苏州已住了半个多月，吃的太好，住的也好，我并且真做到了“不看书不写字”，终日面对一片绿芜照眼情形。因此眼睛也似乎好多了。妈妈关节炎和腰部常痛，也在打针中大有好转。红红晒黑了不少，小五舅舅为照了不少相来，不久当可洗出。小胖胖闻已到清江开始新生活，适应新生活，能走七八步路，并会开口答应姨姨等叫唤。在那边一排单身女宿舍中，受人爱怜可以想见。只是大哥月底返回北京后，一个人照料她，必相当吃力。闻已开始让她到托儿所玩，大致大哥返回不久，大嫂工作一忙，即将送托儿所日托，比较省事，也比北京省费甚多。大哥或在月底方离清江。

十七八号文告公开后，这里大字报原只集中在体育场的，开始上了街。且开始在最热闹街上出现。到处有成堆的人在挤着看。开始发生了民兵殴打绑架学生事，是非难明。同时也开始把批林揭林和其大小伙计，转而争辩殴打是非，不免有离题日远事。街上也开始发现有头戴藤盔的民兵活动（属当权派），内行从大字报差不多的提示中，却从后面题名，一望而知属于某派。我们则因一无所知，也不明白内容问题何在，还不曾好好看过内容。至多过路时，对标题过过目而已

……

我的工作大致还可逐一作下去，不犯忌讳，也少有障碍。只是预定几个助手，都下了乡，要配图时，恐已无可望。只有做下去，一一理出头绪章节来，俟明年几个比较得力的助手从干校回来时，才可有希望继续照先前做的方式作去。这希望可以实现，也总在明年下半年去了。也许会在新的动乱中，上次幸而保留的这份较重图稿（已费了十万元以上），又在混乱中一火而焚，亦难幸免。因客观动乱若又来到，本人将在某种混乱挫折来临时，忽然报废，实大有可能。所以不相信命运，也总得相信“条件”，社会变化或比上一次变化大许多，又或无政治问题的，将根本问题纠缠所在，却不能不过问，或被过问而不成为什么重点。真的矛盾，运动企图，不少内中人即很少明白，究竟搞好得到好处儿分殊难预料。所以不少旧熟人多以为边改边学，才会在近于偶然中一时不报废。此后凡有机会总还是随同学下去，又肯定永远不会懂真正症结矛盾所在。因为明明白白是上面的路线斗争，居多中上层干部也难明白意义何在，需要的是什么结果，难于处理末后又将如何变化，多数中上层也不够明白内中情形，何况一般外人？令人着急处即不少“好计划”，在发展将难望一一实现，而形成一种新的矛盾，也将不好收拾。因之“运动”转为“永动”，在动中总是用新的矛盾盖着了旧的，而始终难于在应当收时即收，由主动转成被动，又用新的主动去代替旧的，老的即在此动中结束，中年人亦在此动中进入暮年，国家力量形成无限制消耗，却得不到应得效果，转而授人以柄，为修与帝国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使人痛苦之至！

你们工作不知还能照常进行没有，还有可能在秋后回京

搞材料没有？若万一两者可以选一，即来京搞大协作，与其在自贡单干，便不如搞大协作好。

候两人好。

从文

六月五日

原信失落中间一页，据残信编人。

19740617
苏州

致徐盈、彭子冈

徐盈、子冈二同志：

我因眼睛毛病，经相熟医生劝告，最好不要看书报，停停工作。这事在京住恐办不到。受南方亲友催促，上月十五，到了苏州。每天被廿多年不见面的亲友，拉到各处看山石，看园子，住处又有个约一亩大空地，全是一片翠绿，且十分清靖。一月里真正作到了未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吃的新鲜素菜和鱼虾，有的已超过了一生所吃数量，如出名的鲥鱼，大致就吃了十三四顿（团鱼、鳊鱼不在内）。因此身体也康健得多。特别好处是医院在附近，有熟人，挂号取药通不必要占许多时间，更见得便利省事。一月来气候已较热，惟二三天即有一雨，一般还是极凉爽。只是蚊子多些，晚饭后在院子里似乎有点欺生，住惯了的本地人不起作用，外来人不免感觉难于对付而已。全市因经过五九年大修建，所有大街都用法国梧桐遮荫，小雨烈日，在街上行动都有保障，不感困难。地方虽小，比北京可干净得多。住处是石库门二楼，几几乎不见灰尘，三几日一打扫，还是十分清洁。还有井水，也少杂质，洗衣极方便，吃茶无杂味。多数小家庭双职工，一月收入八九十元，三四口人，日子过

得相当经济的，大都生活得还好。因为日用物比北京贱三分之一或更少。小学像是比北方上轨道，孩子们多穿得整整齐，个子较瘦小，眼目却长得秀气明亮，聪明而老实。极少见如同北京小学散学时，三三五五在街上打打闹闹事。年轻女子一般多长得挺拔秀气，包括学生、服务员、工人，路上谈话，总是笑眯眯的，很自足的神气。商店公共汽车售票员、邮局办事员，总是对人极其和气，明白自己责任，且能尽责，效果又相当高。在公共汽车上，总尽可能让人上尽才开车。乘车人买票也不用三呼五唤，主动付钱，从不查票，也从不见赖票扬长而去的特种人。公共道德的水平，似比北京的就高得多。车票且极贱，有时三四站路只三分钱即成。各个园子大都把花木水石收拾得很好，游人虽多（多是上海或别的外来人，和本地退休的老年人），到处总还是极其清爽。随时有街委会派人打扫，多为街委会包下，茶座也干干净净。十一点即收摊，下午二点再开。每个园子都有大量住在附近退休老年职工，每天来喝大半天茶，或谈天学习。街上从不见人打牌玩棋。

观前大街至今还是主要街市，极其热闹。似乎只有四五种主要商店，一是出售纺织物和衣料的，二是糖果点心铺子，占最多数，三是杂用百货，四是“洋货”，即钟表、收音机、车辆、缝衣机、零件，五是银行旅馆。以糖食点心生意最好。有的老苏州（不问穷富），每早必上铺子吃点心的。也应说是贱而好。我们住处四个人，早上有二毛六分钱就可各吃油条二，豆浆一杯。近郊农业生产好，农民收人有月在三十元左右的，已和一般工人及商业服务员拉平。花农收入则加倍多。小菜多自由市场的，公家有定价，城外农民来零卖。照例西

红柿等等都极其新鲜，又不贵。只有买好肉和鲥鱼活虾子，得三四点钟去排队。团鱼、黄鳝、乌龟等等，小菜市都每天可以买到。大街生意最差的可能是“眼镜铺”，因为学生中和干部中很少发现近视眼（水土好兼不大看书）。这里照老话说本是个“文化区”，可是旧的文化似乎已成历史过去。只留下些大小花园代表旧官僚地主剥削农民的象征。据熟人说，原有七百来处。现在经近五十年变化，剩下开放供人观览的还不到十个。住下五十万市民，报纸也没有。过去旧书店、古董铺、家具店，都有相当规模，现在只“怡园”对过有一“买而不卖”的古董铺，一旧书店，和一个有名点心铺子相邻。生意最好却是那个点心铺。旧书应市门面不大，有熟人带上楼看内部供应书，倒还有些，比北京的贱而好。但不轻易让人看家底，因为易一扫而光。古董铺作样品的都极其平常。大致重在给洋人和华侨出怡园后注意到，还有个古玩业和旧书业存在，装装市容而已。

这里是《工程纪要》的起草地，又是“选妃子”的主要地区。运动一来，在体育场还有个大字报集中点（在我们住处附近，禁止外人参观的），有些新鲜内容涉及南京和本市的，醒人眼目，为外面少见。如所定妃子（用特别招待所等名义找人）的面貌身材的标准，都定得极其详细具体，比一般文工团招演员要求还高得多。从大字报得知，南京一另调首长，一般印象与林对立的，其妻却与叶群实北方同学，来往极亲密。叶在红泾大队如何作伪，高举顾阿桃，为北京彭真之伪造南韩继，伪得如何可笑。未定妃子之一有成为南京的大首长作了媳妇的，都引人注意。自从十七八号文件下达，大字报许可上街后，这些“作品”反而失了踪，不再出现了。

最大而触目的标语，多是各联组织署名出的，反映的是官方近于抽象的响应，号召口号。事实上的揭发，却没有了。事情当然极其复杂，外面人不易明白原因。上海则听人说，大字报根本不上街。各机关只在本单位进行。主要是抓生产。因此报纸上虽满是有关批林批孔文章，而总是说在批中生产即因之大有改善提高。苏州照趋势说，原以为再争下去，不免会形成武斗局面。一住苏亲戚明白问题，说工厂生产照常，看来不像要产生斗争样子。若说北京为“内紧而外松”，则这里实“外紧而内松”，紧在表面应付。大字报多，内中少重要揭发。即“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不会有什么真的令人担心纷乱的出现，也就不可能到武斗局面，似不出所料。四郊大小新工厂极多，搞化肥的，化工的，烧砖瓦的……都是在迎接建设而兴起。

我大约廿四五将去上海看看廿年未见的二三亲友。住三五天即转南京。或更转到一个报纸也不易看到的地方住住。估计至迟七月中旬当可回来。在这里得上海熟人信，说退休政策又有了改变。过去定下的三不退原则已有所更改。一卅六年入党的、二爱国人士、三政协委员与特别高资，一律用“离职疗养证”制度，工作无专任，能做即做。丹江方面曾有我的名字。而且熟人还见过这种红本本。只是回来后并未发给我。另两人则已得。因为我可做的事还多！一般人到了年龄，便将退休。照这个办法，我就还可以把一些未尽工作争三几年时间，一一搞完成。若必须按新办法被刷，这点有限剩余生命，就恐怕又还得想办法作第三次改业准备了。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第三回改的业，应当是什么！或许还有些常识性的“潜能”可望在新的学习上得到使用机会？也说不

定。这事大致回京不久必可明白。

并候一家大小佳好。

弟 从文 候

六月十七

兆和附笔

彭子冈 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记者、作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徐盈夫人。

19740622
苏　州

致王林

王林同志：

上次你和祖春①相过，大家均还健康，十分欣快！可惜未能畅谈一会，并吃顿便饭。北京熟人虽还较多，来往过从的已不多。接触最多的，反倒是一些平时陌生，正在搞特种手工艺的老师傅和工人技术员，用个做后勤工作态度，为协助改进生产而服务。因为谈陶、瓷、丝、漆等等……“古为今用”，我懂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专说不上，常识还扎实、还多。这么学习“为人民服务”，也觉得十分有意义，比空洞搞研究有用。比搞创作也可少出差错。但是我虽到城市半世纪，乡下气质还保留得完完整整，似乎学什么都可望学通搞好，只是“说话”一门，总永远难望“及格”，因此取消“空头作家”名分，自甘寂寞的来“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种选择，大致还是对的。廿五年来，日子过得比较平静，便是一个好例。前一段十年中，因为工作得到较多便利，看什么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总是过眼经手十万八万，学的也真像是个大“杂货摊”，应有尽有。一面既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另一面我又还可经常在陈列室、古董店、估衣庄等等铺子跑来钻去，加之过去又欢喜看杂书，用实物和文献两结合办法，因之学明白了许多前人不大好着手的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

这不仅过去无人搞，此后大致再也不会还有人肯去搞，即搞，也未必能吃得下，拿得住，因为再也无相同机会来搞基本功了。这也就是我照年龄、体力，本都可以拿“离职休养证”过过“逍遥公”式娱老的情形下，却还充满童心和幻念，待争三五年可利用时间，期望能有机会把所学的种种，尽可能加以整理，一一写出来，能做多少是多少，工作条件虽困难重重，也不在意，因为六九年末，忽然下放湖北咸宁双溪，独自住在一个区里一个小小山岗子上空学校里，家中所有藏书均在“运动”中散尽，只临时拿了一份已付排待付印的《服装史稿》和一些《文史资料》。可是“跛者不忘履”，在真正孤独闲居一年多中，居然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物小专题和平文化史诗。总觉得还有对于党、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待尽。乡下长此闲居，对国家实在大不经济。七二年回京后，一面改补《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廿五万字说明，另一面就赶写基本上已准备了材料大部分的，约三十个大小不同有关劳动文化史的专题性论文。事情不巧，总不让我即早转回机关。明明白白馆中还有一系列事情，待我去开端，把重要的写了出来，后来年青人才有个基本认识，得到的方便极大。居然有人还仿佛我要赖到这个位置上，去掉了这个“绊脚石”，年青人即可大踏步前进。事实上恰正相反，我搞的全是后来人“垫脚石”的工作！少壮接班人，有些从大学考古或文史系毕业，工作了快廿年，有的不能读旧书，有的对文物还极端无知，把陈列写出时，写个廿卅字说明卡片，还不知如何措辞，如何说得上接班？

我廿年来前后在全国政协提了廿个案，都是和文物研究转用于生产教学有关。我们对外面搞“科研教学”，搞生产

"古为今用"都有话可谈，有事可做，且有较多发言权。而独在本单位近于多余。主要是过去领导无知，工作易混，以为只要有了正确观点即可搞，业务是供应用，是当前应用，而不是必须在发展中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处和发展处。我近廿年学的种种，可以说，是对全国有用的，本单位人却不知道。内中仅一二人明白。直到廿个提案多是"如何今用"，并且在通过后，前中宣部、文化部，就在把国内不少教师调京编教材，为协助工作先为提材料，后为校审稿件，教材都在应用时，为协助生产，和国内几个大陶瓷生产区，都有较密切联系时，我们机关有一位"留美专家"非党员领导，还以为我终日不务正业，只凭个人兴趣，玩玩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有这么一个本业糊涂的人，压在头上（只想赶我走，我有的是许多好机会，偏偏不走），我居然能坚持工作下去，也可说近于"奇迹"！现在换了人，我一点不熟，也可说彼此都还缺少认识，也无从有希望相熟。他从不问我馆中业务中缺点何在，如何补救，我也不便说首先应把互相学习，必须把思想学习结合到业务实践上，才能有资格作"接班人"，才能在那么大一个机关中（国内唯一历史博物馆中），要作到对内搞改陈，明白必须陈列什么；对外能协助科研、教学和生产任务。自己工作如拿不起来，搞陈列就很不好办，更那有希望还能来协助外面为教改提供新教材，并为生产提高和改进出出主意，提供更丰富精美资料？本单位若没有这种近于好事热心的为生产服务的人，谈文物中的"古为今用"就不可能落实。因为外面人那知道你库房有多少可供"古为今用"起好作用的种种东西？

我目下最亟于待解决的，是有个稍宽大些住处，比如说，

像和平里或别的近些处所，有个三间房一单元住处，或把我原住三间房子归还，或另为找个住处。一个房间为我专有，便于放放图书和材料，自己工作外还可供外来搞工艺教学、陶瓷、印染生产的，及其他问题的同志为介绍介绍材料，尽尽我廿个涉及全国的“生产上如何‘古为今用’，用些什么，如何去用?”从何处解决参考材料问题。我原是北京市“工艺研究所”的顾问，又是“音乐研究所”搞历代乐舞演出的通讯研究员。工作一恢复，仅仅对外服务就将有多少事可做！没有一个或两个供我工作专用房间，工具书即无可放处。因为一间房子约六尺空间可走动，转身也不方便。一直闹得共同居了四十年的兆和同志老生气，因之快四十岁了的孩子夫妇由四川回来探亲时，总照例还得“摊地铺”睡觉。既还得有一大堆内外应尽的责任，要工作，就得有些图书可作武器。所以家中所有书，因当时逼退房子，全用七分钱一公斤处理了后，回来时，又重新用高价买了约两千元图书，再想把原存机关的一点图书，和原放故宫丝绣组一点旧书搬回，房中就无处可以安置（因为目下工作桌面也只余一尺六寸左右）。何况既工作，就还得设计再买一二千元必需的工具书，才勉强够用！二是有了个稍宽绰些房子，才好让兆和同志和小孙女迁回来同住，七十三四岁了，家中三四个人，还得分开住，使她每天两处跑，不方便之至。她本在《人民文学》工作已十多年，今年也六十过四了，精力本还好，又熟习业务，当时动员她退休，即说的是回来好照料照料我，免得日夜废寝忘餐的赶工作而垮下，会来帮同一下，使我工作稍稍顺手，在困难中能完成工作一小部分，所得已比她守在丹江种菜有益得多。回来实在住不下，才得作协为另找了一间相去一二

里路的宿舍住下，每天跑来跑去也受不了！何况我还总是血压上升到二百十廿之间的人，一个人住下，半夜守在桌边工作，病发死去，也将无人知道。本来一回京不久，即承杨、姚二馆长好意，即为设法安置到东直门外左家庄（属国务院系统）宿舍，有房子两间半。有暖气和一公用便桶。当时不去，是一则过远，我去博物馆得换车三回，这不方便处，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受得了的折腾？坐小汽车的老年人，是不大能体会到挤公共车如何匆迫狼狈的。其次，即地方过于偏僻，外面来找我商量某一工艺品生产改进工作的，很不好找我。因此才不搬。目下眼这左边已因体力超支，黄斑出血，视力不佳，严重时写字看书都已丧失能力。就医生嘱咐，至少有四个月能好转恢复，便是天大幸运。不好，便只有交中医了。因为事实上熟人中有三个黄斑出血，后来均因之一目报废。家中人因此更需要有个住处，可同在一处。为了工作，所以盼望你就相熟方面为商量一下，是不是转呈上级为设法调换个住处？即依旧只有左家庄可住，换个二层一较大单元也成（原是三层，我实在已无力搬煤上三层楼）。

使我最担心的，还是本单位本业方面。由于过去有些非党领导自己无知，对年青人政治思想要求只在表面上的“听话”，不在养成他明白个人责任的重要认识。学习什么都长远停顿在表面上，无从深人。“基本功”没有作得扎实，说研究，说服务，都不大可能深人。有待补课。由于年资，却已照例负一部门责任，事实上难称职。影响到后来工作同志，只能起“依样葫芦”作用。因此培养业务干部，恐还得另想办法。不管他是什么大学毕业，先将在陈列室作两年“说明员”，明白自己无知，才会知道努力即再努力十倍，也还不够

“白专”，同时也可以抵抗用“白专”加压力的某种人。才可望对馆中工作取得共同提高的结果。

这信因为陆续写成，不免说得拉杂繁琐些。希望你某一时来北京时，最好特意去看看杨同志，并谈谈我的种种。因为我明白可工作的时间已不多，而馆中业务水平差距实相当大。既工作了廿五年，总不免为单位中某些抓业务的人业务提不到应有水平而怀杞忧。

我因眼病医生一再劝告不宜读书，更不宜日夜赶工作，南方诸亲也劝我来南方住住，或易得转机。住苏州已一个半月，大致七月上旬可回北京，希望在七八月里还可在北京见到你和你的爱人！

并候佳好。

弟　从文

六月廿二日

王林　原名王弢，改名王相林、王林，笔名偶闻。现代作家。1932年在青岛大学曾选修作者的课。抗战前是作者的青年文学朋友之一，时为中共地下党员。

① 祖春　指刘祖春。现代作家，1966年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抗战前作者的青年文学朋友之一。

19740624
上　　海

致张兆和

六月廿四下午

三姐：

廿三日迟四十分钟到了上海，是站立在座位旁受考验的。幸好天气不太热，到时并不累。达敏人站来接，果然照我信中所说认识了我。祖麟①和唐盛龙夫妇也来接我。一同乘车到了半淞园路，吃了顿很好的中饭。谈下去，又吃了顿饭很好的晚饭。直到十二点才上床。因为家中有二老太，住处虽方便，吃饭可不大方便。因此约定让郭燕陪我今早过音乐新村，坐了约一小时车才到达，下车是终点，可是音乐新村相距还远，又走了一会会，才得到。早已为准备好一切，家中只程李②夫妇二人，可以洗澡，住处是个约二姐住的大小房间。所以就决定了下来，在这里三天到礼拜四下午二时离开，返回窦家，便于星期五一同上车。程家有洗澡间，且有热水，因此一来，即解除了禁律。大至三天中将连洗三回，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个新纪录，为解放以来廿五年所未有！住处极清静。静，可放心。

已得巴兄③回信，下午晚上统在家，将于星期三下午和程同去看看，他们原相熟的。因为宗蘖和陈蕴珍同班。

因为时间有限，祖麟早为绘出一表安排如下。今天不出

门。明天上午去四马路看看，只看看，不买什么书。下午约好去看博物馆，听唐盛龙的爱人张磊介绍新材料。（她和达因同学，人蛮好，已改业作说明员。）礼拜三上午看看市容，淮海路和南京路，下午到个什么吃点，两点半后去巴兄处，可能留吃饭，可能不，因为这边主人已准备了菜。礼拜四也许王了一会来，也许会同唐照祖麟邀约去吃晚饭。也许两者都不。我们再看个什么人。回来吃饭休息休息，至迟到三四点，大至就得回窦家了。上海一行即告了结束。上长路时在车上万望放心，不会晕车和别的难受处。这里西红柿五六分一斤，个头大而完整，北京也少见，我大致将把筐筐填满，是上山最得力的解渴物。

玫瑰酱已送宗蘘，极得用。毛豆也送了兰英。这里果有鲫鱼、青蛙、团鱼等等可吃。鞋已送去上掌，星期三可得。还将去城隍庙看看，买一双新的，小妹说有老厚底纳成的，走路方便。

新上海太大，由程家到窦家得一点多钟，所以照祖麟建议星期四即去窦家，行动便利得多。

闻巴兄女孩和程家女孩，都得照顾，已将户口调回，程的在内蒙古已三四年，一时工作还不易决定。能在什么工厂做个工人，已万幸。

并候诸好。

从文

六月廿四下午四时

这里街上不见大字报，只在单位贴。报上的记载，

多说看来不怎么懂。大致是为另外人看的。教书的有的似乎比北京的好些，因为能注书的总有事做。不怎么读书的又乐得只沿例开开会，日子也多过得很好。学校一并即和北京差不多，学生和教职员比例，前者不及三分之一，将来还不知如何处理。

① 祖麟　指窦祖麟。原电业系统领导干部，曾先后担任上海几个发电厂及电力排灌公司总工程师。当时未安排工作。窦达因之父。

② 程李　指上海师范大学程应镠教授和夫人李宗蕖。

③ 巴兄　指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作家。夫人陈蕴珍。

19740703

黄　　山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虎、之佩：

我和妈妈、大、红红，及二姨、小平哥哥、小五舅舅等共计十五人，一号集中到了黄山温泉宾馆，妈妈等是从南京到芜湖转黄山，我是和窦舅舅等直由上海达黄山。二号上山，走十五里，经过最险且难行的十五里上山路考验，妈妈小红都及格，我和大自然不成问题，只二姨稍缓些些，依然及格。但在半路上却见有不少人打“退堂鼓”，还不到最险最艰难处就退回，还不住摇头说“上不了，上不了！”于是下了山退回温泉宾馆的。我们在中途住了一天，正值莲花峰①被太阳照在顶上一截，夕阳把云海照成金碧明灭不易形容时，也是一生少见时，饱看了一阵云海和逼近不及二三里的高峰！内中还有四位少壮曾先到达，因此还来得及走回头路二里爬上峰顶，在莲花顶最高处照了许多相的。大和小平等等另有六人，还拟于次一日趁早也爬爬莲花峰。我们劝止，才放弃了打算。三号一早再向上爬，目标地为北海宾馆，经过八百级莲花沟（又叫阎王愁），相当高险，十二点左右且向下行百公尺，经过下行所必经的百步云梯，同样是一面欹入天笔直悬岩绝壁，一面下临千丈深涧悬岩，一般路多宽达三四尺，幸好是在大

雾，悬岩直下千丈那一边看不见什么，不至于令人腿软发抖。有的路只三尺稍多，且另一侧无什么石栏杆或铁链索。有的地方又较宽，可到三公尺以上，但近于鲫鱼背，两面悬空，我们还是一直通过。小红红也不要奶奶携带，谨谨慎慎，从容而过。也不觉得什么累，因为和大、奶奶三人作一组，我则和五舅妈及另一人一组在最前。红红等照例只慢些些即可赶上。过了百步云梯最险处后，便是在一经过人工凿成石级的山顶绕行而下，亦近似平平上山路，因此约二点半，我们就已达到目的地"北海宾馆"，三点钟便把住处安排定了。(每人一元一天，红红不算。四人一房间。我们因先到，房间向外对山峰，特别好看。)到后约一点钟，二姨和小平哥哥才终于赶到。别的年青人都夸老太太"勇敢伟大"，十分有趣。因为不少卅来岁的少壮，都说今天路上的种种是吃勿消的，够受的。至于我们却似乎还有余勇可鼓。因为打前站四青壮，昨天既另爬天都峰，今天又另爬凤凰松，腿力都极可观。胆量也够好。二姨走得较慢些，但是到达时还是极其从容，因为一头白发，别的同行上山的，廿卅青壮都觉得佩服。到听说我且过了七十二，自然更觉得希奇了。因为我们走路速度并不下别的青壮游客，还在不少极险处照了相。石级壁立处，石级有时又较高，多手足并用，真符合"爬山"二字。有了两天爬的经验的游人，才会明白爬行的好处的。我们还居多不用手爬，只是侧着脚步一级一级走去而已。小红红不仅自己不觉得累，还照例把大家为采得的四朵香气极浓的野百合花和别的难名花草，向后来的一组组人献花，大家拍掌鼓劲，搞得十分热闹！

较早估计，在这里至少住三天，以宾馆为中心的四面各处名胜去看看，每天看一二处。再从另一道路下山，听说较先十五里还有不少好风景可看。下十五里即近平地公路，无可看处了。其实初到落脚的温泉宾馆也已经近于风景区，对山高峰插云和门前大溪涧即已相当美观。上下三里都极可观。再由此乘汽车返芜湖时，车行出山二百里，及到芜湖前百多里，风景也极好，车行在山中盘旋，又美观又惊人。

大等同照了廿卷胶片。可惜多在雨雾中，不大容易见出特征。总有些是前人没有照过的。特别是为每一家人照的，给我们照和团体照，过些日子或可选些较好的为寄来。上次在苏州照的想已收到。红红样子和照片一样，还在长高。经过两天考验，一到地就手足舞蹈，平时走路也总是跳跳蹦蹦，可知身体也因之大有好转。这次游山，在小小心中大致为一生最难忘的一种事情，因为是编队行进，她还是个传令兵，每每各组行进缓急不同，相隔一定距离时，前后人总是叫她，她也回叫。内中大致以我的声音最洪亮压到一切。可惜没有鸟声，我的鸟声“口技”无处可施。昨天傍晚景物离奇，今天傍晚夕阳中更离奇惊人，因为比一切画还巧妙。我们大致可在山中留三四天，即下山转车芜湖，回南京住二三天，即可返回北京。大和小平哥哥或许先走一二天。

这里正值梅雨季，因之一切山若常裹云雾中。只要云略微散开，即若别有天地。我们三人一小组，在山顶或山腰休息等待红红和妈妈时，环境离奇的安静和伟大。今天在一个山顶上，看到对面大山相隔不过一二十丈，有的地方还似乎更窄。可是狭涧中，好几十丈的底下，却有一列青青的大树，

树顶平平的如一块绒毯，真是奇观。红红说，可不要告她的妈妈，免得她害怕担心！我告她说，“有爷爷、奶奶和大在一处，你爸爸妈妈那里还会不放心。”她才如释重负。

并候双好。

从文

七月三日

我们是二号开始上山的。

① 莲花峰　疑为天都峰之误。下同。

19740721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们十四号已平安回京，大家都不怎么累。两个月中在南方日晒雨淋，而且上升到千七百八百公尺，还没有人害病。十五个大小老幼上山，都安全无恙，只大因援引五舅妈擦伤了手掌，第三天就全好了。一回来不久，我就出了毛病，日夜干咳，五天来还不见好转，昨去百科家才知二姨也相差不多。一咳即汗出不止！过南京时，住四舅舅家，约四五天，临行前，红红由以迎陪去看看舅妈余快。四舅舅和四舅妈均因病倒床，一肝病，拖了近半年，已好；一头昏痛，叫什么“爱尼美尔”病，神经失调，一时还不见好。以迎在家已成壮劳力，上车多亏他机伶，和五舅二人用扁担抬飞奔而前。行李刚上车不三分钟，就开车了。票不易购，二姨小平等次一日才回来。

北京已相当热，即在大雨后还是热，闰八月，近达四十度。我仍住东堂子，妈妈和红红住羊宜宾，那边还有大嫂的窦阿姨，大哥依然经常回来。我每天去吃午晚饭，习惯了，还不大觉得远。

这次红红和大家一道，居然爬到了黄山北海宾馆（近千八百公尺高），上山除了不大听话易先走，别的表现很好。凡

是奶奶所到处，总能跟上去，且不觉累。还采了许多野花，“打前锋”，在山头或半腰休息处，为走得后一些的二姨和别人献花！凡是真正“打先锋”的和我们后面队伍打招呼时，必叫“小红”，只有她能高声回答。内中且数我声音最洪亮，说笑近于“低音歌王”。二姨心脏本来极不好，先上苏州诸小山有了经验，走得较慢，可是从从容容的到了目的地，近于贾母和刘姥姥的合并。我算第一组，计有三人，我以外是五舅妈（背上还负重极多。下乡已六年，走路飞快，锻炼得特别能干。）和二表姑姥姥，年纪六十七，能和小平和大哥同等争先。但小平得扶二姨，大得陪妈妈并驾驭红红，不许她超过队伍，却总易超过队伍，所以我才和五舅妈走在最先一组。最著名的三大峰顶，只四位少壮上去过。小平和大均因牵连着，被任务限制住了，没有上，说是“遗憾”。妈妈还乐意此后再上一次，红红却说，待之佩退休后，将陪她上一次山，作“引路人”。大家都只说黄山好，可不曾说险面难走，一个脚软、胆小、心虚的人，实不宜去。旅行导游说明上，并且还在末尾明白提出：“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不宜上。”可是我们由于不大明白上时的艰险，人又多，特别高兴，竟一鼓作气的到了顶。半路歇了一晚，到达以前还下大雨，可是人人都及了格！妈妈原在苏州上小山时，还不如二姨，这一回可比二姨强多了。事实上，刚走不到六分之一的青鸾桥，就见有不少上海人向回头路退下，连说“山太陡，太险！”打了退堂鼓的。并预言我们老幼也一定会走回头路。多用二姨为例，以为太老，不明白我大她七岁，二表姑姥姥大两岁，妈妈也只小一岁，看来却青壮一般！我们却因人多气足，居然到了最高处，住了三天。把大部分好处都看过爬过了，可说不虚

此行。三个照相机可能照了卅卷胶片，在南京初步冲出，照小五舅说，却没有一张报废，他是真内行，极会取景。小红苏州照的那个相就是五舅照的。以他为我们照的最多。有一部分底片已给大，待晒出后必寄给你们，一定觉得极有意思。红红有的照得极好，或许还有在山顶献花给后来人场面。这次旅行，她大致一生也忘不了。上山时，正值雾雨，因此如著名的险处“阎王壁”等，路的一旁空虚绝壁全为雾气笼罩，没有白担心。如值晴天，或许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脚将发软，内中还包括了我在内！我十多岁也走过，近四十年只山东崂山内走了六天，路小而且不险。妈妈却不像二姨那么哇啦哇啦，只沉默默的走去，丝毫不觉得困难，到达后，红红为捶捶脚，就回复了。我们曾说好，此后隔一年换个地方走走，怕不容易集中那么多人。但隔一年或在明年秋天去杭州住，再返苏住一个月，必办得到。苏州住处是借二姨干亲家兼同学王家的楼上空屋，比招待所还好得多。有住处就方便，花费不比在北京多。例如住黄山，一月不会到一百元。出巷口即平桥头小菜市，有自由集市，无菜不备，又贱又好。和九如巷只隔一个大操坪，所以近五十天住得极舒适，吃的又好，妈妈的手关节炎和腰痛，都得到了基本好转。有了这么久休整，上山时，也就自然不怎么感到困难了。下山从另一路回到温泉旅馆时，三十里路只一天，前一段全在山中峡谷里盘旋，二姨似数过石级，约五千七百多级或七千五百级。在谷中盘旋，走了半天，还可看到莲花峰顶！

红红近来由窦姥姥为补英文，杭州来个高中二表哥补算术，奶奶补语文，比学校抓得或许还紧些，只是不能长久。事实上，大家多说，家中人如会与之磨，终能解决。又或你

厂中有什么人，与东城区文教委里人相熟，借读事，即一举手之劳，一说即通。无如我和妈妈都不会办交涉，且无这方面熟人，所以才总只想到由自贡找理由。之佩试想想看，总厂中是否还有人可以托办办这个没有？巧的是附近这一区“特别严”，换一个什么区就好办得多。原已有熟人允为在什么门某小学借读，只路远，要坐电车。红红平时习惯，在路上总是想心事，易忘记路，来回一个人挤车，可太不相宜。黄昏时出事故极多！至今还不戴眼镜，看书，在熟人面前还可接受警告，独自一人时，便不大成，易把距离放近。人还聪明，玩点什么总会想办法，学什么一下即会，且易入迷。在苏州，看了一次苏昆戏，小迪子是工宣队里人，才可看到这新戏。我们早忘了，她还能把一大群学生和几个先生姓名行为，重要言谈，记得极其清楚。饭也比我和奶奶吃得多。就是慢。我估计大致还是在温习什么而不注意到吃喝程序，奶奶叫她时也不大理会。在外易乐于为人服务作雷锋，家里事却不踊跃帮忙。若在习功课时，且还得三次五次的催促，才放下笔。不择菜好坏，是优点，也可说不懂好坏。如这些天专喜吃酸泡大洋白菜，近于尽义务，先慢而后快，总的说来，还是比一般孩子慢。对外人或来客极会亲切待人，对家中的我，总不大买账，有时又极好，任何事调不动。对奶奶好些，一天总得叫几百声。主要或许还是年龄差距大，消耗不了她的在发展中的求知欲。我若一天为她和尖鼻扮戏，她就十分兴奋。说正经话，可不生效果，远不及大和奶奶有影响。即是有影响，还是不大。因为一个人正是玩闹唱跳时，要些同学、同伴玩玩年龄相同的游戏，说些年纪相等的笑话、傻话才起劲，才能互相消耗。我们不易使之满足。同院子里

虽有些女孩子，有的年纪大些的，暑假期多在家帮同家中做事情，小些的又不能有共同兴趣，反不如在苏州和南京住时活泼。苏州有小五舅小女，年龄比达因还大，在作成衣师，手极快利，一下班就和红红说天说地，说故事或笑话，两人总是笑得个不亦乐乎。在饭桌旁也靠拢在一处继续说笑，到后必须强迫把坐位调开，才能正常吃饭。因欢喜这个小表姑，后来竟认之为“妈”，说之佩是“妈妈”，小表姑是“妈”。住南京那几天，以培正放假，又是个有童心的小表姑，且只十五岁，也是两人说笑不知休止。若住上两个月，或许又要叫“妈”了。到了北京，和那边院子里大女孩，不是亲戚，少说笑机会。庆庆大了些，已和廿六七的达因成一伙，红红搭不上伴了。只有个小尖鼻妹妹，在一处还十分亲热玩得来，说笑虽不如在苏州南京热闹，共同玩的事物却还多。但尖鼻入了托儿所，七天只有个半天可玩，还是不成。我们还得在这个问题上想些办法，才能使感情得到正常发泄。特别是能有个共同幻想、胡说的亲戚同伴，十分重要

妈妈和红红南行计三个月，在苏宁都不让她作任何事，真正作了三个月“姑奶奶”，所以人近来虽依然瘦，精神可还好。（似应来信专问她的健康、作两人建议，不提得我信，劝她吃得好些，或有效果。我劝她，她却说已够好了，比别人别多了，那宜再说不足。）我或许是上一次病的影响，未去京时也咳了一个月，上次也是上呼吸道感染，连出了廿多天鼻血如生疮一般，与病的位置或有关。这次在喉部，所以只干咳，无痰，也不出血。咳时头部也相当震痛，证明受影响。再过三天如不回复，大致就又得早五时起床去排队挂号诊……诊了。一般得到十点以后才诊上。估计不会是什么大病（或

什么癌），因为起病时即确记得是从衣箱中取件旧衣，上次病时穿过，打了个嚏，即感觉得中了和上次差不多的“流感”。讨厌处在延缠。不干咳时，若无什么病；咳时，总像若呛住，连清鼻涕也没有，却经常把胃中物带出些些。也许南方空气潮湿，宜于我，北方过于干燥，体力得重新调整，才能平平安安的过这个夏天！

“永玉黑画”事，传说上面某某说了一或三句话，即已无事。如今还在家中作他的画。见面从不提妮妮事，因为上六月回乡探母病，七月才回，自己“黑画”事既不成为罪名，缓了一口气，梅溪也因之松了一个多月，家里除了少个黑妮，别的全恢复了。蛮蛮则正完成学徒工，行将转正。

江苏批林争得热烈，并不因而停工。

来信说川中琐碎，平和姨姨已到川。

从文

七月廿一

19740803
北　京

致李宗津

眼睛已不能用，字草草望见谅！

宗津兄：

我因左眼出血，去南方住了两个月，已稍得好转（视力衰退，依然近于在报废中）。在上海时住流金家约四天，谈了些近十年新见闻。惟在生活安排中，不免忙坏了宗蘘！听他们说，你入医院治病，已近康复，值得庆幸。程家小妹闻已调回上海，现尚在你家中暂住。又闻大的一位也新从内蒙古返回探亲。不知已回上海没有？如二人还在北京，有事入城时，希望能便中过东堂子51号来谈谈天。我十分想听听下放各省劳动的小将种种不同的体会，多明白些问题，倒真是像一门应好好补习的课目。因以千万计的青年，在下放制度下，怀着不同希望，各自奔向边缘地区，由于地域不同，领导能力水平不一，必然各有得失。从六一年上井冈山起始（当时即有虹口区青年到江西办共产主义大学，曾看过五六所，即各有不同苦乐，给我印象深刻。）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十年来，和亲友中子弟谈及经验，就明白大致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改善，值得商讨。这次六月中上黄山时，适搭上海在安徽搞的“小三线”各工厂车子，车上全是十五六岁青年工人，当天又恰恰住在一个一切由下放知识青年主持的“茶林场”宿

舍，大多数是女孩子，都精神活泼可爱，印象极好，所有建筑多是青年工人自己动手作的，周围一二十里各个山头，几几乎全是大小茶园，事事令人感动！但在南京时，又听到些从新疆、云南回来的亲友子弟谈起他们工作和环境，有的却近于“天方夜谈”，困难重重，同一下放，好坏相去天远，缺少书读是普遍痛苦。大城市报纸上的文章，凡是叙述到下放种种人事时，总易引起他们特别反感和痛苦，因为所在现实全不是那回事。一切问题多若悬挂着，等待总解决。事实上却不大可能有个“总解决”办法会忽然出现的。这也可以说是个不宜忽略的社会问题。因为据我所知，下放青年在工作单位坚持五六年的实不少，升学事，大多数是另走捷径的新的势家子弟，而正正经经的知识青年希望却不大。京沪即有若干万陷于绝望的青年下放已六七年，回来后已廿六七岁，既无工作可得，也无学校可进，且根本结不成婚。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可留在家中，一面帮帮家务，一面自学。二三年无业可就，经济上还支持得下去。有的家中收入少，儿女又多，顾不来，到某一时，形成的种种发展，不免会影响到社会各方面。这些问题，目前虽还只是近于巨人身上的小疮疖，到后来，也会成为痈疽而溃决的！提出这些现实问题，而给以有计划的指导、安排，能给予千万计继续下放青年以鼓舞的。公家照顾不来，料想不到处，或许“作家”为他们还可作点事情，以及下乡青年自己的如何克服困难的叙述，也还能对于这个多数还可望起点积极作用，鼓舞作用。早听说你家大小姐，在甘肃牧区工作，工作得特别出色，表现十分好，真值得表示敬意！且听说地方报纸曾常有文章介绍她的模范事迹，若这种报刊你家中还保存得有，极希望能借给我看看，对于我，也应当学习学习，比读

读千篇一律的时文，有启发教育意义甚多！因为向小将看齐，虽限于年龄体力，已学不来。但若多知道些她们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努力经过，或许在另外一时，尚可作个口头宣传员，向目下新接触到的数以百计的，近于无可奈何的绝望中败北下来的小将，起些些鼓舞作用，不至于长在灰心绝望中混日子，且具传染性似的，产生令人担心的不好影响！近年来，曾经见过不少作父母的熟人，夫妇在大学里任教数十年，四个儿女中求一个能升大学，三个能达高中毕业也作不到。再加上下放儿女回来时已快卅岁，学校的门、职业的门，都对他们关得极紧，婚姻问题更不易解决，二老的工作的积极情绪，因之也近于崩溃中。我有时，竟还因此唤起卅年前的童心和幻念，以为有点责任待尽，某一天或将有机会重新拿拿笔，来写写这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实！因为这个社会过渡环节，比起目下国家大事来，虽若琐琐不足道，其实影响国家明天，却比许多“大事”或重要得多！特别是青年自己的问题，看来只有青年一代自己能较好解决。消沉是只会带来更悲剧性后果的！使之重新振作起来，我们似乎还有些责任待尽。若你家大小姐也将回来探亲，我极希望能来燕南园听她谈谈她个人十年中的种种。对我本人的教育，肯定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我此后的工作，也有启发的。因为如何来鼓舞青年一代，接受这个玄黄不定的社会现实，坚强他们“当家做主”的信心，以文学艺术言，当前的所谓种种伟大优秀成就，对他们若难于发生预期的作用。甚至于可说，目下一切出~~手官方~~①的措施，几几乎和当前的青年在生长的身体，和在消沉的情绪，都碰不到头。在势必需得另想办法来作计时，如何去尽当前文艺中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浪漫情绪为主题结构的作

品，而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用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为主题写点什么，虽属真人真事，却重在写他们的自我斗争的进展，写写他们中的部分人，如何在极端困难环境中战胜自己的脆弱，克服环境的困难，一直大步向前走去的英雄业绩（同时这种人却又是极其家常的人），在近于离奇的生活中完成的艰巨任务。这么一种人的故事，若表现得适如其分，或许才会有希望把以百十万计的情绪在消沉衰退中的青年，受到新的感染，燃起新的热情，重新振作起来，走向新的工作岗位，鼓起一种新的做人态度，进行自我改造，并充满信心，由此进而改造这个国家的各个落后面，以及新形成的种种腐败和愚行！

社会似乎还在更剧烈的变动中，因之许多事我们年在六十七十的人，都难于理解。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却总是有心人随事可以明白的。一些深明儒术，善于阿谀，用说谎话作为进取的高级知分，都在学习运用新的儒术以自保，或已精通新的儒术，用做向上爬个人发展的主要方法。新的作品，如善于一面揭发这种新的“专家权威”的不择手段的阿谀逢迎形成的虚伪倾向或趋势，一面却写出还有更多年青一代，觉悟到这些人的不足信，自己的事还得由自己来解决，这种对照的描写，如处理得法，也就必然会形成真正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并候府中长幼健好。

北大外语系有个张香葆教师（爱人似名王抡元），不知还在北大没有？我有个亲戚想知道她的住处，你若知

道，望便中一示，甚感。张是商务印书馆发起人的张菊生老先生的孙女，解放前我和她同住中老胡同。

弟　沈从文

八月三日

李宗津　字问平，油画家，曾任《新观察》杂志美术编辑，及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通信时为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授。其妹宗蕖，程应镠夫人。

① ══ 线下文字被作者涂盖。

19740810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信收到。托徐同志捎的棉衣，也送到了。前后来的四同志都到过羊宜宾或东堂子。先是姜同志来时，我们还在南方，劳她远来看红红，却没见到。见及时，望一致歉意和谢意。其次是王文浩同志，在我住处谈了阵四川种种情形和你们情形。四川事，实在是全国人关心。带的衣物也早收到。其次是之佩的组长郑同志，本已购了车票，将于次日上路。适巧得到之佩信，因退了票，前几天和我们一同去东城文教组，商量小红借读事。

妈妈这一阵子义务工作又多起来了，因为社里新印些集刊，新来的稿子如合用，必得旧人仔细反复看改才能用。新来的人手可不抵事，照例是在鉴定中"思想好，出身成份好"的，可是居多技术还得学习三五年，才有希望把标点、文法学通学熟。仅仅如此，也还得大大努一把力，功夫才过硬！

大在校中似乎又评上了诸好。我精神体力整个还好，局部却差些，机器究竟用旧了，不断出小故障。主要是左眼，视力似在加速大大减退中。今天去医院诊视，经过七小时的闷坐，并且还在小黑房子转来转去，结果才判明，黄斑出血的血虽在吸收中，还有未尽吸收的。近视高度，而且有轻微白内障。三事

具备，恐这只左眼迟早得报废！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辩。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血压仍在二百以上，倒不妨事，因为上一千八百尺的黄山还过了关，且从不大大气喘，也不感到心有微痛情形。麻烦处或许还是左眼。右眼据说也有些些白内障，不严重。可能将下一番狠心，真不看书或新的刊物。可是至今为止，还想不出个可以代替办法，什么别的消耗生命的事情。我手边还有上百万字以上工艺美术稿，待亲手重抄出个底本。办不到，至少也得把廿五万字衣服说明亲手抄校一次。或许到秋天时居然还能换个什么十分安静地方，把力所能及的抄出来。照估计，字写大些些，四十天左右，也已吃得下这分工作的。目下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因此即不印行也平常而自然，个人对之已无所谓。抄一份留在自己手边作个纪念，也还值得。这可以说是近廿五年改业后一份较有分量的试探工作！

从文

八月十日

虎虎、之佩：

厂中先后来过四位同事看红红，有的还和我及妈妈谈了相当久。我们都觉得这些同志极其可爱。也十分可敬佩！他们说及你们时都认为是好同志。同事关系好，特别是和工人

同志关系好，对此我和妈妈都觉得放心。并且还希望你和之佩永远保持这一点应有的长处，凡事从集体出发，来更好些学习“为人民服务”！

需要什么药物或书刊，应当从实际出发告知妈妈，必当为设法找来。身体务必尽一切可能把它搞好，毫不含胡，正视这件事，才不至于中途垮下，不能达到完全彻底任务。三婆婆对上十个亲属，总时常提到要他们向大和永玮，你和之佩看齐。所以每每听说你们的工作得较好，都影响到他们！

三四个月前，短时期已不能写字。现在写字还能归行。只是笔久不使用，砚中墨汁成块，因此写得一片黑鸦鸦的。并不是眼睛视力衰退已到如此不可收拾。望放心。

19740814
北　京

致陈乔

陈乔馆长：

我由南方回来后，曾因商量工作，看过你几次。总因你工作忙或在开会，无缘一面。我左眼黄斑出血，似已不易好转。在南方时，终日面对一片青翠，并且遵照医生警告，坚持少看书或不看书，原在眼角游动不定一圈黑影，已逐渐失去。但是苏沪相熟医生，均以为"至今为止，还无特效药物针对病情加速治疗。即一时稍有好转，依然会有反复。"回来后，经协和眼科大夫两次仔细检查，才明白视力在迅速衰退原因，出血事并未吸收，左右眼且均有白内障发现，一时虽轻微，发展难估计。西药疗效少，已为改用中药汤剂，说是吃廿天看看，大致得连服两个月，才会明白效果。视力已比前二三月大有衰退，有点无从补救情形。自然规律的严格限制，只能接受。因此旧事重提，希望你请求你能把我上年手改的那份《服饰资料》试点本的说明，派之檀送还给我。（有时间让我和你谈谈，即约个时间我自己来取，并当面听听你的指教。）主要意思是趁我右边一只眼睛还得用时，争争时间，仔细认真再费些时间亲自来誊写出一份清稿。上交馆中，馆中诸领导以后乐意看看时，也省事些。若另一时有必要再向上级陈交，用誊清稿也比较像样一些。即有机会为打出，

目下稿件改得太乱，如不重抄一次，将不免错得一塌胡涂，打字时既十分费事，由我校对，也难下手，何况他人？责任在我，为尽责计，即十分困难，也还得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党给我的信任和支持。这件事，我记得已三四次向大章、之檀提及过，托他们转达此意。最近在看壁画时，又特别托陈列部林同志转陈愿望。理由简单而明确，前改正稿上勾下移过乱，让馆中高年首长据此来作审查，实在太费精神，实不应该，也不容易从中发现问题。所以一搁半年有余，尚无下文。一个年过七十岁的人，那里还有几个半年可以等待？如今打量重抄一份，廿四五万字虽不少，以目下体力估计，还吃得消。集中精力用用，少则四十来天，多亦不出两个月，必可交卷。稿看后，若还得向上交，也比较像样一些。若这份资料已难付印，只合留在本馆作资料，供少壮同志参考，只“陈列部”、“美工组”、“说明组”，还或多或少有些用处，有份清稿，查看也还是省事得多。（他们必须要能看得下去，才有可能弄清楚内中措辞得失轻重，有个取舍回旋余地。）再其次，即我手边若留得下个底稿，就还可以分门别类，把近年新出土的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图像，一一积累到手边，在资料中加上来源和时代、名称，及特征，则既可作本册说明中附图使用，又可为以后改换编法时（如必分阶级、职业分类处理时），别的不太熟悉文献问题的之檀，接手继续来作，也可为作些准备。我即或受体力限制，整个计划已难望一手完成，别的人接手，在每一可用的新图，能附加些说明，就十分得用，工作也比较方便。万一我两只眼全部失明，他们不懂的，来问问我，我从记忆中也比较容易回答。

这方面我至今虽还只是些零星常识，说不上什么“专”“深”，只是用的探讨研究方法，似还比较新而已。因为总是唯物的，先从形象排队，用大量图像作比较分析，再结合文献加以论证，辨同异，谈发展，结论即或依然有时不免会弄错，最容易被新出土的图像把原所估计推断的种种加以否定。就仅仅能得到的材料来谈服装衍进和各时代特征，加上个对于绸缎的丰富常识，和生活中用具的历史常识，谈什么总还依然是比较细致、深入而有条理，不至于长远停顿在过去学人那么但凭文献为主体，来作论断可靠一些！馆里习历史的同志似不少，博览群书的也大有其人。可是在学校，习惯总是以人为主，对于物的历史，基本功多作得很不够。因此到博物馆搞分段陈列，对于以百万计的物的种种发展史，也就是劳动文化史，物质发展史的知识，认识上多不足。多有待把“基本功”补补课，再求深人，才可望较好的完成任务。比如说，明初藩王墓中大量土木俑，照历史习惯，仪仗队多用元代官吏照原来衣着执行职务，马夫中且有穿宋代官吏服装的，考古所中专家，不专搞服装，即亲手发掘，写报告也不大符合现实！又如“叉手示敬”，是宋代制度，南唐投降官吏，一律穿绿色，有仁宗时命令可证。则传世《夜宴图》中男子一律服绿，面有几个无事可作的人均叉手，形象和宋壁画所见、契丹辽墓壁画所见均相同。元代通俗读物《事林广记》，曾记述过“叉手”示敬的应有形象，说的和宋画种种完全一致，一切具体形象均可证明此画实成于宋人手笔，不可能成于五代南唐画家之手。那么谈“鉴定”，是相信前人胡说，还是相信自己文图并证作的较新的分析？再比如文物出版社，近年印行了长沙那幅男子乘龙帛画，龙尾明明白白站

了一只头上戴翎的鹭鸶，出版说明却以为是一只仙鹤（说明的大概也是个专家），且在鹤上大做文章，可以说完全近于“胡扯”、稍有禽鸟常识的人，都明白两种涉水禽的区别，说明者却不顾一切，附会成章。我们是相信这种权威专家的胡说，还是对于面前的现实注注意，在陈列这画时，重新为作解释，或即引用原说明，表示尊重权威？

之檀是个好同志，作事负责认真，假定是以后这个工作的接手人，图像知识已不少，文献知识还是过于薄弱，即特别热心补补课，也不是三几年能处理这些问题。正如故宫的陈娟娟同志，文献底子不足以外，还有个对于各种不同的文物比较综合知识，恐还得扩大学习范围，充满了热情去学，还得要养成一种博闻强记的习惯，才可望把所搞的一部门问题，得到再深入、再全面的体会！因为“单打一”搞研究，所得实有限，必触类旁通，谈研究才可望细致全面，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能把以百万计新文物，作综合理解，得出正确无误的判断。一个小小说明卡即或不过三十个字，却必须言简而扼要，真正触及本质和核心，才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工作！才能说是“科学性”！也才能说是学习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试用到对文物的新的研究上。学习照例是得作到近于“忘我”程度，被某些“聪明”同志以为“有神经病”，甚至于形成政治性迫害情况，以为是“白专”的。事实上不少预定为某一业务接班人的同志，在馆中工作了廿年，许多文物常识都还不过关，有待好好重新补课，学习若不得其法，搞十年八年常识难过硬，那里够“白专”？这和他们廿年来学习方法、学习态度都密切相关。也可说过去廿年来上面抓学习太松，工作太容易混了，因此搞改

陈，对于个人负责一段的历史大概政治局面虽有个轮廓，对于几十个陈列柜的文物，必需陈列什么，才能说明什么，居多便心中无数。对于文物以外的文学、艺术、工艺、社会制度，多近于茫然。有的即常识也不够用。从有关文物六七种工具书中探讨问题，又由于目录学常识不足，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因此说是“个人负责”，事实上，这四个字压在头上的责任感，并不加重，因之学习也不免马马虎虎。总是在一种对付心理状态下搞改陈，抓观点即以为完事，不明白那么多陈列柜，值得学，十分认真的学才能懂的事物还够多，自己若不付出大量劳动去求理解，一个小碗、一面镜子、一片绸子，都缺少应有的认识，就不知道如何去作小卡片说明，怎么能作大的交代？去年听人说，杨馆长报告时，曾说过：“必须让馆中每个干部都能作说明员。”目标那么高，值得完全拥护。因为我在午门楼上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就深深感觉到，学文物，只有在说明员的位置上，受群众考验，提出各种问题待解答，明白自己无知时，才会在形势所迫情形下，明白作说明员的不容易，才明白“责任”，才知道“学习”的深一层意义。如今能把要求范围缩小一些，先期望每个分段负责同志，能较好说好本段文物的内容，就值得赞美！而事实上要达到这点要求，大致就还得狠狠的努一把力，来个三几年，十分认真的补补课，才有可能得到满意解决的！有些同志年龄都过了四十或靠近五十了，过去我和老史三几年内就弄通的问题，特别是我这个半知识分子，对文物知识极端缺少，三几年即得到的广泛常识，另外一些同志，或同时，或稍晚，学了十年廿年，似乎对于许多应明白始终还不明白的还不少。对于这个差距实在不宜再回避，才可望从现实中

找出毛病，加以解决。我别的长处通通没有，特别是不会空谈。因此只希望把个人学懂了的一些零星常识，尽可能争取争取时间，一一为写出来，或许可以把认识上的差距缩短些。因此还希望在把《服饰资料》第一本说明抄完后，继续或交叉进行，能于一二年内把在计划中拟写的约卌个小题目，为一一写出来，供馆中同事作垫脚石用。说这些都和搞服装差不多，不是什么空谈，只要在图片上能给以一点便利，一点协助，至少有廿个以上的小专题，用不到多久，都可望逐一完成。至少也可达到上年搞服装资料水平，有的或者还较好的！

沈从文

八、十四

19740819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虎虎、之佩：

为红红入学借读事，我和妈妈各处奔走了两天，今天又让朝慧带了个另外介绍信，去办办交涉，才得知你厂写的介绍信，措辞过于老实，不能据之为例。

我昨去特别约定的协和眼科看眼病。经四小时检查，证明左眼黄斑出血未好，且易反复（大致是因高度近视，把眼血管拉断）。又左右均发现白内障，在发展中。两者具备，视力必然衰退，左眼报废，恐是近几年事，势不可免。重配镜子补救，也得在出血凝定后。幸好右眼还得用。但将来某天发展成左眼情形，还不可知。照西医治法，药物均一般性，维持而已。随同年龄视力衰退，还是势难避免。因为我改用水药汤剂，至少连吃两月，再看有无好转。每天一剂，将先用廿剂看看。目下说来，没有什么难受。除了看书，别的反应正常。远看一切，相当明确，和平常人差不多。只是看书可不成，在床上看书，必闭上左眼，才能清楚。（因为长期失眠，还是得看书！）

红红体力有基本好转，正餐吃得比奶奶加倍多，且不计菜好坏。只是下箸随便，不争好坏，样样能吃，是好处。比

谁都慢，是弱点。

妈妈比在南方又瘦了些些，大约天热所致，秋后或许好些。

从文

八月十九

19740820
北　京

致陈大章、李之檀

我有不少图录和书籍借给同事，已待收回整理一下。难记清名目数量。写个条子，望便中为贴在食堂附近，或可回收一小部分。

大章、之檀：

别久，想体力还健好。我因左眼黄斑出血，已近五月，还未能吸收。曾去南方住了二月，心脏证明还抵事，短期似不会出意外事故。回来后再两次仔细诊查，虽眼前黑影已失去，写字已能归行，血仍未吸收，医生说且易反复，显著现象，即视力已大大衰退。左眼已不能使用，两眼且出现白内障，看远处大处，不妨事，看书已不大灵。在床上必闭上左眼，利用右眼，才能看书。西医感束手，为改中药，得连吃廿付才再复诊。看来受自然限制严格，迟早终得报废。

闻你们回来搞改陈，在九月内即得完成，不知如何改？照近半年社会发展要求，前一部八千米平方陈列，历史人物多重新估价，人的处理得重新安排处必甚多，相当吃重，不像是一个半月内可完成！我回来后，看过陈馆长数次，他总因事忙未见及。因此特别请你们一商陈馆长，把我的信，和信中没有写到对工作种种愿望，都转达一下。我迫切希望得到他的同意，即

早把那个《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说明还给我，目下看五号字书已吃力，写写这么大字还不感困难。趁我右眼还能使用时，争两个月时间，为赶抄一份清稿出来上陈，才算尽应有责任。我把底子留下，一、便于增添约四百新出材料，在说明中作附图，比较完备。二、有个底子在手边，我可争时间把新材料积累下来，随时附上说明，工作即或已难望由我继续完成全部计划，至少也可对你们接手得到不少方便。

弟 沈从文 廿

19740827
北　京

致张宇和、周孝棣

宇和四弟、孝棣四嫂：

昨请小龙寄了部《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作得相当好，你们和以迎看来大致还感兴趣。听说还有部《黎巴嫩简史》也好。病体有无好转，十分惦念。我眼中出血事，回来时仔细检查了两次，才明白血尚未吸收，且易反复，加上双眼均发现白内障，所以左眼视力骤然衰退，近距离看书，几几乎近于报废，已失作用，必用"独眼龙"方式，闭上左眼才能看书。至于除看书以外，远看别的却无大妨碍。西医在表示绝望时，即照例交给中药(医)，最近已开始吃中药，将连吃廿剂，吃到两个月再说。三姐回来后，因家里和尽义务工作都重些，也忙了些。又开始瘦了下去。精神还好。

这里夏秋冬气候都特别好，只是关于上下人事上的情形，大致和全国差不多，由批孔到教改，知分大多不明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小红红入学三天就参加批《三字经》，写文章，一切政治术语特别熟习，居然作成一篇小文，但《三字经》究竟是什么，可还不知道！凡事都提出了原则，具体的事和办法，却得在探索中看进展。有的即或明明白白，是在走弯路，还是默默的跟着走下去，谁也不敢提出疑问，或新的建议。管事的多不大明白责任，因此也近于在等待，在混，矛盾上交，有指示即照

办，此外绝不采取主动（也无从主动），免犯错误。也可以说，绝大部分知分，实近于在一种消极中等待“明天”，打发“今天”，却绝对不明白“后天”将是什么情形。各怀不同的隐忧，却无可奈何，因为一切大事可以说全无所知（部分上中党员可能也如此）！只能从报上看到些鼓舞人心的报告，而另外却容易听人说到更多相反的消息。年青一辈下放四五六年，回来后，在年纪多已廿六——卅左右，无工作可做，无升学可能，也结不了婚的，经常可以遇到。身在乡下多年，所懂得的乡村问题，却多和报刊小说所述叙大大不同。因此鼓励他们看看新作品，实无多兴趣。居多在家中自学目下不许学的知识，苦闷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具传染性，上面似乎总得不到正视现实加以解决的办法。积累结果，恐到一定时候会影响到社会各方面！高知一部分，则一面批儒，另一面却运用新儒术，运用巧佞，有种种变相阿谀方法，拼命向上爬，不少都成了时下名人，代替过去陈伯达、戚本禹的地位。事实上，也许又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别的人代替。一切进行得似乎都极其自然，谁也无从为力，把社会上说谎与营私舞弊的普遍性的不良种种除去！个人的病，比起这种社会的病说来，个人未免太小，而社会的病未免太沉重！

并候佳好。

从文顿　八月廿七

北京已见秋意，晚上得用棉被。若两人身体还不怎么好，能在九十月间来住一月，一定可望得到好转！

张宇和　植物学家，南京植物园研究员。张兆和的四弟。

周孝棣　南京化工学院教授。宇和夫人。

19740829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虎：

红红已入学，十分兴奋。一切很好，一去即写批孔批林文章，批《三字经》文章，一切应用术语，似乎比我们还溜刷在行得多！后来又还写了个什么决心书，要奋斗到底！又作了一张画，照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被老师当场表扬称许，在同学中一一传观。回来悄悄告奶奶“不许声张，得保秘密！”天知道是什么秘密！昨王文浩同志一家大小四人到东堂子，又转羊宜宾，等小红回来。见过后，还让他十二岁男孩子和红红比比高矮后才走。王家哥哥大约只高六分左右。他们到自贡时，一定会说起种种。这里已进入秋天，十分爽快。

我已开始把那本未付印的关于《服装资料》说明取回，准备争争时间，用三个月（二三月）时间，亲手抄誊一份清样上交，了一份责任。这个说明廿五万字，虽在十年前即已上下看过，认为还好。图版又早已制好，费了十多万元。七二从丹江回来，王冶秋①一见，又即相告，这书可以付印。但新的“运动”一来，一切搁下，这本试探性小书，即或制版已花费了十多万元，是否还有付印机会，便只有天知道了。我已不寄托什么希望，只是当初既由周老总点头，总的还将编印十本。时事多变，如今第一册刚好完成，即在两回运动

中夭折，也自然合理。所以只想把第一册说明廿五万字上交，尽尽责任，此后大致已无望继续搞下去。可是即或印不了，我也并不失望，因为比较下，究竟还像个工作！我如能把旧改样本留在手边，也还依然可以根据这点常识基础，在没有拨给一个助手情形下，依然可望逐渐积累资料，一得即加上附注，或把其中一部分附在这本说明中，或编成个第一本的副册，供馆中美工组同人参考。这工作搞完后，或在进行中，同时也许还可望把预定的、早已胸有成竹的四十个文物发展简史——写出来，配上必需要的图，逐一上交，作馆里参考资料。事实上若印成小图册，全国文物工作者大都用得上。即或不过一些常识性的排比材料工作，以后人来作，也不大好着手了。因为比我读书多的有人，比我摸实物多的也有人，可是综合两种经验认识，试加以贯串分析，得出崭新理解的人，却不会多。所以逐一能写出来，至少也算得是个开山工作，对今后搞科研、教学和生产，或多或少都可具些启发性！

左眼近二月视力似在衰退中，经检查二次，才知道黄斑出血还未吸收，白内障又出现。所以左眼视力已失灵，不能看书，只右眼还得用。至于平时看大处、远处，以至于写字，都妨碍不大。主要弱点是不能看书，麻烦处也正在这一点上。因为我什么玩意儿全不会，除看书外几几乎无生活可言。因此总还得想个办法，来代替不能看书时继续工作的方法，才不辜负近廿五年改业学得的许多文物常识。

妈妈和我身体都还好，王文浩同志返自贡时也会谈到。

这里大事别无所知，只知道些小事，如黄帅前后曾得到二百几十万封来信，商讨“反潮流”等等。另外也有小流氓群光顾，要和她“商讨”什么。使得家里人害怕，上报了公

安处，再上告市委，因此上学也由海淀区公安警暗中保护。一切真真假假，更使人难于理解意义。真是新社会的新事物！

从文

八月廿九

① 王冶秋　国家文物局局长。

1974年夏
北　京

致张宗和

宗和：

见你给三姊信，知道体力又有些欠佳，甚念念。盼望你能在情绪上基本能有好转，凡事看得开一些，且充满自信的活下去，体力或许能随同而转好。照我的经验，在血压高达二百五十，低压也过百五十时，即住在医院里，还是一个不在乎，只念念不忘廿多年的所学，对国家还有责任待尽未尽，绝不能即此报废。在手边无一本书情形下，仅凭记忆，草了廿来个文物小专题手册，每一个用图到一二百，还能把出处一一写出！“学习为人民服务”，最先恐得先学会“忘我”，在极不利的环境下，也能克服困难，创造奇迹，在业务上和思想上才可望取得真正的进展！同时属于个人得失的情绪不至于抬头，一切便大大不同，精神面貌或且将永远显得十分年青！甚至于在一切困难或寂寞情况下，永远保持一种童心和幻念，也可说近于“返老还童”！我和三姊似乎就是这样过了廿五年的。

这次上黄山，跑了一礼拜山路，不仅丝毫不感到疲累，还排在第一组上路。除打前站四少壮，我和孝华、二表姑是长远先走一大段路的。二姊本来心脏特别不好，即走在最后，也还是不怎么感到疲累。心情朗畅起的作用，占主要地位

(二姊身边有小平照料)！我是和三姊、小龙、小红红四个人一起上山的，小龙照料到一切亲友，小红红照例能争先，却得由小龙限制。三姊还用不到照料，十四人里长在中段，从从容容的走去。她说还不过瘾，以为将再爬一次。其实你若情绪极好，我们相信，同样是可以一口气上到山顶，并不怎么困难的。

我心脏供血不良隐痛了十多年，近来大致因另一支血管已取代了原来主血管，因此已多久不再感隐痛，头也不再昏重。算是战胜了自己体力上的亏损。所以每夜工作到十二点，早上五点即起床，已成经常习惯。半年来虽因左眼黄斑出血，加上轻微白内障，看远处一切无异好人，看书左眼已失灵，只能依赖右眼。工作还是能照常进行。文化大革命前，已完成的《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只因改补文字和附图，稍一耽搁，第二次文化革命批孔批林一来，又不免因之搁下。最近又发下，将在三个月内，亲自誊抄一份样稿，并添增五百附图上交。一俟这份稿件交卷以后，便将争争时间，把拟定的约四十个较小文物专题，一一整理出来。若三年内身体还不报废，右眼又还得用，这些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便必然可望有一半左右（至少一半)，可以由我手中完成。

对四姐[①]通信事，望从经验教训出发，一切出以谨慎小心为是。因为外信一律在检查中，新的条例她是属于外国人的。在多变社会进展中，没有必要即不通信或少通信为得计。非写不可，也得有分寸，不宜说的不说，可以省事。要明白"外国人"便是外国人！界限应划得十分清楚，才是道理！我和三姊均已多年不和她通信。有的极好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想见见我，因为不由外交途径，我也不见。因此即可免去许

多意料不到的是非。时代已大不同于过去，对这些事永远怀着一种警惕心，是必要的。这一点能记住，大有好处。一切要从国家出发，才可望少出差错！我和三姐近四分之一世纪，生活过得比较诸亲友似乎安定些，不是无因由的，有一定道理的。希望过些日子，能有机会在一处过一月生活时，必可望谈到些信中不便说的种种，或许还对你有点参考价值。（记得五八年，总理在中南海曾说过知分过五关，亲戚关是其中之一，并引自己例子，哥哥是官僚地主，不理；弟弟在革命紧张时跑上海去恋爱，也不理。这一位亲弟弟后来曾和我在政协学习，只在内政部作一参事，月拿百元。还要他退休。）总的说来，即处处事事想到国家的暂时困难，而不大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在一切事情上，若都能记住这一点，就可望在变动不常的社会中，少出意外事故。即在什么运动倏然而来时，受点冲击，也会缩小到极小程度上。正如同目前党内外还有以十万计的高知在彷徨中，长期学习中，甚至于在囚禁中，无从回到正常工作岗位，什么学部委员也不例外，都在停顿中，且不知明日将如何应付此变化时，三姊即或已正式退休，还可以在“尽义务”情形中，忙个不息。我已不必按时上班，却还有大量工作，在照自己所习惯的工作方式，继续照原计划一一作去，所以用不着如许多人那么为没有安排工作而着急，更用不着为工作出差错而担心。因为经过了长期考验，一切工作总是为国家而努力，为他人“共同提高”而用心，决不为个人名、利、权计较，就会得到上下了解，得到较多工作上的便利和种种鼓舞与支持的。我今年已七十过三，三姊也进入六十六岁，彼此似乎还充满童心的来接受新的工作，并充满信心想办法来完成任务。和一解放即参加学习，从工作中、生活中的实践，来贴

近国家，改造自己，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在种种运动中，不少老朋友都被扫荡垮了，不垮的也多在消极中过日子，或怕犯错误不敢作事，我们却在任何情形下也不消极，只想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而似乎因此也总还有机会把个人点点知识和能力，用得到当前或明天需要上去！小龙小虎工作，也还算是能尽其所长，在比较顺利情形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虽某一时不免小受挫折，但一切发展还是正常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工作上的负责态度，还是得到上下认可，每年总是在“先进”名分上有个位置的。小虎虎从十八岁起，在上万人的厂中，一连作了十年的先进工作者，这一回运动中，虽受了几年挫折，还是从不消极的干下去，最近又在主持一件新的设计任务，日夜忙个不息了。端端、以氓等给我们印象都极好，都知道是文思教育好，只是好像对世事，都比小龙小虎懂得还多些，人情世故，甚至比我们还懂得多！因此可能还得家中长一辈，特别是你从教育他们出发，也振作一点，把自己解放解放，忘了个人小小得失，多关心些国家当前或明天的需要，把工作配合上去。不懂的或懂不够深切的，就再去好好的认真的学下去，十年八年不以为意的学下去，和文思好好的把各自长处配合起来，对外，用到学校教改将有好处，对内，让两个孩子的今后发展，也更健康些，更能和明天社会需要配合。能经常这么来考虑考虑，你的体力，或许在短期里就会大有好转，也说不定！要更深刻些明白国家或党还有困难，自会忘了个人的小小得失，好好把个人长处配合上去。只要明白这么存心对国家就有好处，你精神面貌也便将在迅速中大大不同于目前！这也是种“学习”，并且还可说是基本功，基本态度。我和三姊就这么过了这廿

五年，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情绪体力的健康，也影响到孩子们的发展。

从文

张宗和　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兆和大弟。

① 四姐　即张充和。昆剧专家，擅长诗词、书法、文章和国画。1949年后旅居美国，曾任职于伯克利大学，执教于耶鲁大学。作者的姨妹，收信人的四姐。

19740901
北　京

致王㐨

王㐨同志：

丰台区大墓工程想已在进行中。你想必又得大大忙一阵。望能保持健康，不要累垮就好。

宁万寿孝子棺拓照底片一部分已找出，并把放大的照片(还小了些)，同寄给你。望能斟酌一下，是否可以设法为把它再放大些，到主要部分约市尺五寸左右，或只把内中的人放到约二寸三寸大，指内中小些的群相，有单身相一半大即够了。(最好还是翻成黑线白底子的，听说能作到的，可不知费事不?) 因为目前最需要的是人的衣着，拟补到《服饰资料说明》中，作附图用。此图中人物重要处，是在行动中，且有背景，因此比敦煌画、龙门石刻进香人不大同，生动活泼得多。刻画交代仔细而完备，俱具、树、石、房屋等等，均可分别用到专题上，有时代性。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

馆中最近已把我那个《服饰说明》，由之檀送还。已积压半年多，还是眼睛不出毛病以前上交的！如早还我，就早抄出了。正重新一一看去，觉得内中有些提法还新而实在。够不上什么“学术”，不过常识综合分析而已。以图为主，结合文献作解释分析，也引引历代《舆服志》，却不尽赖《舆服志》，因为每一朝代（汉、唐、宋、明、清等）多延长三四百

年，前后变化必然甚多，又还有个地方性易突破制度限制。《舆服志》只记下一时制度，不可能适合一朝历史发展的。仅凭出土俑，也难言。（即以明墓中大量出土群俑而言，内中仪仗群，即有穿宋代官服牵马，元代官服持仪仗的，事实上也是经常出现过。有意贬低前一代的政权象征。辽墓壁画中用宋代官服人奏乐，扛交椅等等。不明白情形还附会为民族团结或文化融合。明代人用元大官穿的质孙服持仪仗前人已说及。）搞考古同志，不能区别各代衣服特征细微处，必无从说明问题，还以为全是明代衣着，或同时还在流行！又不少传世名画，如展子虔《游春图》（这个值四百两黄金），就可从人的种种肯定不会是展笔。船上一妇女头髻、衣着，一船夫衣着，一骑马的后跟一男子衣帽，均唐宋间式样，敦煌画及大量出土俑均可证同异。"专家"总还闭上眼，以为是展。教书的、千百人都人云亦云的，也以为是展！又如《洛神赋图》以为是顾作，也是人人不求甚解，而一例承认的，事实上衣着也比顾时代晚得多，晚到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后！而且肯定是魏孝文帝到洛阳华化以后（在南方则为齐梁时代），北方作家绘的。侍从头上戴的漆纱笼冠，下面是由平巾帻（望都五百八人所着）衍变而成的晋代小冠子，也绘错了。顾生在东晋，那会不懂当时的制作，又那会把他以后数十年才出现的事物，反映到故事画上去？……类此约有几十种名画，时代都是后世"专家"胡定的。所以这个试点本，有意选出了十多种名画，来作分析，重新为判断时代，并酌引文献中提到或不提到衣服以外的家具等等为附证，因此方法上似乎即可以说是较新而且唯物的。从这点说，这个试点本似乎还像个样子（这只是预定十本中第一本）。只是已制版的正图只二百

页，内中似还不到八百人形，新出材料既多，因此拟先在说明中加五百附图，或许对于本书种种解释更有说服力。因一再更改，稿子相当乱，馆中虽允为找人誊抄，我觉得容易弄错，还是打量自己重抄一次（廿五万字，至多二三月可以写出）。目前眼睛看书已不大灵（在床上看书，只能利用右眼），抄书还归行。一天抄五千字，不会累倒。附图已积累了过千，只是还得一一勾成线图，才能制版。全部拟用图八千到一万，有得是材料可用！（馆中虽已把之檀暂时调回，只为改陈用，到十月就仍得返回干校。对我这份工作重要意义，始终缺少基本理解。）幸好黄能馥一时工作还不忙，允为帮忙勾几百黑白图，总算得到了解决。不够的图，或许只有你帮帮忙找到，希望在不过分麻烦你的情形下为帮个忙，来较好的完成第一本。

我想知道侯马出的五个人形陶范，你们所中是否都有照片，记得过去只给我两个，其余在《考古》上刊载的，多印得不大清楚。若有底片，望为各洗个三四寸大的，便于勾线作附图或补人主图用。又商代玉、石、陶人，已用上四五种。如有别的，记得辉县展有个绿玉柄或刀，柄端也作人头形象，发掘报告中却未见。辉县出商代玉人，应是早期的，即只人头，也重要。有正反照，也给我一个。又日印《支那铜器精华》中有个“乳虎卣”，有个人像在虎身旁抱着虎。衣发都极具体，记得在另外一个照相上，则从另一面照，若能记得住不同照法的二图，也望各为洗印一个（人到三寸高），因为两面照到，就可依据它作成复原图。又科斯洛夫《北蒙古之发现》一中文译本，附有个残片绣，作三匈奴骑士衣格子锦纹，面前有一马。这照片，也不大清楚，考古所若有原文插图，

比较清楚，即为翻照一个，否则能据《世界美术全集》汉代编所引图翻照，也比较清楚，可用来勾线作附图用。又信阳楚墓发掘报告，望为借来用用。因为内中漆瑟上彩绘有乐舞、狩猎以及近似巫觋或统治者分别摹绘形象，是大章摹出的，相当准确。比目下我所有的彩印图详细得多。也得把它一一勾下。此外信阳似还有些彩俑，听安金槐同志当时说，原是在坟中大型镇墓怪神两旁成列，捧巾帨侍女。只勾下一个示例。报告中若较全，也有用处。

又德人勒柯克彩印的一本特大型高昌壁画，考古所有没有？（印得极少，过去郑部长有，北图有。）若有，我拟来图书室看看。内中如《分舍利图》、《半身美人图》像、西胡乐部像（天王?），均已为日人转印于《西域画集成》内（这个图录还印了不少别的画）。但德人印的本子极大，十分精彩。日人印的已较差。而且有些不是彩印。但内中仍有不少重要人形衣着材料，和一些波斯胡供佛图，形象比出土之彩俑具体得多。能再看看，也必可得到些有用知识。此外还有什么商周人形图像，请便中问问王兴民同志，在外国图录中的，或未发表的，他见得多，知道得多，望告我书名，十分感谢。新出不少辽金壁画，如有照相，也希望看看。为了这个工作，估计到印出后，对全国文物工作者，或多或少可能都还有用。搞美术史人物画研究的，也还有用。最好的合理办法，是让我带二三助手，去全国走走，在陕洛博物馆学一二月，在敦煌学一二月，在四川云南学一二月，在串博、沈阳东北博看一月传世有名人物故事画，在故宫看一月重要人物画。尽可能把有用材料照的照，画的画，用八个月时间，则第一本附图应添什么，第二本应如何编排新材料，心中就更有数，不

至于临时凑合来使用有限生命，工作进行得到的便利必大得多了。能这么搞搞调查研究，来争争时间作个二三年，或许会可望把这个问题，用个排队方法，也搞得出点成绩，省得后来人少走许多弯路的。

除本题以外，事实上我还可把丝绸、金银错、漆器、家具发展、马的应用及装备进展，以及其他数十种不同的文物发展史，各自搞成的专题性整理排队工作搞下去。除了衣服问题以外，还有不少的文物中的“空白点”，在任何机构里都永远排不上队，即本单位中的搞业务的首长，也从不为年青人以后工作考虑，稍稍支持我把这一系列常识，用个比较有系统的方法，一一整理出来。我还是将争这三几年时间，尽力所能及，不计得失的搞下去。因出土了文物以千万计，传世的又必以百万计，涉及劳动文化史部门，有多少新问题已提出，至今搞文物的，大多数还停顿在一种千年来玩金石文玩传统方式上，永远以“文献学”作中心和重点，把新出的文物之一的竹简或附于铜器上的文字看得特别重要，对新的壁画出土，也只认为是绘画艺术上的新发现，认识上极窄，却还很少有人明白更重要的，应当是那些文物在生产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物质发展史……等等的重要性。以及每一种物的个别发展史，对整个文化发展史的意义又何在。读书人总还只知道重视用文字写成的东西，认为可以明白历史，却还极端缺少有人肯在文字以外作作研究，可望弄明白任何文献也不提到的中国人；特别是劳动人民如何创造了历史文化，所创造的具体又是些什么，分门别类的发展又如何？而且这些以千万计的物，如何分布于广大国土内，能说明多少问题，居多恰是文献中永远忽略的问题！既可以对于正统史学者的

提法，以为一切发明都是帝王圣贤想出来的，加以纠正。只有这个物，才能把人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劳动人民的成就说得清清楚楚！若搞文物的，都还只把文物作为插图来附会文献，点缀史事，说“劳动人民创造文化”，就永远将是空谈，求“古为今用”落实到生产上，也不免永远会落空。

放大相若有困难，就把它送回来，我另外想办法印。

从文 候

九月一号

197409 上旬
北　京

致郭慕熙

慕熙同志：

上次一晤，未及谈谈。闻刘先生①正在病中，未能工作，希望已早早康复。我正在整理有关服装问题材料。六三年左右，大章、之檀等，即已摹成正图二百幅，附图数十种，共约八九百不同图像，我为就二百正图逐一试为作作解释说明，共约廿万字，上交送审后，初步已通过，图已制版，说明已付排，打出十来份样本给各方面看看。只待把说明改改，诸图重新取舍一下，即可付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因之搁置下来。我由湖北回来后，一见大章，就告我制好的一箱底版(一部分还是彩印的)，在行将处理时，抢救出来。近由馆中王、巩诸同志重看，觉得还好，冶秋局长已同意付印，供各方面参考，大致还有用。因改说明，在说明里添加些附图，第二次运动②一来，又搁下了。一搁即十多年！近来说明稿请求送还，已到我手中，将亲手重抄一次，文字约廿三四万，并拟加新附图三五百于说明中。若无意外故障，大致年底或可上交，重审。工作是当时周总理点头同意的。这还只是个试点本，若能照原计划作去，还可望在今后将其他九本陆续编出。总计可能用图像到七八千，由于近年新出土材料不断发现，若能继续工作下去，第二册或许将请求为外调些人协

作。工作能否继续，这将看第一本的结果，因此这个试点本正图即或已确定数量，不大可能再加，但新材料过多，也将尽可能把附图弄得丰富些，全面些，可望达到“文图互证”效果。文字再多些也不妨事了。

因为正图里已把《夜宴图》中一部分和《簪花仕女图》一部分用上。在说明里，并提出二名画产生时代的一些新的看法。个人从制度上分析，认为宋诏令中有仁宗淳化初年一个令说“南唐降官，一律服绿”，王栐《燕翼贻谋录》也说到这件事。本图③中果然多穿绿！又“叉手示敬”是宋代一种礼制，和以后“作揖”用意相同。有大量图像材料可以证明，元人作《事林广记》中，还有两手叉手图，附有说明，如何才合规矩。势不可能南唐时顾闳中事先即知这种礼节。而且家具也是北宋，女人面型也是一律宋式。所以故事是旧传的，生产的正确年代，或在北宋，并完成于北方画师手中。《簪花图》则女人种种是天宝时，发上已使用首饰，即不可能再这样戴花。加花冠即近于蛇足。衣料中，有蓝地染红花缬，显明不会有的。一纱衣作方格子样平平画出，不知随皱折处理，也显明是后来人以意为之而成，唐宋画家均不至于如此无知。另一女人在颈项间加了个扁式项圈，唐代没有。唐人颈饰贴肉，不可能在衣上用！只清代使用。画中一小狗，叫“猧子”，是康国进贡的，和《会乐图》里桌下那个相同。能证原稿不会这样。《长恨歌》虽有“花冠不整下堂来”形容方士所见贵妃形象，可是唐式花冠必紧罩发上，如《倦绣图》《听筝图》《会乐图》妇女头上情形。至于《簪花仕女图》头上的花式，则为宋代所习用，名叫“罗帛花”。在某一时，男女均分等级插在头上，也有许多图像材料能作证明。因此这个图卷，

我以为大致原是《贵妃纳凉图》或《贵妃出浴图》一类唐代旧稿，原稿产生时代，有可能还比周昉早一点。但此图则至早只会到北宋，而且经过清代如意馆中画师为复过色，所以才把清代《皇朝礼器图》中亲王贝勒夫人等王族礼服上的扁扁金项圈，加在旧画女人颈项间，从制度说，这是证据确凿，不宜含胡的。在有皱褶的轻“容纱”衫上加粉勾出方整整的图样，不仅唐人不会如此愚蠢，宋人也不至于如此。只有至清代如意馆无知识的画工，为哄乾隆的欢喜，才会这么办的。还有《文苑图》也是宋人的作品（至早是宋），因为唐代圆领衣没有里面加衬衣，也不曾见到帽翅作月亮片。圆领内加衬，最早只到五代末敦煌画上才出现，已近宋代。宋代则一般都加这个。幞头二后脚上举，用月亮翅，是南宋金墓里演戏角色才出现的。以后到明代制度，反倒是官服纱帽所必用。（所以十分出名的《唐后行从图》也不会是张萱，可能是元人描宋本。传世的《萧翼赚兰亭图》也不会是阎立本所作。）并且同一画稿，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名称的，一为《李德裕见客图》，后面还有个过厅换衣处，一木榻上堆了不少衣服。再后是大厨房，有不少仆从正在煮茶、汤（宋代分开称，茶是清茶、汤加作料如后来辣茶），所有茶具多重叠成份，垒得高高的，和近年宋墓中实物和壁画里所见一致。是宋瓷、宋漆器一般处理茶具方法，盏子带托成一份。又有个注碗也是北宋北方典型茶具样子，不是唐。还有个题名《琉璃堂雅集图》，和前稿相同，比目下所传《文苑图》多后面两部分。（右角，磨墨部分那个堆石头手法，也是赵信式，唐人不这样画石头的。）从种种分析，都可证明这个画不可能成于韩滉之手。至于托名韩滉，或者已相当早。

还有那个卖到四百两黄金相传为展子虔的《游春图》，骑马人和马后人衣服、幞头，都不是隋代式样，并且也不会是唐初式样。船上的主角妇女一身，船夫的衣着，都不是隋代式样，而是晚唐或宋代人拟晚唐而作。（内中建筑也晚，故宫单士元院长和搞建筑的傅熹年，都提及过。）正如赵松雪的《洗马图》，故宫上次展出过，马夫穿大红衣，明制度的就从这一点也可指出不会是赵作。投降的赵松雪，那里会敢如此大胆的犯禁？因为元代只有大官能穿红，马夫是绝对不容许大红的。明人也不会犯此错，有严格法律在！只有缺少历史知识的画工，如苏州的画匠，据旧稿复色，才会如此荒唐！

此外还用同样方法谈到《洛神赋图》产生时代可能比顾晚百多年等等，各在具体错处提问题，作比较。要较多说服力，最好是在说明部分，多加些附图，将可得到“文图互证”的效果。一些鉴画“专家”，一时间是不会接受这种新的唯物方法的，可是迟早还是得承认！因此想和你商量商量，盼你能向你领导提提，是不是能协助协助我这个相当吃重工作，给点材料。我需要的是“夜宴图中的线图”（黑线素图），如本图内中有三个叉手示敬的绿衣男子，是不是能各为刷印个黑白单色图？（男子腰带下系个打结的巾子，原是唐代早期制度，名“帛鱼”，有象征李家王朝强的用意，武则天时即已除去。后又使用，韩五代末可绝不再用。从这点说可进一步证明宋代画工是不大明白那是“帛鱼”，南唐人不会用到的。）《簪花仕女图》中一个较矮些，颈间衣上着有清代扁扁项圈的女人，也需要个黑白图作附图用。若《夜宴图》全部，能为刷印一份男女黑白图像，需要出一定费用时，也不妨告我个数目，因为以后若继续作下去，也许还将全部用上去，把它

缩小，改成三四段，排成一页使用，并为一一提出证明。你们既已费了那么大劳动彩印出来，且定价到八千或一万，印的虽不多，极可能已有一部分早已从各种渠道送到国外展出，或送礼，在《文物》一类刊物上来批评商讨这些画的时代，大致是不会刊载的。可是若把他们当成服装历史资料中一种，由疑出发，来做分析，提出相对年代，及近于蛇足处商讨，忌讳即少得多了。这些黑白图能不能得到，盼望告我一声，十分感谢！

凌沧先生这廿年内，临摹了许多有名壁画，在国内外都得到好评。他身边或许还留下了些线图，他若体力已转好，又乐意给我看看材料，也盼望你便中为问问，若对他没有什么妨碍，就约个日子，我照约定的时间来看看他。因为我还记得他曾作文提到《十八拍图》衣着即南匈奴旧制，事实上或许不相干。《十八拍图》衣样，说和唐代及扬州特别织的“蕃客锦袍”（南史叙述），大致是相同的，照例是袖子细长，下脚不到地，有的只齐膝，是契丹女真共同继续……

郭慕熙　女，国画家，时任职于荣宝斋。

据未完成废邮编人。

① 刘先生　指刘凌沧。国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夫人郭慕熙。

② 第二次运动　指 1974 年达到高潮的“批林批孔”运动。

③ 本图　指《韩熙载夜宴图》，相传为南唐顾闳中所绘。

19740928
北　京

致徐盈、彭子冈

徐盈、子冈：

节前人多车挤，本意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来看看府中大小，到时不巧恰有家乡人来谈天，五十年前老友，便放弃原有打算了。近来“一家之主”的心脏情况，和主持十分烦琐家事的另一位“一家之主”，体力和情绪健康如何，总时常在念中。我左眼视力衰退，已近似在报废情形中，因此夜里看书必闭上，只利用右眼。大致还能对付下去，不大感觉困难，也丝毫不感到丧气。要来的必然会来，承认自然的安排，接受而已。在全部失明以前，还将争争时间，尽可能把计划中已进行的工作，尽其所能一一作去。大致能把近一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学来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知识，及有关过去三千年社会劳动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的有关起居、服、用的文化成就，以及对世界过去今后的贡献影响，一些具体问题，分门别类的发展史，争三几年时间，能把所学写出四分之一，已可作证这廿五年活在新社会里不虚度岁月。能把所学的转成文字，或文图互证的小册子若干种，对伟大的党和本行的后来接手人有个交待，再本身报废，也就“心安理得”了。

在近卅年社会剧烈变化中，过去搞写作打算，早已在岁

月交替和人为扫除中完全失去了意义。主要部分，在自己脑子里也不起作用，更何况别的人？不久以前，听到北大国文系一个教“现代文学”的教授说，上面已肯定，商讨近五十年文学成就时，只教鲁迅，作为代表。其中又只教《阿Q正传》和此外一二短篇，和《野草》中几个小杂文。此外即主席的诗，和个八个样板戏。倒也简便省事！最近才又听说新加了个郭沫若。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这也正是我廿五年前即下决心，放弃了做“空头作家”的一切好处，自然也包括了料想中的麻烦！转成一个十分寂寞辛苦，并且极其平凡的历史博物馆说明员，用一个“普通一兵”的态度，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从旧书中所谓“日月既出，爝火必息”的话中，理会到如何自处，或幸而可望在新社会中免去意外挫折，从另外方式上，为国家作点事情。又幸而在难得的种种机会中，居然还能作了些平凡而有连续性工作。至于目前所学，外人说的什么“专家”或“特别成就”，那是从表面看问题，绝对不可信的。世界上那有放弃了驾轻就熟的“作家”，重新开始来努力谋个“专家”名分的！事情十分明白，若真的对新社会言什么“成就”或“有意义贡献”，就绝不会到目下年龄，和快近七十岁的老伴，住处还得分开成两个地方。而在进行一系列工作，可供工作的书桌面积，还不过一尺六寸左右！这种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都是外人不可解的。别的不太相熟的客人看来，不免觉得代为难堪，我自己倒觉得应分知足（二千多年前的老子早就说过“知足不辱”）。因为尽管在新社会中万千知识分子，总会在不意而来的风雨中辱来辱

去，只要人还活着，明白对社会、对国家、对党长远有益的事情，总还能用个极端素朴态度，坚持下去。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永远在一种不知所措彷徨中度过，已经算是十分幸运。即深通新的“儒术”的人物，善于从巧佞中有以自见，事实在心理上还依旧不免极其彷徨无主，为个人得失升沉，用尽心机的男女名流，清夜扪心自省，在“作人”二字上我还是可能少些惭愧！不过这种处境，从一些四五十年来彼此相熟的高知名流“不倒翁”……看来，我的种种想法，还是近于“聊以自慰”，必以为实由于“不明时务”，致“生活狼狈，工作败北”，无可奈何，咎由自取。因为若“明时务”，则往年献九鼎于蒋光头的“学术权威”，目前还不是依然并不失其权威性。批孔最有作用的，或许正是深通“儒术”的。长处重在“明时务”，随社会客观不同要求而“变”。把本人思想和客观现实都看成铁板一块，固执的由深信转成“迷信”，任何努力，结果终不免会败北的！所以用身边接触到的种种，对个人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教育”。经过多年的教育，末了还是只能在目下情况中进行工作，可以证明我过去总把自己说成是“乡下人”的称呼，还有点道理。因为尽管在大都市里混了半世纪，悲剧性的气质，总不易排除。所谓城里人，特征一般是“人老成精”，越学越增加世故，知适应现实。随风转舵，即不至于触礁搁浅。我倒恰巧相反，越学越天真幼稚，事实上本不算个什么读书人，却浸透了一种“书呆子”气，所以似乎还已预见到，这廿五年的工作，虽比较踏实，由于人事上的不善处理安排，结果还将不免使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在新的什么运动中，依然完全失去应有的意

义，是意中事！常听有权位的人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若用意在暗示知分若知所以自处，必以善于巧佞为出发点，我由于深信“巧诈不如拙诚”，前途无路可走，是必然结论！

我的记忆力十分离奇，总是大处把握不住，小处却不易忘却。至今还印象分明，即初来北京独自住在北大东斋宿舍里，两位充满好意到我住处看看，以后在小文章①里结尾说笑告告我，提到头发过长得修理修理时，我当时想到的许多“过去”和“未来”，多不切实际。照例把头发牙齿等等问题除外。以后镶牙也还是照徐盈兄的建议才认真去处理！卅年来，一切家当几几乎全损失了，近来理理些残存旧稿，却发现两份小文。有一份是和子冈的译文同载于一个刊物中的，另一份②是见过两位以后不久写的。似乎多是初次谈天时没有说到的种种感想。卅年后重新看看，倒似乎还有意思。内中编者和其他两位作者，均早已成为古人，我却像心情和卅年前还差不多，甚至于反而更幼稚天真了好些，来温习这个“过去”，并印证当前，自以为小小文章里似乎还有“内容”，可是卅年前人就看不懂意义何在，现在自然更不会有人看这种小文章，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更不会有什么人写这种小文章了。想起我们卅年难得的友谊，因此特别寄给两位作个纪念。“社会”变了，“友谊”却没有变。友谊建立于相互对于工作的热忱和对社会的关心、对国家的爱。彼此尽多不同点，共同点却总是多一些，占主要位置。前人说“衣惟求新，人惟求旧”，大致即指得是这种经过长期岁月，和不同遭遇，而始终对生存的意义，有个“共同认识”而言！

在这个节日，年在六十以上的熟人，对国家前途，从远

大处说，实在令人乐观，但从日常接触问题而言，总不免令人深怀杞忧。这也许是比较少数知分一种矛盾心情。我却大致还是受故事传说的影响，因为记住《列女传》里有个鲁漆室女，三十不嫁，倚门而啸（吁嗟意），人问她是不因为婚姻问题难解决而悲哀？漆室女却回答“因为君老太子幼”而痛苦。邻人以为这是那些治理国家大官的责任，和你这个平常老百姓有何关系？内中也有“国家有道庶人不识政”的警戒意思。漆室女回答得十分巧也十分深刻，说正因为“君老太子幼”形成的种种，将不免会影响到一切，也影响到个人。因举“马食园葵”及追人堕井③事为例。故事极短，寓意却相当深，达到应有效果。因之也使得我这个乡下人，学懂得做文章写故事的方法，得到不少有益启发，以至于联系到当前对未来的“杞忧”，这杞忧实近于不必要，又依然是“不能自已”！

这也正是过去有人说我脑子过于复杂，缺少中和，到一定时候，可能会发疯的原因！朋友警告极有意义，你这个乡下人的头脑，若总在抽象理想与未来现实矛盾中折腾，会逐渐失去生存方向的。目下只是在一些发展中社会可有可无的工作、费力难见好的工作中，消耗七十岁以后有限生命。分析说来，或正是唯一可以在这个矛盾中免去发疯的一种方式，肯定并不是最合理的方式，却是较习惯而又行之有效的一种，则事情明明白白！正因为“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幻念，其他“马路消息”带来的十分沉重的压力，便通通不在意，加以“抵消”或“中和”，甚至于转化为一种对工作的渴望和旺盛热情了。尽管视力衰退已特别显著，心脏也间或提出些新的

警告，还是能晚上支持到十二点左右，早五点多些些依然照例可以起床。也可说是一种新的学习，和古人说的如“秉烛夜游”相近。有限生命还能如此充分使用，总比一些熟人在彷徨中“不知所措”过日子，以及另外一些有责不负作“逍遥公”以图自保的人，活得有意义得多！所以老朋友不必为我健康担心，应当为我的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致贺，才是道理！

你④过去许多年来，对于在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或民族工业的发展，曾经有极大兴趣，不知近来是否因心脏发现了毛病，是把这个研究深入的兴趣提高或降下？若至今并未失去原有兴趣，我觉得有份从乾隆某年开始的海关翻译进出口每年报告册子，或许值得费个三几月时间翻翻它。内中进出口货物数字和生产名目，以及由中国转口的种种，我这外行也觉得“此中有物”，内容实异常丰富！因为我曾经看过乾隆某年的一份，重点似在广州十三行的货物出入名目、数量和价（也包括了烟土特货）。手边又还有光绪廿五年六月印的，注明英译汉第四十册字样。总目是《光绪二十四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我别的不懂，只从进出纺织物名目和数量价值，得到的知识，就觉得十分有用。你是不是可以在闲空时，去问问北图或其他图书馆，看看有无全部资料？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估计你看过这么一大份资料后，因注意力一集中，即或不可能把心脏病真正减轻，也会忘了它的存在，不至于受它的束缚或威胁（这存在必须想办法克服的），因而老是为这个必然会来的毛病担着一分心，一切被动，感到消沉。据个人经验，任何有兴奋

刺激性的药物，都不如集中精力来进行一种工作，效果显著而持久！绝不会因这么集中精力来注意若干问题，而使这类慢性病转重的。

废话一堆，如能引起两位发发笑，也就不算废话，成为这个大节一家人一个娱乐节目之一了！

弟　从文

九月廿八日

---

① 小文章　指子冈的文章《沈从文在北平》，描述她和徐盈初次访问作者的情况。1946年9月3日刊于天津《大公报》。

② 另一份　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编入全集第12卷。

③ 复述略有误："倚门而啸"应为倚柱而啸，"马食园葵"应作马践园葵，"追人堕井"实为追人溺流。

④ 你　此处指徐盈。他在抗战胜利后数年间，作为《大公报》记者，写过一系列经济方面的专论，并结集出版了《北方工业》、《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等著作。

19741006
北　京

致唐克美

克美同志：

节日家中大小必愉快。大节前，东城区来了八个成衣部门老师傅，要点材料，说上面①认为依据唐代的翻领式改改挺好。似说最高上面曾提过，以唐代的好。上面事实上是看得太少，不大明白每一代都有挺好看，合现在要求的衣样。他们曾画了些样子，只是临时勾的，见得太少，知识不深人，不全面，恐不是办法。因为将在节日以前送上样子审查，时间过于匆促。又说明年春天，将开个全国新服装展览，或在北京举行。我答应他们，可以为提出一份有代表性、可以参考取法的资料二百种，内容较新而少见，还包括兄弟民族的。若不告人时代，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必觉得十分摩登。过些日子，你便中可来看看，或邀你爱人同来，如认为还好，不妨或由我再建议徐锋同志，只要你们抽得出一个人，又能照相放大，或勾线或翻照放大成八寸大，至多在两个月以内，并不费事，不费钱，就可以掌握住这份材料，印出来，就可以供全国成衣师傅参考，将比上次作的"马"效果好得多。材料集中搞好后，我可以花两天时间，为把时代和特征，以及当时用的材料花纹作个注明，无条件供工研室用。最好附上十页花纹图。约共一百种，已有，一照即成。只是应当事先说明，付印时，最好能照我

为编排的秩序，免得打乱，弄得颠颠倒倒，给人以错误印象。据我个人主观设想，这工作值得作，对全国衣服改进有帮助。既不费事又有益，面对生产需要，能比较具体解决问题。不会犯什么大错。不设法比较有系统的把基本资料送到生产第一线老师傅手边，只凭三几个学校里出身的青年，随意抓抓抄抄，来设计改进中国服装，不是办法。也肯定不容易得到满意效果。

正如同改良裙子，看来十分简单，可是从事改良工作的人，由于不懂得花纹与和色效果，新的好看绸缎接触不多，旧的根本无知，因此上街时，经常触目的便是许多花样沉重死板，颜色黯淡很不美观的改良裙子。也可以说是参加改良的由学校出身的青壮美工设计同志，缺少基本知识（裙子式样和绸缎花花朵朵相配的应有美不美知识），结果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工作，也达不到应有效果！这事似乎也得重新补课，才会取得令人满意进展！首先是要懂花纹，同一花花朵朵，只是枝干粗细不同，组织处理方法不同，形成的效果生硬或活泼即完全两样！

你们研究室得力人不少，整个在搞些什么？不分别抓抓基本资料，用来作“共同提高”的学习对象，怕不大提得高新设计能力。我学这个，并看到上百教这个，和上百参预这个生产的同志，廿年了，总似乎在提高改进特种工艺和应用工艺上，不大容易有新的突破，提得到应有新成绩。主要一个环节，大致还是基本知识不够。说不懂，也点点滴滴的懂得不少，但是一到设计时，即可明白在花纹和造型两者间，缺少应有的相互转用的知识，永远在单打一方式中摸索搞创新，那搞得出什么真正新玩意？所以在可能情形下，你们试

抽个把人，我来为尽尽义务，面对全国这上万从大专毕业的少壮美工设计同志，和以百万几十年来在生产第一线的老师傅作共同提高计，编三几本古代漆器图录，估价还是十分有用的。若要搞二三五百造型好看，可供新的生产参考取法的家具图样，只要研究室抽得出人手来，照搞服装办法，应画的画，能照的照，花点点钱，至多一年，也会搞得出个很像样的参考资料，能供全国生产和教学用的！如有需要，不妨约个时间，我自己跑到王府井你们办公室，和徐锋同志或别的领导同志谈谈具体办法。这些问题早就为作过准备，只要有一只得用而且敏捷耐烦，明白是为全国服务的工作的手，毫不费事，就可搞得很好的！

并候诸同志好。

沈从文

十月六日

唐克美　女，工艺美术家，时任职于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上面　实为江青，但作者当时并不清楚。

19741021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小虎有信来，得知他各处跑了一阵，说你出差，到了安阳开会。他意见是你最好请半月或十五天事假，来北京看看妈妈和孩子，明白一下这里情形，也让我们明白一下你们情形，对红红明年如何安排学习，大有好处。我和妈妈都觉得他说得对。事实上为看我们，你也应当同意这么办。我今年快七十四岁了，体力从表面说相当棒，因为工作责任感，事情一大堆，所以每天必到十一二点（或过）才睡，早上不到六点又得爬起，日夜忙个不停，也不大注意吃喝和睡眠。估计还是可以支持三五年，把工作完成一部分。可是左眼视力已不大济事，等于半报废，看远处不碍事，看书也不困难，只是写比这信更小些的字抄材料，改旧稿，已感到吃力，效率已不如上年高。其次，妈妈体力从外表看也还不大变，事实上已不大成。由于吃的量过少，基本营养不大够，虽闲在家中不必上班，一天搞两顿饭已稍感吃重，易累，中午必睡睡（我因工作，从不敢午睡）。并且究竟已上了年纪，近六十六岁，和所有亲友比都还见得结实年青，可是和她自己比比，就大不如三年前在乡下任蔬菜班长时那么手足举动利落了。幸亏有小红红在身边，红红近来又体力已基本好转，在学校

一切表现也很好，在院子里同样得到老奶奶等好评。大大最近还亲自为她缝棉背心，只这一点你就体会得出一家人对她的爱和关心是如何了。妈妈每天督率她洗碗做家事，耳朵总是因想什么暂时失灵，得嚷嚷骂骂，她照例是无所谓，因为明白骂骂以后随即一切照常，只近于点缀家中相当寂寞空气而已。妈妈昨天还和我说“小家伙真的一走，我们二老相对吃饭，食量或许还得减少许多，生活也沉闷得多。”特别是妈妈。因为我住东堂子，有的是事情作，一靠桌边即易迷到问题中去，到时忘了回去吃饭，妈妈若特意为作了点什么，到时我不回去，或回去过晚，一个人当然无聊。即或大哥近些日子每天晚上必回去和她们一道吃晚饭，把家中粗细活安排得条理分明，房子也干净清静，可是大白天总像还有些些精力待耗尽，无事可以消耗！我的事她又帮不了忙，红红真的一走，到还是个问题！

昨天得到了虎虎信后，大和妈妈和我，都一致希望你来小住一阵。大家商量商量以后如何处理红红的办法，这是一。其次，为你找在协和相熟医生看看病，认真治一治，为长久计，也必须这么办。三、相互明白一下四川和北京情形，当前和明天的种种，对你们也有必要。所以派我执笔赶写这个信，希望还来得及在安阳收得到，即时和领队的一商，为看看双亲，请事假十天半月来京看看父母和女儿。不要有任何迟疑。小羊宜宾住处有三个床铺，客人一走，便相当清静宽阔了，小红红目下独用的一张床，就很够你和她同睡。天气若转好，一家出城到颐和园去照点相，让大为起早去租一只船，尽小红红过过瘾，此后许多年或许还能好好记住。这孩子和虎虎和我有个奇怪共同点，即记忆力之好，十分少见。

领悟力也特别强，或许和某一部分官觉特殊发达有关。大在这里教她的一支歌，长长的，当时即能记住，第二三天便去学校上台大唱了。有些特别长处，目下学校不易发挥，也值得大家研究一番，来在校外加以发展和加强训练。样子像不太灵活，一颗小小心子可够灵活。只以作画而言，学校的要求太松太浅，事实若稍加训练，很快就可以大大得到进展的。她说“爷爷告我学什么都要耐烦就成。”这一句话就将影响到她学习态度多年。我们似乎还值得来共同研究研究，其他更重要的意识的输入及时，目下只记住“要跟毛主席走，”可是具体事便易忽略，也值得你以后和她在一处过日子，目下即应对她作的基本功。即早来好！

从文

十月廿一

19741024
北　京

复沈虎雏

——给在工厂的次子

小弟：

得长信，适二表哥正在此工作，一切有同感。因上二月以三万人大厂而言，月出车十六辆，上一月上升了些，亦只到七十辆，多可怕的现实！想起来实在不免令人痛苦。即小以知大，国内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在停顿中，或近似停顿边沿情形，或将以万千计，而人数则将以数千万计也。分析说来，即由于六六年运动由“大串联”、“大辩论”发展而为“打砸抢”，再又有计划分成“两派”，以为便于收拾，直到工人人清华，占领一切，改为军管，……到“揪五幺六”，到今年五月新的运动新的高潮为止，搞得个亿万人情绪纷乱，无所适从。即在党内，也有不少上中层熟人，恰恰如过去邓小平说过的老干部遇新问题，多在莫名其妙中被揪，被斗，终于下放，复在莫名其妙中回转到北京。认了错，或不认错，官复原职。对于更新的种种，还是不知究竟要向何处走，达到终点又是什么，难于明白。“逍遥公”之增加，即由之而来。因为凡是负某一方面实际责任的人，都对于身边干部情绪的消沉，感觉到“无可奈何”，影响到生产的下降，显明不过。思想水平也在下降中，只是少有人注意到！最令人担心处还是思想水平的下降，由热情转为淡漠。但每天报

上却总说是大大上升，一切形势大好。搞学习，以科学院的卞诗人为例，即近于磨日子！而学历史谈历史上儒法斗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处，不少文章居多是背后由教授赶任务为写成，由什么团体或个人"照本宣科"拿去教、去念。事实上，在鼓励"人云亦云"的学习作风，此外是并无其他企图的。更谈不上认真的研究和学习！反复照抄的习惯，以至于风气到了小学，红红一上学即写批评孔老二，这位"孔老二"究竟是什么时人，作了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不久又批《三字经》，《三字经》内容，也不明白。凡事人云亦云，亦得个"优"。作文课学校不教她们学"叙事"，作点基本功，却教写"评论"和什么"感想"。末了还是照抄，善于照抄便是"优"。更有趣是庆庆，因为事实上比黄帅高二级，书也读得好得多，早在学校即做"学习委员"！批孔批林一到了学校，她把报纸上的文章，剪剪拼拼，搞出了一篇"新作"。事先不告百科，抄好后才给爷爷看。百科反复读过后，称赞不绝口，以为又有思想，又有文才。到末后才明白是小庆庆变的新戏法，弄得一家大笑！面对一分严肃的现实，即普遍的消极情绪的有传染性的浸润扩张，许多有责的都若视而不见，却避开现实，转面来务虚，上下相欺相哄过下去，似乎没有丝毫责任待尽，日子也过得心安理得。广播大部分都以小学生为对象，安排节目，中学生教育即无由谈起。除把下放作为正面正确思想的执行，唯林反对下放。因之造成一种气氛，谁不赞同下放，即是思想上与林合流。但也还是有初中三年生，正面询问教师。张奚若一孙子十六岁，就质问过老师："为什么同样是高干子弟，有的读完初中，即出国，为什么我们想在国内上高中也不许可？他们可出国深造，我们就得下去改

造，区别是思想还是别的?”老师无从回答……就揍。另一面即不上课，居然就不了了之。不毕业也成。这自然只是一有趣小例，也依旧可以见出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凡是从乡下回来的，都感觉到无希望，无前途。特别是无书可读。只要有点什么书读，就可以支持下去。若新书又恰恰能激发他们的下放热情，自然就更难能可贵了。可是，所有出版部门，都似乎对之没有责任。出的书或连环画，对之关心也只是对小学占大多数，对大些的人即不易起作用。八样板戏和浩然的佳作，事实上都还好，可是写的光明面和下放学生见闻矛盾太大，因此对下放中学生，也起不了什么积极鼓舞作用。甚至特别激起反感。他们要的是真正针对他们当前的苦闷而下药的作品。这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好多年来才在最近出一个报道性的短篇集刊，那里抵事?搞文学的大都只注意到上面的意见，可不大注意到读者的情绪和要求。因此过去四十年前，一个人可以用十年功夫，把作品支配以百万计读者的感情和信仰，现在尽全国名作家的努力，加上最高的称美，面对千万读者时，还是起不了应有作用。为什么原因?似乎也从没有人思考过，并由此出发得出些新的启发，想办法来重新抓抓这个问题。

我们搞的一行，就更糟糕，全国出了快达千万新文物，却直到如今，并不曾引起搞“历史”的专家认真注意过，并来好好利用它，使得新的史学研究，脱离了传统的老方法，进而逐渐以文物为重点来弄清楚“劳动创造文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得出崭新证据。事实上，却把原有的底子也快抛尽了。搞历史总得懂文献，在文献上作作基本功，一般大学生对原材料既看不懂，也不必看，只“随风转”下去。指

定抄什么名专家的作品或考古报告，就已足够作“接班人”有余。长处是多善于望风承旨的搞什么“人”，却极少能懂得必需读什么书才能尽责。日子实在太容易混了，因此，上百人还另请调外面不少美工协助，改陈了三四年，进展可极小，重点只是抓标题上的观点，而对文物的认识，水平却极低。有搞分段这部是我们前院那位“大专家”作的孽，训练出来的。因为一个馆归他领导业务廿年，他本人至今写个文物卡片廿个字还不知道应当如何措辞！这种人居然在唯一国家历史博物馆领导业务廿年，自己倒退休了，却留下廿卅个业务骨干命定的在作接班人。再加上新安排的外来的五处长，五副处长，五主任，五副主任，五科长，五副科长，再加五秘书，形成的多级制，大多数新来的长，却对文物毫无基本知识，来“抓思想”，“抓政治”，“抓……”，用忙不过来的各种会不断的开下去，要解决什么既不明白，能解决什么也就可想而知！这还只不过是二百干部一个小机关情形。至于大如二表哥厂子，听说加了上千新人，每天交通车上下班，必有许多人挂在车外让车带来回。生产却下降到真正可怕程度。因为来的多是干部，只能坐办公室，开会，却不能干活，也无兴趣学习干活的！

……得之佩廿一来信，说今天上午可以到京，昨天向红红一说，使得她兴奋到无以复加。过会会妈妈和红红必将去车站接她。她在信上不告车次，说免得我去接她，事实上这么一来，倒把红红急坏了，可能全个下午将在车站里等着！天气正转好，我们大致将可在星期天去颐和园照些全家福的相寄给你。我一天永远在忙工作，搞了大几十个小专题，将交叉的在分门别类积累图资料，总的完成后，便是劳动文化

史一个骨架。今年七十三四，还能有充沛热情和精力并充满信心的来搞工作，和文学所里人居多在彷徨无措中被动的强迫学儒法斗争文件，情形不同十分显明。所以由于条件不怎么好，没有足够的图书，住处又那么窄，工作似乎还能从容不迫的在进展。搞的《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今年得抄出说明廿五万字，补图三五百，补图事幸得王孖同志为热心拍照，问题不大。只是尽这两个月时间内抄出新的样本，或相当吃重，若能即时完成，明年或可付印。这还只是本工作十分之一！全部完成得用图八千，说明约七十万字，我还满有信心能吃得下。此外小专题只要工作能力保持到目下水平，也肯定能陆续完成。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还有极大的潜力（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但在一种无知无能的沓泄领导中，也会把每个人的头脑变成木木的，呆呆的，以混日子而生而死。除外在影响外，也还有自己，是心怀远志来做人，尽“当家作主”的责任，还是一个“混”，抓小利，争小权，占小便宜，所有聪明才智都放在这些小处上，终其一生？这是人生的两极，多数人在近代社会教育培养下，最容易学会阿谀逢迎和贪污无能，和运动中学来的新的政治世故，很容易接受身边“现实”，用个“新现实主义”处理一切也消耗自己一生。所以国家令人忧心处，还不只是目前，最大痛苦也许还在将来。只是这个必然出现的将来，从现在种种，已大略看得出一个轮廓。

大学教改已试行了二年。搞这个的都还不明白目的何在。教改若只从眼下一尺的远近的政治效果作前提，所得的悲剧效果，是显明不过的。若能从国家以后十年五十年发展去注

意，去设想，必将有不少看法，和目前要求冲突矛盾，令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一提出，不是刘少奇路，就是苏修路线。正因为有许多事，只知注意眼前，不明白国家在发展的需要，目下即已受过去廿年教学马虎的影响，技术人材的极端缺乏。二表哥说，来北京和美国人打交道，新买了些机器，必选些人去美国学使用方法，也没有人可胜任。末后厂中却派了个五十岁老工程师去美，学掌握新铣床的技术，事实上一个三级工已足够！

目前看来，批评家和有思想水平的干部已太多，而扎扎实实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还大大不够。工作困难是必然的，但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认识，将永远不灰心的活下去，工作下去，学习下去。做一个普通一兵很不容易，可是必须做。

之佩回时必可得知更多事情。

从文

十月廿四

此信曾以《给在工厂的次子》为题，编人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现保存首次发表篇名，据原信编人。

1974年冬
北　京

复杨国勋

国勋师兄：

谢谢你的厚意，赐信已收到，承过奖处实不敢当。因为在家乡人中，我可说是个典型的平凡人，能活到现在，也可说便是个最好证据，真正有用的一些熟人，居多是在大革命时、八年抗战时……有不少机会死去的。卅八年左右有勇气跑延安的，对革命真有贡献的，又大都已成了一省或一部的领导首长，只有像我这种不中用的平凡还相当庸俗的人，才这么平平凡凡的活下来。明确前廿五年的学习必将报废后，才改了业，完全用个“普通一兵”的态度，支持下去，又搞了廿五年。直到现在，希望升个班长或伍长，身边有十个或五个得力些的助手，希望看来还相当渺茫。

住在北京前后已五十多年，北京话还说不好，小馆子也不会上，想想看，这么乡巴老保守而低能到什么程度？上次介绍来的朋友已见过，可惜我工作杂忙，不能陪他逛逛故宫看看画，似乎茶也没泡过，见他时，望为一致歉意。回转贵阳时，会谈到我住处乱得如何可笑！因为除了睡觉占床铺面积三分之一，另占有书桌面积约一尺半，可供我自由调配，此外便完全属于工作中的花花朵朵、盘盘碗碗和近三千年的人衣服样子分别占据

了。外人看来十分可笑，会说这叫什么生活？自己却十分习惯，不只生活得已够好，还能比别的不少亲友工作得更称心！今年不久即将满七十三岁，在近于玩票的情形下，"人弃我取"意义下，还抓了或大或小一系列工作，在国内多还是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我倒托佑，体力和情绪都还过得去，记忆和综合材料能力也还得用，有些方面还天真到幼稚情形，以为若在三五年内身体不在外来意外事故中报废，工作的十分之四五，可望陆续完成的。"完成"，不一定算"成功"，社会变化过大又过快，这廿五年所学，也大有可能和前一次学习得到的同样结果，一下子来个大扫荡全部完事。即或不可免会有这种结局，应尽责任，还是得一一做去。若说有点点儿好处，也应说是家乡人共通的好处(当然也可以说是弱点)，体子不大力量也小，可是能"打硬仗"，头脑简单，肠子笔直，许下心愿，在主席指挥下做"普通一兵"，学习为人民服务，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挑重担子，无条件守住这个小小工作据点，打到累死，完事！可惜的是那么在条件不怎么好的情形下，坚守据点已四分之一世纪，大致由于我极端缺少应世的能力，又永远对于"首长"怀着一种近于先天性的恐惧。在大都市混了半个世纪多，也见过不少真正的大人物，并不感觉什么可怕。可是一遇到工作单位里的"长"字辈，由馆长、处长、科长，就不由得不怕，怕得像是说不出话来。试反复分析来由，才明白过去半个多世纪，十五岁初初离家，在家乡杨明臣司令部下做补充兵时，感情上受的压力之大，一颗十分健康的心，两年时间里，眼看到这一位兵痞出身的"司令"，用"剿匪"为名，既无知却又十分狡诈，凶狠贪财到难于设想，杀了上千的芷江东乡老百姓，使我受了一份永远苦痛的教育。教育刺激好的一面，便是以后到了廿岁时，在陈渠珍①处

时，从别的人看来，正还对于我的处境感到歆羡，从我自己看来，却毫无真正的前途可言。因此才到了北京。到不久以后，对付日常三顿也拖不下时，又像是得天保佑，给我们那位同乡亲戚，辛亥以后第一个国务总理熊希龄找去，给我另外一种生活和教育安排②。看到大官僚家属的无知而贪钱的情形，又像是鲁智深一样，由香山逃下，回到北京城小公寓里住下，照我原来的计划学下去。

到北京时，连标点符号也弄不清楚，白话文像是不可少的"的"字也不会用，搞习作想在小报上发表，也毫无希望。可是凡事一个"不在乎"，饿三几顿，无事。缩短睡眠几小时，无事。一直到一面用手捂住了出血的鼻孔，还继续完成了我廿三岁写成后来收人选集的《柏子》，终于突破了那些以亲戚、同乡、同学……的文学集团的重重门栏。靠我一只手，六个年头以后，把原来在前面一群群五四文坛大将阵容搞乱了，甚至于还可说搞垮了。不仅印了十来个小册子，还居然就用小学毕业资格，去国立大学教我这一行自己还不认为满师的新手艺去了，一搞就又是廿年。直到解放，从我自己学来，对于写作还并不满师，始终还是"习题"，因此尽管在国内外都有了大分量的充满好感的读者，我事实上还在作新的突破而努力，也从不自以为就是什么作家，或利用这个名分去取得生活上的好处。换言之，也就是日子过得一面是很穷，另一面也十分家常，离我真正要达到、也能从努力中可以达到的目标还远！正因为目标远，也就不会从小小得失中感到忘形或丧气！可是我个人作小学生的情绪没有变，客观社会可变了。解放一来，对于文学新的要求也变了，我明白我用个习作的态度求慢慢进展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对于有了点小名人又还正派的作家，只要懂事一点，总还有

的是事情可作，即不写什么，挂个空名生活也会过得蛮好。肯定还将比蒋光头时代好得多！这从以后我那些旧同行在文化大革命来到以前过的日子可以证实。我像是失去了这个机会，才改业，成了个"无名氏"，使得不少对我工作成果抱有好感，或学习态度抱有好感的熟与不熟的人，都不免觉得惋惜不可得。事实并不如此。党看一个人是全面的，不会只看一点就作出完全否定的判断的。解放以前我对于文物艺术有点底，为北大"博物馆系"的建立极其热心，捐了些瓷、漆器，也为收了不少文物。所以解放后，觉得教书容易误人子弟，做个空头作家更不对，以前一切努力，报废是必然的。年纪虽到快五十岁，生命力还旺盛和廿卅岁人可比比。国家大，一发展就要人，每个新的业务部门，都需要有些对国家和党抱有热忱，对工作怀有远景，得用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守住工作岗位认真负责学下去、干下去的，就需要大量真正能在工作中挑重担，不要钱，不要名，也不要权的普通一兵，用流汗代替流血，继续为建设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的人。所以我就在新作家中于是失了踪，而只有在天安门里的午门楼上人冬在零下廿八度的陈列室中才可发现了。我就心安理得作了整十年说明员。

杨国勋　国画家，通信时任职于贵州省图书馆。作者小学时的老师、凤凰国画家杨拳云之子。

① 陈渠珍　号玉鍪，军人，1921 年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长期掌管着湘西地方的军政实权，作者当时曾在其部下做过司书。

② 安排　1925 年，经林志钧介绍，熊希龄录用沈从文到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做图书管理员，并安排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向袁同礼学习目录学及图书馆业务。

197411中旬

北　京

致沈虎雏

……绪的确联系，还是有一定好处。如什么也不在乎，再大些，便会忘了妈妈。"二伙家"①可受不了！之佩这次大致也不会上车以后难受，因为母子共同处，还反映红红这半年体力的健康，和学校学习上还正常，以及和这里奶奶、大以及第三位的爷爷相处得十分好。大家对她的教育和生活上、情绪上的注意关心，已起了显著良好影响。至少和奶奶及大，可说是"如鱼得水"的。即对我，除了每天劝她多吃点菜，不大能如小刘兰随和。每到妈妈送我吃的什么时，总以为太多，只以为读书，什么事也不会做。别的方面也就够好了！她在这里学校、本院子老太太，和东堂子后院所有人印象中，都得到好评，总以为又乖、又聪明。在比较下，自然格外显著。在学校称优秀三好是容易的，因为能写、肯唱，又高兴劳动，不让人占先。但也还是可以证明首先是教员好，才注意到学生！只有一小缺点，即随同年龄增长，照例和同学会为争一句话或玩躲猫猫时，有时生点小气，却没有机会哭过。在家中则吃饭还是不大积极。近日也有了大大进步，量比我和妈妈都大些。有时直到吃饭时才来忙功课，有时写点什么、画点什么时，就入了迷，听不到奶奶要她拿筷子和碗的招呼。此外都可说"很不错！"一般情形下，每天总是十分快乐高兴的，在房里也免不了唱唱跳跳。有时一面吃还

一面唱，得奶奶吼两声，才止住，这种照例的小吼，她经常却是一个不在乎。因为生命力十分充沛，白天过得很好，晚上睡得也沉沉的，照例一睡即到天明。精力实在过剩，总得消耗消耗。照相时油得比大和你的总和还多些。长大的速度，不免稍稍令人担心。因为肯定最多二年就将和奶奶看齐，小学还不毕业。到十四岁左右，大致就会赶上之佩的，还只初中二年级！因此我预感到，也必然将带来些麻烦，即身体早熟而情绪还幼稚，将会在成年以前，即只想脱离家庭教育，"自以为是"的和同学一道向"社会"跑去。当然也有好处，即能独立生活。（庆庆虽也是那么身体早熟，却在祖父母及父母身边，同时对于社会人情方面即懂事得多，不轻易受一时的什么一般性宣传，而不考虑后果的即一切接受。）这趋势是目前就已看得出来的。所以若能照我们理解她的长处来安排教育，将来发展或许比她在学校影响对国家有用得多。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好，之佩回来时必可谈及种种。奶奶因照料红红，不可免要麻烦些，行动受点拘束。比如说，不论去什么地方，坐久了些，妈妈总会想到红红从学校回来以后的吃喝。可是看到红红一天天长大而发展正常，奶奶长奶奶短话不离口，什么事总要问问奶奶，和她商量。特别是蹲在身边，听说《水浒传》，不论说到某人，总记得住上一次出现情形，心力集中的兴奋程度，也可说是奶奶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如能做到小学毕业，还居然能上中学，我们意思还是这么很好。既对你们省事，也对红红健康易见好。因为学校既还好，生活也较好，对于她以后身心发展，都将起绝大影响，有些这时即看得出来的，即如你和大的对工作扎实，对自己克己，对人宽厚，以及之佩在和人来往的善于适应处，小红红这时候，就可以从她行为性格中，看得出来。从不吃零食，什么糖

果总是要奶奶动员才肯吃吃，也不贪多。花几分钱买个小本本，也不自主，要问奶奶。这都是很好地方，从姥姥处学来的，我和妈妈都极欣赏。做事十分耐烦细心，还把爷爷好处也接收了。她欢喜说“爷爷说的，不论学什么，只要耐烦细心，就学得好。”很明显，这两句话，在她学习上，是起了作用，此后将还起作用的。事实上这小家伙把我和你的聪明敏感的遗传，或在生理上就早已吸收了，学什么都快，真是过目成诵。作画、唱歌相同。其实学校课业若抓得再紧过目前安排的一倍，她也完全赶得上的。扁扁脸乍一看来木木的，不够灵活，事实上倒是聪明内含，不外露。据我个人经验，天生的敏感，若能结合主动的持久用心，真是不论学什么，都可取得为人意想不到的迅速而深入进展。可惜的是在此后十年社会必然变化中，恐怕种种本来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长处，都将受新的种种限制，不仅不可望如我那么得到发展使用机会（过去这五十多年，穷虽穷些），即你和大所得的学习机会，也不容易得到。事实就是这样，真只好说“一切交付于天”了。因为从这个廿五年社会发展看来，新的一代所受的好处固多，但不必要的却又必然会出现的折腾和消耗，也难避免。所谓带头人封建意识的普遍抬头，是必然将为国家带来极多麻烦，而对于下一代的青年人，也必然将带来许多灾难性的障碍和挫折的，不大容易取得“各尽所长”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甚至于可说这将是必然会出现的新事物。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手稿第一页已失。

① 二伙家　从赵树理小说中引用的方言，二儿媳意。指张之佩。

19741126
北　京

致吕德申

德申弟：

前托询商用书事，近因在用流水作业法，在争时间进行十来个小专题工作，多是协助外面教学和别的需要而进行的，分量相当沉重。手边原来积累资料多已散失无余，即或在困难重重中，年近七十四岁，还得每夜作到十二点，早上六点又得起床，利用桌面一尺六寸空间，把工作逐一完成……最困难处，是应用工具书不够，无处可以得到。虽近一阵先后又买了二千元左右图书，还远远不够需要。所以特别为苏秉琦①写了个信，希望他看过后，为向校革委方面转达一下我的希望，有些在信中说不透彻不完全处，还希你或德熙②，或别的相熟同志，尽可能帮点忙，向校里的党领导负责人，把种种过去情形，和我当前工作上负担的责任，以及工作进行遇到的困难作点解释，以便校方负责人能从实事求是出发，把我提的要求，认真考虑一下，得出正当合理的解决。为工作计，为国家需要计，为社会主义建设计，从这些大处考虑，能在较短的时间中，即可望得到解决，真正是十分感谢，万分感谢！为了争这点有限可用的三几年时间，目前过的日子，简直和打仗一样。馆中口头上答应了派四个接班人来继续学习，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在身边。即认真努力照我希望的作到

四分之一，事实上十年八年也接不了。因为没有改变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就不可能学通的。

我搞的工作，还不止是为馆中陈列研究打基础，还同时得为许多方面服务尽责，协助工作……如上次《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纪念的展览会，涉及书中提到的许多起居应用名物，单独作注永远弄不清楚的东东西西，我毫不费事即为用两个半天把应陈列、必陈列的东西目录为清清楚楚列举出来，并且会在同样物件中，知道挑选那一件特别恰当，内中又包括了某一种器物的大同小异的区别知识。都不像注者那么近于猜谜似是而非的胡说能办到的。不少较小专题，明天对于考古所也就还得用，如像丝绸花纹名目的专文。考古所方面是只在地下发现什么时，临时查书来作报告，不曾挖出的东西，或部分挖出的东西，可以说毫无所知，即知道也极其有限的。有的并且还和北大考古系学生到工作岗位是否胜任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为他们在学校无办法学懂，可作为他们补课用的。从这点说来，考古系的课目安排，我还有充分资格建议，要大大改进，因为我曾在五六个省博物馆，和许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学生谈过话，他们共同的痛苦，是在学校所学实在极其有限，一到工作岗位后，挖点什么，摊材料性报告，水平就不怎么高，居多只知道时代，不明白问题。还有更不易对付处，即省市博物馆居多接收没收了大量字画、陶瓷、家具，以及杂文物，要他们做鉴定，名称、年代、真伪、性质，在考验中居多常识也十分缺少，不过关。想得到点基本知识，也无从着手，有的人学会把《文物》、《考古》二刊物的报告举举例，即已算很不错。事实上如不认真学习，报告中错误处少鉴别力，即等于在推销错误。例如明朱檀等王子坟中出

有大量陶俑，照例就以为是明代墓中物，是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上不学学服制发展史，将不明白内中打执事的多作元代官僚服装，而牵马的穿着还是宋代典型大宫装扮！这正是按封建制度办事，对前政权一种打击的手段。和南朝时分布南京郊外的高大雄伟的石刻大辟邪，后面经常可发现一个大污水池，或竟是个粪坑，原是"潴其宫室"的政治习惯而来的。没有点基本文物文献知识相结合，就说不出原因，只能以讹传讹的推销错误，增加观众糊涂。

故宫绘画馆古代人物故事画，鉴定方法过于陈旧，所谓某一时代的珍贵名迹，时代多人云亦云的照旧指定，不知深入分析，可说错误百出。由郑振铎到唐兰、启功、徐邦达，大家都闭着眼以耳代目，把戴北朝漆纱笼冠的《洛神赋图》中人物，当作出于顾恺之的手笔；把画中有四个人做宋代礼制中的"叉手示敬"，两手相抱，竖于胸前，离胸三寸的人物，内中还包括一个和尚在内，也居然照世俗礼节叉手示敬，当作成于南唐画家顾闳中之手……如此如彼，让更少知识的年轻人来根据这些材料，写美术史，岂不是以讹传讹，那里能得到正确知识？我因此从个较新的各种文物制度发展衍变出发，分门别类的搞了大几十个专题性文章，得到的知识多是崭新的，和过去完全不同。进一步用这些资料来作人物故事画的时代鉴定根据，所得结论，因之大大不同于过去。这部分工作能逐一完成，对北大文史系考古系毕业的同学的帮助，就十分显明。在学校根本无从学到的知识，多可从我这些文图互证的新的文物手册得到解决，对他们的启发，将是肯定的。甚至于研究方法也是在学校里无从学到的！所以从这一点说来，十分希望能得到学校方面对于我正在进行的工

作，有个基本理解，帮帮我的忙，恰好正是帮你们同学的忙，今后把学习研究新方法，用到新的工作上去，将得到不少便利！有许多方面，你们至今还想不到处，我却早已在静悄悄的这二十五年中，已为作了准备，有了较全面的发言权！把文史研究，奠基到以百十万计文图互证的崭新方法，得出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

若能深一层明白我这四分之一世纪学习取得的新进展，迫切需要的帮助是工具书的缺少，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北大图书馆藏书数百万卷，重复通用工具书实不计其数，居多都冻结在库房内永远无人过问。即为协助我的工作进行便利，主动的把我商请退还的那些《书道全集》、《世界美术全集》，及那些学校根本无从说得上"研究"的几十件西南漆器，和百十件明清瓷器，一一退还给我以外，还拨借我一部《图书集成》，一份廿四史，一份十三通，一部《玉海》，一部《三朝北盟会编》，和一些基本工具书，如《骈字类编》，《三才图会》，都十分平常而自然。因为我搞的一系列问题，即或不过只是些近于常识性的文图互证的课题，但用的方法比较新，得来的结论也较新而扎实具体，总在一起，便为更新的物质文化史或劳动文化史打了个较好的骨架，且肯定将影响到今后通史的编排内容，特别是涉及一切文化的创造，全部出于奴隶出于劳动人民之手，求主席的提法落实到通史内容上的措辞和引例时，我的对于文物分门别类的探讨工作，即或再浅近，也将十分得用，也可说先走了一大步。为后来人作了个良好的开端。所以不嫌琐细，向你和德熙几个相熟较久的同学谈谈，盼望在各种可能情形下，来为协助一下，让我还有机会最后这一点生命，能争分夺秒，充分使用一下，尽可

能把在进行的工作完成一部分。

出土新的文物已数百万，不久将来肯定必将以千万计，十分重要的是它的分布的区域，经常和历史记载不同，从这一点出发，文学史的知识，有不少就出现了崭新的问题。是单纯从文献来着手永远搞不通透处，一和实物结合，新的知识便出现了。读书人尽可以始终用个旧方法搞研究，对那上千万件实物不过问，认为与之无关。但这个千万件实物的出现，和分布情况，式样和花纹，却将过问文学史研究的结论。目前研究工作者，认识还停顿到发现了竹简帛书，可供作校勘用就觉得惊奇，事实上则在文字以外的千万文物，能说明的问题，已远远超过那些竹简帛书，什么史都离不开它，一离开它都容易陷入猜谜子的阶段，永远得不到谜底！

给苏先生的信望你能转转，有可能时，更望把我信中不便于向他提到，却在这个信中拉杂写及的，向你较熟的党里有远识的领导谈谈。你一定相信，我对工作的一贯态度，一切都是从大处出发，从国家出发，从建设社会主义出发，对私人的名、利、权、得失，毫不在意，伸出盼望支援的手，主要就是工作明明白白有益于国家！
并望对诸熟人致意。

从文

十一月廿六日

因所捐诸书及漆瓷器，均在解放以前，事情经过，与历博毫无关系。当北大博物馆系成立时，主事人，对文物可说极端缺少常识，不知如何措手。我是筹备委员

之一，因为之奔走，出力独多。既无基本文物，又少基本图书，实在看不过意，才把在云南八年中收集的西南漆器数十种（是二百多件选出带回的），又把抗战以前即着手收的清代青花豆彩盘碗及回京以后所收集的种种，一件不留，全送系中陈列。缺少必要的图书作参考，又把身边所用的《书道全集》二部，和《世界美术全集》一部，亲自由宿舍搬到筹备处。当时并无收据，但同事及学生尚多活着，必定还有不少人能作见证，知道过程，明白在什么情形下，我尽了多少力，这一系才有学生报名。解放以后，我才转入历博工作。

此信写成后，因混入积稿中而未付邮。据原稿编入。

① 苏秉琦　原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信时兼任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作者致苏秉琦信未发现。

② 德熙　指朱德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741228
北　京

致洪廷彦

洪先生：

闻史树青同志说，你正主持馆中改陈工作，一接触具体问题，必然将明白责任相当艰巨吃重。因为治史部学，抓标题，比较好办。到面对一大堆坛坛罐罐，东东西西，求处理得比较恰当，缺少个十年八年认真学习分门别类吃透材料的摸索过程，乍一上手，总会感到不大好办。向达先生过去说得很好，以为北大史学教授，专家权威，若能肯来馆中作一说明员，过得了关，就真是在思想上，业务知识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事实上，目前即让夏鼐所长来，也会感觉到有些棘手，因为基本功不够，内中涉及问题过于广泛，即再学习，明白每一柜陈列得失，也要一点相当长的时间！我曾一再托树青同志向你商请允许同意把前年初回北京时，对于改陈提的个人意见发还，就正是明白你的工作会有困难，充满了协助你的好意热忱，希望把所提的供改陈参考意见，重新整理一番，用来再到陈列室，仔细认真看一星期，核对核对，不怕麻烦。由起始到末尾，尽个人常识所能及，重新整理出一份比较有条理，更详尽的改陈参考意见，每一柜得失何在，每一文物应如何用廿来字作概括解释，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要改的，为什么必改？应加的，为什么必加？必须添附图，从什么书上去找，最合用，尺寸又得有多大，才适合？我越提得详尽周到，你就越可以省去麻烦！甚至于我早已估计到，不及一千也会有七八百，我即或提得十分仔细周到，分段负责同志，想照我意见去做，还不成。

比如说，我对于文物各部门，本来近于无知，学了廿六年，居多还只能说有了点常识，一切说是常识，究竟看了十万八万绸缎，十万八万陶瓷，大几千漆器，以千计人物故事画。文物研究中，到今为止，还有上百个空白点，专家权威还不敢着手，或不屑着手的。我为了不折不扣从午门楼上工作起始，照主席的伟大指示"实践出真知"，做了廿多年说明员，一件件学去，求明白，再联系文献，作会通理解，克服了难于设想的困难（即以气候而言，冬天午门楼上照例常在零下廿度左右，到两个月上下），才对文物中一系列的空白点，分门别类积累了些些常识，有了点发言权。如像对于镜子、玻璃、金属加工、家具、雕玉、纸张加工、马具的装备发展史、砖瓦……而且多抛弃了过去人赏玩金石书画的方法，一切从一个较新的劳动文化史一部门去理解，明白一切有联系，在发展，不孤立求证猜谜子，总是占有大量实物材料以后，再用来和文献结合作综合分析，因此常识似乎也就过硬些些。这么说，毫无什么可骄傲处，因为馆里有得是博学多通的专家内行，不同处，他们远远比我专深渊博，我却常识较多，牢牢记着"实践"二字的重要意义，又得到党的鼓励，在三五反中就有机会参加文物业检查工作，看过七八十万件文物。馆中廿多年来所有文物展，都从头到底参加说明员工

作（只有国际礼品展无从参加作说明），一面学，一面讲，一面记。到午门楼两侧文物库房搞登记时，又从明代留下那几十把凌迟刀作起，数铜钱，搬抬上千件明代漆柜门，包括有三四十斤一件重的，还记得又搞了大几千碑拓。内中还包括尽同志们开点小玩笑，在库房中工作，到摇铃吃饭时，听不着，就关我在库房里，下午才放出。把我买来的，内中有汉《艺文志》提及的“望云气说”古代抄本兵书，以为迷信物，放在特开的“废品展览会”存心糟蹋我。我一切全用个微笑回答，总是个不在乎。同时近十个教授级研究员，都在办公室围炉烤火坐而论道时，我就一切无所谓这么学习下去，不仅懂了文物，同时也懂了人，取舍之不同，真如古诗所说“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相去悬远。这些同事对工作如何认识，我无从了解。至于我自己，卑之无甚高论，先做个新社会的公民，求及格。再照主席指示，用个普通一兵态度，学打硬仗，一面学、一面打，从作说明员开始，挑重担子，向真正优秀党员看齐，坚持下去。天不亮，等天安门开门，我就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门前石墩子上看天上疏星明灭。一开门，到办公室一会会，就上午门，在百十个陈列柜边转个不息。一群人来看，我讲，一个人看，我也讲。向工农兵学习，对我十分有益。因为到后来，我才有条件陪过不少外国客人，一天看两个柜子，连看卅天，常识不够，不好办！聪明人务虚，我务实。（廿多年来，照我家里人说笑话，简直成了严重到不可救药的职业病！）直到最近，还经常去故宫绘画馆作义务说明员，一上场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从这里所得的经验，就足够分段负责少壮同志参考，至少我接近了近十

万的一般观众，同时还受了将近十位一天看两个柜子连看廿卅来天的特别观众的考试。是否“及格”，我不好说。其中至少有一个日本搞漆器的七十岁专家，日本所谓十二个活的“国宝”之一，和我谈得满开心，临上飞机以前那天，又还来谈了二三小时，末了却正式邀我最好趁十月间正仓院开库晒宝物时，欢迎我去看看，因为还有不少材料没公开过。为什么？因为在技术上，他比我懂得具体，联系文献，我的“常识”，可把他说服了。这也可说我廿六年来最高兴的一件事。因为这也等于战争。我们吃过鳖，即在午门时，日本帝室博物馆长（水野清一①和原田淑人②还只是跟班的助手），作特别代表来参观，照规矩，座谈时，主要发言归代表团长和我们馆领导韩寿萱③（专家提问题我才能回答）。那位八十岁的馆长见所答非所问，最后却在客气中充满轻视神情，问老韩：“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一位业务领导谄媚媚的笑着回答：“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同行！”于是座谈结束。在座的馆中还有几个同志，似乎都无感觉，他自己也无感觉，可气死了我！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怎么能这么丢脸！我们近百年来，被日本侵略，和别的国家的侵略，重要文物也因之盗去不少。八年抗战，我们死去了两千多万人，更有机会被盗抢了大量文物，终于还是被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拖垮。他们搞中国文物研究，似乎占先了一着。建馆时，送来的礼物就是《中国古玉》一厚册。其实一到主席来领导国家，定下了个文物保护政策，从极普通常识出发也看得出，很快我们就会赶过世界上所有的什么“东方文化专家”。新的任何一回发现，就会惊得这些“专家”目睁口呆。有百万千万新材料在

手边，这“文化仗”还不好打吗？这也就是使我坚持不离开工作岗位原因之一种。所以听到一个译员在汽车上听两位“活国宝”（一位搞瓷器）交谈，说这次来北京最满意的是在故宫和冯先铭④谈瓷器，到历博和我谈漆器。当这个译员汇报于有关部门，辗转听到时，我充满了小孩子心情，像是打乒乓球一样，打了个全胜，满心高兴等于为老韩报了一回仇。且深深相信，我这“普通一兵”，以后还可以连搞卅个分门别类的大小不一的专题，都将使他们意想不到！这才算得是一个历博及格的说明员，一个及格的主席手下和外国人打文化仗的普通一兵！这就是馆中原有的近十位对于文物考古受过专业训练或史部学教授级研究员，前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本馆另有出路后，我本来有更多机会还到学校里去教教“驾轻就熟”的文学创作，或归队，回到作家老同行队伍中去，和老舍、冰心、巴金一样的，经常坐上飞机，去参加红场阅兵，克里姆林宫碰杯，或过日本过樱花节联欢，代表新中国享受尽人间幸福，却乐意在馆中作个“无名小卒”，一切从头学起，由无到有的学下去，在任何困难下也无所谓。说怀有不可告人的什么野心，也可以说是事实，不过这野心可不是为个人名利、权，更不会照某老同事所老担着心的，以为会夺他的那个位置。他完全料想不到给我更好的位置也不会干。我或许照他另外一时说的，我有点神经病，还说不多不少，某一年给我做的鉴定，其可笑作风，和较先一时有意为我开的“废品展览会”一样，用心深远，聪明到十分邻近愚蠢的程度，说我“既不安心工作，也不好好学习，终日玩玩花花朵朵，飘飘荡荡，不知在干些什么”。总是希望从种种方面造

成一种气氛或压力，让我即早离开，可是我就偏不离开，除了求作到“及格说明员”，再进一步才作个名实相副的“研究员”。因为对文物有了些常识后，同时也懂得主席另一伟大提示“古为今用”的深远意义。

作说明员这方面责任尽不到，可以说得过去。作研究员求及格，就得考虑更多的待尽责任，因为馆中有个明确规定，研究员除对馆中文物收集、鉴定、陈列工作外，还得协助外面有关科研、教学和协助生产的任务，若循名责实，看来不仅比科学院的文史所研究员责任重大，事实上还比一个学部委员担子还重得多。说协助兄弟单位科研，比如说我就得为钢铁学院教研室需要，为金属应用加工发展史陈列馆，明白有些考古所平时也注意不到的，商代约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就已发现金子，并应用它，银子却在以后八九百年的战国初才炼出。约在同时恰好又烧出了水银，因之金属工人学会了在银子上镀金技术。而在青铜器物上大量镀金，技术上的进展，却只在西汉才出现。音乐研究所要搞乐舞百戏形象材料，就得从金石、丝竹、匏土革实物以外，从历代壁画、墓俑、石和砖刻，以外，还得了解反映到其他丝绣、漆器、金银器、传世名画，以及一般人料想不到的器物上的反映，这些反映且比一般画迹还更重要而难得。还有涉及中西文化交流材料，来源和发展最多方面的，如狮子舞的一个主题，材料之广泛到难于设想，远比文献叙述百十倍多。到唐代又和外来的拂菻狗混合，影响到世界至今还特别著名的北京狮子狗问题，原来老家也是在世界另一处，不是东罗马的拂菻，就应当是康国的贡物。单独从文件谈问题，说服力不强，从唐代画迹

中可还留下一系列图像可证，一接触图像，又才会豁然贯通，明白原来宋代以来的狮子，直到最近出国的舞狮子形象，为什么失去唐代这位“百兽之王”的形象，应有的雄健勇猛，忽然转成和叭儿狗相差不远的活泼滑稽的情形，都有个原因的原因。狮子如何被佛教所利用，形成种种“匪夷所思”的发展，又在千年前，即为政治所利用，产生了个世界最大的重达十万斤的铁狮子。狮子如何忽然又滚起球来，这个球（或宝）却又是由博山炉转化而成。至于谈胡服问题，史学专家大都只能无条件承认是由赵武灵王开始，重在应用于骑射便利。事实上一搞服装，和图像材料略略接触，就会明白正巧相反，那种短齐膝部的小袖子便于马上活动或从事其他狩猎等等活动的衣制，至晚由商代到春秋，中国就始终有不脱离劳动生产的人在穿它。而所谓“胡床”结构座具，春秋战国之际的图像中，就已可发现。任何可靠文献，都只有相对可靠性，有的过去以为可靠的，地下材料的新发现，恰好情形相反。如像琉璃的发明，读书人多深信《史记》所说的汉武帝时派人人海到黄支国市明珠、璧琉璃，又一即北魏太武二年，说琉璃烧造法已失传，由一外国商人采石，炼成五色玻璃，并造成能容百多人的“观凤行殿”（旅行车差不多)。受文化西来说，洋奴文化影响的，把战国出的各色料珠也以为外来物，出土材料却为证明，不仅春秋时的越王剑珥上嵌有两粒透明琉璃，近来西周墓中也出现了小料珠。又如《逸周书》即明明说到殷商政权结束后，西周把所得宝玉重器分给血缘亲属、功臣，近年湖南出土零星商代青铜器不少，特别是最近出了个青铜卣，内中还有大量的玉玦，正好可用来

证明这个文献还可靠，专家却猜想是当时“逃亡地主”。云南石砦山汉墓出了大量铜器以外，其中还有大分量有显明特征商代薄薄玉玦和一种茶托式玉器，对于古玉略有常识的专家学人，都可一望而知，明白这一类质料腻润的小件玉物，只有商墓出土，不仅专家报告中少提到此事，即我馆搞陈列的，也胡胡涂涂当成汉代东西，放到陈列柜中。不从实物去进行学习，或即学文物，而不联系文献去进行分析，求理解，那能说懂文物？就用狮子作例，故宫冯先铭，不能不说是目前研究瓷器的唯一权威，甚至于世界专家都得承认。就由单打一的搞瓷器，一个极其平常问题到来就搞不通，对于故宫现藏一件晋代青瓷水注，和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的，最早出现的“罗马人（或大秦人）弄狮子”，就不知道。也便是到唐代大秦并了波斯一部分土地，建立了东罗马帝国，又称拂菻，到唐代即通称“醉拂菻弄狮子”的主题工艺品之一。这么一个主题，到唐代，就反映到石刻，三彩陶，越州窑，碑志边缘，青铜镜子，金银器，丝绸上去，简直可以说无所不至。丝绸上却格外多，和“五方狮子舞锦”（这有乐部围绕）并行，比五方狮子舞种类却加多。受宗教利用又分两个时期，前一阶段是南北朝，一般只驯驯服服的蹲在佛的左右，和“护法神将”（后来才称金刚力士）地位相等。那个属于“外道”的古“罗马人”或“波斯胡”，一时失了踪，随后不久却顶捧了个博山炉式香炉，作成矮马桩姿式跨着双腿蹲在佛前，为香炉不久转化成了圆形，即为后来这位外道醉拂菻手执一球，名字也改成了“狮子郎”，创造了条件。应是宋代以后的事，因为到那时，《营造法式》建筑专著上醉佛菻弄狮

子已成彩绘装饰之一，宋《舆服志》中廿多种腰带定了等级，列在第三位，通称“师蛮”，刻画到腰带排方上。特别贵重难得的紫云楼紫磨金作成的腰带（称无价宝），一共只做了三十三条，一说廿八条，据记载，上面分三层细刻，就是醉拂菻弄狮子，还说面目如生，精美至极。面《东京梦华录》中说的开封十来个能容千人看坐，风雨不停，日夜演出的百戏，舞狮子已是其中热闹节目之一，斗宝要球的便叫“狮子郎”。一般学者即读书破万卷，那能料想到那个球，是博山炉衍变的，而这个郎却又是拂菻的简化？这是第一段受佛教利用的发展结果。第二阶段同是受佛教所利用，发展却不同。即唐代出于名画家阎立本之手，进一步变成为佛边文殊坐骑，和从印度来的足踏莲花普贤坐骑白象地位平等，因此也脚踏莲花。醉拂菻也起了变化，反映到敦煌壁画上，可能成于阎立本之手，则变成了在长安不少的黑昆仑，比非洲人矮得多，这一位真正的老家，应当是东南亚的新几内亚。因为“波斯”有两处，当时有东南亚波斯之称，或锡兰，因为锡兰史称并不生产狮子，可善驯狮，所以称狮子国。另一到宋代云南名画家张胜温传留下个《佛说法图》，在右侧的文殊牵狮子就成了小孩。小孩子元宵玩灯，也舞起狮子来了，有燕世臣的小画图《百子闹元宵》一图可证。狮子扩大了利用范围，新流行的金银注碗，外面碗中装水温酒，壶盖上站个小小狮子，成了壶盖，江西景德窑、定窑、耀州窑同仿注碗全采用了。锦缎中“翠毛狮子锦”成了每年犒赏高级武将七种“臣僚袄子锦”之一种，作成一对狮子同滚一球样子，明锦中还有宋代图样可证。这么一来，宗教上如近年出土的北宋小琉璃塔，

塔座还用狮子对坐作为护法象征，可是出于不同艺术家之手，狮子有了各种各样，因此日本最有名的考古学者，就东北辽墓和庆州千年大白塔材料，编成三大本《辽文化》巨著时，却把明明白脚下还踏着四朵莲花一个怪兽，旁有四五外国人样子《贡狮子图》，不免误写成“高丽人牵狗”，正如同周贻白教授，把山西赵城明应灵王殿“忠都秀”演戏场面背后帐帷上元曲常见的“周处斩蛟”的故事，说是“勇士屠龙”，不明谜底，令人发笑。一个佛塔下部装饰，那能容许用高丽人牵狗作为点缀？正因为事情越久，越容易“数典忘祖”，因此上海博物馆素来以收藏精美收罗宏富专家博识多闻著名，近年把一件明代影清美术瓷，题作“骑狮人吹角”，加以特别介绍时，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件瓷器，恰恰又是“醉佛菻弄狮子”。大致是万历　　年[5]以后，史称贡狮子　　。另一诗人写到这狮子到了北京，他也去看看，因为每天得吃　　，把附近老百姓受累得不堪其扰，近于为之劳民丧财，对于好奇的皇帝，好事的官僚，加以深刻讽刺时，艺术鉴赏家只谈美术不明历史，不明谜底，胡猜谜子，也就十分自然，不足为奇了。

我引这么一件小小事例，说了不少废话，主要意思，是只知从艺术角度来欣赏，方法实在太陈旧了，不易接触问题本质。这人越是权威，又欢喜“猜谜子”，就必然这么胡说一通了事。正如同近年文物出版社介绍战国楚墓驭龙帛画相差不多，把龙后一只头上明明带翎的鹭鸶（不注意到汉代习惯还用朱鹭），说成是一只丹顶鹤，还在介绍中大作白鹤文章，加以形容。这种笑话出于文物出版社的“专家”，而这专家又

显然是不好好看看本画，却只顾把郭沫若院长的介绍，加以引申扩大的结果。出版社那么多专家都注意不到，让它出国，我们当然不能过问。但是，这幅名画复本若今后将加入本馆战国特别艺术品陈列，我们若“葫芦依样”，似乎不大妥当。

我今天已进入七十四岁，试回溯回溯这廿六年学习过程，不免深有感触，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廿五年前，我本来就有的是转业机会，其所能够在馆中所有同事不易设想困难中，坚持作个普通一兵，即或在五四年受主席和总理亲自接见，鼓励我再写几年小说，真可说是一生永远难忘的鼓励，还像是近于负气。一面是十分明白，生活即刻会重新得到安排，另一面也充满信心，重新持笔来对人民翻身，对整个国家明天的发展的伟大意义，主席思想的伟大和卅年来为领导人民推倒三座大山，把一切帝国主义者赶下了海，无可奈何的逃回老家，把人屠户蒋光头八百万军队不到三年时间，就全部打垮，一面是十分容易，另一面却是在这个革命斗争过程中，已牺牲好几千万人的生命。我亲眼见到的，民十一到北京后，几几乎所有从事革命的熟人，绝大部分就在这个革命反复斗争中已牺牲了，并且我是十五岁就离开了家过独立生活，从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学起，由地图上还不有个小点子的小乡村转到大城市，可以说旧社会一切可怕的景象，由辛亥以前，县里几几乎隔不到三两天，就会有善良无辜的苗人，由官家小乡绅地主送来，上站笼死去，在死后破腹取胆，什么也见过，直到来到北京，什么“大帅”、“少帅”来轮流坐庄，对洋人就怕得要命，而洋奴性十足的“高知”，对洋人的谄媚无耻，以说几句英文能和洋人交谈，就似乎比人高上三等。清

华大学招生，如我相熟的梁思成三兄弟，时昭潭三兄弟，闻一多两兄弟……和其他不少后来熟人，都只是一个介绍信就照例入学，读预备生三年，即出国，再过两年或转去英国一年，回来照例就是回母校作教授。曹锟、段祺瑞时，政府穷得只靠借外债过日子，主管什么机关，都可以把所管理的出卖发薪水，管天坛就大砍柏树给棺材铺，管雍和宫的卖宗教法器给洋人，管市政的借口扩大交通拆城砖卖，教育部像是无可卖的了，也竟想得出把善本书向盐业银行押款发薪水，北大欠薪到好几年，丁西林、李四光、周梗生、杨端六等经常只拿一折薪水，而吴秀才⑥张大帅祝寿，一次堂会却总得花个三几万袁头。大革命后教育方面变了样，李石曾、蒋梦麟争夺华北教育领导权时，先争夺教师，却一反过去，我就亲眼见过，不少熟人各作一校主任，相互对调兼一教授，脑子胡里胡涂的，却不少人拿五百以上薪水。蒋光头却照例和所有新军阀是“把兄弟”，可是一翻脸就打起来，总难免有十万廿万人死亡。矛盾暂时转化，又复欢聚一堂，你副我正，做生拜寿。换个名义照实力分地盘，准备下一次新机会合纵连横。唐生智在马日事变后，湖南每县都有大量少年牺牲，小的还只初中学生。可是自己手下卅四万军队，忽然一天不知什么诸葛孔明，要每人颈项必挂一串佛珠，名为“佛化”。四川刘湘，用个看相算命的作军师，任何小事也必请示然后行动。吴佩孚到处讲易经，已成过去笑话。冯玉祥、陈铭枢部队被收买后，却又对“新文化”关起心来，陈则投资办新书店，争“作家”捧场，冯且更别出心裁，抗战时在武昌，只希望有名新作家拜他作“老师”，预备收一批新门徒，都近

于天方夜谭里人物故事。我的亲戚熊希龄，由“人才内阁”改作了红卍字会理事长，晚年比托尔斯泰既胡涂又天真，作“教主”的兴趣特别浓厚。卍字会里高级干事告过我，会中由熊亲手拟订下个特别规则，一切大小职员，每天晚饭以后，必得诚心诚意对这位新教主默念半小时，你们搞近代史的，恐怕知道的人也还不多！蒋介石则在日本投降时，由党棍子之一朱家骅带头，邀了二百多名教授，逢迎阿谀为“献九鼎”。据说因为礼节烦琐，在一再演习时，生了气，把帽子一甩，完事大吉。即在鲁迅先生埋葬时，也还有同行熟人，为争抬棺材出丧，和争作大出丧的“指挥权”的孟十还辈，大闹一场。至于大小地主，和小州县的财主员外，县长局长，如何过日子，如何收刮贪污，又如何胡花，我在十岁到廿岁一段岁月中，也够熟悉了。

一改了业，就如同古人说的“破甑不顾”，因为有了另外一种认识，就是在大学里也混了廿多年，搞习作练笔且将卅年，深深明白所谓最高学府，新陈代谢方式，就近于“反淘汰”，选择助教，总是挑乖而听话的，私人关系好的，私心占了主要位置。蒋廷黻⑦主持历史系时，有四大弟子，我就和其中好几位相熟，在西南联大同事，抗战最紧张时，玩桥牌就经常相约来个三五天，比比看谁能持久。当时四人之一位就说过，从未有一位看完过四史。联大国文系情形可怕处稍稍不同，为争学生，有几年竞争开同一吃香课目，听学生自由选择，而另有许多未开的课，因为估计学生不多，即无人肯开。解放以后，有个时候，曾试行“自报公议”自定薪资时，却目睹耳闻好些相熟空头，争说个人贡献极大，把小米

数字⑧加三提高，简直使人难于相信这是新社会新公民的应有思想！而且这些同事，居多聪明伶俐，能言会说，都近于“不倒翁”。至于重搞写作，我的工作态度，或许也不容易在赶任务方式上见成绩。新的要求不同，倒不如改个冷门，尽可能抛掉前廿五年所学的一切所谓“成就”，学做个向我理会到的优秀党员看齐，一切从头学起。先学做个新社会所要求的公民，再进一步要求自己能在“说明员”所负的责任上，达到“及格”程度。对文物有了点基本功，向文物、向所有能接触得到的不同观众，搞几年“调查研究”，且不妨把自己当成个“试验品”，“牺牲品”，以及“处理品”，来从“实践”中学作个主席手下平平常常的普通一兵，用流汗继续前人流血方式，毫不含胡的，扎扎实实的，来学打硬仗，从探索中把工作推进，理解慢慢提高，思想水平尽管相当低，只能记住辩证法中点点概念，即凡事不孤立，相互之间必有一定联系，又不断在发展，有些在相互制约中起作用，有些在相互促进中起影响。这些简单而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搞别的工作，恐怕极容易由抽象到抽象，无边无际，不易落实。可是用来研究文物，用来搞“劳动文化史”，并落实到“奴隶创造文化”，“劳动产生文化”，去十分客观的，不为任何过去权威势力、传统成见所限制拘束，十分认真耐烦去学懂，从占有大量材料基础上，再去结合文献作分析与综合。人即或再笨，只要能坚持向前走下去，总会在常识积累上，认识由量变达到质变。这点体会并没有错，因此在不断挫折中，熟人或对我工作方式还莫名其妙，或对我生活情形感到惋惜，代抱不平，我一例无动于衷。慢慢的，同时也可以说很快的，

不仅业务上取得了进展，思想上也取得了同样解放，忘了自己，把“学习为人民服务”认为最大快乐，体会到“古为今用”如求落实，求做到一个研究员规则中，得面对全国，协助教学和生产，更好的完成任务。从教学中有些具体问题待解决，也先问学这个的，教这个的，明白了得失何在，想解决，又得如何来努力。至于生产方面的改进和提高问题，本来就认识到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还值得学，最重要就应当是学得多，懂得深，主要就正是为了一切研究都应分落实到“古为今用”的实证上，为了丰富社会主义建设特种工艺美术和应用工艺美术生产内容的改进和提高而努力，所学才有意义。若长远只像一些空头教授停顿到“为研究而研究”，可说毫无意义可言。这也应当深深感谢党给我加入全国政协廿年的好意。因为在五四到六四前后十一年中，对于“如何落实古为今用”这一点上，给我以机会提案建议，建议得到认可，就大大鼓舞了我学习的信心。因为谈生产改进和提高，我对于涉及衣食有关的陶瓷丝绸印染等等方面常识实在较扎实，如何节省原料也考虑到。除了在丝绸大生产区，建议设立个专门博物馆，供江浙区大几十万从事生产者参考，有我所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通过，其他前后廿个提案都得到通过。一般多批交二或三个部研究执行。六四年大会中最后一次提案，还批交中央政府六个部执行，事后还听到一个相熟“提案审查委员”告我，是总理亲手批的。平时他过忙，不大可能把提案一一亲自过目，这次因为我补充提案，才有机会看到。批后据说还加了几个字“这是内行说的话”。对于这一点，即或是真有其事，我也丝毫不会骄傲，只不过是把我的责任感

加重一些而已。因为一切提案都和对改陈意见相似，凡是我提出的，得到认可的，等到的就是一系列具体协助的工作。如馆中改陈，外边人可以说什么好什么不好即完事，我们却必须作具体工作，一柜中的概括说明，一文物的简要说明，都得自己亲自动手，不是说说了事！因为较早一些的全国所用的工艺院系工艺美术史教材，中国丝绸图案教材，中国漆工艺简史教材，多是由我协助为提供基本资料，由国内若干工艺大专校或系中的教授共同分别来京编写，南京和北京还包括有几个院长，审定核校这类教材时，我又还是负责人之一。一般多为校改增删文字二三次，最多的是四次。有的已付排印，待内部发行。有的在油印后，于各校试教了几年。南京美院院长和一讲师已死了，以后责任还落在我的头上，推避不掉的。另外又还为江西工业厅编的《中国的瓷器》，作了点应尽的协助义务，付印前的最后文字核校，和插图选取工作，也由我负责。这本书，听人说后来是曾经得到上面许可出的。主要功劳当然归江西方面，我不过仅仅把常识用上些些而已。

我是由一无所知到把所学常识面对现实，已开始把所学为全国这方面需要服务，而另一留美专家，却专了快三十年，对任何文物写个小小的廿来字卡片也还不知如何措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说对我每天究竟在干什么近于无知是极其自然不足为奇的。使人最头痛的是一些在年资上的预定业务接班人，向这种专家老师“亦步亦趋”的学习态度，将来用什么接班？文化革命一来，一切停顿已十年，新的要求肯定也大有不同。不过一些基本文物知识问题，总还是不会一

切抹杀，以为全部用个务虚方式对付得下去。因为这十年里，新出文物将以百万计，内容更丰富精美，文化分布面之广，也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新的学习。提出的问题既日新月异，若主席提示“古为今用”这四个字还要落实，甚至于进一步加强认识，我就有更多更重大责任应尽。此外，还有曾经得到总理点头同意，允许由我来作的服装资料整理工作，也是份重头戏。试点本现已搞出，曾经郭、康诸老初步看过。试点本只待我把说明廿五万字重抄出来，即可上交馆中领导审改，决定用某种方式送文物局再审定。因一从湖北回来，大章即告我冶秋同志说可付印。大致内容还看得过去，材料虽还不够完备，解释分析或许还有一点道理，有些新意，为前人所忽略，外国学人也认识不深。这也完全是在党的鼓励、支持并正确领导下得来的点滴成果，和参预绘画诸同志共同的成就。若能照预定计划继续作去，我想照原来打算，共编成十本，除第一本外，还有九本待进行。约计用正图人数到七千左右，附于说明中小图二千左右，另再写说明五十万字。照目前可用精力，和对问题理解而言，争三四年时间，有三个四个摹绘能力强、笔准而手又敏捷的共同学，共同作，至少可望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六或七本的。甚至于可望全部完成。因为首先是胸中有数，基本理解了问题，即分门的来着手，也同样不甚费事即可见功，正如俗话说的，“会者不忙，忙者不会”。口说无凭，例证具在。因为试在最近检查了一下已集中的新材料，当个“文化仗”来打，认识上将比东邻学人提法新而有分量。对于本馆明日工作需要而言，这种资料性工作，是十分值得给我一点便利，也是工作上应

有的便利，让我能在一种稍微从容些些情形下，争这一生有限时间，来为本馆业务常识的基本建设，打一回最后的硬仗吧。我不搞，其他同志今后不大好搞的！因为近一年来，我采用了个“流水作业”的较新的工作办法，另外还为馆中少壮接班人，作了些别的基本功，供他们今后搞陈列或鉴定和其他特别需要作准备用。所拟题目他们凭空来学，更不易着手。比如说，历代马匹装备发展资料，对于军事博物馆古代陈列那八百平方米就得用。若印出个图录，军事代表团拿出去送礼，肯定将会收入百科全书中。历代百戏杂技演出资料，狮子和狮子舞在中国工艺各部门的影响及其发展资料，玻璃发展史资料（图还不完备，只要故宫能供四份图照即可完成，一为所有战国部分，二为汉代到唐宋我见不到的，三为清代在陈列室的，四为选有不同颜色的料质廿种鼻烟壶），大都已近于完成，有的已只差补抄一二天文献，就可完成。还有地毯应用发展史，这是为天津地毯厂，去广州做外贸展布置的，重点在图像，文字不必到万以上。图像配备已差不多，只待抄辑三几天已知的文献，也告完成。此外家具发展史料，也有了个基本理解，除了商代那个白石几或俎，及信阳出土一份实物，一个战国青铜器上所见的高柜，及另一两头昂起的高案，此外如朱鲔墓石刻所反映，沂南汉墓……⑨本馆少壮同志今后已不好搞，因为每种题目即或只限于二三百图像，照时代排个队，就相当费事，更难作的是接触不到那么多来自各方面广泛材料，图像即不必过多，牵涉问题可相当广，所以我许下个愿心，要好好打这最后一仗，尽可能把学到的一一来完成他。为把一些能拿得下来的空白点一一填了空。

我拉拉杂杂写了一个整夜，丝毫不觉得疲乏，也等于向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你，实事求是的汇报一下这四分之一世纪留在馆中究竟干了什么，又用的是什么一种学习方法和工作态度来取得进展。我今天已进入七十四岁，正像为了纪念我这廿六年的学习，试作了一次小结。紧紧跟着党的总要求，表面上似乎慢条斯理，事实上却管束自己十分紧严。目下正为了争时间赶工作，每天总是到十二点前后才好意思睡睡，早上六点前后又得爬起。作战的地盘，只是一张书桌上约一尺六寸宽，床上只剩下五尺左右空间可转动。就这么情形，这么条件下，来搞那么大一份工作，并且还充满信心，毫不为目前一切处境丧气。估计到，若能搞下廿个左右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将可为以后人写中国劳动文化史或物质文化史接手人，打下个良好基础。从我说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为了工作，睡的、吃的，全忘了，脑子里只有责任二字。直到目前年龄，家中一个四十年共同生活的老伴也已六十五六了，还得分两处住下，一个只想作事，一个却不免伤心，“在这种情形下，你干什么总还忘不了责任，究竟还有什么责任要你去尽?”即因此使得我每天跑到小羊宜宾她的住处去吃一顿中饭时，为了忘记时间，总会使得她十分难受埋怨一番。我不大明白，要到那一天馆中几个领导首长，才能比较严肃认真地考虑为我调整一下住处。因为我在文化革命时，别一同志为了要房子，把我几十年所有的一点点工具书全搁在大院中日晒雨淋，交涉馆中让我存下也不得允许。迫不得已，用七分半一公斤的办法，忍痛全处理了。从湖北回来后，又陆续买了约二千块钱应用图书，馆中我原来的工作室，还剩下点

滴残余，想搬回来就无可放处。还有些图录，当时美工同志为了工作便利，借用拿去后，经过那么大的变动，失了踪后已无从找寻。馆中图书室工作同志，在我五一年去入川参加土改时，却把我工作室所有书全部没收，还亏得老史知道一部《知不足斋丛书》是我的，才在随随便便盖了馆藏章以后，还给了我几套，还不及十分之一。此外要我自已记，我那能用心到这上头？当然不能记，于是就不了了之。但我代为美工室借的一些，都要由我赔偿，也就老老实实赔偿了二百多元，所赔偿过的残余部分，这次不问问又没收了！其实要从书库中查查极容易，用不到十分钟即可解决。若馆中目下所存《知不足斋》并不全，缺少部分恰恰还在我处，那不问可知，便是我的。让我多有几本工具书，对待进行的工作多方便！为了这三几年争时间为馆中年青人以至全国文物工作者便利，编廿个文物手册，不是什么大不了困难事，馆中领导对我工作若有一定认识，即为拨一份应用工具书，如《廿四史》、《图书集成》、《册府元龟》、“九通”，也极合理，因为事实即所搞的丝绸研究，那么重要项目，由于前后过手了过十万实物，而且多明白名称、时代和问题，大部分材料已分散，我和相熟二三人，已经能从金线色度和粗细上，就能明白产生的时代，说接手，现在从学校出来的同志，工作了十多年，并在陈列的也弄不明白好坏，说接手实近于空谈，如何来接手？我想你是搞历史的人，肯定会明白，我在自己剩下点工具书也不能使用这么一种情形下，进行我上述的这么一份工作，应当是一种如何坚韧来克服痛苦情绪。陈乔同志抓业务，为什么廿多年，即相熟，却还不大能明白手边一个普通战士

是在怎么情况下坚持作战，为了工作，请他为考虑考虑把住处调整一下，总像事忙或他抓的是业务，至于住处问题，即和他无关；让我请求调整一下住处，也从不作理会。使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请求了。直到一个卅年的熟人王林，来看我时，实在对我工作情形看不过意，才亲自跑去馆中问问。王林同志，是我四十年来“老熟人”之一，尽管工作不同，大致还能明白我为人，不是“混饭吃”长大的。政治水平不高，可是对工作总还有些责任感，并且认识“责任”二字，包括了什么具体含义。随便作个比喻，可以说像个“结构简单”的机器，可是还经磨耐撞，耗油量也不多，又容易维修。算算时间，已在不同情形下，极劣条件下，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报废”了。可是试试看，却还“转运正常”，论效率，有时还比表面好看的新机器，还扎实经用些些！人也许比这件机器还稍好一些，就是还有个头脑，能思索，能比较，能回忆，还识大体，明白这个国家的产生，实在不容易！是在党——以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牺牲了大几千万人，抗日八年，看到一个文件，就死去二千三四百万人！别的不说，仅仅从我一九二三来到北京算起，北大、燕大、清华、中法四大学相熟的人，为革命而牺牲的，就在十分九以上。更接近的亲友，也不少，其中还有两代死去的！我的爱人堂兄张璋和内侄张以瑞父子就是个例。我还能好好活下来，今年已七十四岁，难道还有什么可保留，为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出一把力，尽最后几年生命，把它用到我所理解到的工作上去？即以馆中工作而言，如何用个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待这行将出土到一千万（或已过一千万件）分布于广大国土

中的新材料，把他的价值，当成一部中国劳动文化发展史来看待，纠正过去旧社会所谓“专家”赏玩金石书画的陈腐不堪的地主官僚，以及假充风雅的帝王，极端病态的爱好，和猜谜子式的典型唯心主义的鉴定方法，以为一切艺术成就，出于个人的天分和灵感，又以懂风雅的成就最了不起。乾隆时对官僚地主、恶霸劣绅的董其昌的尊重爱好，就是个好例。至于董对于山水画的开始，胡说到唐代才成熟于几个文人之手，一直还影响到当前一些习于用耳代目的“专家”和教中国绘画史的“名教授”，不知从广泛以百万计提出的具体实物作为新的学习对象，不仅不敢也不能用个实践方法去重新进行学习，来否定那些虚伪判断和胡说，还反而只知运用些不相干的马列语句，从不认真思考思考的继承过去极其无知的帝王“专家”的见解，作出的时代判断及艺术价值的根据，无条件的承受了衣钵，推波助澜的把这些毫无根据的旧见解加以推广并扩大。特别是对于人物故事画，不从制度上的发展去辨别时代依据，并胡乱估价，这些“专家权威”不用脑子的信口胡说，形成的坏影响就越引后来人入迷，永远难于把认识论奠基到一个物的基础上，得到正确的解决。甚至于直到最近，还会有“专家”把不过一尺左右的新出帛画上一只头上戴有长翎的鹭鸶，在出版介绍上，当成白鹤，在白鹤上夸夸其谈大做文章，无常识且不负责任到这种情形的。又始终把《洛神赋》图卷当成顾恺之手笔，把《夜宴图》照传说，相信说是在南唐投降以前画的，把《文苑图》说是唐代韩滉，把宋元人拟作《萧翼赚兰亭图》为阎立本的，一望而知都还图省事，把责任推给于年前赵佶，或二百年前的乾隆，

或什么记录和一二图章，以耳代目的来介绍这些画迹。我那位故去老朋友郑西谛⑩编的《伟大艺术传统》，误定年代的画迹可商讨处，就纠不胜纠。还活着的卅多年老同事唐兰先生，本来搞铜器算得中国现存真正专家之一，却因为一时需要，也来谈艺术，仍不加思考的把一些“名画”和玉器漆器依样葫芦说一通。……

洪廷彦　原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通信时任革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部副主任。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水野清一　（1905－1971）日本考古学家，中国和亚洲考古研究专家。

② 原田淑人　（1885－1974）日本考古学家、文学博士，中国服饰史专家。曾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

③ 韩寿萱　原北京大学博物馆学系主任，1949年后任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并曾任中国博物馆学术研究会会长。

④ 冯先铭　古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⑤ 吴秀才　指吴佩孚。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清末曾为秀才。

⑥ 此为原稿空字，共三处。

⑦ 蒋廷黻　历史学家，抗战前曾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后从政，曾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等官职。

⑧ 小米数字　解放初期实行折实工资制度时，职工月薪以各人多少斤小米为计算依据。

⑨ 此处疑缺失一页，约200字。

⑩ 郑西谛　即郑振铎，笔名西谛。现代作家、学者。1949年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

1974年(1)
北　京

致吴仲超

仲超院长：

久不相见，工作想必依然极忙。闻故宫曾新收七八位搞美术史的少壮同志，又有金维诺、张安治①二专家参加研究工作，今后的综合艺术陈列，在党的领导下，和你直接领导下，伯达②同志主持陈列工作，肯定会比过去陈列更加精彩。我很想知道，新来的同志虽然专搞绘画，是否有在画录画论以外，还能读旧书的？而对于人物故事画且深感兴趣的？若有这么一位年青同志，我乐意拜他作老师，向他学习学习，并把个人从画录著、衣服首饰、桌子板凳、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家家伙伙得来的常识，结合出土文物得来的常识，从新的一种角度，作些名画产生相对年代的推测，试试看他能不能感到兴趣。若还不止有一位，甚至于还有两位以上这么感到兴趣，我希望得你许可有个机会，听听他们谈谈上次陈列的《洛神赋图》说是“顾作，宋摹”的原因何在，以及那幅大金碧山水楼阁，定为唐的原因，以及《夜宴图》定为五代的原因，《斲琴图》定为赵佶的原因，《洗马图》说是赵松雪的原因，以及《卓歇图》、始终未陈列的题名辽清宁某年程汲之戏作的《便桥会盟图》，以及原物在台湾重印于《故宫名

画集》中的阎立本《职贡图》，唐人《明皇幸蜀图》，又文物后印的所谓宋人《宫苑图》……因为对于古画我实在发言权不多，可是我对于杂文物还有点点常识，欢喜从画中的各方面分析比较，容易得到些不同过去的结论。年事较长的专家，我不大好意思向他们请教，却乐意和年青些的交换交换学习意见。万一我的谬见他们听来觉得所说还有些些理由，又乐意从杂文物学学，便于今后常识广博些，也有助于用个较新的方法研究人物故事画。将来再请你许可，如十多年前说的，让我有机会把故宫所藏的一些真真假假从来未陈列的人物故事画，和他们一道学习一番，或许会有些新发现，即为邦达③同志和王、刘诸专家断定是伪托的，或不是伪托，弄不清楚名目内容，以及虽是伪托或摹旧，但是原稿从衣着等等看来，却可以把时间提早些的，以至于明代人所作的什么事迹图连环画，从中却可知道其他一些社会制度或某一时某地礼仪风俗的，对我搞的杂问题，却多有十分重要意义，对历博作历史陈列也许正十分重要。

正如过去看《康熙南巡图》中运河船只过闸，闸门的制度规模，又如看一明代官僚向上爬的《事迹图》，见有贡院和西什库的内部，以及南京人放香案欢迎康熙，每一香案上都有一件红红的朗窑瓷，必有一定原因，既可作朗窑大量烧造的相对年代，又可明白当时朗窑有多少不同器形。还有在《红楼梦》展时，曾记得有一个清初海船图，历博就值得摹一个作陈列用，十分有用。面康熙有个在燕子矶演习水军场面，水军船只的部署情景，历博陈列也极得用。事实上历博方面需要的万千种辅助陈列材料，有不少必可从故宫这一堆不可

能陈列的旧画中找到的。我个人能得你许可，和二三年青同志学一回，必然各有所得；肯定我学到的，如能作一个较清楚的记录，有些材料对全国各博物馆也许还可“各取所需”，大有用处。因为这么来结合社会制度来看画，对于旧画作另一估价的人，以后恐怕将不甚多了。比如从明清写影来注意坐具是描金漆和剔红漆椅子较多，而使用的地毯花纹种类却较多。还有的背后用各种不同软屏风，身旁有小香几……对于研究家具史可十分得用。照习惯专家以为俗事的某一部分，而对于我研究的各种专题发展史，可能正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因为即从丝绸上，我就发现了许多前人难解决的问题，如院藏的杂剧二妇女图，得知宋代一再用法律禁止的契丹人钓墪服，即后人说的解马装；从几件不着作者姓名货郎担图上，还曾发现上面有假眼睛一事，即由此得知为宋代人作，并因之明白杂剧中的“眼药酸”，已流行到孩子们的玩具上。而上有笠子帽的，则和元人习惯相合。如此如彼可以作作者年代判断证据的还多。从制度出发，如从叉手示敬为宋人制度，而《宋大诏令集》中有仁宗时法令称“南宋降官一律服绿”语，则将把《夜宴图》产生时代放得较晚，不大可能如传说的南唐顾闳中作，得了些旁证。又如《听琴图》中有二官一侍童，脚下同穿白鞋，和赵佶“孔雀升墩”故事即相背，他那有让三人穿白鞋道理？照制度二官必穿乌皮六缝靴。又如《洗马图》一唐式马夫，幞头两翅旁举，在唐代专名“顺风式”，而元代马夫决不容许穿红衣，则原稿出于唐代，而是不懂元代衣着制度的画家所作，或以后人赵稿另摹，又有一物证。

又近见故宫去年作的关于玉的学习材料，听说是一老专家所作，还经过大家修改而成。据我常识判断，作者对于清代雕玉技术还有一定理解，以上即近于无知。所引据材料似不出《三礼图》、《古玉图谱》、《西清古鉴》、《格古要论》、《古玩指南》几种书，似太旧了点。对于近百年新出材料知识既不接触，所有考古报告也缺少知识，而日人辑印的《中国古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通古斋拓印的《古玉图录》……大都无知。把玉具剑叫做“昭文带”，对带钩的新出实物无知，日人集印的《带钩之研究》也未过目，后附玉图更不合用。如果作为说明组学习用，得到的知识不大有用，甚至于可说错误百出。如说明组仍由王金福主持，我乐意告告他所有图像材料和文献材料，至少上一段由史前墓葬山东大汶口和南京阴阳营开始，到汉代一段有些什么材料，实物和图谱有什么可参考；古人如何佩玉，和文献结合，和图画结合，有些什么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问题；由《三礼图》到《古玉图谱》，到《西清古鉴》，错误处又是什么；晋以后为什么又不大用玉，大致还能比较实事求是，说的还不至于太外行。

即以昭文带，玉具剑鞘中部，那个系丝绦的玉璏，为什么乐浪报告、辉县报告、及最近出国展一个复原图，位置却不相同，是谁的正确？或许我还可以告王同志原因何在，知识比考古所专家还明白问题。只要说明组有这个共同提高的需要，我即不妨用个“说明员”的地位，来和王金福同志谈谈。或且还可以把日本专家专文谈的玉佩发展种种，他们始终弄不明白的，从文献上得不到正常解决的若干问题，都有材料供王同志参考。因王同志和我较熟习，我说的问题他容

易理解，别的同志特别在“专家”面前，或五人以上的群众面前，我还不大习惯谈这个问题的！要写出，目下时间不够用，王同志设能记下，将来我再看看，并为引用点有代表性的图像供参考用，大致还容易，也不会太闹笑话。

沈从文　顿

吴仲超　故宫博物院院长。

① 金维诺　美术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安治　画家、美术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② 伯达　即杨伯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通信时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③ 邦达　即徐邦达。书画鉴定家、美术史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1974年(2)
北　　京

致文物出版社编辑部

编辑部同志：

近读七四年第二期《文物》，内中有罗福颐先生《临沂汉简概述》一文，卅五页中说到《隋书·艺文志》①所提及《相马经》和戚宁《相牛经》等今亦不传，提法似可商量。因为今人记得陶宗仪所辑《说郛》内中即有伯乐《相马经》，戚宁《相牛经》（或许尚有《相鹤经》），不妨查查，或可在整理汉简时，供参考用。这书还是廿年前过目的，依稀还记得《相马经》中叙述形容，措辞似乎还相当旧，即出于伯乐以后的伪托，也还是汉或较前对马内行人所作，才会说得十分生动收人《艺文志》。又罗先生所说阴阳杂占近兵书，《艺文志》中小说部似还有“望云气说”（以后××或称“黄帝望云气说”，已改入兵家），记得《史记》称卫霍率领大军出兵西北作战时，特派有一方士王朔，主望气，随之而行。敦煌卷子曾有唐代《望云气书》抄本发现，并附有种种云气图形。这个卷子已被盗往英国。抗战前《图书馆月刊》曾作文介绍过。这个军师王朔当时手中法宝之一，必就是这种专书。旧题“黄帝望云气说”，亦可证来源久远。古代作战，特别是大军以万或十万的大部队在塞外远征战，必明白天时地利，才便于指挥，进退均能采取主动，不至于为敌人所乘。对于天时

变化和风向，必据长时期实践经验，掌握气候变化规律，才能克敌制胜。因此书中有些形容，描写措辞或十分鄙陋、荒唐，图画也相当幼稚，以后现代人以为迷信，或近小说家言，当时却必然和实际应用关系相当密切，才特别派上那么一个人在军队中，专主望气。一律以为“迷信”，只能证明现在人对史实的无知，不能证明古代人的完全出于迷信。不信也有别的原因，即兵书历来是禁书，记得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内，还抄辑了些相近材料，或可作比较也。又历史博物馆曾由个人经手，五×年在苏州旧书店里买了部明抄本兵书，内中就有望云气说材料，并且还附有些奇奇怪怪的五色图画，和唐代敦煌卷子里的图相近，很值得有心人用它来和敦煌本校勘比证一下，必可得到不少启发。即从较后著作中发现较早的材料。大致因为馆里领导业务多年的某同志别有会心，却在一回内部半公开的废品展览会上，第一柜就把这部古兵书陈列出来，大家既在“不读书”不深人调查研究情形下，已成习惯，因此这次改陈中，也不会有人想起在汉武帝部分或以后部分，想得到这部兵书还有用，更不会……第二号废品却是一整匹玉色小箱暗花绫，机头织有“河间府造”四个宋体字，计洋四元……这个废品展的主要目的，似乎在说明“由于无知，即不免浪费国家钱财。沈某某所作，是个好例。”引起同事警戒兼开心。我不开口，目的当然是达到了的。因为大家不仅不明白这部兵书的内容在历史上的意义，也不明白从汉代以来，河间府原是一个北方丝绸生产地，直到明代后还有生产。而幅窄一尺三寸左右，还正是沿袭汉代二尺幅旧制而来（可是问题太复杂了，不好办)。至于暗花组织，又还是宋代式样。若搞陈列，放在汉唐元明清任何一柜，略加

历史发展说明，就能解决问题。今当成废品展出，可见可笑的不是本人，或许倒是别一位业务专家，真正的 × × 也不……

又近购得你社于一九七 × 年印行的长沙新出帛画，觉得是十分难得的重要资料。惟前面序言，也有些值得商量处，特别重要是把人像后站立的一只鸟雀定为白鹤，且随即当成重点，用较多文字，来谈白鹤种种。事实上仔细看看，那原是一只鹭鸶。同是涉水鸟，区别显明。白鹤丹顶作球状，鹭鸶却带翎。大致沿袭郭老的说法而来。编者是专学，郭老文章有时近于抒情，如过去谈楚帛画时，左角那只四脚龙形，因临摹同志，只摹出一只，因此致误，说即是一足之夔。误不在郭老，实在历博同志，这次画的介绍，又以为图像后面站立的是一只鹤，主要致误原因，大致也是只据照相看后，近一般介绍性，可能由于匆匆写成致误。若当成专册出版，负责作说明的同志，似乎值得认真一些，重新检查原件，进行仔细分析工作，才不至于弄错。而且这幅画的发现，若只当成绘画艺术品来欣赏，作用实在有限。据个人私见，重点至少还应分从同时或先后不同材料比较上，对于衣着制度上究竟丰富了我们什么新知识。因为同时或先后反映在别的材料上，如安阳石刻、山西陶范、信阳彩漆绘，以及楚墓出的立体彩绘木俑，工艺成就都不下于这个帛画，甚至于居多还表现得更艺术，更多现实性。仅仅当成一幅画来介绍，并用务虚方法来进行猜谜式解释，方法实在太旧了。

此信仅存未写完草稿，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隋书·艺文志》　罗福颐文中为《隋书·经籍志》。

一九七五年

19750101
北　京

复路景达

路景达同志：

得信，谢谢你相托厚意。我听熟人说，有些省份接待外宾的小型欢迎会，还把皮影戏当成一个节目，加以利用。由于格局小，用的工作人员又不多，容易安排，有传统风味，又经济不花钱，效果也不坏，甚至于可以说相当好。据我个人私见，你如能有机会转回北京，即或户口在本乡，作为暂调工作来京其实也无妨，在市委领导下，由市领导就市内在别一单位工作，目前还工资照付，却无从安排工作，这人对于皮影戏、傀儡戏以及戏剧发展史又有研究，有兴趣，或且兼有“古为今用”的编剧能力的同志，一共有个五六位，来组个小小研究班，定出个计划，来进行整理，和推陈出新工作，用不到三几年，必会见出很好成绩。因为这方面知识，我实在极缺少，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却明白工作在北京来进行，还有个底子，走走“群众路线”，不甚费事，即可集中材料，搭好一个骨架，是十分现实的。因为除你信里提到的皮影子材料（有的单位收藏中，还包括有不同道具，以及小棚棚架架附件），故宫、美协、历博、北京市文物组、工艺美院、音乐研究所（天津博物馆或许还有乐亭派皮影戏材料，听熟人说过），这些材料目下或多或少多搁在空房子一角，无

多用处。至多只能起点缀作用。因为一分散，不会起应有作用的。说研究也不免落空。若能加以集中，情形必大大不同。用他作“推陈出新”的根据，不甚费事，把几个样板戏用皮影戏来好好处理（如用新的透明塑料代替驴皮，我估计还可穿两层以上不同色的衣服），至少是拿去一百卅多个设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大使馆，作宴会后娱乐性演出，也将会是十分出色的节目！只是我想得即好，实现这种想法，恐怕还费点事。因为“人微言轻”，意见不容易上达。并且在博物馆业务内，待作的许多明明白白对党和国家有好处，作来又并不花钱不费力的事情，就还多行不通！若政协还存在，我又还有个名分，就可能为把你的希望，以及见解，用提案方式在政协提出，如能通过，转交中央，这事情就比较省事见功而好办。如政协不再开会，或我的“特邀委员”名分已取消，就得另想办法，来作建议了。总之，我记得住这件事情，所以先回个信，望放心好了。我今年也已进入七十四岁，转入博物馆工作，也有了廿五六年，接触落实主席指示中的“古为今用”问题比较多，前后廿多个提案，又都和“如何古为今用”有关，所以能活的日子已有限，而待尽的责任可还多，十分希望能和热爱国家、热爱伟大毛主席、热爱党的各有不同专业的老同志，能在共同目的下，把个人点滴力量，配合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去，才对得起国家和主席！

并候安好。

沈从文

一月一日

若问题一时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要丧气灰心。我们应当相信党，永远相信党，因为凡是对于新的社会有用的事事物物，迟早总会有机会，能把合理希望得到实现的。我不去教书，不去做作家，心安理得在博物馆作了廿五年“说明员”，在任何困难下，从不灰心，而且越活越有精神，就是相信党大方向是对的。甘心情愿在主席手下作个“普通一兵”，坚持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把所学的配合上去，永不褪色，永不作逃兵！愿相互共勉！

路景达　皮影戏艺术家，第四代祖传皮影戏艺人。1957 年曾获“全国特种工艺老艺人”称号。通信时下放在昌平县农村。

19750102
北　京

致北京电影制片厂服装设计或美工组同志

北影服装设计或美工组同志：

昨天听历博美工同志说，北影同志有到馆里美工组看材料的。或说“要唐代”，或说“要元代”，不大清楚，不知得到满意解决没有？若看到的材料不够具体，还希望明白多些、深些、更具体些，不妨给我一个信，提出问题，我试就个人常识作作答解，最省事是来我住处看看，住处是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五十二号（历史博物馆宿舍后院），或许可供你们参考的资料，还多一些些。因为《服装资料》工作进行是分工的，所绘成的图，是美工组贡献最大。选图由我负责，目下搞《服装资料》第一个试点本说明，谈问题，分析年代，解释发展，由归我。这个还只是第一册。若能照原定计划继续工作，另外还将有九册待编，共拟用正图到七八千，附图约三千。所以各时代如何穿衣打扮，以至于如何活动，我大致还有点点常识可供参考（可永远不是什么“专家”）。历博搞研究，本来就规定，应当协助外来单位科研、教学和生产服务。因此你们的需要，只要得到馆中领导同意后，我就有义务协助工作，解决问题。过去人艺、青艺《屈原》、《蔡文姬》、《文成公主》等一系列故事戏的演出，我就为尽过点义务。到这里来，所看到的材料，如已编入待付印的《服装资

料》第一本里，书还未出版，供应外面我不能作主，遇有需要挑选其中某一些时，大致得由你厂领导正式写个信给杨、陈二馆长，说明情形，得到馆领导同意，我才便于协助挑选，并带为作简而扼要说明。这是一种手续，完成手续，彼此都不至于犯错误。材料若系由我个人收集供研究用的，我可以自由处理，有需要时，必无条件借给厂中，选妥以后，最好照小片放成六寸大照片，贴成一本一本，我再为你们费三几天时间，为一一写个简而扼要说明（写明时代，特征，衣料名称以及相近图像还可从某某书中得到……等），并不怎么费事、费钱，即可得一份可长远作参考用的基本资料。这自然只解决人物衣着形象问题。人必然还得在一定背景下生活，就涉及每一时的桌子、板凳、床铺、榻凳、座椅、大小不同案子、各式各样墩子、屏风、灯台、盆、桶一系列家具形象和应有位置。出门时用的车子，骑的马匹，每一时代装备多不相同，也都得有点常识才好办。这方面，我的常识也许还不缺少，可就厂中需要，而为提份重要资料，也同样可以为注明名称、出处、式样特征，以至于在某一时，南北称呼不同处，以及应用情形，如何反映出不同成就原因。即以用灯而言，有多少不同样子，就值得明白不同处和宜于使用到某一方面，效果必然就会更好些。过去没有条件这么认真抓材料，说把背景也做得真实而生动，是不大可能的。现在作什么都并不费事，有的是可供作学习的材料，能一一吃透它！

我一般下午二点以后必在家工作，住处窄些，可供坐处即不多，来客莫多过四位，看看材料，谈谈问题将从容些。前院有馆中电话，为557516。

并候诸同志工作顺手。在党领导下，演员同志打的是第

一线，你们或许可算第二线，让我来在后勤服服务，是十分乐意，也是应尽义务的！

沈从文

一月二日

若厂中业已有个假定，要搞某一历史故事的电影，或许还有些更具体和必要的知识，都应当一一奉告。如何饮食、乐舞、骑射、化装、狩猎，各个时代多不相同，马的装备，车子式样，兵甲的形象，盾的式样，由晋到宋马的装甲如何不同，各个不同时代不同作战方法，有的是材料可用，第一回搞个二千种图不费事。

1975年初
北　京

致阙名朋友

××同志：

实在太对不起你们，总使你们乘兴而来，失望而返，抱歉之至！你们看看我房中桌上床上纷乱种种，凡事随答随忘的情形，从常识推想，也会明白我头脑已临近崩溃边缘，这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体力超支是原因之一，只占一个小位置，不是全部。因为今年虽已进入了七十四岁，可是由于对自己“把关”紧，应付人事的机心，极端缺乏，甚至于可说前一期学习是写小说，必须懂人，生活经验又迫使我受的人事教育格外多。照理说，只稍稍利用所长，转到个人和一家生计得失上作点考虑，如何向上爬是不仅懂得，甚至于“条件”也还远比时下一些新名流多的。

我尽管廿岁就到了北京混日子，从标点符号学起，六年多一点①，先二年去考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还不及格（连报名费也奉还，事实上还是借入的，贬辱我到这样子），我用一个不在乎对付下来，依然把工作想得远远的，静静的干下去，不到几年后，却混到大学里教“创作”去了。还是一句话不会说，若招考得经口试，我是永远不会及格的。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要同学不要做抄来抄去的“八股论文”，旧的

考博学鸿辞，学王褒《圣主得贤臣论赋》无用，《汉高祖斩丁公论》也无用。新的什么用处也不多。求不做文抄公，第一学叙事，末尾还是用会叙事，才能谈写作。学叙事，叙事是搞文学的基本功，不忘记它，以后将从事实得到证明……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讲台！从此以后换了约六个国立大学，尽管同学中有左得要命的，照流行时髦，有诗人写革命诗必用红色钢笔蘸红墨水，来在虹口味雅茶座上完成，随即朗诵，明天行动和诗歌一同上报，同学里也不少充满了兴趣，认为诗人必须这么来做“过瘾”的。相反，也照时行风气，为我造出些小谣言来骂骂的，我都用个微笑对付。主要不是对他们要求过低，只要求他们老实一些，用十年学叙事打个较扎实基础，不必忙到做“作家”。同学必然越少，我作为举例、示范、供参考的习作，却是越来越多。会有不少名作家名教授，来头大，都是“来路货”，气派足，说不定还和蒋光头暗暗的拉上了钩，不露名的什么委员，我什么也不是，倒也巧，还没被学生赶跑，他们中不少人总以为“作家”过日子必十分浪漫、放荡，或多或少在他们“有教养”的估计中，还必然相当庸俗。他们自己从英国或别一国学来的高雅，在抗战时玩桥牌，一定下条约，总是玩个三天……

据缺尾废邮编入。

① 六年多一点　指 1923 年夏到 1929 年秋，作者去中国公学教创作之前的时间。

19750109
北　京

致王家树

……对于玉工艺的常识，会深刻得多。家树同志，你搞工艺史，玉是贯穿近四千年的最古工艺之一种，而直到现代还影响到世界，讲它的成就时，也不能不学学，也得来认真学学，用处多。谈它的艺术成就时才会有分寸。

一、考古所近五十年来先后的发掘报告。

二、近廿年《文物》和《考古》，《考古通讯》及各专刊的发掘报告，例如郭宝钧的《古玉新诠》，《辉县发掘报告》，《濬县辛村》，《信阳楚墓报告》，《新郑文物图录》（内中大小玦最多），《南京阴阳营发掘报告》，《山东大汶口发掘报告》。

三、全国文物展图录中古玉部分。

四、日人印《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内中玉耳杯，玉背镜子等等及诸杂玉珮十分重要）。

五、又较新印的（也有了十多年）《中国古玉》，内容丰富，印的不如前书精美，是把日本盗走及被世界各国盗走的古玉总集。

六、日印商周《遗宝》中古玉。

七、卅年前商人倪玉书印的《古玉印图录》。

八、黄氏通古斋印的《尊古斋古玉图录》，四册，均商周汉时物，有极好的，多是拓本。

九、又小件古玉图录，原名已忘，似《衡斋古玉图录》？四册，内中也收了些影印的，但还是有用。

十、五十年前后章鸿钊印的《石雅》。不限于玉，从矿物学来谈，还是有一定用处。

十一、《艺文类聚》关于玉和诸宝石部分。

十二、《初学记》关于玉和其他宝石部分。

十三、《太平御览》关于玉和其他宝石部分。

十四、《天中记》等明人类书中关于玉及其他宝石部分。

十五、清代编《渊鉴类函》关于玉的部分和其他宝石部分。

十六、《格致镜原》关于玉……

十七、《骈字类编》关于玉……

十八、《佩文韵府》关于玉……

十九、《图书集成》中华缩印本七〇二册；

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三二五——三三五卷中记载玉等等）。就方便，则只看1、2、3、4、5、8、9、10、15、16、19这十一种对玉的种种叙述，和前一部分的出土实物的拓印，就差不多了。

有了这份基本知识，据手边新旧图像千把种，编个教材，才会像个样子的，才有发言权的！

望你们在工作上互相帮助，求共同提高，取得应有进展，也还得对于工作的态度上抓得紧一些，看得严肃些，学什么进展得也会快得多！不然关于这部门成就，谈它时，不会过

考及格的。或许说，这个我过去协助不多，应自我批评。重新来想办法补救一下，还不太迟！

从文　候

一月九日

王家树　通信时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据废邮存底编入，信稿前页约900字已失。

19750115

北　京

致程朱海

我像是个“抒情派”，一写信却废话一堆，看来也使人头痛。今天恰恰得去死去的老同事参加追悼会，不知不觉的写了这么多，当作对自己的追悼文也差不多！

程同志：

排印过的小文①，你走后第二早上，就已找出。原来是预先搁在对面不到二尺的书上，记得本意是伸手即可得到。只由于求“流水作业”式工作便利，把在进行中的几个不同题材和衣服问题资料，加以重新安排，那个在封套中平搁着的小文，便近于失踪了，只记住早已找出，还是忽然又失踪，事实上还是近在眼前！原以为你不几天会来的，亲自交你比较“安全”，因为这小文写来已是十六七年，且近于常识性的介绍，但是所作估计分析，却已一一实现（至今也还没有别人写过更完备的介绍），正如同廿二年前，对于“锦缎加金”写的小文②，至今不仅没有被万千计新出材料推翻或否定，反而从这份文物中新材料，得到进一步证明，一切果“不出所料”，甚至于廿三年前估计到，“金缕玉衣”部分或外复金线，也完全由实物不断出土，得到证明！正因此，近日来不免有些些情绪混乱。

为争时间，每每工作到晚上过十二小时以后，面对墙上一系列在排队进行的专文，不免起“所为何来”感。因为十分明确在进行，待完成，或“胸中有数”肯定已拿得下来、等待进行的工作，还有约四十个大小不等的题目，过去，当前，甚至于明天，在研究中都近于“空白点”，国内大专家或无从着手，或不屑于动手。若一一能拿下来，大致对于今后人搞《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生产发展史》，或一个内容和提法崭新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属于大专院校系工艺美术各专题的教材，全国文物工作者，以至于今后千百种日用工艺品，求落实主席过去提到，昨天总理报告③中还又提到“古为今用”四个字所需要的万千种，出自数千年以来劳动人民双手，值得称为真正优秀传统的万千种花花朵朵问题时，都可从我这方面常识性其他小小专文，得到有益启发。

我前几天已进入七十四岁，体力情绪，虽还相当健康，有些方面，由于对国家和党的热爱，及工作上的责任感，简直还像是个廿六岁不到的人，似乎还保有无限精力和充分信心去学习探讨。记忆力对于处理面前人事、生活，始终显得十分不中用，简直拙劣到十分可笑程度，一靠近一尺六寸宽的书桌工作面，炉子上的洗脸水，总是变成红烧手巾，还得同院中某某大妈为指点，才发觉满房已闻焦味，鼻中才感觉到似乎不大好受。可是脑子中保留的过百万东东西西，和与之有关的文献，却像是还极有条理，分别贮存在一个脑子某一襞折深处，随所需要，不甚费力，就可提出。（我事实上还算不上知识分子，文物研究也无一专长，一切都不过是些些常识！）换言之，就是还相当敏感，反映正常。若说长处，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其中也毫无什么秘密，不过是念念不忘主

席说的“实践出真知”，用个“普通一兵”态度，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揽重担子挑”，求“古为今用”伟大的提法，希望落实到生产上去。先求尽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需要的公民责任，一切“由无到有”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人冬在零下廿五度左右，不许升火），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另外又给我以机会，在三五反及以后十年中，看了近百万文物，即以“说明员”责任而言，也从工作实践中，至少接近了十万以上的观众，内中包括工农兵、小市民、干部、大中小教师和学生、某一专业的专家、生产第一线的老师傅，以及为礼貌原因来参观，不到五分之一即回招待室喝茶，或半天只看两个柜子，却一连看个卅天的外宾。受了同事中没有受到的一种教育。种种原因的凑合，因此对于馆中一个研究员规定的“除本馆工作以外，还得协助外单位科研，教学，和生产而服务”，这个规定中的具体内容，也似乎明确得多一些。直到如今，总还觉得有许多责任待尽。工作条件那么坏，生活方式那么不成个样子，所有点点工具书一再散失，又一再想法补充，还是从不丧气灰心，绝不会让丝毫“消极”情绪抬头。有的领导似乎还缺少对我基本应有的理解，以为我“为人古怪而别扭，不好对付”。前年肺炎到几几乎死去，请送医院也不作理会，而在某一些人印象中，还总以为我终日懒懒散散，不学习，不安心工作——主要或是不会用心机到人事阿谀逢迎上去，不在工作以上搞人事关系，而想的又总是近于古人说的“曲突徙薪”，远处，大处，长处。可是，这么近于孤立坚持的作战了廿六年，静悄悄的在文物研究所中，出人意外地占领了一大片阵地，七十四岁了，回头看看，却无一个人跟上来。近两个月中，相熟廿六年的同事，却已有

两个人在一天不到时间内死去，面对眼前一些已完待完的工作，心情上不免稍感痛苦。初次发觉我自己可以说够得上算是个愚蠢到可悯的“乡下人”！因为不少四十年相熟的人，都明白在政治上稍稍懂得“务虚”的重要处，至少在生活上就会从容得多，不必费力就会成为场面上不可少的人。我这么凡事务实，叫做“愚不可及”也是应当的！四十年学习写小说的同事，看来始终都比我聪明得多。我因为和五四以来的男女大小作家接触得较多，早就感觉到真正用个“乡下人”工作态度，对新文学抱有较远大理想，来努力廿年卅年，求从作品上有以自见的未免太少，而利用“作家”名分向上扒转入官场的人却较多。我因之多年来早就被某些“准官僚”用个巧着，叫做“多产文学家”，说得倒极中肯，因为事实上有些人一生还只出个小册子，由于宣传，也就成了第一流“大作家”的。所以早预料到我搞的习作，终会有一天，全部在一种骤然而来的风雨中毁去。果不出所料，五三年左右，拟印我习作卅个选本的某书店，只印到第十本时，就正式通知我，所有作品已过时，已印、待印及纸型，全部毁去。几几乎在同时，逃到台湾去的蒋帮党混混，也忘不了我作品中骂到“官僚”，讥讽到“正人君子”虚伪处影响不好，也公开宣告（转载于香港报上），凡是我所有作品，一律毁去，并禁止今后出版。我当然只有改业，作个说明员开始来学文物，把一切过去当做一个“学习做人”教育过程，凡事从新开始，照党要求和工作需要学去。大致由于“思想方法”不同，政治水平虽十分低，只由于明白了辩证法中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凡事不孤立，一切事物在发展，一切又相互有联系”。由于发展，每一事物都各个本身发展史得理解。由于相互有联系，

每一事物又必然和其他存在事物关系密切。或在某一条件下相互促进，或在另一情形另一条件下又形成制约。这些乍一看来十分抽象，若不和某一具体工作结合，学来学去，不可能真正理解。但是若用来研究文物，便事事可以证实。会用它，万千种前人搞不通的问题，在短短时间中，就可以得到新的突破，而当前第一流专家权威无从着手的事情，从实践去过手经眼，再结合文献进行分析，新的认识就可作出明确的推测和判断，在另一时必然会得到证实。

我就是这么去进行新的学习，在近十个教授级同事中文化底子最差，当大家在办公室围炉务虚，谈得头头是道时，我就为证实主席指示的“实践出真知”，不管气候冷到零下多少度，去把陈列文物一件件的学懂它、吃透它，同时去向所有来参观的人学习，弄明白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这份知识事实上搞陈列就十分需要，十分重要！主席指示的先做小学生的重要意义！）才明白作个及格的说明员，可并不容易。一面同时也日益深刻学懂了“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及格将更困难。另一面也学懂了求“古为今用”四个字落实，不搞调查研究不成，不清楚生产上的弱点也不成。以及弄清楚什么是“优秀传统”和“精华”与“糟粕”区别何在。真正作到主席手下的“普通一兵”打文化仗，必需要具备些什么本领。是夸夸其谈争观点，还是求知识深入，真正的有广泛理解？也明白得似乎深刻些。才同时明白做一个研究员的条件，却远比一个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责任还吃重得多。——总而言之，即学习主席思想必求落实到应用上，结合到具体业务上去求证，学文物，又处处不离开马列基本观点和主席矛盾论与唯物论中重要提法。很快的已过了廿五六年，一切

工作还只近于开始，有一系列工作初初看来，多像是对馆中的需要无关，配合不上。也没有一个人还记住研究员的责任是些什么，担子又多沉重，而我挑了廿五年，是为什么原因。本到可以利用“离职疗养”名分，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的年龄时，每天却照例熬到十二点以后，还不好意思上床是为什么原因。（甚至于有的同事或许认为我是一种“处理品”，可“难于脱手”的什么，我依然毫不在意的为作个“合格公民”而尽职！）总指挥若自己还不明白手边“一个老兵”对于作战有多少可贵的经验、能力和耐心与责任感，这个仗怎么能打得好？若稍微有些些基本理解，也就不至还待我来反复请求调整一下住处（请来请去，还来个“相应不理”的可悲现实了），让我把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点工具书，集中到一处，对工作便利一些，且会主动的把那么大一个担子加在肩上，在死以前决不托故卸去。进一步把土改时就糊糊涂涂把我工作室所存的书，清理一下，全还给我。有些我自己能力已买不到，而馆里又还有重复的，就我为馆里文物研究打基础，后来接班人作准备工作出发，还需要些什么工具书，用不着我的请求，也会考虑到如何拨给我一些也将是理所当然，一切为工作对馆中对全国有意义而着想，十分必要了。（但这个必要由我主观理会转成客观领导上的行动，恐只是一种徒然空想，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还有不少知识，从小处说，机关中搞改陈，十分有用，从大处说，则全国文物工作者也十分有用，而不少其他兄弟机关，都还用得上其中一部分。正如同你搞“玻璃”，这方面的发展史，你单独学，从那里学起？我由于规章上订下了“得协助兄弟单位科研”，就早已尽可能搞了许多不同小专题，准备各方面应用。可是至今为止，想把住处

调整调整，换个能有两个单间搁工具书的住处，也得反复请求，终于还是没有结果。直到我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为止。自己想出一笔钱，即每月出廿卅元也不妨事，也还是“呼吁无门”。所有在进行的工作，却多得争在三几年内，趁体力还支持得住的这么短短时间内，尽可能求完成其中一部分，这就是你每次来时，所看到我房中图书文稿乱得个一团糟，不论做什么，总像是毫无条理，顾此失彼的，什么都抓，什么也完成不了的原因。而我还是居然能够进行工作，最近不能不改用流水作业办法，把手边材料，随即加以注释，而原已“胸有成竹”拟为建材所搞个微型试展设计，只起了个头，写到纲要中约六分之一还不到，又搁下抓就手可及材料的原因。也是协助你搞搞《玻璃发展史》这么一件小事也搁了许久原因。因为目前工作处境和二老同事的死亡，都并不能使我忘记“责任”，可是警钟再敲，也大有可能在一天内报废，学来的种种因之同在一把火中毁去，未免太可惜！

从文　候

程朱海　时任职于建筑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拟作玻璃发展史方面研究。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小文　指作者在《美术研究》1960 年 1 期发表的论文《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② 小文　指作者在《新建设》1953 年 9 期发表的论文《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1960 年收入《龙凤艺术》时，改篇名为《织金锦》。

③ 总理报告　指 1975 年 1 月 13 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抱病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02月末
北　京

致一画家

××先生：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的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那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主席不是告过我们马列主义重在实践应用，不在夸夸其谈？历史画停顿到过去的戏剧、板画和近代连环画上，不过关。才要我们搞服装史，多严肃的一件任务！你参加过这工作，审查时是重重复复一直到最上级康老认可，才会通过决定付印的。因为还有个日本“专家”，搞了廿卅年“汉六朝服饰”作比较，对内重在解决历史画中一系列问题，

对外则等于“打文化仗”。你是参加这么一件严肃工作的同志之一，革命浪漫主义也得在唯物现实主义前提下来着手，才会更加有好效果，一般要求不严，自己可不能不严肃对待。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①，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不然就不会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荐了。他相信我到这个程度，而事实上他两人和我共事前后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一切都从工作出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和理解，从来不感到我比他们高一着，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此外，之樴、李砚云、张毓峰、老史……大都前后共事快廿年了，总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关系，为什么你倒恰恰相反？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

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袭先人之余荫”的在大学里习文学、教文学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抛到后面去了。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我却只觉得工作刚好开始。因为工作在国内，不竞争。若为找个人出路，借此地位想作个什么长还不容易？可是不这么想，只想再努力学下去，搞个半世纪，用成绩和世界上、文学史上第一流短篇作家比，才是学习用笔的本来意思、目的。说是“野心”大得出奇，也可以。但和你有个极大区别，就是从不利用人，甚至损害人，去达到个人目的。更不会存丝毫骄傲心。只觉得工作严肃，一切得踏实作下去，学下去。因为目标远，等于五万米赛跑，没有人拍手，是必然的。相反，配合不上社会现实，形成脱节现象，因而在社会变动中，终归前功尽弃于一旦，也难避免。这就是你所谓垮的意思？所谓垮，至少已是廿五年前事情，你不明白处，不妨问问刘

先生，表面说，捧得够惨！因为在国内一些妄人，写现代文学史时，骂得我一文不值。我所有书全部烧毁，永远不许出版。几几乎同是五三年事，逃到台湾的蒋匪残余官僚文化人，也还不放过我，正式下了个命令，我的所有作品，全部烧去，永远不许出版。这就太怪了，为什么许多左的作品不禁止，巴金、茅盾、老舍……不禁止，独独我的被禁止，这就值得玩味思索，必有一定道理！是不是有不少作品，正触到官僚群的弱点，而在台湾、在二千万华侨中还会有影响，因此恼羞成怒，才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你试想……

据废邮残稿编入。

① 刘先生　即刘凌沧。

19750302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前不久得之佩信，知道你又去成都。近日想已返自贡。营口地一动，接着北京又预传警报，使得远处的人，都为担心，也会有一天像东北那么大动一次。原传说三月初某一天，会有五级左右的震。不是正式的传达，也等于正式。因为廿三号即有纪的报告，说可能会有。（在宝坻中心，离天津近而离北京远些，说只五级左右，大致因为五级房子不必担心会坍，六级以上才出事！）正式传达的是二年内会到六级以上的动。那一天来可说不准。已到交代办法，即院子大些的，人在本院空处无妨事。不宜在院中的（有的已有地道），最好到附近空处疏散。非如此不可时，十二点以前必有紧急通知。我们这里院子既宽，自然就不用考虑出门事了。即或得出门，大致也将在不到卅步距离的美术出版社去，所以万一要来，就听他来，不用多担心。北京还有五百万市民，不可能向远处疏散的。我们于是凡事照常。原先妈妈也曾经嘀咕了一阵，怕出事，说不如将红红送走，免得二伙家在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时，埋怨一生。随后既无第一次震动，第二次又还在二年内，学校又许可她一年借读，所以我们就不问你们意见，打量让她读满四年级，再说。初步设想，是读完四年以后，

妈妈或亲自送她回来，面交你们，省得彼此担心。我鼓励她来四川看看。因为我过去，每年外出参观，又一到夏天，即可去大连青岛住两月。她来本不花一钱，可以同行，总因事缚住，也不愿意请假和我一道。政协参观，也受优待，可带她一道行动。她就是不肯享受这种特殊。所以去年先让她过南方，随后我跟去，一同上了次黄山，虽花了些钱，她和红红兴致可真好，也开眼，也开心！最近二姨和百科又南行，说是去苏州养病，吃刀鱼，事实上或许又要跑上黄山，也说不定。我们是因为红红上了学，每天得奶奶照料饮食，并其他。既不宜停学带她上路，也不好两人离开，却把她放到这里。所以就"穿上了连裆裤"，一个动不了。

红红一切比所估计的还好，乖得很。功课不用催，总是自动的赶，总是优。一天十分认真的在本院做雷锋，和朱行大女儿倒垃圾，打扫全个大院子，见人又口甜，甜甜的叫"爷爷、姥姥"，逗得同住老的交口赞美。过年还组织了个新年晚会，自己唱了舞了，还不够，到别人舞时，还在一旁伴唱。兴奋之至！还终于引诱了五个老太太也上去唱了一个我爱天安门。院中组织了个学习班，她作副组长，到时即十分认真读报，毫不含胡。男孩子可一点不注意听！院子里搞了两个黑板报，文章做到一久，就没下文了。她却画了两张彩色画，始终留在墙上，一张雷锋，一张什么冬子，都画得满像样子。还在学校也画了两回，只凭记忆，不用范本，也画得很不坏。她说在学校画的，比院子里好得多，因为是玻璃大黑板，本院是在墙上她捐墨水涂黑的。学校教员对她也很满意，因为又积极又听老师的话。学校课有些缺人，如音乐图画，却一礼拜总有电影可看，又不太远，所以看来看去，什么新的全看过了，回来还经常在收音机里听看过

电影的广播，自己还欢喜从旁插插嘴。说到什么人落后时，忍不住总得说一句："你就是落后！"字也写得还好，比有些中学生还干净。不懂的句子，即翻字典，因此有些时事名词，至少比我熟习，而且会运用。一下笔，便是一首儿歌，当然不免准八股。只是能这么适应现状的要求，总比什么不懂方便得多。有些必然会流人八股，也只有在学习中，再作自然调整去了。所以一切在鼓励中进展。一天吃的比奶奶一倍多，有时只比我少些些。

我则体力近于返老还童，大家都当成奇迹看待。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从不再感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四十多年前差不多。大致是经过了自我学习，总觉得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机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本能以内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得比人都更多一些。过去还记得看过什么人作的论文，说的意思和我想到的竟差不多。以为即睡眠，也只是一种习惯，不是不可少的。可以用一种迫切的什么改变这种习惯，体力毫不受损害，而工作效率将加若干倍的高！我居然从这个假想中，试验了几个月，情形当真就在近于自我催眠的新的习惯下，一一改变了。这几个月来，搞的工作显然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一般情况下睡得已极少，而白天还一切照常，也从不打哈欠，只是食量大增，

走路飞快，精神之畅旺，简直不下在青岛那几年。记忆力一集中，一连搞了四五个小专题，几乎都近于"迎刃而解"……我起始感觉得力量还刚在发挥，还有的精力来学习，来为各方面服务！主要当然还是显明的在上面认可情形下，受鼓励，得支持，才会发挥出微薄长处的。熟人说："做什么都像个样子。"一切总还是在意料不到的速度下即学通，学懂，而能用得上！比起目下不少熟人，还整天在学习、开会、检讨中磨的情形说来，我这次改业，放下"空头作家"不做，来学习"为人民服务"，工作起始是对头了的。政协上次让我参加了一次什么人也不说话，只是行三鞠躬礼献花即分散的"中山纪念会"，大致是下一次会仍然有我这个"特邀"委员的名。我正在草拟一个行之有效的比较更重要的新提案，将建议把科学院比较年青的研究员集中三几个搞史部学的，搞文学的，一同来重新用这个快到一千万件新文物，作为新的学习对象，把研究劳动文化史作为试点，搞三五年看看。若能通过，便可以望把文物研究，大大推进一步，取得崭新的进展。因为我本来不读什么书，只是学习方法和态度不同，取得的进展之快，不甚费事即远远的把许多专家抛到后面；并不懂艺术，却可以把艺术史放到个崭新唯物观点，来进行一系列工作。正像是只记住作个"普通一兵"，所以默默的守住了廿五年的学习岗位，打了廿五年硬仗。现在若能有机会升个"伍长"，这个仗将更容易打了。馆里名分上为我已拨了四个接手人，事实上一个也不来，而且那么松松散散的学习方法，是一辈子也难望见出什么成绩的。有的又以为一切平平常常，甚至于已学会了，用不着再求深入，或甚至于更快的可以成名。事实上离单独走路还远，什么也不懂，只希望靠小聪明出人头地。这出人头地的想法，就显明接不上班的。因为不先学会真

正忘我(可并不容易),还老不忘名、利、权,那能学得深入?末了总是走便道捷径,求上面留下“这人乖”而听话的印象,用逢迎阿谀代替正常的学习,在目前社会,也许更易走运,以至于不久即入党,但是对工作实在永远无可望。社会习惯,上上下下若到处都可以见机鼓励人说谎,用相互阿谀代替正当努力,因之许多极简单事情,反而弄得十分复杂,难望解决。但党真正需要的,还是要人真正能作普通一兵,受得住十年廿年考验,沉沉默默的作事下去!

你的绘图机,若正是国内所需要的,应当向懂行的领导好好说明,想法到上海北京再看看各方面的需要,以及对当前已完成的,还需要从那一方面的改进,就集中智慧来注意,再回来照改。这工作即或不如作铣床影响大,但能解决全国需要,就十分有意义!好好的考虑得失,再向领导来尽力谈谈吧。凡事从大处考虑,至少是可以把错误减少到最小程度的!

并候双好

从文

之佩身体要注意,要什么东西来信说一声。你搞绘图机还顺利,若国内正需要,能集中人力作个三五百,还是对头,不必一定要搞什么大尖,因为能共同提高,小玩艺也值得认真把它做好!

小尖鼻一家还好。

永玉一家照旧。

从文

二日

19750313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虎虎、之佩：

我们一切都很好，望放心。大已于初一下午去清江，约可住一月，并看情形，若大嫂将去南京接受新任务，则小胖妹妹或将由大又带回北京，再想办法处理小胖胖，或托一附近人家照料，或只日托……。红红一切很好，似乎又长大了些，到庆庆年龄，大致将有资格和她“比个高低”！昨天曾同去三婆婆家同吃了一顿，又和我去馆中看《创业》，十分兴奋的回转家中，晚上为奶奶学[1]电影故事，直学到奶奶打盹，才上床。

妈妈身体近几月有了好转。红红对家中事，耳朵似不大灵敏，反应慢，所以每天总得向红红嚷几声，红红却学会了小弟小时的幽默，不在乎。不过一涉及对外服务，表现得却很好，受院中赞扬。元宵还和同院组织了一回演出，忙了半天，晚上八点开场，在全院十多个观众抚掌下，搞了六七个节目，完结后还十分兴奋得意。每晚上床即睡倒，直到天亮，睡得十分沉酣，所以白天精神特别好。性情比较向外，所以到人家作客，总受欢迎，说“好”。在本院，老太太爷爷也总以为“红红好”。可是在家中，名誉或许就便稍差。奶奶已起始派差，要她“凡事自己动手”。搞功课，不用督促，打打

杂，手脚却不大灵便。身体发育却十分正常。倾向性比起来，又和你们小时一样，是奶奶的“群众”，儿乎“一面倒”。对爷爷还经常施加些压力，如每中上奶奶为我拨点晚饭菜，便于带回东堂子去吃时，无例外，会在旁“监视”到，还不时插句嘴，以为“怎么要那么多！”又说“爷爷不劳动，只奶奶劳动。”还有类似“原则”的似是而非的议论，经常随口而出，我倒鼓励她说下去。可是总得奶奶作“闸门”，到一定时候纠纠偏，才煞住。庆庆对爷爷也这样，话必更多。事实上当然是对爷爷越要好的。我们正有计划的让她间或过庆庆姊姊家，小刘兰家去做客，也是一种锻炼。口特别甜，肯主动的叫人，所以在东堂子也是最受欢迎的。每去那边，必得往李王二家看看，可算得是“受欢迎的小客人”！

继人大会后，在今年开始，多估计必将有些新事情出现。可是或许正当外部世界乱纷纷的“天下多事”，而内部似乎又有一系列具体事情待解决，至少目前还不大可能在本年即可得到解决，如像到处怠工现象，有若干省市或由于近十年的动荡“后遗症”所形成的，由派系斗争而来的步调不一认识上不一处。由此希望一转面能如五六七年大家齐心向往为建设祖国而出力，不计个人得失的干劲，这个“一致”处，看来已成为过去，必还得用个较新的办法，来集中安排。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办法”！连月来，重点提的是“对知分的专政”，对“文化领域里的一切专政”，人大以后即在报上反复重现，似乎当成一件主要大事情，在作舆论准备工作。据说是在“指示”中进行的。或许将有一二月的时间，在报上反复出现。结果是不是在本上半年随之而来，还会出现什么，对文化领域的知分又有什么新布置，实在难于料想。又或只

是一种象征性的警告，便于为大学教改拟议中的全部下乡事，扫除障碍，我们多近于完全无知。即以百科的多闻博见，也像无所理解。因为不少新定下的计划，经常还会在一二月以后为再新的设想否定，何况本来还无一定的事情，只从假想胡猜，肯定是会弄错的。我们这部分工作，看来还比较有个规律可循，要求也会随时而有所改变，但基本上将不会突变，因为新出的物将日益增多，一般报告水平，多还只是停顿到摊材料阶段，材料多而不一定真正新。即再新如长沙老太太[②]（她即或有七个人能并排走动，在天安门绕个大圈，口中不说话，就解决不了问题，还待我们搞研究的人代为发言！）和秦始皇陵前出土物，事实上只近于在所早已知道的前后空缝，填了个空，多明白了一些前后联系罢了，永远不会真有什么奇迹出现的。至于这些新发现对多数人说来，却是崭新的事，只由于好奇发生兴趣，而不是搞这一行的所谓理解的。说只由于"好奇"，或许还可把大学里不少专家权威包括在内，这些权威居多是对于书本以外物的历史极端无知，也还缺少对于文物应有理解的。没有看重且始终不明白，他们单打一的研究史学方法已十分陈旧，而新出以千万计的东西，恰恰能充实以真正知识的。我做的多近于这方面的基本功，从"劳动文化发展史"去从实物分门别类作探索分析工作，方法既较新，得出的新启发、新判断，居多也还新一些。有些知识尽管还只是把文物排排队，加以说明，对许多方面就有用！另一方面，当成"美术品"看待，则可望落实到新的生产方面去，证实"古为今用"提法之伟大深远意义，弄明白什么是优秀传统，可以古为今用，什么是糟粕，不足取法。所以估计到搞的服装资料，及过去协助学校编的几种专

题教材，以及近来拟作的大小文物专题约廿种，大致在这个过渡期，都还有点用。不至于会为什么倏然而来的新事即全部失去意义的。所以最近还正在争时间，拟把一些在进行中的四五个专题完成（上半年会完成），而对于计划中规模较大的服装资料，也还在继续作积累图像抄辑文献，作第二册的准备。一切都还顺手。只是这工作涉及范围过于广泛，不是一二年可学会，可见功，照习惯，找个接手人来帮帮忙，并在过程中把应学的工作方法全部学会怕不容易。因此更需要我来在试探中所得知识，能尽早的短短时间中，编个三五小册子出来，才明白有无继续作去的必要。又在政协前后提案廿件，多一一通过，能通过，就可望实现成为一个方向，必须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实行，在实行过程中，我大致还可以作不少事情的！

今年这里前星期只落一次小雪，不过五寸许，却有大半年未落雨，旱象在山区，可能已比较严重。若近半月还能落一次大雪，必将得到一些补救。这次过年供应比前几年还好得多，大致是各省支援形成的。街道和住宅里的清洁卫生工作，也做得比过去好。从少壮一代身体上的健康看去，就可以明确有一个印象，几几乎长得都比四十岁人相当高大。由庆庆，中和舅舅家小林小多，三舅舅家达子以下四位，以瑞表哥家三位，多成了高个子。东堂子前后院中小将，且比小多等更高，你们离开北京时居多还是小不丁点儿，现在多已成大汉。甚至于变得不易认识程度。四舅舅家两人，五舅舅家四位，二舅舅家三位，也无不如此。居多下乡了三五年，已陆续返回北京。

永玉表哥家还是一切照常，只少了个妮妮。蛮蛮则和一

根竹子差不多，只向上长，横的发展似乎配合不上（更像竹子了）。可是照相技术似乎已逐渐在提高中，将来有转入“专业”可能，至少比目下守在冲床冲孔，情形不同一些。

并候双好

从文

十三日

附来拟信稿一，妈妈看过，认为较得体，你们可斟酌一下，如可能这么写，即赶写补来，便于托人商量。

---

① 学 方言，意为说、讲或复述。

②长沙老太太 指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

1975年春
北　京

复阙名朋友

××吾兄：

久失音问，惟健康是祝。廿余年来，人事风雨倏忽。在颠颠簸簸过程中，不少亲故，多于骤然间即顿成古人，虽属新陈代谢自然规律，过时事事物物，迟早终得报废，俗说“人属有情动物”，总不免依然对生命存灭，有“轻尘栖弱草”感。“朝露易晞”，始知古诗中说“行乐须及时”，□评者以为感慨极深意义也。由永玉转来惠书已收到，永玉特别欣赏来书中之厚意深情，适如古人所谓“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意。大致六十年来“生活教育”所得。特别是近十多年中，人事玄黄，是非无一定标准，而升沉亦多近于偶然，常规破后，随之而来，即风雨无时，风向时变，在某些问题上，万千“聪明”人还难应付裕如，直而戆者之情形，或小不经心，或小人弄小手法，媒孽其短，即或早已明白泥雨载途，人易滑跌摔跤，终于还是得一摔，亦势难避免之事也。“连摔小跤”，或正可望于明天“免摔大跤”，也合辩证法规律。若说从此即可望“永保安泰”，似亦言之过早。惟凡事临以戒惧，情绪上长远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则至少可以少些意外事故。学习由“忘我”进而到“无我”，路虽若遥远，还是在一种十年八年，坚持中克服“我”字，终可达到。这自然也只

是弟的纸上谈兵，一片胡说，相信不得，与兄说来，适近笑话。因时会风气，若正奖励人“无中生有”，在每一文、每一画、每一什么什么中，猜谜摸底，充分发挥某种“天赋”时，不少人一生别无所长，猜谜能力却显然在进展。联想所及，任何人也难于招架，永玉近年所遇即一教训。似乎在某某修养文中，即早已十分志得意满的申述过，“某某善于打击人，而能不受人打击”，此中真理，即由其本人之倾覆便可证明。弟今年已七十进四，在现存故旧中，近似“得天独厚”，至今体力情绪，犹如四十岁前后时，高血压经常上升到二百卅以上，心脏供血不良隐隐作疼也已十六七年。近二三年来，大致由适应而转恢复，终日守在乱稿一堆的书桌边，用“司书生”体老本钱，抄辑本业中各种杂文献，总如不知疲倦为何事。去年七月和十五个亲友爬黄山，总和九岁大孙女争先，在雾雨中和同行诸亲友打招呼保持联系时，小身材大喉咙，却像印象中裘盛戎神气，压倒全场。大家十分开心，以为“返老还童”，队伍中多了个“少先队员”。我自己也意料不到，还如此中气十足！其实说来也极简单，不是什么“得天独厚”，只是“受党的保护”较多而已。快五十岁还决心改业，改业早，一改业即完全放弃“空头作家”名分和一切权利，不再写不三不四小说欺骗人。转人新工作学做“新公民”，凡事从新开始走第一步路。大约经过两年，自己估计够“合格”了，才进人本业作个“说明员”，便于凡事学、当真照主席指示的“向人民学习”，不折不扣在陈列室转了整十年。还不过瘾，又经常去故宫作“义务说明员”。还不成，更远走一步，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去南京、苏州、杭州，转了四个多月，专为搞绸缎的老工人和少壮美工设计做“说明

员”，也即同时向他们学习，明白生产情况，外销数字和品种，遇到的困难，改进它应从何处下手。求落实“古为今用”时，对上百万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我还能不能为服服务？和景德镇及全国烧瓷老师傅，也这么建立了为他们完全彻底服务的工作方法和感情，明白他们是打第一线的真正战士，我学下去，至多不过能尽个后勤工作人员的点点绵薄而已。所以名分上是个“研究员”，事实上却是个永远不易及格的说明员。五一二年，即有机会摸过近百万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可是近廿五年新出土文物至少以千万计，“说明员”不易及格是十分显明的。前后接近了约卅万观众，从一般观众和特别观众接触中，也学得更“虚心”，因为大多数只是二三点钟即看完。陪到走走谈谈我能懂的，且明白了观众不同，要求也不同，明白这一点也极重要。学得及了格，再搞“研究”也并不迟。这么想容易，这么做当然也并不简单。要忍受别人难于忍受的寂寞辛苦。还要忍受单位中上下同事的不理解而形成的工作上的麻烦。比学任何业务还难些，也可说至今还并不得到合理解决！因为正如曹植诗中十个字：“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差距恰形成取舍两极。所以甚至于直到如今，还有思想水平“极高”的同事，不知我每天干些什么事！只乐意把我轰走。理解认识差距如此之大，我居然能维持到廿五年之久，这种超人的耐心，倒像真是惊人！一切等于是我自讨的。我的取舍从熟人看来也近于不可解。（其实和过去搞习作一样，想得远一些，便隔了。）新同行中也不会相信我能搞出个什么来，因为文史底子并不怎么好，搞搞文物也近于“玩票”，这一行权威多得是，那有一个票友会干出真正成绩来的。因此以为我“负气而自弃”的有人，以为我“唯心

加狂妄”的有人。一个西南老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来找我，看到弯着个腰声音嘶哑哑的为人作说明，代为感到委屈，便红了眼。还得我陪他上公园，喝了杯热茶，安慰了许久才了事。

我就这么如彼如此过了廿五年，一世纪四分之一。所有老同行、老同事，在倏然而来的风风雨雨中，几几乎都真正“垮”了，“老”了，有些即或还在教书，或在科学院搞研究，都在当前“不知如何是好”，明天更不知是什么命运。我却近于卅岁到四十岁时，体力情绪，都极其健康。正在安排大小不一属于物质文化史约四十个专题，在一个个进行。近一个月，因为得了两个得力助手①为绘图，所有专题，几几乎全是图像，而企图用极简少文字来介绍，加以解决。希望把一些复杂而生僻专门知识，变成一般常识。大致是能办得到的。因为最近完成的《扇子应用史》、《玻璃发展史》、《马的应用装备史》、《狮子和狮子舞进展史》，试验中，都是专家无从着手，而用三天到半月，即顺利完成的。一切尽管还不过是一种文物排队常识性工作，但解决的，都上下延长到二三千年的分门别类历史进展。这些工作比起搞短篇来说，前者可说近于芭蕾舞，实在相当难。因为同是人人明白的故事，要在三五千字内形成一分空气，把内中小人物写得性格鲜明，不一般化，基本功不过硬，不大好办。（这大致也就是过去一个人十年努力能作到的成就，目下倾全国之力也像办不好的原因。）至于搞目前这一行，等于一个熟习“芭蕾舞”的名手，来进行交际舞，不感困难，不觉疲累，是显明不过的。这工作据我个人学习经验而言，只要“耐烦”就成。一个人的脑子，既能发明电子计算机，肯定灵敏度在各方面都是惊人的。

五官有许多潜伏本能，是受近几千年人事得失的束缚，长处无从发挥，或被腐蚀着，因而显得特别迟钝的。这就涉及到所谓“思想解放”问题来了。能在一种新的体会上，把“普通一兵”，“为人民服务”，“忘我”等等名词，含义，懂得十分具体，而去在一工作中实践学习求进展，用得其法，到了一定时候，思想情绪会变的。许多潜伏的能量，会逐渐解放出来，变得反应灵敏记忆力或理解力，都显明作出肯定的反映，对业务会忽然取得特别进展的。古人说“积学所至为天人”，实有一定道理。反“天才”背后，宜肯定“勤学”，代替以唯物主义的学，然后知不足，然后而不知骄傲，本身在应付某些琐琐人事上，或且不免见出一点“傻像”，可是心窍子却开了。人事上小小得失无从考虑，脑子里将成为一切问题，和如何把问题加以分类来逐一解决的兴趣和信心。人变了，从某一些应世技术而言，或许变得更“低能”，更“无用”，以至于更“无知而可笑”。但从对“本业”而言，却会感到一种“忽然明朗”的新境界。说是“忽然明悟”，还不大恰当。说是一般得失考虑失去了反应，而把头脑回到某一历史阶段中本来的明敏，是肯定作得到的！用我自己作例最最省事。人其实可说相当低能，并无什么真才实学，从来不作一步升天痴想，总是乐于和人平等竞赛，紧贴地面，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去。第一次搞短篇，不少自以为十分权威感的“文学批评家”把我说得毫无思想，一文不值。可是事情极巧，逃到台湾的蒋帮残余，却在五三年还不放过我，凡是我的作品，一律焚毁，纸版也不许保留，永远禁止重印。至于老舍、巴金、冰心，以至曹禺等等，却百无禁忌，市面流行。再不多久，内地却也由开明通知，所有已印之九册②及待印

之廿一册，业已过时，一律焚毁，存书及纸版也全付一炬，倒也十分彻底。似乎各有理由不容许存在，在文学史上，似乎也像极少有的事情！还少有作者得此优厚待遇！因此也即无形中挽救了我。因为若还妄想在新社会做空头作家，骤然大风雨来时，岂能自保？五八还曾经在反右庆祝胜利大会上，在二百客人鼓掌下，要我去接老舍手干北京市作协③，若稍存不切实际幻想，则目前想写写信谈谈天也绝无机会可得！因为权衡工作轻重得失，便总觉得“作家”多得是，而比较有常识的说明员，看来不容易多。这件事，大致老朋友兼顶头上司文化部长郑振铎，也即缺少应有的理解，因为如果明白在第一线说明员的重要意义，全国博物馆情形也将大大不同于当前！即以我们那些史学专家同事而言，若明白在博物馆是一份崭新事业，出土传世文物将以千万计，因为出土分配情形不同，早已打破了廿四史一切迷信谎言，对“劳动
……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收信人名缺失。

① 助手　作者的物质文化史各专题研究，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不得已转从社会上寻求协助，当时请王亚蓉等为他绘制一些图像资料。

② 已印之九册　指作者同意由开明书店印行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废邮存底》、《月下小景》、《从文自传》、《黑凤集》和《春灯集》。此外1943年桂林开明书店曾将《从文小说习作选》一书短篇小说部分，擅自拆成《阿金》、《黑夜》、《春》三本书出版。

③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

1975年春末
北　京

致一教师

××同志：

前后不及二月，你能在万忙中，还抽得出时间，为把《扇子进展史》的图像，主要部分陆续完成，又还将《百戏进展史》图像，搞出了一部分，凡见到这些图画的，无不对你工作交口称赞，认为干得十分出色，这话如由我这么昏老糊涂的人说来，可不算得什么有分重。若是由别的社会上有地位的真正内行说来，我也代为高兴。你若还记着初来时，我反复一再告你的话，工作要抓大的，但得由小处作起，基础坚固，才可望于上面建重楼杰阁。并且一再告你，这工作不要认为是你在为我而尽义务的私人关系。这提法不妥当。或许持久些些，即难以为继。最需要的是认真、耐烦而持久，不是一二月即见功。我根本就从不想到自己而如此如彼工作的(照我个人打算，写短篇还抵用。因为懂新旧人，写矛盾都会很出色)，考虑的只是面对全国，为多数共同提高而来共同努力。有许多地方，或许还易为“聪明人”笑为傻，也不妨事。我因为十五六岁在家乡土军阀队伍中时，不少人都说我有神经病。不折不扣。只是“文疯”，不是“武疯”，所以并不影响到当时别人的吸烟、玩牌、泡土娼，混日子生活方式。转到北京新环境里时，一至亲①问我：“来干嘛?”我告他：“来求学。”两夫妇十分坦白开心的哈哈大笑，因为刚从一个

有名大学(五四时其中一人还在南开被推举为学生到北京代表,共两位,另一即总理!)毕了业,无事可作。其亲舅父还是袁世凯时第一任总理熊凤凰②!只是决定不依赖内亲,本可去美也不去!原来本质上和我同样有些属于地方性的"傻不可言"处。因此,对我来京还是充满同情。临离开北京时,却为我介绍了个不久即成地下党员的某某。在农大,又还另外认识了七八个老乡,这些人大革命时,回乡都成了"农会主席",几几乎全牺牲了。其中只有一个走了另外一条路,袭先人之余荫,去福建作了中学校长,兼银行主任,现在或许还活在另一地方作百十万美元小富翁。都以为我并没有什么"神经病",只是凡事想得远一些,不大切于实际,在社会上和人争出路,不免要"吃瘪"而已。这倒真是"一言中的",因为一生这个弱点如癣如痈疽,摆脱不掉,现在七十多岁,经常还不免受同事中"聪明人"愚弄,只报之一笑。正如同一个人,本不会游泳,却每见人人水,即充满好意善心,伸手引援一把。不料那人是个游泳内行,见我堕水,反而在岸旁大笑。一同叫做人,思想不同,做人教育不同,差距就这样大。搞文学首先得懂这个差距,不然,那会搞得出什么名堂?因此这廿五年内,即或被人当成神经病患者,愚弄愚弄,也从不在意。当时正式人中学也办不到,何况清华北大。清华正式改大前,从不公开招生,一切归当时特权阶级包办!当时经常却有二三兄弟,只凭一个介绍信,就人了清华留美预备班,二三年后即出国,两年得了硕士博士回国,廿五六岁就作教授,有的还作了什么院长,再兼一个职,每月拿月薪四五六百的熟人即不少。部分还是"诗人",一生写不到十首诗!我算是大革命前后头一届"职业作家",印了约四十个大小本本故事时,收人就从来不过六七十元,比当时一个高中语文教师还不

如,高中教师有一百六七十的。因此前前后后半世纪之久,总会有懂"现实",会"打算"的聪明人,认为我或多或少是有点"神经病"的。随之而来必然会使点小手脚。其实我因此从活人也就学懂了许多。若"神经病"严重到对人好坏不分,你想想看,那有资格赤手空拳,毫不依靠任何人,任何书(当时正流行什么文学指南),从标点学起,在不到十年内,就突破了当时社会小同乡、同学、帮会,种种合而为一控制文坛,形成文学集团的恶势力,就差不多写了大小不一约五十个本本,事实上也可以说把什么"文坛权威"全都拖垮,或者赶快让路,一直大步向前走去!是不是因此一来就志得意满,十分得意,骄傲随之而抬头?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成功"上,肯定会利用方便,去做南京的什么委员。因为只要乐意,当时转成文化官容易得很。我"神经病"既还好好保留,想到的,只是将来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即使批评家用尽了各种技巧,似誉实贬的作了不少文章,事实上有个广大读者群在支持!一般大学教授搞文学是玩玩的,十年八年没有写过一个像样的短篇,也不失去做"作家"资格。我想得可十分荒谬离奇,以为田径赛五十米即可出"国手",至多当时也只到一万米,即绕足球场廿五圈。到时不仅无友好拍手,即裁判员也懒洋洋的,感到困乏。我却想搞个半世纪,写个一大堆,选出一百本站得住的,可以代表五四成就的,拿去和中外文学史中第一流作家的作品比个高低,那才有意思,才值得学,值得干!值得作战!没有人支持吗?用不着什么批评家来捧场,也不相信那种猜谜子的奖励,同时也料想到,因此种想法,被否定倒大有可能。现实政治就是"你不捧场,我就干掉你。"终于全部报废。后来的社会一变,就证实了所预料。不

仅在国内所有作品全付一炬，纸型也同毁，这是出我卅个选本的某书店亲自通知我的。国内为了不挡着青年和从老区来的作家的路，必完全彻底放弃“作家”空名分，改业，先从公民学起，一切看社会需要而学下去，时间还来得及。可是在台湾，逃亡到那个岛上的蒋帮残余，也居然还不放过我，在五三年正式有命令下达，所有书全毁，永远不许再版。这倒像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新事。彼此相对立几十年内战中死了大几千万人民生命，我的作品，正如两方面批评家早提过，“没有思想”，为什么两边又都容不下？还不是大家说谎？是为什么会在两极端的政策上，我的所有作品这样“运气”，毁得那么完全彻底！这么一来，应当是在感受打击即意志消沉，一事不干混下去，倒好办。因为冷一冷，也“调查研究”一番，觉得一切看远些，便不同了。许多“呀呀唔”的一生以“打趣捧场”为主要长处的人，还正走红运，被封为“××××”之一，红得发紫时，我倒为形势所迫，主动的入了博物馆，上午门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说真话，这一次可认真学面又学对方向了。因为先后接近过大几十万工农兵，各行各业生产前线师傅，站在生产战线第一线的工人。学懂先作一个“合格的公民”，才有希望进一步作个合格的说明员，由于“神经病”还在，对自己定下的“合格公民”、“及格说明员”都偏高些些。所以事实上，在新的陈列室，政治性要求偏高时，至今还不易及格，十分自然。但十年学习可并不白费，因为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挑重担子”、“任劳任怨”，争对人民的贡献，以及什么叫“调查研究”，过去所不懂的，几几乎都懂得点点滴滴了。而且十分具体。因此一来，“神经病”只会加深，不会治愈的。在受党的教育和鼓励

中，我前后十年看文物以百万计，而且还能分门别类，扎在头脑一角。过去在大学里，又前后看杂书一大堆，且对于某一书有些些"目录学"常识，这些杂书和类书子目，知识还够用。明白社会变化之大，要求之新，必然把自己"思想改造"联系起来看待自己，自然便觉得个人十分渺小，而学习忘我，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工作上心中有一个我字，就永远学不到应学懂的别的东西了。照我情形和年龄来说，作"逍遥公"谁也不会责难。但是出土文物以千万计（此后肯定会以亿计），谁来研究他真正够得新的发现和理解？发掘有的是人，能在工作中用"实践"去培养，可是，谁来作综合比较分析判断，为新的劳动文化史打点基础？我拟作的将近三十个大小不一进展史题目，都可说从劳动观点去认识文物，而又显然能逐一拿得下来的。我日夜考虑的，都是过手经眼已过十万八万的东东西西，在头脑中排排队，容易，到时要用，问我这活机器，我再回答不迟。如此一来，我岂不是专到非我不可的程度？知识属于个人财富的旧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是需要的。因为有了特殊知识，即必然受特殊待遇，跳来跳去，他跑了。受不了这分工作带来的可怕孤寂，是一般爱好艺术又还总忘不了高人一等，且乐意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个人更多的东西，而基本上还缺少对工作重要，是共同提高而不加夹有个人任何得失小算盘在起作用的。

你年岁虽然不轻了，可是由于过去的社会教育，以及这十几年社会教育，对于自己有好处，就热心的干，对于自己好处不怎么显著时，以至于受别的私人事情折磨时，你的唯我思想感情，即刻就暴露无遗！即努力防止暴露，也办不到。所以我盼望你，仔细认真想想我一再反复告你，这工作主要

是为了“使全国文物工作者的业务提高而尽力，为了国家总的文化进展而致力。不能稍存私心。”说得更不好听，就是利用我某一种马虎（事实上是对人十分忠厚，总注意长处如何得到发展，缺点慢慢纠正的态度），而只求趁早达到目的，而不考虑其他的情形。

××同志，这一点很值得你考虑考虑，我为什么还来搞那么一大堆专题，你乐意参加这工作，又是为什么？看法上若有一定差距，不妨碍继续下去。若打算上根本不相同，就得考虑这一个（说的是《百戏发展史》）题目搞完，大致就得结束了。因为如此做下去，你受不了。即或你想的只是材料独占，可以充实专业本钱，我可得考虑，不宜为你这种不大健康的个人利益而服务。比如说，目下我至少头脑中，由汉“列明锦”两种灯式到宋、明、清上百种锦缎上的灯笼种种不同式样，又明白文献上提到的一系列“巧作灯”名目，而为你个人不是为大家公用，这材料我觉得不大妥。我馆中的存书已送来，装上一大架，本意是盼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第一次谈话，以及以后许多次谈话的具体意义，是希望你能把我对工作、对人的态度，学得多一点，而把资料看得轻一点。因为我目前还能放手工作，总有个原因。简单说，就是一切为公，而不存任何私心。前所进行将完成的《扇子应用进展史》，如发表，本来我预备用你的名字，只把我的名字附在次要位置，加上一行申明：“这个常识性小文，主要贡献是×××同志，于教学百忙中，经常为在夜里赶出。至于我只是就图中问题略加说明而已。”但是你若重视的只是资料的占有（独占），而不体会到我的希望是在共同提高，即满足于这么一点点成绩上，就太可惜了。我注意到前后借去的书，估计到你不会有时间来看，有的甚至于根本不要看，

若一看，不少图录前页都附有几行字，说这些书可以借，只是不宜冻结在个人手中，应当为大家便利。目前每礼拜另还有人来学陶瓷史、玉工艺史、丝绸工艺史以及物质文化史（是大学里教历史的专家），每次谈到某一问题，要查查书时，就找不到这部书了。是不是能为其他人的真正学习上的便利，为把前后所捎去的书，即早归还，让我整理整理，便利大家来学，比较妥当？我说得不对处，也盼望你来好好谈个明白。因为目前在一个共同提高问题上，我在为尽义务的，每星期约定了日子，都分别有人来，你看看人家怎么在共同学习上，得到共同提高处，或许对你也还有些帮助。我对你工作十分钦佩满意。你若认识上是为共同提高而用书，将来还可望送你一大批书。若只是为了如你自己口中常说的，比学校什么人都高明，且极不乐意把知识当成共有的财富，而只希望独占，那我支持你就会犯大错误。我总反复希望你能在思想上，对国家的感情上，以及对同事中共同提高的认识上，有些益处，这才是难得的机会。若只重在从我这里搞搞材料，而画还只刚好开端，就另外觉得我已老到昏聩糊涂程度。那我们认识，事实上就一点没有意义可言了。你只想想看，为什么不少党员，业已上升到部长一级，近四十年了，关系还很好。还有的在北大、在科学院，工作都已独当一面，廿多年来，彼此友谊都维持得十分好。也有你同学兼同事，一年级即相识，和我廿多年来，总还是始终彼此都十分相信，并得到在思想上和本业上的不断提高，是什么原因？我不久前还正考虑到，你或许有些政治上原因，要你工作，却不让你露面。作为我们共同来搞，问题容易解决些。先把已定下的约七或六个专题完成后，即为你提有关“马装甲”的材料约四十种，

五胡十六国的东北西北各兄弟民族军士军官形象资料，及其他宿营、立帐历史资料，专为解决“淝水之战”一大幅画而准备，若能比较谨慎耐烦，为在一个月内把主要材料介绍出来，不仅刘凌沧先生得益（已约他画这幅画，是重点大历史故事画），全国博物馆也需这类报告！你若觉得这对你需要无关，不乐意干，那到时只有请别人干了。此外美工组已早和我商量过，历史战争画不过关，得为准备一份比较参考各代重要人物头像，估计你为搞这个，我提材料，必定比别人干得又快又好。但若思想上长远停顿到个“我”字上认识得十分清楚明确，至于“公”字却缺少应有理会，结果当然也就不好意思劳动你了。

还有《服装资料》是件十分艰巨严肃工作，因为不仅对上面要负责，对于将来用这份材料作学习参考的也负有责任，而对外（特别是对日本），则简直近于打文化仗。因为原田搞了卅四年由汉到唐服装，引的文献也不少。我这个试探性工作，方法上却不大同，不常引诸史《舆服志》，而重在把传世名画用出土材料互证，得到的好处，当时不同，但也肯定会有不周到以至于错误处。第一本已定局，只差补新的图像附说明中作附图。你若能明白工作之意义，一定也乐于参加。因为以后还有二三四五直到第十，都待进行，并且也作了些准备。到一定时，你能有机会参加，可说十分幸运，因为这种大型图录是要分到世界各国大图书馆博物馆的。别的不提，能学会把“私”字去掉，而代替一个“公”字，即以看材料而言，也是教你们的老师不能设想的。

来同我谈谈好。我病了三四天，每天只能斜躺在床上，一睡即咳得难受。今天已开始好转，拿了约十本过去编专门

图谱用全国照来的相，以玻璃言，就大大充实了内容，值得看看！

不用对我作不必恭维，也莫从一些表面印象即极度轻视，家常一些，当我是个在工作学习中有经验的过来人，是个十分懂人，以至于十分世故，但正因懂人的种种弱点，却总永远乐与为善，推奖年青人得到应有发展，永远十分近情理，待人十分厚道，但抓工作却极严谨的人，就成了。

弟　从文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至亲　指作者的姐夫田学增，字真逸。

② 熊凤凰　即熊希龄，凤凰同乡。

19750424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虎、之佩：

上次得信即回了个长长的信，告告这里一切，特别是小将情形。大致因为东堂子采用了个流水作业新办法，为争时间赶工作，桌上床上全是图书和画稿，到处是各种不同专题内材料封套，而且还经常有人来看看，借借，于是那个信（可能前后还是两个）便在封套群中失了踪，再也不易发现了。今天还只廿四，小红红为了去游园，预习节目，奶奶为打扮得漂漂亮亮，十分兴奋的到公园去了，大约下午才会回来。我来吃午饭，看到桌上搁了你上次那个信，所以具体谈谈血压好转的种种。

吃蚕蛹人不少，有见好又有不见好。大致重在其他方面配合，主要恐怕还是思想情绪。据化验说，蛹里含有大量亚油酸，和各种微量特种蛋白质，所以能软化血管。我前后吃过半年多一些，每天四十粒加过工的，什么药不用，便有了显著好转，十多年心脏隐痛和头部沉重，完全消失于无何有之乡。有人曾把蚕蛹事问童第周先生（学部委员、生物学、生物化学大专家），据他说，大致是雌性的含有微量女性荷尔蒙，加上其他特种蛋白质，会起一定作用。林葆骆十分好事热心，热心过后即继以好事，把我的好转当成奇迹般宣传。大家都觉得奇怪，也不怎么相信，可是精力好转倒又是十分显明事实。去年上黄山虽不怎

么累(总是打前站,远远叫人时,声音洪亮,十六个人占第一位),甚至于可说全不觉得累,也许是在苏州连吃约廿顿鲥鱼,近七次大团鱼有点关系?到上海时,大家印象都觉得真是出奇的健康,和不少熟人比,他们都不免显得老多了(还可包括巴老伯)。从黄山回来后,蚕蛹已不吃,橘子水早已不吃,什么药也不吃,每天只照熟医生所说,大量使用维生C,每顿六粒,一天十八到廿粒。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试从一般人事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大致因为把进行工作的方法也改成流水作业,预先把拟定的廿来个专题尽可能手边材料,分门别类归入一封套内搁在身边前后左右,因此看什么图,看什么书,都可用得上,能抄的抄,图中能用的即扯下使用,于是一系列工作都可平行并举的搞下去。一再反复为一件事而浪费,材料一积累,于是头头是道,总不至于精力白费。加之最近又得了个绘图的,手特别好,所以工作看来,大致还有点创见,对国内搞文物的年轻同志,都还有点用处的!若在国外,可能就全部上了百科全书!

此信写后又忘记付邮。

197504下旬
北　京

复张香还

香还先生：

承厚意，还忆及卅年前曾一通信之故旧，并寄素纸一张，嘱为一书，十分感谢。附寄通知，大致是当时一亲戚所书。尊信因地址写作文史馆，辗转经月始到手边，迟迟作复，十分歉仄。弟于解放一年以后，即离开北大，不再教书，也不再搞文学，因为文化底子本来不高，转入历史博物馆搞搞文物研究，名分上作个“研究员”，事实上只是在陈列室作个说明员，凡事从头学起，人既不中用，幸得过去还懂得点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常识，因此也可说在新社会材当其用。其实若更严格些些，循名责实，学了廿五年，作个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说明员”，是否及格，还有问题的。至于和过去卅年所有老同行比，不免有天渊之隔。因为所有同行，经常多代表国家文艺界，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友好国家过着种种热闹生活，真是和天上星子一般亮闪闪的，同时也可证明这些老同行，多是因为思想好，能力强，对国家贡献极大。我则照习惯说，人一入了历史博物馆，本身也就已近于“历史”，什么都不用提了。只是沉沉默默的学习本业应懂的一切，为得计合理。这个单位原本设立在天安门里午门楼上，冬天照例不许生火，晚上不许用电灯，约有两个多月在零下廿度。库房在楼上两

侧，即所谓五凤楼，经常黑暗暗的，永远保持一种明清以来的霉味。从表面看，应说相当寂默，事实上日子倒还过得去，因为人应当有自知之明，新社会重实际，“空头作家”和“假里手”是吃不开的，混不下去的。若一切都不顶事，至少也得学会逢迎阿谀，又能用得恰当，这也是种现实的“本领”，大致还要较大的天赋聪明，加上些世故教育，才学得来，用得好。照理搞文学写小说到了二三十年，必比较一般教授高资懂得这种世故哲学多些。可是真懂到一定深度，就决不会运用到“向上爬”为个人找出路而用心，反而深一层明白这是一种“新儒术”的运用，对国家有害而对个人有益，因此更要加强对这种“混混”思想行为加以抵抗，只希望能向真正优秀党员做人行为态度看齐而努力，所以日子必然过得更加孤寂，也是理所当然。只希望在本业上“称职”，一切实事求是的作去，总是考虑主席说过的挑重担子，集中精力来作战，战胜个人“工作失败感”的弱点，战胜“业务知识不足”的弱点，以及战胜不在工作上计较个人得失的弱点。要“尽职”，必然得学习“忘我”，来尽可能努力学习，工作才过硬！更不好办，本来动力能转动三百马力，有时却被限制只要求运转十分之一，因此生命的能量无从充分使用，业务上得不到应有提高和进展，责任却应尽而难尽，累不倒人却急坏了人！搞的资料，又总是反复毁于倏然而来的风风雨雨中。而在风雨过后，又来重头作起。比如说，你在中医学院教语文，谈到《华佗传》中提及的熊经鸟申导引行气术时，若仅仅知道长沙马王堆大墓新出的导引形象图，在实用时，知识或许还不够具体，有需要时，我就可以协助你们从有典型性的、西汉以来反映到工艺品图案上的有关熊的活动形象四十种以

上，材料摹下来后试排排队，说不定失传了二千年来的这方面真正知识，即可得到初步解决。因为除了熊的活动以外，还有种种鸟兽“骇跃腾骧”，即所谓“五禽之戏”，种种活动姿势，都可以得到不少十分重要的形象资料可用，决不是仅凭文献记载可以解决的事。一看到这些，专门医生就会得到有益而难得的启发的！此外至于工艺中的如何落实主席伟大而意义深远的“古为今用”的指示，什么才叫做“优秀传统”，值得“古为今用”，而且“如何去用”，就恰恰是我这四分之一世纪所学的二重点之一，所以除了主持服装史的研究工作以外，还为协助国内高级工艺院校工艺美术史及许多工艺专题教材的编写提材料。直到当前为止，说有什么“特别专长”，是不足信的，说有了或多或少常识，也许不会大错。因此终其一生是不会有“退休”的，今年虽已七十进四岁，学习热情和服务热情，却还像是廿岁年龄情形中，正趁精力还得用，争时间，搞了二三十个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如某一部门的进展史，对今后生产还得用），在陆续进行中。因为参加全国政协已廿多年，前后提案约廿件，就多和工作有关。提案多早已通过，或已经交由文化、教育、轻工业、外贸……等若干部执行，或待加强认真去执行。我的有限生命，很明显是为了责任，正如《庄子·大宗师》上提过的“息我以死”名言，到死才算真正休息的。

琐琐碎碎把这些奉告，主要是我理会到国内外肯定正有不少对我抱有良好的感情或友谊，对我这廿多年如同忽然消灭的情形感到关心，加上台湾方面的人又正因为我的名字极少在报上出现，还经常对我的存在与否，有意造点不可信谣言，来诬蔑国家或党的什么残暴。事实上，我这廿多年过的

日子比所有过去搞文学的同行都安定自由，而工作进行得且比一般搞研究的便利得多，生活得到党的照顾，工作得到党的鼓励支持，以至于认可，也比许多同行所得的还多。只看廿年的风风雨雨中，老同行几几乎无不在种种不同冲击中报废，我却一直在近于保护中沉沉默默，把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对我过去抱有一点好印象、还对我当前相当关心的，我都十分感激，因为我明白，这种感情是十分难得可贵的。我正因此更增加对新工作的勇气和信心，来表示对国家和党的热爱，以及万千不相识朋友同志的关心！或许是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于过去写作，露面的机会自然已较少，事实上所有工作和新的国家社会发展，联系得比过去紧密得多的。不过重点性质是服务于社会各部门，因此这廿年工作的意义，在万千烧瓷器，搞美工设计，教学方面工人或同志，都明白我工作和他们的关系，和本职本业同行中的关系，都十分紧密。即在教学方面，新的关系也比过去限于文学系扩大到许多不同专业同志中，在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中，明白工作十分有意义。即已出版而言，成本的只三几种，量不算多，又过于专门性，如“绸缎”，“镜子”，……以及明年或可出第一本的《服装资料》，一共还将出十本，用图大几千！以质量看，或许一本比过去廿本故事还来得经久些。因为大都是些新问题，在国内还近于研究中的空白点，取得的较迅速进展，也是各方面的鼓励和良好条件得来，算不得是自己什么创造性成果。个人唯一可取处，只是十分认真、细心、耐烦，来用脑子而已。特别可奉告的是情绪精神，以至于脑中的记忆力，都近于返老还童，相当康健。永不感觉什么灰心丧气。为接班人搞的基本功积累下的资料或书籍，毁去或散失了，又不断继续来

补充，几年内又把些基本工具书买得差不多了。去年曾和家中人回到苏州住了两个月，还爬上黄山过了一星期，体力还十分饱满。比所有三五十年的老同行老同事，我还像还停顿到三十四十岁之间的壮年人，所以工作、生活、接触的范围，也比守在学校文学系广泛得多！我十分乐意万千过去到当前对我还抱有一定好感的陌生朋友，有机会明白我这廿五年搞的工作，实在远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小说为有意义。因为用个唯物态度来对于文物作新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显著的目标在接近现实：一是问题的理解，是和今后搞“物质文化史”能起一定的影响；二是和“古为今用”发生密切联系。一个人在五十岁前后才改业，而且能在这种寂寞情形下迅速得到显明的进展，我可以说够幸福了，而工作又太有意思了。因为从个人言，得来的好处不会比一个“作家”多，但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而言，工作起的配合作用，却比“作家”影响扎实而持久。

…………

张香还　作者40年代后期编文学副刊时的青年作者之一，曾任部队记者、报社编辑。通信时任教于上海中医学院。

据未完废邮编入。

19750429
北京

复张香还

香还先生：

承惠书，盛意极可感谢。我不在文史馆工作（没有资格的），实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天安门前那所大楼房里。平时极少去上班，所以尊信转来转去，三天前才转到手边，迟复，深深抱歉！所附过去收据，不是我写的。我早已离开学校，也不再搞文学。廿五年来，对于新文学，已十分隔膜，由于要求不同，如今想作一读者，也不大容易得人认可了。在博物馆名分上搞搞文物研究，事实上缺少旧底子，作了十多年“说明员”，至今还未必能及格。因为新出土文物以万千计，内容极其复杂，作个真正及格说明员，也实在不容易！附信中寄来的纸，要我写几个字，虽如嘱写上，实在不成个字，恐亦“不及格”，留个纪念而已。因为拿笔即不合规格，用的笔从不超过一毛二分钱一支，只知求便利省事，于书法并不“当行”。卅年前有时还偶尔涂抹两下，供相熟人玩玩。解放后，国家凡事十分认真，谈书法，除主席草书称“并世无敌”，此外作家中有鲁迅和郭沫若两位，在中日书法展都属第一流大手笔，此外即不闻有什么人可以并提。这一道，那能有“假里手”可冒充“内行”机会？所以写来的小玩意，实不宜示人，免得为人见笑。（冒充当行，也易犯错误！）

你在中医学院教语文，内中必有不少旧文章可选。记得《内经》以外，《庄子》、《淮南子》、《抱朴子》，都有不少好文章，对营卫养生之术，谈得极深刻的。其实文物中也有不少重要新材料值得注注意。比如《华佗传》所叙述到的导引行气熊经鸟申，狼奔鹿顾等等，能效其中一禽运动，即可“却病延年”。长沙近年虽发现一帛画导引行气图画若干势，画中所及，还只能得其大意，不甚具体。过去卫生部或中医研究院绘一图更不济事。以弟拙见，如能注意注意，近年保定另一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份金银错车器（不是金缕玉衣崖墓刘胜墓中物，是以后的），及半世纪前日本人在平壤挖出的另一件车器，似刊载于日人编《世界美术全集·汉代编》中，有展开线图可以参考，说明者似为关野贞。国内则载出于《对日文展图录》和《文物》七三或四年六期中。又还有在故宫《历代艺术陈列》战国部门（其实应当入汉代，不是战国作的，日人盗掘曾印有简报），一件同类管状金银错器展开图，似西汉五鹿充宗墓出土。又另外尚有一件来源不明同样器物展开图，内容花纹均大同小异。试就内容略作分析，即可明白实包括有“猎狩图”，作骑士反身引弓射虎图像，反映的是汉代社会上层游乐思想。其次，上面有作仙人乘芝盖云车，驾双白鹿于云气中奔驰，并乐府《升天行》和《列仙传》同观，即可知还反映汉代的神仙浪漫思想，车中仙人即原在刘向《列仙传》，后改入葛洪《神仙传》中之卫叔卿形象。其三，内中用山、云、火、龙四者不分作主题图案骨架，于云气中分布熊、虎、鹿、兔、狼、野猪、野牛诸兽作种种“骇跃腾骧”活动姿态，则与《庄子》先已道及的“熊经鸟申吐故纳新”以祛病养生，而华佗在后汉末重复道及内容相同的导引

术“五禽之戏”，都一一可以不甚费事，即从此四件长不及一尺，大不过径寸的铜错金银车器（或兵器中的附件）中——发现其种种合符自然状态，又符合庄子及华佗所道及的古代导引强身却病延年方术相合的种种图像。即仅仅以七四（三?）年《文物》第六期所刊载的一个器物花纹展开图而言，内中所包括的熊的六七种活动形象，中医院教太极拳或导引行气专家或医师，一一望或许即可得到明确启发，承认这正是庄子和华佗所说的古代导引行气，可以用为现代人学习的第一手材料。只试试把这四件器物加上郑振铎所编《伟大祖国传统》一图录中一铁错金残剑（这和故宫金银错器情形一样，都误人战国部分。其实一有熊出现，即是汉代花纹无疑。）上花纹中的熊的不同活动形状，一一勾画出来，即可作为谈长沙马王堆出土导引行气图最得用的第一手比较参考材料。再试将各种熊的活动形象全部摹画出来，就各种不同动作排成个顺序表，再加上反映到别的汉代砖、瓦、漆、陶器物上所见不同的熊的动作，便可望把“熊经鸟申”的古代导引方术，一一恢复过来。因为保定另一中山王坟里的错金车器，如今摹绘出的只其中之一件，总共却大小不一约廿四五件，弟曾亲眼见过这份重要难得材料，听说要三年才摹得出来，因此不再继续。此外这廿多件中，肯定还可望发现不少熊的活动形象。若上海中医学院专家，从目下所能得到的四件错金器中的鸟兽活动姿态，看得出上面鸟兽骇跃腾骧种种，的确能推测出与医学文献中提及的“五禽之戏”有相通处，将来再进一步商量商量有关各省市博物馆，设法把这类材料，用摄影法为照出来，再一一放大到一定尺寸，则肯定可以作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若据庄子说法，则失传已二千三百多年）

的导引术图解，将可望有完全恢复的可能。(且不妨先把《文物》上所刊展开图看看，认为有用，即可进一步把世美全集那件展开图，并函商故宫博物院，把那边五鹿充宗墓中出土物展开图，照一个八寸大相来，我再为设法协助，把手边所有其他有熊鹿鸟兽活动的图像为弄来（与古代五禽之戏有联系的图像），会可望得到相当满意的结果。我们这里搞的研究工作，一面是为解决本馆通史陈列而学，另一面还有义务为外面搞科研、教学及协助生产改进提高，落实主席伟大的指示“古为今用”而努力协作，所以各方面大都得有点常识，不可能深入到专的程度，或多或少得懂些线索，也准备了些资料。到院中专家看过《文物》六期中的图像，认为当真对于进一步研究古代导引术十分有用后，向别一方要材料、找材料又比较费事时，我也可以为设法把目下个人手边所有材料，为照份相来，供中医研究院用。因为这对我近廿五年搞的研究工作，只近于一种副产物，可以无条件为就个人所学、所懂，供给各方面应用的。我说的作“说明员”或许不及格的本意，即在此。因为涉及问题过多，在国内有不少还近于研究中的空白点，不占有一定材料，不能把它和文献结合分析判断，是难于说“研究”，更难于说协助各方面取得共同提高的！

并候教安。

沈从文

四月廿九日

恐怕你们不容易找，不如先为寄一张来供各位看看，

这一件里就有六个熊形，姿态动作不同。我估计仅这一份廿多件大小车器，即可望得到卅种以上的熊的活动形象可作参考！看后再退还给我，莫弄脏，莫折坏，就好！

此件为 1975 年 4 月下旬复张香还未完成废邮的改写稿，完成后又忘记付邮。据原信编入。

1975年初夏
北　京

致李石英

石英同志：

我血压大致因天气过热，在升级中。人并不难受，只是终日大汗不止。工作仍得争时间进行。有关导引术的资料(已传二千多年)，见到的学人，都觉得十分重要。还得补充材料才完备，请允许我：

一、从库房中看看还有多少金银错上的熊形象的反映，并由馆中写一介绍信，我便于拿信去和吴院长商量，看看故宫所藏金银错材料和博山炉材料（这是拟进行的《前期山水画》专题不可少的)。

二、许可本馆为将一度陈列过的传为李公麟画的打马球卷子看看(不可靠，但有用)，主要部分得照个相。(我已集中了六七种百戏打球材料，本题材料多，又极重要，大致王同志和另一为义务的张同志，手再敏捷，总得一二月才可望完成。)

三、许可即为将辽阳汉画中百戏（已照过）部分图，放洗一张六到八寸大小，图大些即容易绘成线图，省事得多，又准确生动得多。

四、许可调仇英一个人物乐舞画卷看看内容。有舞女应照相的，我再提照一或二图。

五、有个《玻璃发展史》，是协助建委会“硅酸盐研究

所”写成的。事先说好，将来仍作为本馆共同工作的，材料已差不多，还待补充的计有故宫明代的玻璃器，和清康熙作玻璃器，及（目下陈列的已足够）还有乾隆时山东淄博烧的多色套料器，和部分料器鼻烟壶，即近完成。又长沙出了个西汉时透蓝玻璃矛头，还是战国时样子，也可能实成于战国。盼得一个原色照相片。又贵州曾出土大分量南朝时各色琉璃珠子，可以说明北朝洛阳毁后，琉璃技术失传，大致是技术工人向东北与贵州逃亡结果。是分别可从近年北票冯素弗墓出土五件精美玻璃器可以证明的。且起始出现有吹成瓶子式注水器，为后来隋何稠大烧玻璃器成功基础。贵州的则证明只能烧珠子，所以出土物以万千计。至于元代以来云南出产的料围棋子，是否一脉相承，还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馆中藏景县二玻碗，最后将来也作本色相。

六、工艺美院一教师，为尽义务画出了扇子应用发展史数十种，工作极细致，但也极辛苦，是夜晚为赶的，又快又好。合作得很好，不多久即可完成。他不要报酬，但是我考虑，这个同志薪资只五六十元，买不起书。是不是在某一专题完成以后，由馆中为买一本图录（如李贤李重光墓图录），作为报酬，比较合情合理？也望考虑一下。目下除了我为备文具纸张，还由私人送了他些书。由公家表示协助我这工作的完成，每一专题完成花廿卅元买本图录表示谢意，值得考虑。因为不久还将搞分量更重的百戏发展史专题，马的装备发展史专题，灯的专题，赶工都相当吃重。馆中同事搞工作习惯，一二月一……

李石英　时任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原信尾页缺失。据废邮残稿编入。

197506
北　　京

致黄裳

黄裳吾兄：

久失音问，惟健康是祝。廿年人事风雨倏忽，虽若有一定规律，仍多难于逆料不可解处，在颠颠簸簸过程中，亲故居多于骤然间即报废，顿成古人，不免令人惊感生灭之渺茫，生命真如“轻尘栖弱草”，朝露易晞，无怪古诗中有“行乐当及时”深致感喟也！去年六七月，弟曾过申看望巴金兄，怕惊扰熟人，因寄住桂林路师院宿舍一朋友家中约一星期，即匆匆赶上黄山。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叙及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摊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欢忻。后屋住有刺孙传芳之施剑翘①，十分高兴为叙经过种种。傅雷②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悲多芬肖邦唱片。旧事成尘，不意转眼即廿卅年，少壮一代，或已长大成人，或即将由顽童进人青壮少年，……还记得曾为蕴珍

绘一浇花速写，十分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

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外孙女已降生，母女无恙，往日接待友好的客厅，已改成临时卧房，一四川保姆正在整理床铺，准备欢迎新人。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算算日子，又已过去整整一年，估计小外孙女或已能在廊下蹒跚走动，廊下又已有不少花花草草，每天由巴小姐一面为小外孙唱歌，一面用喷壶浇水到花盆中，园中大草地和墙角上百种花木，重新在照料下郁郁青青，生长得十分茂盛。过去四十年种种，只在弟心中留下前后印象，还十分鲜明生动，此外在人世间即已消失无余，即在下一代亦一无所知矣。

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书道专家周旋，已绰绰有余。艺术院校中，则"美术字"有专门教师。所以藏拙息

手，实心安理得，若还想再冒充内行，“假里手”马脚一露，恐吃不消。最近始因为香港熟人破破戒，实近于配合政治，一清梁实秋③辈在国外假惺惺造谣，传我在折磨中死去的凭吊④而作。其实决不宜在国内还继续冒充此道当行，免出意外事故。大致上次是在永玉家中一尺来高小圆桌边，涂涂抹抹时，梅溪提起，“还有某某某某旧欠未了，表叔不应忘记！”才在她选定一纸中□□张齐贤一诗选上，写成上下款即代为付邮。此事不久即忘得干干净净，回住处后，却不忘梅溪所说一系列卅年中债务，因此又涂涂抹抹了几天，为兄选了几张寄出，还像近于“了债”，决不能说什么书法内行。写的旧诗，有的是六一年和几个当代名诗人同上井冈山学习参观约一百天中，被同行诸诗人摸底以后，明白弟对旧诗纯粹外行，将上一军逼出的。因为平平仄仄，还是六十年前作勤务兵时，经常为一军法长炖狗肉，才借我一本石印《千家诗》，“传授秘诀”般学来点滴。到了大都市，就从来不好意思说懂这个，永远作个读者，反而更多快乐。直到同行大作家明白我不懂这一行，而逼着“开心”时，才勉强跟他们学习写了些，事过境迁，当然息手，绝不寄托任何不切实际妄想，以为在写作全部报废之后，还不知自丑，复来冒充懂诗！寄给友好，只是玩玩而已，深盼不要破费装裱，更盼不要在客厅中或书房中上墙。免增笑料！

今年已七十进四，在现存亲故中，似若得天独厚，五十岁后改业，还不过迟，十五六年前即受高血压心脏供血不良折磨，多久以来，总易头重心疼成老毛病，曾一再受医生宣布无望好转。不意近二年中，却逐渐得到好转，老毛病忽然

消失，不知去向，体力情……

黄裳　原名容鼎昌，笔名旧史、赵令仪、黄裳等。现代作家、记者、编辑。

据未完废邮编入。

① 施剑翘　女，其父施从滨，军人，旅长，1925年被孙传芳俘获枪杀。施剑翘1935年化名加人孙的居士林，于11月13日用枪将孙击毙。

② 傅雷　现代文学翻译家。

③ 梁实秋　现代作家、教授、文学编辑、文学翻译家。1987年逝世于台北。

④ 凭吊　指梁实秋的散文《忆沈从文》。文中引1968年6月9日台湾《中央日报》署名井心的文章，有沈从文"不久以前"死去的内容。1973年，梁氏在西雅图编《看云集》时，在《忆沈从文》后加了如下按语：

> 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纽约 Twayne Publishers 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作者1975年写此信时，并未见到《看云集》和上述文字。

197507 下旬
北　　京

致臧克家

克家老兄：

多承厚意盛情，带纸来嘱书点小玩意，留个纪念。弟于书道实不当行，因为属于“风雅”名流之事，弟则近于典型庸俗之人，欢喜涂涂抹抹，主要在便于实用，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还记得过去三十多年前，在一熟人处，被迫写点什么时，恰被一个书法大家看到，见弟拿笔姿势，即摇摇那个尊贵而又风雅的头，微笑走开，受教育极其深刻。抗战前，只因为受“空头作家”名分所累，以后还不免在被动情形下，间或写点什么供友好玩玩。早即觉得冒充“里手”，不是办法，新旧风雅人极多，还是藏拙为妙！解放后，新社会更重视书法，而且和政治结合极紧，要求也十分严格。空头作家名分还早已取销，那敢再冒充“懂书法”，增添笑料？因此搁笔廿五年，实心安理得。近虽忽然破戒，亦近于事不得已，有的且近于清还卅年前“旧债”，下笔总不免十分别扭，有无可奈何感。卅年前某某大书家虽早已故去，其摇头微笑印象，还明明朗朗在记忆中也。新社会则不仅“内行”极多，且多思想水平特别高，嗅觉且极灵敏，而精于从人作品中猜谜摸……

……①园“玉兰”、“海棠”各小路，在无人的靠凳上坐

坐。因为回想起初到山大学校不久，即和杨、闻[2]诸先生上崂山住了约七八天，到处都已跑过后，看过了上清宫著名的玉兰山茶以外，还看了些其他事事物物，东东西西，综合景物人事，得来一份教育，似乎都比其他别的教育重要，影响也持久而深远。上井冈写的诗，有人说政治性太强，乍一读来还引人，多读几次便不灵了。诗不能缺少抒情气氛带来的应有作用，所以才联想到不妨试用玉谿生诗体，把“神话童话相混和”，把“图画和音乐相混和”，把“叙事写实和幻想抒情相混和”，写一首别人看来近于“天书”不可解，我自己读来却每一句每一字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含义，代表生命过程中思想情绪生活经验的符号的篇章[3]，也可说近于个人童心的回复。若失去这种童心的回复现象，而用当前的现实年龄和工作习惯，诗中个别符号和整个形成的情调，便如毫无意义可言。说它是一种毫无思想性的“旧体庸俗香艳诗”，倒也差不多少！四十年来批评家几几乎不约而同都说我是个只会写点轻飘飘恋爱小说，毫无思想性的什么粉红作家！亏他想得出这么一个恰当新名词！

因为永玉作了个玉兰花大横卷，我也偶然从一包新近退还，证明“无毒”的旧稿中，发现这个旧诗稿，居然还未毁去。因此重新调动调动字句，并在末后略加了几句，近于把崂山玉兰和公园玉兰及永玉画中新玉兰三结合，添了个小小注脚，给本画写了一份。还想起老兄可能是唯一在三二、三三年前后也上过崂山，还同样看过上清宫的古玉兰花的当时人，因此试为重写一过，给你玩玩。这种作品，本来不是为供多数不相干的陌生人“欣赏”而写的，所以盼望不必再费钱装裱，也不必随便给人看，因为属于个人抒情或叙事，都

不适合当成“客室”以至于“书房”的装点品，更不宜成为不相干人茶余饭后指指点点的玩意。这么一来，就不免等于你把一个年青女朋友某种相片，供人公开欣赏，名叫“煞风景”。只有极端少教育而又十分庸俗的人，才会干这种事。我估想老兄大致不至于这么傻气煞风景的！

你欢喜收集点熟人、名人书画，大致已得到不少，客厅里可能早已挂不下了。所以附带个建议，万望莫让我的字上墙。因为我从来不希望把写的字和别的名人法书并列。最怕的也是这件事。我在新社会绝不冒充“作家”，或自以为会作诗懂写字的附庸风雅的什么“行家”“能手”的。文学艺术都是外行，都不懂。一切学习都不离两个方面，一个是搞通劳动文化史的成就，对整个社会发展是些什么；二即一般研究，都重在有助于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丰富、充实、扩大以新的内容。求把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四个字落实到新的生产上时，什么叫做“精华”和“糟粕”，别人也许只能说得出，我却能更具体些分门别类提得出万千种实物和图像，便于生产上的共同提高。过去搞陶瓷、绸缎，是这么设想，才不怕困难疲劳，去每一样摸个十万八万，取得了发言权。近年来扩大了范围，把灯笼、家具，以至舞狮子、车、马，以至杂技的一系列发展史，都分别就手中所能及的图像，加以排队，而且多初步对整个进展有了个轮廓印象，有的资料且早已超过了编一个专题图书的需要，待分散使用。绝大部分题目，在国内研究课目中，却还近于“空白点”，无人过问，也无从下手。我却在静悄悄中把工作进行得有了头绪。老兄，这就是我廿多年来为什么在万分孤寂情形下，情绪还能支持得住，不仅身体没有拖垮，到近年，且近于“返老还童”，竟

和四十年前在青岛大学时差不多，甚至于还更加显得年青些。我的头脑或许有点毛病，受教育都不是从学校得益的。当时海边的自然景色，增加了我思索的深度，似乎就感觉到了，搞文学，在国内没有什么可争的。因为我早就明白，你若只想做“作家”，用不着什么认真努力，也即可从另外方式上取得成功。或写个三几篇，也便够了。至于拿到世界上去比成就，或许就不同了。工作不过硬成绩拿不出手，可不成！所以当时把习作放长到卅年，目标放到在卅年用笔较成熟以后，再来扎扎实实来写个十本比较成熟而有分量的作品，还并不算晚。可是战争来了，一跑云南即八年，工作计划自然便打乱了。四七年回到了北京，北京已成在围困中的孤城。社会正在大变化过程中，已明白五四以来对作家的期望，和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期望，都在社会进展中，逐渐失去了意义，告了结束。新的社会即或特别重视作家，可是作家如何处理本身的改造，和如何用笔，将是个问题。在受轻视的过去，倒比较好办，因为社会只……

臧克家　现代诗人。1930年暑假后，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中文系。

据废邮残稿编入。

① 此前正写到1962年作者再到青岛的情形，原稿缺页。

② 杨　指杨振声，作者1931～1933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时的校长。

闻　指闻一多，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

③ 篇章　指《白玉兰花引》一诗，初作于1962年夏，1975年春经作者增补。编入全集第15卷。

197507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虎虎、之佩：

前闻改教书，或许只是短时期事。红红在暑假中一切极好。脚已大到穿卅五六号鞋子，和黑妮妮相差不多。奶奶衣服已接收一部分，不必改也可上身，但还是个娃娃脸。人乖得很。只是学校要求似乎太多，一礼拜还有三个晚上，在本院子里学“人民内部矛盾”，约有六七次影戏看，看后还得写“感想”。作了不少画，奶奶去学校时，还看到有好几张始终挂在学校里，作为成绩保存。在本院，且十分得人缘，凡是老太太爷爷一见即叫得甜甜的，遇什么奶奶打水，必抢着代办，且小跑送到人家里去。在外作雷锋已“及格”。只是在家中小屋里，奶奶叫时不听到总得嚷两句，才过瘾似的。骂骂也从不生气。一年多还从不哭过。只是一天嘻嘻笑笑。和奶奶说什么特别多，因大致似乎还对爷爷负有每事间谍责任，和你们小时一样，略有所见，即可向奶奶处上告。样子也长得日益苗条秀气，表面看来，木木的，事实上可不，非常细心观察身边人事，回来即向奶奶汇报。且学会了在我面前也事事“保密”。说什么，即咬着奶奶耳朵说，不让我听到。不爱吃零食，总得劝驾，才拈取一二小片小粒塞到口中去。有不少像虎虎小时候神气，很会理解人事特征，相当细心，看

看她作的画即可知。“爷爷说，凡事只要耐烦就学得好。”这句话大致已牢牢记住了，影响到学习，不必大人担心。只是性格过于善良，入中学学校，若还如目下情形，不免令人担一分心。也许再过两年教育已重新安排上了轨道，不至于如目下。这里相熟人都说中学不好教。男学生最不听，很少有欢喜读书的。好学也只限于看看小说，所以我们馆里挑了大几十个下乡青年作“说明员”，图书馆还为这些学员特别准备一大堆小说，借小说看人可不少！但是至今为止，馆里还不曾为她们安排“业务学习”，因为也没一个人学文物分门别类的搞问题。我也许还得过一阵，为她们共同提高写得很动人的一些专题性某某文物发展历史。服装也还在作。总之能争三……

此信原无结尾，且忘记付邮。

197508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多久不写个长信给你们，有时又偶然从旧稿堆中发现一件过了半年或三几个月还未完成的长信，反映的大致可说是“严重职业病”还在发展中，因为近半年得了两个得力助手，先后已完成了八个专题，都还像个样子。内中有玻璃进展史、狮子在中国、马的应用与装备，扇子应用进展史、熊经鸟申新资料、绕襟谓之裙、各种□类进展史、百戏……未发表以前，即差不多已全部为若干单位照了相去①。因为全是文物中的研究空白点，主要是图像难得，取自文物各部门，一排时代，新问题即明确提出，文字至多只让万个字一题而已。若照此下去，争三四年时间，所拟定之四十个大小文物专题，肯定是能完成。并在一起，即等于一部新中国物质文化史的大纲，过去当前还不曾有人着手，即在将来大致也不会经过某一人之手所能完成的。搞文物知识还不够深，却惊人的博，因此一来，这工作将是崭新的，国内搞文物的相当得用、搞美术或生产的也用得上，至于马戏、球类竞技……有的也许将会在国外也深感兴趣。即以北大考古教授，和考古所大专家，也会承认是有点道理，而且一切出于唯物，因而得到新解的。十分可惜即路虽广阔，接手的将肯定无人。学文史近

于单打一，但相当省事。搞文物则多限于读的只是文献，但谈生产工艺过程，及其他，都得每一门过手以万或十万计的大量实物，才能着手。现在年青人比我们聪明世故得多，向上爬，有的是极简单的方法，在受鼓舞中，而用不着这么努力用心，反而更容易成为我头上的长！

一家中体力都有好转，妈妈身体转好是亲友一望而知的，二孙女在身边虽增加了些负担，却十分开心，因红红乖得很，从头到脚已可直接接收奶奶穿的，每顿必一大碗饭，不捡菜，什么也吃。在校里是个“正统派”，得教师称赞，在本院也受老奶奶辈同声赞许，不仅口甜，服务兴趣也高，什么忙都肯动手。人长得十分精神，日益像个中学生姑娘，几个字或许比不少中学生还整齐，写点什么诗运用新名词还懂分寸，押韵似乎还比我当行，唱歌声音也变得像女歌手了。画几幅小玩意儿也像样，认真临摹个什么时，更会得到称许。只是有点点美中不足，即书呆子型似已肯定，脑子老在想什么。所有在电影中广播中说的唱的大都记在小小脑子中，且支配住她的行动及注意力，因此奶奶要她作什么事时，总易忘却。照料小胖胖一切还像个大姐姐，照料厨房中煮的什么，容易变成焦巴一团。和同学相处也顶好，也有令人“担心”处，即过于老实，和大与你性格相近，到社会适应社会上种种时，还得在一些必然挫折中补补课，才成熟。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家中虽不阔气，依然近于“温室”，保护身体极注意，保护情绪永远在笑嘻嘻情形下，遇到一点好处即得到有分寸赞美，从不见哭过、气过，或感到委屈。小胖胖虽闹一些，也够乖了，一天在大小二房子打旋个不停息，叫好姐姐时却格外甜，公认为是姐姐的“应声虫”。每天我回去时一见她，即

指着小鼻子说“你这个家伙……”，她于是也学会这一套，一见我就指着我嘻嘻笑“你这个家伙呀！”和我对话时，姐姐教她的辩驳，总是由红红教她而回答的，所以叫胖胖作“应声虫”，她自己却因头发竖竖的，乐意人叫她作“山魈妹妹”，把动物园的大山魈叫作“山魈哥哥”。胖胖有姐姐在一处，也就活泼多了，因为所有歌都从姐姐学来的。小胖胖头脑也极灵活。大致听觉特别好，理解力也好得出奇。为人又相当“幽默”，“自得其乐”的。大致耳朵特别灵敏，一家人学我说话最多数她，占第一位。还不认字，动不动即要看书。看电影总不中途睡觉，这一点比我强得多，比奶奶也强多了。“小尖鼻”则会剪纸，也长得不小了。七岁穿卅三号鞋子，今年将人学。长得比朝慧还好看，有些像焕章。不仅自己料理床被，饭桌也抹得又快又干净，能吃大肉，消化力特别强。焕章雕刻工作也忙起来了，到大寨参加作群像，又转调军事博物馆工作，近又参加搞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过不久，或许还得去景德镇教瓷工，作熊鹿虎豹等石刻。

新来了个卅多岁安徽保姆，很得力，三十来岁，妈妈省事不少。可是最近听说已有人要回去，是不是得走还说不定。只怕到了一月，将被迫还乡。

妮妮已去香港。永玉一家总还能维持正常，作了不少新画，在以后某一时候，也许会许可将画送出国外展出，肯定会在国外得到一番热闹的。因为有些方面新处或取得些突破前人处。但在国内，则似乎配合不上要求，即仅仅在家中破住处不过一丈宽工作室里把纸钉在墙上作画，动不动什么“运动”来时，间或还会有“大字报”扫一下，已成为规律。习惯成自然，不管理，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又有别的注意力，

把群众吸引到别一事上去，便得到一阵子清静。包含问题或许比较复杂，我们无从知道。又似乎或多或少如同旧戏上常有的“不投降，那成?”不问真假，只要肯表示会表示，×××、××都是在老蒋手下吃得开，如今还是吃得开的重要人物，“外宾”也以为是对知识分……

此信尾页缺失，实际又忘记付邮。据残稿编入。

① 照了相去　有若干专题材料，不仅当时即已被借去拍照，还有一些连手稿借给不同人士参阅后，始终未见送还。

.197509 上旬
北　京

致杨振亚、陈乔

杨、陈二馆长：

有个美籍华人数学专家给我两个信，是四十年前的极相熟朋友，和我一家人均相熟，我是不是宜于见他，望指示。即早告我一声。

钟开莱①，在美数学专家，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云大作讲师。和我一家人都相熟。回国已好几次，受科学院数学所接待，大致算得是受欢迎美籍专家之一。所学对国家有好处。来信约我去住处吃饭晤面，是否宜去，望指示指示。并希望我陪他夫妇参观本馆和故宫、颐和园，宜不宜同意。应注意些什么，也望指示一下。

我个人意见，应当去看看他，陪陪他，因为是四十年好友之一。十多年前，记得人大一党员教授（似胡华），知道我和钟相熟，还告我写个信劝他能回国。因为所学专长，对国家极有用。如今既讨了外国老婆，当然不可能了。但近来台湾，还在对我造谣，说我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折磨死去。最无聊文人梁实秋，还在西雅图写文章追悼我。我觉得能陪陪钟看看园林文物，使他明白我近二十多年不干文学，改搞文物，因为得到党的教育和鼓励，有机会看了过百万文物，正在作的大量研究文物专题，还多是在国外过去友好不易设想

的新问题。而工作进展得又相当快，不仅可以抵消那些可笑谣言，还可让他明白搞的新工作，远比过去写小说有用得多。也只是新社会才会有这么好条件体力精神。

杨振亚　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① 钟开莱　数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19750909

北　　京

复钟开莱

开莱兄：

得近信，幸知一家长幼均已到达杭州，不久即将来京，十分高兴。盼望代我和兆和先为向尊夫人致意问好。节候已进秋季，西湖春秋景物极好，若能延长到旧十月左右，“花港观鱼”菊花开后，高空明朗，木叶红红紫紫，早晚散步必可得到极好印象也。

前流金信中相告，上两次来均见不着我。大致是馆中新来少壮，多不认识我，所以不大接头。这回来京，若图一晤，最省事办法，是照习惯手续，向你所住招待处，接待你们的“联系人”相商，请他们向馆中说明你要看看沈某某，定个时间，地点（大致总是我到你住处方便），馆中通知我后，必可如时晤面。因为我虽然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平时不上班，工作室即在住处。一房子图书，和个作坊差不多，接待远来客人，恐有失礼貌。从电话中不接头，也是原因之一。

我一家人廿多年来，生活过得还算稳定，身体也较健康。孩子和媳妇都学工，倒省事合理。两个孙女都还小，小虎的女儿最大，也只十岁。我今年已七十进四，体力和工作情绪，似乎都还维持在卅多年前住云南乡下时情形，有些方面甚至比那时还健康。头脑大致由于对外边事近于极端无知，对工作却相当

敏感,得用。去年夏天,曾和十六个亲友同爬上黄山,还总是走在最前列。一口气上升八百石级,不喘息也不疲累。有时血压上到二百卅,工作还依旧能照常进行。年龄即或已过"退休"期,照工作需要,可得继续下去,到死为止。并且自己也觉得十分愉快,因为明白工作近于创始,对国家各方面都有用。这和廿六年前即决心改业也有关系。早觉得做"空头作家"日子一定过得十分热闹而兴奋,同时会有些麻烦、不大好办。因此改搞搞文物。一切从头学起,机会好,不多久便看了过百万花花朵朵瓶瓶罐罐,加上过去读书杂,无框框束缚,采用个崭新学习方法,一切从实物着手,排排队,再结合文献去分析印证,不多久就从"陌生无知"转成为"有点常识",再坚持学习下去,自然便"专"了,而且不专一门,各部门都有了较多常识,又懂得各部门和同时其他存在的相互关系,且更进一步懂得在发展中共同进展种种。职分上研究员除搞本馆文物,还得对国内协作服务,为科研、教学、生产而服务。因此,近于被迫永远去学一些国内还少人着手的一些问题,主要工作虽始终是服装史和丝绸史,此外把次要的一系列"专"题也学懂了。近来即正在为四十个大小不一专题研究而努力,且试用"流水作业法"来进行,因此估计到,若有五年左右活下来,争争时间,或许可望完成四分之一左右。试和过去写的不三不四小说比比,这廿五年不算白费,搞的问题也扎实一些。工作新,方法新,态度还相当旧,即耐烦、细心、兼"认真"六个字而已。总的说来,工作能一一完成后,大致已近于把一部"劳动文化史"的基本功已差不多了。并候佳好。

弟　从文　九月九日

19750911

北　　京

复李健吾

健吾兄：

得信，所嘱事①，曾试为问问相熟的人。据说，到处在添人，也缺少得用的人。可是用人归“政工组”，或某种“首长”掌握。据说首先人事安排，以工农兵下放青年为主。（但是，似乎也经常有些机关“爱人”相互对调事十分方便。或属于特殊照顾范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总之，介绍人，我毫无发言或建议权。最近因增补拟付印的服装新出材料，本已允许用两个能绘图“助手”，工作虽十分得力，试工了二月，直到派人去联系原单位，正式借用二月时，原方只允正式调，不能借，本馆则又因人事限制，不能同意安排作正式工作助手。只好让这一个十分得力助手，转为考古所调去。我的工作，也只好停顿下来，“以待来年”。工作还是得总理点头而进行的！即此可以想象我之无能，已到何等地步！

并候佳好。

弟　从文　九月十一

李健吾　字仲刚，笔名健吾、刘西渭、丁一万等。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通信时为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所嘱事　指请作者为推荐适于作研究工作的中青年外语人才。

19750915
北　京

致世则

世则同志：

不久以前，得钟开莱兄信，说已到达杭州。廿号以后即将来京，希望和我能见见面，谈谈从昆明分手以来廿七八年的彼此种种。听说上两次到京，用电话向我工作单位接洽，都得不到见面机会。我曾回信告他，欲图一晤的手续，大致得商所住旅馆接待处联络员（或别的什么工作人员），告知彼此关系，是卅年老友。请由他们向我工作单位（或别的什么外交途径）反而容易见到，也省得麻烦。这回信是否能收到，还不明白。钟信中并说及信或由您转交他。他来时即可看到。因此写这个信，趁他来京时，可以告他见面办法。若住处即在数学所，或许还得您为费费神，向“政工组”或别的联系人说明情形，由您或所中人向历博陈或杨馆长，或别的联系人，经他们同意后，由馆中通知我时间、地点，到时必可去找钟兄。照前些日子的习惯，他似不宜到我住处来看我。即得许可，也不宜来。因为我目下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住处，是个大杂院，我只一间房子，桌子上、墙壁上、还有桌子下！以至于床铺上，全是乱乱的图书，实在不成个体统。我自己即或已十分习惯，并不感觉到丝毫狼狈，一切工作进行得也还顺利。但是由一个外宾看来，印象恐不大好！特别是带了

个外国夫人来，看到很不妙。所以不管他住处远近，见他时，总以我去看他方便些。万一他和什么新上级，胡乔木或李昌等允许同意他来东堂子我住处拜访，也盼得您为告告他最好是一个人来，不宜邀请夫人同来。因为他只一个人来时，我还不至于太受窘，看看我在这么一个不容转身的小屋中，居然还兴致勃勃的，在进行一系列文物专题的工作，也可令老朋友放心。听熟人说，自以为极关心我的梁实秋，最近还在美国写文章造谣，说我已被折磨死去，表示对“老友追悼惋惜”。也会有些过去友好，相信为真有其事。若让由美回国的真正关心我的友好，看看我的工作情况，比科学院或北大一些老同事老朋友都便利得多，健康且更比同年龄或较小十来岁的人，都壮实得多，完全不像已进人七十四岁的老人。钟兄回美后，肯定会把所得印象，告给其他多年不通音问的友好，即可把梁实秋辈无聊十分的谎话，加以扫荡，转成笑谈，也算得是件好事，比我自己辟谣，效果还好得多！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九月十五

电话 557516

东堂子五十一号

世则　疑为“世学”之误，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分管外事工作的人是朱世学。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50920
北　京

致吴晓铃

晓铃吾兄：

寄奉拙书一纸，还是夏中所见。原以为早已付邮，不意清理积稿，又复出现于报废旧书中。大致系当时试钉在壁上，看来看去，总觉得无章无法，相当别扭，草草付邮，未免有负老友盛意。拟在以后若回试书中，挑一较像样的，稍觉心安。随即因赶工而搁置下来。但最近一再为清还近卅年一些友好“旧债”，连书数十件，似乎依旧毫无希望能从“司书生”公文应用体中脱出束缚，略有新意。终是俗气逼人，即“假里手”之称，恐亦不易“及格”“过关”！只有仍将原书勉强交卷。过些日子，若在偶然兴会中，还能用八分钱笔涂涂抹抹自作旧体新诗，还依稀像个“假里手”，在一种真正外行（或两不当行）工作上合并看来，居然尚能给老友一点有趣印象，即已大好！

闻文学所过不久或将展开新的工作，深盼尚有作个读者的机会。事实上若照近年来新论文，把玉谿生抒情诗，一例注解为“政治抒情”，我疑心即传说深好三李之主席，受吸引用“政治抒情”来欣赏玉谿生诗，恐亦将有过去对白话诗的

传说，即给银三百，读来也难终篇，对诗之兴味必索然而尽！

并候佳好。

弟　沈从文

九月廿日

写的字太不好，万望莫费钱装裱，心稍安些。

吴晓铃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在西南联大时中文系的同事。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50928
北　京

复钟开莱

开莱老友：

昆明一别，倏忽经三十年，在世事多变风风雨雨中，居然有缘能于北京一晤，不仅彼此身体健康如旧，即以精神情绪，亦若永葆青春，一家大小，也各健好无恙，中心愉快，实难形容，彼此想具同感也。弟头脑中大致“旧意识”还相当浓厚，总不忘“衣惟求新，人惟求旧”八个字古代俗谚，对过去多年老友生活、工作种种，始终念念不忘，虽相隔万里，间或从传闻中，得知所学进展点点滴滴情况，便觉得同分光荣。这次在京，且和兆和一同得见尊夫人，兆和觉得她健美素朴，十分家常，印象特别好，回来时，一路赞不绝口。对孩子也觉得十分可爱，印象特好。只可惜所学英文，荒疏已卅年，能听得懂，可不能说得出。又因住处小孙女，新从上海治病来京，无从好好招待你们一番，未免十分抱歉！

你廿六来信，已收到。外人不相熟，拟图一晤，本属好意，惟照习惯，大致得向外事部门谈谈希望，进行接洽。经同意后，会有通知，或可望在我工作单位“外宾接待室”，正式接待。或为别的原因，不可能接待，亦人情之常。因为外来客人，照例有一定安排，不会空着。那边客厅，布置还好，原有一个似比人大某种客厅还好些。或许比较符合应有礼貌。

若能照此手续办理，看来晤面比较妥当。不过，若大家有兴趣谈谈文物中艺术和工艺新发现，“陶”、“瓷”、“漆”、“玉”、“丝绸”、“家具”，以至于“乐舞”、“百戏”，我大致还各有点常识，可以彼此交换认识。说不上什么真正的“专”，各种常识，还相当丰富。说的也不至于太外行，为外来客人笑话。若谈文学，我已近于隔行，由“所知不多”到“一无所知”。这是实在情形。因为过去搞的小说，一搁已廿多年，旧有的一点点中国文学基本常识，本来即零零碎碎，底子不厚。新的成就，则在社会崭新的发展变化异常迅速情形下，由于要求标准大不同于过去，我不仅无资格对这一问题发言，即作个读者，资格也成问题。首先是好坏难懂，其次是即有人在报上赞美介绍，因为生活隔阂，写新乡村、新人、新事、新问题，我对新农村缺少真正知识，还是不易看懂。所以改业学习，廿五年以来，倾全身生命中所有的精力，集中贯注在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点”，一个个去学懂它，在“艺术史”中，究竟应当占个什么位置，为研究开一条新路，还算是及时而并不过晚。中国社会变化太迅速，变化又过大，别的各部门的进展情形，自然便日益生疏了。

送来些图录，供你和你夫人消遣。漆器是木刻彩印，我十多年前编选的①，还有代表性。居多产生于屈原时代，国外研究楚辞的，或更感兴趣，得启发。又捡出些小绣件玩意，作为兆和同志送尊夫人玩玩的，通通是最一般性的小物事。我本来还编了一本《唐宋镜子》，一个序言当散文看，也还有意思。又有三本《中国锦缎图案》印得全是彩色的，由于经常被熟人借来借去，临时找不着，以后如还可从旧书店买得到时，必寄奉给你几本。国外友好，藉此也可明我搞的是什

么。你绝料想不到，我五十岁时才改行搞这些，由于条件特别好，又得到党的教育和鼓励，有机会看过了前人无从梦想的百十万件实物，分门别类弄熟习以后，用实物作主，文献为辅助来从中作分析判断，因此取得的知识既崭新也十分可靠。自己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意义，认识得也许比别的老同行扎实深刻些些，前前后后廿多年，看不拘什么文物，总是十万八万的过手经眼。初初几年，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过人处，或许正因为从不想到什么“专”字，而总是就机会去“学”，常识积累，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又还有较多机会和生产战线最前列的烧瓷的、织绸缎的、以及作地毯、雕玉石……等等的老师傅、老工人打交道，共同为“古为今用”一个目的来学，来用。并且还为另外一些大专院校教《工艺美术史》或某一专题的教师打交道，因此照客观要求而来的鞭策和鼓励，学的居多还用得上，人活到了七十多岁，还有那么许许多多好机会把所学懂了，吃透了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来为科研、教学、和生产改进提高而服务，自然即或再忙、再累，也觉得活得十分有意义，精神情绪特别旺盛饱满，比起先二十年写点不三不四小说，情感来的扎实了多，也和国家发展、新社会的进展，关系密切得多了，亲切得多。所以放下旧的，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妄念空想，实事求是的把新学的一行，干下去，越干越起劲，不知老之已至，也是必然的，同时又还是心安理得的。实在很值得在国外关心我的一切亲友一万个放心！还应当为我的工作取得进展之快，方面之多，感到十分高兴，才合道理！别的种种谣言，不用辩解也即明明白白全是虚伪谎话！我估计到，若能争三五年时间，身体不至于为偶然事故而报废，肯定可望把所拟作的大大小

小约四十个专题一一完成，事实上便是为中国崭新的物质文化史或劳动文化史，打下了真正唯物的基础。不仅对国内有长远意义，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成就和贡献的同好，也必然会有一定良好的作用！（贡献即再小，也还是会比写些不三不四的散文小说，对国家今后的一切进展有用得多，配合得上各方面需要！）我明天去问问熟人，琉璃厂若卅号或一号开门，当电告你，再约个时间陪你去看看。除荣宝斋以外，有个“古籍书店门市部”，也还有些复印艺术品可以买到，并不什么贵。又有个专售碑帖处，原名“星云堂”铺子，也有些影印旧画册可买，也不贵。还记得故宫印了十来册《文物精华》和《宋人画册》，长页一组的，价不高而相当好。又有个专卖画的“宝古斋”，也可以看看，有什么中意的即可选些。

并候大小佳好。

从文

九月廿八

这次若已来不及见面，希望明后年还见到你一家人。陪你们参观故宫和颐和园！你回美后，若见到所有过去熟人，均望致致意，并告告我和家中人现状，和工作种种。精神情绪之好，且更出人意外。去年上黄山，毫不觉得疲累，可说日子过得满有劲头，而且还充满信心，在搞《中国服装资料》，分量之巨大，都是友好想象不到的。其他部门随同出土文物而提出的百十种新课题，由于机会条件特别好，加上本人又好事热心，还揽下了不

少，大致都还可望陆续完成。因为事实上已有上十种有关古代艺术专题，已经完成。搞问题的消化力特别好，也可以说明白了把工作“面向国家”，“面向人民”，十分具体，不是什么空谈，所以能忘了自己小小得失，来进行新的工作。后半生学对了，活对了，将尽所有剩余生命，来为新的工作而努力，永远不会感到疲乏和丧气灰心。说“永葆青春”，远远听来像近于空想，你这次亲眼看到，即或只一二面，谈到的也并不怎么多，可是在印象中，一定会深一层明白不仅是愿望，还是一种事实，近似“奇迹”，又极平常自然。对国家人民有了较深认识和情感，人的精神面貌，自然就变了，不考虑个人小小得失，就必然会“童心回复”，十分愉快的来进行工作，取得迅速进展。

① 指北京荣宝斋新记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图录。

1975年秋
北　京

致陈从周

从周先生：

许多年以来，经常从《文物》等看到你关于中国园林研究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博物馆搞搞文物工作，虽已经过一世纪四分之一，始终毫无专长，只是常识一堆而已。对一切都感兴趣，早即注意到园林中堆假山近则受寿山艮岳影响，远则受《封禅书》海上三山传说影响。而南北朝许多石棺刻画，即还有不少园林用北派法的山石穿插其间，一直影响到后来还一脉相承。近年因为馆中青壮接手人，准备分门别类来为他们作点入门“基本功”，拟了约四十个大小不一的专题，就传世和新出以百万计材料排排队，用实物和图像为主，文献为辅，两接合相互证，求，所得理解，似乎还新。有可能到另一时能进一步得到各方面协助指示，增加资料，或将作为《文物常识手册》性质，对文物工作者和其他科研、生产、教学等等，都还可各取所需，有些些用处。有些专题，也许和你治的园林建筑艺术还有些关连，如《家具应用进展史》，《照明灯具应用进展史》，《玻璃进展史》，《由汉到隋前期山水画进展史》，《建筑彩绘和丝织物的关系》，《漆工艺应

用与加工进展史》，等等。部分已脱稿，部分在绘图。希望能把这些问题在定稿后有机会先复印三五十份样子，向海内专家分别请教后，再充实材料，分别发表。就目下体力情形看来，若能争五年时间身体不至于在偶然中报废，这四十个小小常识性工作，大致还可望一一完成。因为今年若绘图助手比较得力，便可以完成八九个。有些题材，简直是意想不到的问题，过去无人可以着手，此后更不会有人着手的，我不过是机会凑巧，所以在友好熟人意料不到情形下，便由“玩票”转成了“下海”，而且大有可能终其一生将搞这个“打杂”的工作，欲罢不能了。

志摩先生[1]过去帮助我极大，也可说是一生关系最密切的良友益师；思成夫妇[2]也是一生最好朋友之一，不幸都已成古人。若还活着，知道我放弃“空头作家”以后，面对全国开了那么一个“大杂货铺”，一定会感到十分有趣。即或几个人总以为我写小说还有点小聪明，可是到明白我简直和个玩魔术的杨某某差不多，一个小小脑子里，把所学的种种，总是以万或十万计的小玩意，压缩到脑中襞折深处，一抓即出。而且除这些小题目外，还同时在进行用图到七八千的《服装资料》十大本……几个故人的高兴处，可以想象得知。而且更加出人意外的，是“魔术”玩到本身上，也似乎出现了些“奇迹”。今年已七十进四，除了一只左眼，因体力超支出血，出现报废前兆，此外体力反而似乎比三十年前还好得多，五官都有“返老还童”情形，记忆力且更奇特敏感。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因此有时血压直上升到二百五十，低压也过了一百四五十时，依旧不觉得难受，工作

也能照常进行。最近还因长沙出了件古帛画，近于汉代卫生文献中提及的“导引行气术”（其实极简单，近似后来八段锦），由一中医教授作一专文介绍于《文物》中。我觉得不大够，因此试从《庄子》所说及《华佗传》所解释“五禽之戏”中“熊经鸟申”的说明中得到启示，仅就手边所有关于五禽之戏西汉文物中熊的活动中，摘搞直接材料。不甚费力，即理出了约四十七种直接活动形象，原图有的小到三分左右，一经放大到五六寸，按照时代编排出来，不说原因，所有熟人看到，都觉得是一套太极拳的过程，决料不到全是出于西汉工人之手，而完完整整还保留到金银错、石、漆、陶、彩绘或雕刻中。用来和《道藏》中的《云笈七签》称引“导引行气”汉以来记叙一结合，这个失传已二千多年的古代保健资料，便得到初步恢复，也得到了些新知识，即完全不同于中医专家教授所解释，和帛画所反映，比两者都具体得多！这个以图为主的小专题，大致再增加些不同形象到一百种左右公开时，会使得卫生部、体育部、以及中医科学研究院，也大感兴趣的！

和你还无缘一面，拉拉杂杂谈了那么多，主要或许是上月由平伯先生转来您寄的一张花笺，我已冒冒失失的，用八分钱笔写坏，实在过意不去，可是依然付邮，有点近于支吾解嘲意思。藉此说说这廿多年工作早已和文学艺术无关，但工作性质，或许到另外一时，和劳动文化史或物质文化史反而十分密切，大致也是国内外对我怀有好意，虽陌生又还相熟的友好所乐意知道的！和这些工作比较起来，对于“书道”，可就真正是个“外行”，即“玩票”资格也说不上了。

我对于文字书法发展，似乎还有点常识，字可总写不好。解放以前因欢喜涂涂抹抹，自得其乐，友好中偶尔见到，认为还有些别致，因之间或写写，不计好丑，供友好玩玩。内行一见，即知近于“三脚猫”，不登大雅之堂，因为始终不脱“文书”体，抄抄文件还过得去，一认真当成艺术来衡量，即不合格。并“假里手”也难冒充。解放后，凡事“定于一”，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文学书法上的成就，都经肯定为第一流，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所以我因此即早改业，主动放弃了“作家”名分，转到一般人都认为“极无出息”的历史博物馆，重新学起，直到最近，为别的客观原因，才又破戒写写字，就便清理清理，还还卅四十年欠下的索书旧债。比起别方面常识说来，作“票友”的资格也不大够了，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至今还只用八分钱的毛笔作为工具，即或写这个信用的还是明代万历《大藏经》的衬纸，写的字还是无章无法，不成个样子，是必然的！尊纸写坏，十分抱歉。另附一条，原是为另一朋友写的，因同样不过关而搁下，只因写的是十八世纪的北京风光和清末社会风景画，看来似乎还有趣味，因此把后一行裁去转以相赠，或足博一笑！

记得志摩先生还有个亲戚姓查，似叫查士标、士元两昆仲，是否还活着？

我在抗战前住后门那王府后院，似乾隆特为怀柔蒙王仿苏式庭苑而作，比御花园乾隆自住的好些。一切还保留原状，曾照了上百张照片，目下还剩下廿来张，你如有用，改日当

为设法重照照。

弟　从文　候

陈从周　古建筑专家，园林艺术家，同济大学教授。

① 志摩　指现代诗人徐志摩。表妹夫陈从周。

② 思成夫妇　指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分别于 1972 年、1955 年病故。

19751023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好好的工作，永远保持工作的热情，莫放松。国家还有困难，是必然的，更需要踏踏实实的人，为建设祖国而努力服务！不要图小成，要把握大处和重点，不因任何人为障碍即丧气丧失信心。

虎虎、之佩：

妈妈带了你们的信来，让我看看。看过后，除了称赞之佩出外能干以外，余快①我对她印象也蛮好。不知病好了没有？若没有药，或买不起，还是得为设设法。这里找得到的，可以寄去。一般药都极贱的，不什么费事费钱。应当处处鼓励他们上进！我们这里大大热闹，因为窦家大小三人（住二姨家），五舅妈也随来，小五舅和小孙儿不三几天，也将来到，或许要到十一月底才回去。大嫂本月得回南京，已来电催，小胖妹妹不带去，红红即舍不得她！因她一来，红红作了姐姐，也忽然像成熟了许多，一天到晚教她说说唱唱，十分听红红的话。胖胖又乖又聪明，极有趣，所以奶奶十分乐意让两人在身边！

我还住东堂子，这几个月因为得到两个十分得力助手，一女一男，男的在工艺美院教书，为绘出了过百种好图，所

以工作极顺利。已完成了六七个较小专题性文章。如一《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二《玻璃发展史》、三《狮子和狮子舞史》、四百戏中的《马球及其他球类发展史》、五《扇子发展史》、六《绕襟谓之裙》、七《杂技进展》、八《熊经鸟申》（西汉以来打太极拳）、九……以图为主，用少量文字为辅，作来很像样，有目共赏。还未脱稿，即为新成立的文艺研究院搞去作资料，也为工艺美院照了相去。若能争三五年工作时间，大致可望把拟定而且早已拿得下的一《绸缎》、二《漆器加工》、三《瓷加工》、四《家具》、五《由魏晋到明代的车辆》、六《金属加工》、七《地毯》、八《纸加工》、九《前期山水画》——拿下，即可为明天新的《劳动文化史》打了个物质基础！大致在国内还是件崭新工作，以前没人作过，此后也不大可能还有人能做。我因机会好，看了一二百万东东西西，记忆也还得用，又有点杂文献底子，会“两结合”作分析，文字且达意，说得有分寸，有斤两，所以工作肯定是十分有意义的。只能是受人事限制，馆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说“没有预算”，不给一个人。这几个月搞的，馆中一领导本已同意其中一个作临时工（因为看过已完成的种种图像），可是只许临时作助手，工作了四个月，一分钱不肯出，是由我自己出了百廿元补助费用，工作才能继续进行的。我们馆中派人去调查，认为人思想不成，于是取消临时工。可是考古所王抒更细致而热心的去市、区、厂和第一把手去接谈，全部都对于这个人出身好，工作能力满意。所以终于转到考古所去工作了。我只好又空手等待着，完成了快十个题目，此外看来又不成了。一切又得看此后机会去了。（也许考古所会答应把这个同志给我用！）

小红红近来一切都很好，在学校和本院，东堂子小院，总是受表扬。写的字，可能将和你差不多（这里小学办得很不坏）。公事必到，从不拖懒。在本院则作雷锋，也蛮在行。我初步认为实是她留在北京比自贡好。小胖胖一来，姐姐妹妹一天到晚的叫着，所以大说“帆帆是红红的‘应声虫’”。红红教她唱就唱。对胖胖的教育比大嫂影响还好得多。一般说来，我觉得想办法（因萧沅是我学生，妈妈同事在东城管文教）让她读下去，毕业以后再说。红红自己也向奶奶说，将和胖妹妹同在一起，等到她七岁时，红红她自己中学也毕了业，再来四川！红红不仅画得蛮好，文章也写得很通，有感情。字则将来可能和你差不多。已会写蹩脚隶书，只是目下还慢些。现在写几个楷书，已很像样子。作画也有人教，因为相熟的多欢喜她，可谓得人缘。（许多熟人，都可以在她升初中时，为她补习绘画课，教她各种画法的。）萧沅在东城管文教，过些日子，当亲自去问问中学是否能转学。若办得到，则以在此学下去为好。奶奶也完全同意这么办。更重要是学校和家庭一道，会把她教得很好，而身体也照料得很好。近来喉咙唱开了，歌也唱得好听多了。

我体力还好，一天六点不到即起，夜十二点才睡，但大白天还支持得下去，很少打哈欠。吃的饭，在家里人中似乎还算第一位，红红已上升第二位。比一般熟人都强健得多，看来支持工作三五年，是作得到的。因为血压虽还过二百，已从不使头脑发重，或心疼。睡得不大好，但工作情绪却好得多，走路时且飞快，脚轻轻的，不感觉吃力。所以不必念念。妈妈，这些日子也体力好转，新牙齿一上口，必然食量会更见好转。在本院子，只除了一位老太太，她似乎年纪最

长，但样子和精神，却比大家都强健年青（二姨长一岁，便显然老得多了）！她也以为红红在此好。特别是对你们，可以省许多事，也是事实。院子中女孩子占绝大多数，因之也平静得多。大家又极要好，从不争吵过。而有了胖小妹，她即刻便若成了大人，逗胖妹妹说话、唱歌，一教即会。同时也教会了胖胖反对我叫她怪名称，如“蛮婆”一类，加以否认，“不是蛮婆！”大家都觉得是个“最好小先生”，影响胖妹妹的发展特别大。饭量近来也由少转多，什么菜都肯吃，我和她已成了家中最能吃饭的人。一切乖得很，每到东堂子，必排家叫到。都欢喜她，以为真懂事。李大妈每一次还得送她到门外才回。

这里大处或许已有了些变动，所有十年来被“保护到卫戍区”的熟人，大多数已宣布无事而放出。有的且就了新职。有的又掌握了大权（如胡乔木等等，支配了科学院的工作）。太不中用的新人，如某某某某，看来不久即将在刷中。逐渐的刷中，又还闻有几个大机关不听调度，有廿来头头即刻调新疆兵团或舟山群岛。到处有新人新事，也自然同时还有不少“逍遥公”，在混日子。

各大学似乎还等待新安排招生，某些大学闻将只收工农兵百分之廿，余得通过考试解决。只是中学办得不甚正常，应考的是否有那么多人，还是一个不可知。

永玉还常在家中作画，画也大有进展，只是怕在一二年内还不会让他作正面展出。受了几次冲击，人倒已谨慎多了。加之平时即比我精通世故，熟人又多，到一定时候，或许还可望作为正面成就看待。我则工作大致永远不会为馆中首长赏识，因为彼此对于工作认识差距过大，工作摊出来时，全

国搞文物研究或其他方面都会得到认可。但是本馆却不会以为有什么用。谁也不正正经经的搞文物研究，永远用开会方式，依赖几个大学生来解决问题，问题那里得到合理解决？这只看至今还只印行点邮片式图片，作为馆中赠送外宾礼物可知。若有一个领导懂文物研究，我的工作便不至如此难于进行了。即使情况如此，我大致还是得坚持下去，希望在明后年有个转机，将可望至少赶搞出廿来个专题，并同时把服装编到第五册（原共十大本），争两三年来完成，作个交代，再退出还不迟。

大工作还好，凡事也只是照常。一般所知，有些党员不仅业务水平难上升，政治水平还在下降，似乎不如一些非党员热爱党和国家，又明白工作意义和责任，所以在某等党员中有不少逍遥公，而某些少数老知识分子，却从不打退堂鼓，总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有些悲剧或即由之形成，亦势所必然。因为论世故哲学，年青三十多岁的一些人，反而比年老过七十的高知为精通。因之亟于求工作，也无工作合理化安排。而只能用“混”的方式处理自己生命的，反而吃得开，升得也较快。多少机关中，都有相似而不尽相同的问题，越难取得应有进展。

并问双好。

从文

十月廿三

① 余快　张之佩弟媳，此前为南京陵园茶场采茶工。

1975年冬(1)
北　京

复钟开莱

开莱兄：

这次能在北京相见，实近五年来一件愉快难忘之事。特别是还有机会得见到你家中二人，我和兆和都留下很好印象。只可惜时间过于短促，不能多谈谈相熟诸人情况，和一些琐琐有趣故事！你近信已收到，得知所照小电影，还可供相熟友好见到。听人说梁实秋还在国外也谈到我被折腾死去种种谣言，为台湾宣传加盐加醋。事实上你却见到，我活得比不少旧日同事、同行、所有熟人，几乎都健康得多。对新的工作也充满了热情在进行。因为搞的是近于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中的“空白点”，接触实物若干部门必以十万计，采用个较新方法，把百十种大小不一专题，用个实物排队方法，引文献互证，得到的结论，多崭新。正如英国治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发明的李约瑟教授，热心研究四五十年，以“马踏镫”的发明和应用而言，所得结论为“晋代”，大致只是依据《世说新语》内有谢玄用玉贴镫，及新出东北冯素弗墓有残余实物，而即作结论。至于我们搞这一问题，则早知战国时即用马踏镫，发明权并不属于西北之游牧族。恰恰相反，是西南山地骑马上下陡坡才用马镫。云南即有西汉十分完整成熟的立体骑士脚下踏了一副完完整整的马踏镫（而内蒙古游牧族，则

至今还不必用马踏镫，可一跃而上)。事实上比李教授所知，早约五六百年！这不过一小例而已。比这个有意义而又复杂得多的问题，照估计，若能多活十年，大致多可一一来为求得具体解决。总的言来，即十年内身体若不出意外，或可望把出土以千万计的新文物，为分门别类，进行探索，把目前估计到已吃得透的问题，用图像为主，作出五六十个小专题，将可把“新的中国物质文化史”，为打下一个新基础。也可能有种种不同原因（总的名叫“保守”），旧有的唯心主义习惯治学方法，和“文化西来说”的洋奴意识，共同形成的一种顽固势力和习惯阻碍，我这份新业务得不到眼见的“成功”和“推广”。但照近廿五年趋势看，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肯定迟早会取得认可的。也正因为明白工作的意义，将为新的文物艺术带来全面新的说明，并提出万千物证，不仅可影响到下一代文物研究的方法论，甚至于还将影响到研究诗歌小说的方法，也得承认：不从文物出发，注《诗经》、《楚辞》、李、杜、元、白诗，《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小说中的起居服用描写的真正内容，就懂不透以至看不懂。所以有机会再写几年小说，只是两相权衡看来，大致这方面可能达到的高点，将比过去搞创作还来得有意义些，也扎实一些。受得住社会在变革中倏忽面来急风猛雨的。所以今年虽已进入七十五岁，头脑中，还充满了童心幻念，情绪、体力都没有发现衰老迹象。老友宜为我庆幸。因为若五十岁后还妄想用“空头作家”欺世盗名，那能活到现在？遇事还充满热情，来为全国科研、生产和教学服务？又那能如此从容自如的，照原订工作计划，继续进行工作？

这回相见，极可惜是来不及陪你们看看故宫新陈列古画

及铜、玉、瓷、漆、诸专馆，更失去陪你们看看我工作了廿六年的历博陈列新材料。希望明后年你回来时，把停留北京时间，略放长些，一定会陪你去把要看的新文物一一看到。

近得松枝茂夫①教授一个热情洋溢的短信，和几本《红楼梦》译文，一厚册《中国笔记小说》，信中和美国故友情形极相近，以为在日本与三几熟人谈到我不再写小说，实在是可惋惜事情。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的闹别扭，都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上好，或许正是不妄想做“作家”，才在倏忽风风雨雨中，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五三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五八年在二百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

最近闻巴金、茅盾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又说是法国提名“奖金候补当选人”），实在情形毫无所知。因为廿五六年来和文学已近于分工隔行，过去几人如何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以及在国内被封为“文学语言大师”，都不知原因何在，也从不动感情。恰正如同说某某点了“状元”，作了“探花”差不多。似乎和自己相隔极远，从不相干。正当所有老友同行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或出席冬宫碰杯，或参加红场检阅，又或在日本樱花节狂欢，代表新中国在世界各国，享受最高幸福与欢乐，生活得简直和天上星子一样时，我正好多是天不亮，就捧了个大烤白薯暖手，守在天安门外等待天

明开门，开门在工作室坐一会会，就上到零下廿四五度的陈列室，为观众做说明员，在坛坛罐罐陈列柜边转来转去了。这么不折不扣的作了十年说明员（有时还尽义务去故宫作），实在得益太多。“研究员”规定，解决本馆业务问题外，还得为全国“科研”、“生产”和“教学”服务。求名副其实，看来比科学院“学部委员”责任还重些些。因为涉及范围过于广泛。我正因为人有点“死心眼”，讲究实际，尽管文史底子极薄弱，还是从做新公民学起，作了十年说明员，再搞“研究”，学习“照章办事”，照力所能及的为全国各方面服务，同时也深深得到各方面的信托和支持。因此即或也听到有朋友说笑：“若日本和美国方推荐诺贝尔奖金后补人，有一天或许会轮到你。”也不大动心。

从文

① 松枝茂夫　日本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教授。

1975年冬(2)
北　　京

致曹辛之

辛之同志：

在永玉处，见所裱小条幅，永玉嘱落上款时，才知道这个报废件，已经为你亲手装裱得特别精美，可是字不高明，行家一望而知。细看看内容，已不易回忆如何竟写此江南儿女小情诗交卷，内中复多缺少字句，不成格局。私意以收回为妙，因试为用残毁旧纸先写些来，作为暂时“抵押品”，俟明春转趋暖和手足解冻时，当再为细心认真，用《戎洛》、《黄庭》、《豹奴》、《月仪》等等不同底子，各写一份在试探中探索等等不同名迹作为底子，用不同格式的章草，写些尚未发表的拙作旧诗，作为第二次赎回原件之物，比目下所见，或可望稍像样子。尊裱件，则留我处，做为廿年同在大城工作一点纪念，想能得同意也。

又近闻人说，出版社内部处理了过去捷克骗子搞的那一厚本《中国古文物》。记得原定价是四十八元，文化大革命前，一回处理，则为四元或稍多。此图录似以四川残载好，此外商周铜器还好，玉兵器极好，至于陶瓷则呀呀乌，莫名其妙，一切按照其个人爱好，也近于一般外人对中国文物的兴趣，选得不甚高明。据闻作为内部处理品时，社中同事均得到，若尚有余存可以买到三几册，盼望一为向詹惠娟同志

问问。我因搞了八个专题（另外还将共作四十个，争取在三四年内逐一完成），此图录总的说不甚高明，但个别图像对我搞的专题可十分有用。取下来，即远比另外向原单位搞照相既省事，又得用。若有同事乐意转让，即照第一次处分价亦好。又还想知道过去出版社曾印有故宫名画集四或五册，我只得宋代一册，是在库房照原价买的，以前的未见到，也因为对于工作需要，如社中还有存下的，可以商购，即照原定价买也成。这也望告告惠娟同志，或直接向邵宇同志一商更省事。因为所搞专题，大致对全国都有用，你下班时，若有兴趣看看，欢迎过我东堂子五十一号住处好，即送到出版社给大家共同欣赏欣赏，也无妨。（只是不宜让某“文抄公”见，因为一见必然即将盗去作为他的新作发表，这种人呼之欲出，不用点名大家也知道！）这四十个拟定的专题，若能争三四年搞出来，大致将可为新的劳动文化史作为一份提纲看待，也可作为简史看待。大致不多久将先在刊物上发表一次，随后或可望分别付印。是用图像为主排了队，而以文字为辅的研究工作，带来许多新问题，并且几几乎把故宫第一绘画陈列室中涉及人物故事画的年代，全推翻了！因为新出土材料十分多，一排队，新问题即出现。

并候诸同志好。

弟　沈从文

曹辛之　笔名杭约赫、曲公等。现代诗人、美术家、装帧设计家，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19751109

北　京

复荒芜

荒芜同志：

奉示并佳纸半张，承盛意嘱为一书，因乘兴试一涂抹。所得结果，还是“不及格”，近于报废。天寒地冻，手生笔涩，且系在乱稿堆中进行，佳纸报废，必然事也。仍复交卷，但博一笑而已。多年以来，对于“写字”即不敢冒充“假里手”，去“真当行”自然更远。新社会重实事求是，“天下定于一”，作家中故去的有鲁迅先生，现在的有郭院长，已足代表此方面最高成就，加上新出工、农、兵优秀书家，不断出现，与东邻学人周旋，已足压倒一切。我学的本在“应用”，不在“展出”，似以藏拙为宜。至于作诗，还是将近六十年前，在土军阀部属下作上士司书生时，由于经常为一胖头团脸军法长焖狗肉“有功”，特许借本石印《唐诗三百首》，为指指点点学来的。记得当时或写点七绝五律，即赞许略有“唐味”，我还以为有“糖味”。（因为狗肉中稍加冰糖，汤汁分外浓厚，十分可口。这军法长是个“内行”。）一离家乡，即从不料想到所学隔了五十年，上井冈山时，还能在窘迫中起“保驾解围”作用。因同行不少高手，到时被一“快手诗人”将了一军，拍掌约定，“如作一诗，另一人必奉和。”因

此写了《井冈山诗草》若干首。正因为平时照语言习惯，对白行文少用“的”字，专家通人多以为“不合文法”。“大批评家”一到举例，必提一提，语中“似褒实贬”。作旧诗则不仅容许免去“的”字，且可将文句随意倒装。不妨打破老例，任意处理文句。我得到的便利，比同行诸诗人大致还多一些些。因此到他们“难以为继”时，我还写了《庐山记游》若干首，《赣州记游》若干首，以至来去路上也作了些打油体旧诗。一成习惯，六三年去桂林，又复写了《桂林诗草》。六九年下放到湖北咸宁，到后始知，“册上无名”，被人哄下，当时近于“不受欢迎”，等了五小时，才商好暂借故宫宿舍住下。既无处可以安顿，于是，二年半中，流转双溪、丹江，前后迁徙五六次，并且总是突然成行，弄得相当狼狈。说的是“既来则安”，事实上可比当时同事同行熟人，始终无从得到“安”字。可是连续移动，若说为“接近农民”，倒也比别的人机会好得多。因此又写了更多“旧瓶装新酒”小诗，名《双溪诗草》。小诗不过瘾，随后还用文化史为题材，作了不少试探性习题，内容虽平淡无奇，若当作个“温故知新”的线索，对个人，倒似乎还有用！有些诗还是在房中打个雨伞，在书桌边完成的，真近于传奇！房中得挖煤同志为去水数十大盆，填上泥土十多担，还得铺砖七十多块作十字形，才能在砖上行动！诗大多数不发表，因一面对于善于“猜谜”的新知识分子，不免感到恐惧，另一面又明白由此一来，最容易授外国人以柄，认为也在“扫荡”之列，增加造谣机会。正如近闻梁实秋之流，因台湾有意传说我“已被折磨死去”，假惺惺在美作文，对我追悼一样文章将更多。为辟谣计，四

个月前，才又破戒，写起字来。且间或把新作的旧诗也写了些些，分转香港熟人。据某刊（这里自己人办的）将拙书刊载时，还开开小玩笑，评按以为是“作家懂书法的一高手”，其实不宜相信。廿多年来，“空头作家”名分，即不敢冒充，那里还会把“能诗善书”新风雅全揽上身。因此为平安计，工作计，上策总还是“藏拙”。于此二事，作一平常观众为“心安理得”也。多久以来，即少与文学界熟人见面。今年已七十进四，人虽老而不甚衰，主要原因，还是新工作重在“为人民服务”，学习作“新公民”，再学作“历博说明员”，整整十年才稍稍进入“研究”。熟人多以为“专”，其实直到如今，还只够叫做“杂”，而不成“家”。从文物接触以百万计为基础，各方面有了点“常识”，到把“古为今用”四个字求落实到具体情形上时，我常识或许稍微丰富，记忆力又还好，用图像或实物为主，文字为辅，分析和综合力又还强，将把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一为加以填补。所有想法作法，从国家需要而言，大致都还对头，因此受鼓励，得支持。所以除所搞《服装资料》这么一份分量沉重工作，至今还近于“单人独马”在继续进行外，还拟争三五年时间，把约四十个左右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为一一拿下。照这半年工作看来，由于身边有二得力助手为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即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为一一填满，或许是作得到的事！如此作去，大致已为新的劳动文化史打了个较扎实基础，后来人或可得到些便利，当成个“垫脚石”，可以免去不少探索之苦，也少走些弯路。工作意义不会如过去搞“创作”显著突

出，可是对于“一切文化出于劳动人民”，大致还可以用卅年不断学习，提得出点具体证据，在今后科研、生产和教学，都有一点点好处。特别是今后出土文物必将以亿计，如就经眼过手文物，分门别类用实物图像排排队，叙叙其各自发展历史，方法上比较新，结果也必然不同于旧式治“金石”弄“文玩”的玩古、信古，一切以个人趣味出发谈问题的荒谬处。却从客观材料作分析、比较、引申，日子即或过得再寂寞，事实上工作对新的社会，大致还是会得到认可的。因为“唯物史观”若只重在“说”，那有的是“能人”，若重在用来搞文物，我或许在另外一时，会有人承认，在试探中我实在已“先走了一步”。这自然只是个人聊以自慰一种解嘲说法，因为社会在发展，在变动，一切“价值”“意义”早晚也常有不同。更聪明少壮，熟习“世故哲学”之后，有千百种方便省事办法，一下子即上升到“长”的位置上去。因此存心为之作“垫脚石”的努力，或许始终认为是“绊脚石”，到更新的什么运动倏然而来时，一脚踢开，亦意中事也。所以名分上曾经得到一长许可，有四个接手人，不成功。最近又（还经请求）允许给二临时工作助手，作了三四个月，还是告吹。作“普通一兵”已整整廿六七年，照理升个“班长”，带个十来助手，凑成一个班，再战几年，从工作看，是对国家极经济上算的。最现实不过，即打得出成绩。这也不敢希望，即升个“伍长”，以至于再缩小希望，有两个比较得用摹画图的帮手，也不易放在正常预算中。（估计不到一百元，即可于二月内完成一专题，天下那有这种上算事？）由于认识上差距太大，因此延到明年，若还只能“单人独马”的搞下去，或许

直到七十五岁，将仍得在窘迫到“无可奈何”情形下，真正考虑再改个新职业，也说不定！甚至于再回复五六十年前，为什么机关抄抄书，还有可能！只是大专艺院早已把“美术字”列入正式必修课程，我写的字，作的旧诗，教师还认不得，读不懂，由于社会“进步太快”，到时谋一“司书生”职业，恐怕也不容易！大致必到这种情形下，才会考虑到写“五四以来文坛回忆录”的。尽管廿年前，即有人提起，因为接触“作家”最多，有的且十分相熟，并且还熟悉其作品得失。前不久，又还见到从美回来的老友，说在美某大学，还为我作品设了个“讲座”，有个五十多岁中国老姑娘，并不认识我，却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专书。只有天知道写的是些什么！日本早稻田大学中文教授松枝茂夫译过我一个选本，早即听内山完造先生的家中人（到中国来时指定我陪他们看博物馆）说：“书译得很好，日本有读者，印象很好。”最近松枝茂夫还来信说，日本读者多。已七十二岁，还将译《湘行散记》。日本似乎在另外什么大学，还有个什么讲座。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不免令人反增痛苦。所以，不到对近廿五年新工作明白一切绝望时，大致还是不会离开工作，转而去写什么“回忆录”的。

琐琐碎碎写来，不意即满十纸，无章无次，只宜当谈谈闲天看待。因随写随忘。在政协廿年，前后提案廿件，内容多为“如何古为今用”有关，一例得到通过，至少转三个部执行，多到六个部执行。因此我的打杂事务，到死去以前不会告一结束。生命如此零星使用，且有机会和全国改进瓷、陶、漆、丝、家具……生产上站在最前线的，和在大专院校

教这一行的，以及在领导这一行生产感到束手的，和在各省搞文物研究的，总不断碰头，所以工作即够寂寞，日子还像是过得相当热闹。因为事实上已成为许多对外“打文化仗又打经济仗”的后勤服务员，急的是最明白以千百计的日用轻工业或特种手工艺，最缺少的优秀传统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我脑子里积压的常识，恰恰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到处凡事都可以为服服务，打打杂，作个不折不扣的义务后勤人员。可无什么办法把各方面需要的资料，分别印出来，给以适当解决。其实工艺部门百十种都可以用幻灯或一二卷八毫米式小电影为解决，作为内部资料性参考片，拿到全国有关生产工厂去放映，我本身还可跟去作个说明员，并不如何费事，就可得出显明效果。可是所学、所想，即或会得到以百万计或更多产业工人感到满意，这些在过去郑西谛主持文化部时，一说即可解决的事，应分由本单位或轻工业部、文化部，邀请我为主持。现在看来，却得由我去层层请求，还得经百十道各部门把关的，开会、研究、商讨……经年未必即可由下而上签注种种意见，批示。再由上而下，慢慢的明白所“请求”的结果。最近一个每月不过卅六元的绘图助手，因历博不许为我调作临时助手，被考古所要去时，即由下到上，经过反复百十道次手续，一直转到科学院最高主持人刘仰峤首长之手，亲笔批准，又各处办理手续许多天，许多次，才正式转成正式职工。据说科学院各所将增加新人到一千五百，若每人必照我原来助手转职那么烦琐，这一千五百新人，至少恐得有三五年才得到解决。相反事，则有些机构，在静悄悄情形下，即忽然转来中层干部以数百计，又简便得出人意

外。我总想不出道理何在。所以友好多充满好意笑我为“新式书呆子”或有“轻度神经病”的人，说的大致还是对的。每写信必胡扯乱说，不能自休，就是一种证据！

俟明年春天，气候较暖和时，当试为再写点比较有分量旧诗玩玩。

并候近好。

弟　从文

十一月九日

荒芜　原名李乃仁，笔名黄吾、叶芒、方吾、荒芜。文学编辑、诗人，通信时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九七六年

1976年初
北　　京

致吴冠中

冠中吾兄：

廿年前后，在某处得见尊画，即深感钦迟。不意同处大城多年，各以事役，竟难得一晤面！上次和永玉同过后海拜访，得见大量佳作，大饱眼福。真是笔下有神，惊人心目，留下一极愉快印象。动人处，似只宜用来和第一流音乐相比拟。如肖邦之第一第三协奏曲①中秀与壮并处，给人以清新活泼，充满充沛热情和永远青春生命感。不过弟对于“绘画艺术”和“古典音乐”，通属外行，再说下去，将不免马脚毕露，还不如照当时情形，对之默默无言，近于“被征服”状态，反而比较适当也。

寄奉拙书一纸，作为同住此名都大城廿余年一点纪念而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人事变故新陈代谢过程中，倏然而至的风风雨雨交替中，彼此幸尚能各保健康，并且还可于孤寂工作中，永远不至于失去童心幻念，应相互同贺才对！即以年事最长之弟而言，今年已七十过四，一切机能似乎还老而不衰。尚保留旺盛精力，来学习种种陌生事物，从中取得不同教育和启发，不仅不重视“老之已至”，甚至于总还以为生命中尚保留不少活力，可作不少新事情。若形势所迫，还得改业，就估计到，即改业三次，也还可望在一定时期内，

取得显明进展，终不至于在沉闷冷落中即丧失作“生命主人”的信心，和工作中的应有突破也。作旧诗，写行草字，本非“当行”，事实上并“玩票”资格亦不够，过去欢喜涂涂抹抹，多近于游戏心情。解放后停笔已廿多年，因“空头作家”还决心自动放弃，那宜又在此属于“新风雅”玩意另插一脚？去年“破戒”实近于不得已。揽活多出于永玉好事，友好过誉，以为别具一格，稍稍和懂此“新风雅”之专家闻人不同，且还有“功夫”。其实所学本重在应用，近廿年最有效应用，即为博物馆文物陈列写小说明卡，倒是用其所长。一和现代大书法家对面，即“假里手”亦不欲冒充矣。且俟开春，手脚解冻时，当试为抄录些拙作中关于青岛崂山纪游，井冈山参观而写的诗歌数首请教。诗多近于打油体之下乘，字则有时还看得去，有时则庸俗逼人，永远难摆脱六十年前“司书生体”影响，两不足道，只是留点纪念……

吴冠中　当代画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此信未写完，未付邮。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第三协奏曲　疑为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之误。

19760127
北　　京

致史春光

史春光同志：

祝春节工作顺利！我想相托打听一事，即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工艺美院谈谈传统图案艺术时，曾带去一份刺绣和几张宝蓝地描金折枝花等等参考材料，被一同学借去，至今下落不明。一共似十多件，中有一方团菊花纳锦，曾在《装饰》杂志上刊载过。这份材料部分是转借来的，部分原属个人所有。借于人的，曾因此赔了一笔钱。目下为各方面服务，杂事较多，前后收集不少瓷器，多已捐给工艺美院，另外一些挑花绣，又捐给了湖南。住处原有的图书，几几乎全部都在文化革命时损失完事。目下为了对各方面服务，又收集了些些图书资料，但可以到手的，已不及原来十分二三，因此十分盼望过去工艺美院同学所借材料，还能“物归原主”。如果有一部分还在你手边，又或明白在另外某一同学手边，都深深盼望你能代为设法，尽可能帮助帮助，把那份材料弄回来。你一定明白，材料在我手边，远比在任何个人手边，作用都大些。因为东西和公家收藏比较，本不足道。但公家收藏，照习惯，外调时，总十分不方便。例如即或是由我捐赠于美院的部分豆彩瓷，这时节我想借用，就不可能。这种事实你一定明白。所以把这小事奉托，那份资料如为你留下，

忘了归还，盼望你能见还。若事实上系在你所熟某一同学手中，也盼望能代为说说我的希望和意见，还给我，便于大家使用。先在此特申谢意。

并候诸同志好。

沈从文

一月廿七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60204

北　京

复许杰

士仁老兄：

去冬再得惠书，深谢厚意。上次北来，未能好好招待一番，并多陪看几次故宫陈列，深感歉仄。在住处吃饭，特别草率，不安之至！我的不安，却是这些！

嘱为何先生书件，早已寄去。兹附邮寄奉拙书数纸，实多“不及格”废品，但足博一笑而已。住处乱成如狗窝，不成体统，平时既从不讲究文房用具，总永远用一毛或七分钱小学生习字笔，遇纸即随手拿来，于乱稿堆中涂涂抹抹了事。桌面空间，有时可匀出尺来宽位置，有时即在乱稿重叠上摊开纸张动手，即欲冒充风雅，“假里手”名分亦不可能。兄所眼见种种情形，就必然还留下一个十分可笑印象可以作证也。敢于献丑，重在见面不易，留一纪念而已。彼此虽已迫及暮年，日薄西山，共同熟人旧好，大半均已凋谢，弟等幸尚各还健在，大事无从过问，至少总还能在一“合格公民”意义上进行些工作，真大幸事！

兄来书，犹一再为过去小小文章①而感不安，其实事情细微不足道。弟因学无根底，受五四余波影响，从旧军队中逃出，初到北京时，还不明白标点字句，却妄想从事写作，亲友中在北京读书、教书的，均以为十分可笑，近于“愚不

可及"。弟则以为底子差，不妨事，重在能由自己处理生命，别人三五年即可成"家"之事，弟则拟学个三十年，只求"及格"，达到最低成就。再干二十年，用个半世纪时间达到可以有计划用笔程度，也并不迟。唯其如此看待习作，因之从各式不同试探中学习用笔，五年以后，"多产作家"贬多于奖称呼即由之而来。其实"多产"有之，"作家"在弟头脑中，直到解放时，还不愿自承。因去所希望达到目标，还远！又因从五四余波影响，总以为"破旧立新"，在试探中，必不受任何新旧框框束缚，才能"破"，才可望从"破"中见新机。抗战前，大致即流行章衣萍、张资平到张竞生三种恋爱文学，在一般读者中起影响。随后是外来的《贾泰莱夫人》②及同性质二三种流行作品，在中上层（教授层）社会"假风雅"客厅中起影响。还记得此书实从一当时著名女诗人所推荐，推荐还包括双重意义：一为本人极熟习英国社会保守假道德习惯，认为此书好处，由一女人写出，是"破"的一例。另一则此人或许成为我后来所作《看虹录》③中之"鹿"！至于《摘星录》④中之人，则在最近为一友人题一白玉兰花图卷中还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

我觉得"破"孔老二的虚伪，文学作品当然可以用之为主题，从各方面去写，重要处是所写的"方法"和"表现能力"，是不是"艺术"，效果又如何。所以别人写，我也写，别人不写时，已过了时，我还间或写写。因此后来即有人不看内容，给我一个"恋爱作家"的称呼，比"多产作家"似乎又升了级，加深一层"贬"意。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

定为“粉红色作家”矣。还在文前预先声明，“从来未看”我作品，不必看，即赐以“粉红色作家”佳名，和近年写《李白与杜甫》是有连续性的。于是如彼或如此，在解放后，肯定吃不开，才放弃了这个并未到时的试探性努力，主动放弃“空头作家”的名分，改到午门楼上，去作“文物研究”。即或受特别鼓励，再干几年。（五三年二次文代，主席和总理接见我，问问身体情况后，还亲自劝我再写几年小说。）并且也还明白干下去，大致总会比一些同行老友还像样些，还会对比较年轻的新作家有启发。可是本于旧话所说“破甑不顾”的意思，还是放弃了。在冬天零下廿四度情形下，不折不扣为一般群众作了十年“说明员”。看来是将近“及了格”，因为普通“说明员”容易合格，即接待一般性外宾，也还容易对付。可是到后来，事实上逐渐碰到一些要求不同外宾，如像兄弟国家东德、捷克、匈牙利、波兰，都有用本机关陈列作对象，特别派人来学习，且据说整理整理笔记，即可作“副博士论文”的。所以八千米陈列，用三小时说完，前后就约有不同行业卅万人。但同时却还有半天说二陈列柜，一连看三十天才完事的。形势迫人，因此也即提高了学习热忱，因为常识不过硬一些，即未能尽责任。这一来，即或不断还受鼓励有机会“归队”，转回到“作家”行列中去（或改到科学院，或改人大教书），和前三十年旧同行一道，和天上星子一样，长年空中飞来飞去，或参加红场检阅、冬宫碰杯，或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去日本看樱花会，这些既光荣又兴奋的快乐事情，弟通通无分，也以为理所当然。我的生活是天不亮，捧个烤白薯暖暖手，坐到天安门外大桥前石墩子上等天明，好赶快上午门等待观众，为之服务，倒心安理得，事

所当然了。因为即以为工农兵服务而言，似乎也得了些好影响。一成习惯，或上了瘾，去故宫作义务说明员比故宫专家还热心！为陪景德镇烧瓷老师傅看故宫瓷器馆陈列，时零下廿八度，来了约卅个老师傅，于是即奠定了和景德镇烧瓷老艺人和青年美工长远的友谊，至今还保留极好的友谊。为江浙苏、杭、宁搞绸缎展览，又和这部门老师傅与美工关系极好，甚至于比在大专学院教纺织的教授和他们关系还好，还得他们的信托。最值得记忆的友谊，即近年轰动世界，长沙马王堆出了个二千年老太太死尸，身上穿了十七件薄衣，最薄二件重只及四十八九克，剥衣的一个专家⑤，原是个在朝鲜抗美援朝八年的战士，复员后，才转入考古所工作。其所以到考古所，就和我在二十年以前，为他在午门楼上作了近十次说明有关系。老兄试想想看，人事多巧！因此在社会变动中，我改了业，转到当时认为“死气沉沉”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包括了学文物，和向观众“服务”，学明白他们不同需要，进一步弄明白了“古为今用”，有什么可用？几几乎全部都是从陈列室里和库房作文物登记学明白的。今年虽已进七十四岁，不仅老而不衰，还复多“童心幻念”，只想如何争争这最后三几年有限生命，用到文物研究中至今还近于纯粹是“空白点”工作上去，为把拟定的约四十个空白点，一一填空补缺。同时还尽可能把《服装资料》工作完成大部分，再照《庄子·大宗师》上的名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把第二句连续两次，第三句取消，到工作告个段落时，再接受第四句的指示，大致也就差不多可算得新社会一个“合格公民”了。至于什么“贡

献”，什么“专家”，都只是友好过誉，并不足信。因为真正追求的目的，就只是个“合格公民”，并不作更大奢望的。

老兄来信，总还不忘过去所写批评弟小文，心感不安。其实属于个人小小得失，比起国家将来，未免太小了。我们正好用公民作主人地位，来商量些“为后来人作计”可以作的是些什么事多交换交换意见！因此不嫌琐碎，把近三十年种种不同学习经过，略作清理奉告。若得悉兄之批评文字，或多或少，对弟若有影响，从正面看，也可以说，这应分当作好事看，因为恰当其时，及时制止了弟荒唐妄想在写作上的不良倾向的发展，不至于一直向泥淖深处下陷。作用应算得是很好的一记警钟！从反面看，则正因此各处大小不一的、情形不同的“警钟”频敲，迫得弟不能不考虑到放弃行不通的一条死胡同，换一条路走下去，等于废弃了“独木桥”，走下“阳关道”！目下假若真有点滴成就，特别是在近一世纪四分之一年月中，社会大变动如此激烈，不时而来的风风雨雨，几几乎绝大部分的旧同行、同事，都在反复冲击震荡中，飘摇不定，或忽然死去，或活下来亦近于迷失了前进方向，和工作目标。弟则正因为改业及时，新工作带来了较新的思想感情，学懂了“为人民服务”所包含的意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还包括了若干具体内容，有待努力。因此一切努力，都在“无我”而为“集体”，不仅仅生活得比较自由，情绪上也活得格外顽强健康，老兄过去所作之批评文章，很有鞭策作用，提起来，我倒应分感谢老兄，才合情理！因之改业及时，正如古人所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十分明显，是得到多方面鞭策帮助而来的。甚至于还应把郭院长的十分不公正的批评算在应该感谢之例！他可以译歌德《浮士德》

或《少年维特》，又有权利写浪漫诗歌，却不许别人更严肃的来写点五四以来男女问题。正如张宗昌、韩复榘可以无限制增加如夫人以外再搞小家庭，却派警察到公园门前站定，不许女人不穿袜子进公园，以为有伤风化。——这种现实既存在，我就放弃了写作重新换个职业。若真有长处，也还有得是发挥机会！如没有过去种种，那会有今天？相熟人中在抗战以来，懂得我较多的，程流金⑥兄是其中之一。老兄试用此信给彼看看，流金兄定必"承认"，并能"证实"弟所叙种种，为实实在在之事也！人事巧处极多，以弟之六十年经历即可证，往往是从最不利处转而得益，从"失败"处取得"新的进展"。正如这次近五十岁改业的结果，从新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不仅为熟人意料不到，即本人事先亦难于设想也。一个小小脑子，会消化得了上百万坛坛罐罐、花花朵朵，而加以综合运用，能完成上千专家无从措手的工作！日本一中文教授松枝茂夫（早稻田大学，也有了七十二岁），译过弟一短篇选集，还在译弟之《湘行散记》，上月还从通信中，提到那边相熟同人，总以为弟不写小说可惋惜。美国朋友习中文的一个耶鲁中文副教授，近到北京，也还谈及，有两本书，一中国五十多岁女教授写的，并不和我相熟；一外国人写的，也不认识我。专谈到弟作品带来的"新气息"，文字中表现的"新风格"，不继续作下去，来用其所长，为新中国、新人、新事物作赞歌，真是可惜。却不会有人明白，我其所能够活到现在，精神体力还够好，记忆力与分析问题、综合材料的判断力也还相当得用，不太落后于新社会新要求，恰恰就正和不写短篇小说，把一切力量转用于用笔以外的从"实践"中学习"如何为人民服务"有关。学懂了个人"拔尖"比

"共同提高"的区别何在，我正因为取了后者，必然会抛弃前者。因之，这些来自遥遥远方的赞美，也若无动于衷。即当真如外人所期望，以为少了个像我这样小说作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爱好者损失，尽他"损失"也无妨。可是，只要对在发展中的新中国，新的"物质文化史"或"劳动文化史"的研究，能作得出点滴好处，对后来者有些些新的启发，这廿五六年的学习，甘心情愿作个共产党毛主席旗子下的"普通一兵"，或次一等的"普通公民"，失去的只不过是"个人"一点虚名，而得益的还是"国家"！因为用文字写的廿四史，只不过一部，至于用劳动人民血汗完成的新从地下挖出的劳动人民业绩，内容丰富，却不止一百部廿四史。目前已知道的，即如此之多，而明天肯定还会加百十倍多，行将把旧的中国文化史观一一推翻，必需有心人，完全从新来写，才会出现一部"崭新的中国文化史"，对世界作出更多更大崭新的贡献。我当前的工作，不过是在这个新的大建筑上，打下个极小楔子而已。可是事实上，能在罅罅缝缝中打得下这个楔子，已比前三十年在小说习作上完成的工作，对于国家有意义多了。也许这份新工作，到此后某一时，所得结果，如同过去，在一阵新的人为风雨中，又忽然"付之一炬"。即大有可能，也不妨事。因为总还是尽个人能力所及，理解所及，跟着党一直跑了廿五年，永远达不到终点，依然无碍于我这"独轮车"，在不倒下以前，总还是向前而进。工作"成就"，实不足道，工作态度，大致还像"公民"，这就够了。

你提到的二文⑦，我保存的均在六六年即并所有已印单本本及未及集印的散稿一同毁去。若万一幸而老兄手边还保存，能寄给我看看，将留下抄一份。或者还在别的机关中可

以发现，我倒想花点钱托人抄个底稿留下，似还可作“回忆录”的参考材料。因为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美”名。因为稍稍回忆，几几乎每一个习作，必有涉及本题的故事在内，不过同一主题可还少批评家给以比较公平合理的分析。大不相同处，即如《柏子》、《萧萧》、《丈夫》，以及《湘行散记》中若干篇章，对乡下人、土娼，写得即或粗野，却充满了好意，近于工笔画，总不失严肃，不怀丝毫嘲谑感。但对于社会中上层，或所谓“城里人”，却总不忘要捎带一点嘲笑褒贬，有的还是漫画。或表面庄严，底子还是漫画。记得写《八骏图》发表时，许多人都看不懂，其实包含本人，八匹马都近于漫画，只是各有不同表现和隐密不显意识而已。这两大类以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辩，解释。到“试探性”的努力和发展中社会一般对文学要求，形成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十分显著时，我即不能不停笔，抛弃搞短篇的妄想及幻想，决心改业，重新起步了。所以在国外即受到一点赞美，也并不以为“知音”。事实上是隔得更远，更厚，绝不会理解我一些为什么“写”又为什么“不写”原因的。新的工作可奉告的，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完成的《服装》第一个试点本，大致不久即可整理上交。

去年下半年作的八个小专题，在年底已基本完成。本意将把各稿不可少图片汇齐后，上交总理与康老过目，看下一步如何进行。不意二老先后成为古人，既已失去工作中唯一两根支柱，此稿明天命运，在最新的不同要求下，是否还有机会付印，已十分渺茫。或在什么新运动中，又和过去习作相同，“付之一炬”亦难言。近三年来，因争时间赶工作，多年来心脏收缩无力，供血不良而感隐痛事，已无形消除。一月九号以来，心脏似乎又突然有些恶化。尽恶化，大致还是得争这最后三几年有限生命，即无任何公家支持，原所拟四十个小专题，还是将在困难中，逐一进行下去。今年若手边仍能如去年情形，有二三得力绘图同志协助工作，或可完成十到十二个。若在三年内能把其他课题，一一摘出个眉目，大致将等于一部新的《劳动文化史》简编，当前即或用不上，以后却必将为全国文物工作者、历史学家、美术史教师、以及工艺美术师生，对于古代文物工艺上的各部门成就，“共同提高”一份重要材料，将是十分肯定的！（这自然也还是“姑妄言之”一种设想！）

并候年节中体力佳好。

弟　沈从文

旧春节四号

附来一堆未能写下去的信前一部分。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词，成为迟迟不易作复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万千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

流金兄处，我已半年多不回他信，他懂得我，就不会以此见疑、见怪的。

许杰　原名许世杰，字士仁，曾用名张士仁。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时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① 小小文章　指许杰四十年代的评论文章《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

②《贾泰莱夫人》　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劳伦斯（1885～1930）晚年的小说作品。下文说此书"由一女人写出"系误传。这部书曾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在一些国家遭禁。1932年在英国初版时为删节本，经过法院胜诉，到1959和1960年才在纽约和伦敦全文发表。

③《看虹录》　短篇小说，发表于1943年7月15日《新文学》第1卷第1期。署名上官碧。编入全集第10卷《虹桥集》。

④《摘星录》　短篇小说，曾以《新摘星录》为篇名于1942年发表。后经作者重写，以《摘星录》为篇名发表于1944年1月1日《新文学》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编入全集第10卷《虹桥集》。

⑤ 专家　指考古学家王孖。时任职于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⑥ 程流金　即程应镠。现代作家、史学家、教授。

⑦ 二文　指《看虹录》和《摘星录》。

19760210
北　京

致王㐨

王序：

有四事商量一下：

第一，进出口丝绸公司，正式介绍东北柞蚕纺织公司工作人员来商询生产上“古为今用”的资料，曾介绍给故宫陈娟娟。除了已见到我那本《山蚕谱》小册子，只被一张某某引至陈列室看看。想临摹不许可，要照片，一时也不解决问题。昨有电联系，希望再来谈谈为向有关方面进一步得到些便利。因为那边是大生产，要求多，试生产机会也多。我想到故宫以外的三个部门：一即历博还有些库藏绒锦丝绣织染，当时经手收购或捐赠，再生产都相当好，但这时节机关中几级长是否还感到对协助工作有兴趣，容许我人库房选材料？恐是个问题；其次，即考古所图书室可看的资料，在你们半天搞业务情形下，还能不能容许我陪他们来看三几个半天材料？也盼得你先告一声；三为民族学院方面，即容许看，似乎也得我陪同去，才容易明白“精华”同“糟粕”，有个商量选择余地。不得已，还是先把我的破烂，零星给他们看看，因此希望把在你手边的那些（如作水木纹的特别加工残件，和那几件瓷器），在不甚费事情形下为捎来。他们约定星期五（十二号）下午三点到东堂子，你若能较先捎来，则送小羊宜

宾好，如自己不空，即托亚蓉为带来，若系星期五上下午，则送东堂子，免得我自己带东堂子不方便。

第二，内中还有三件事请你帮帮忙。一是暂借一本《中国丝绸图案》（即王家树复原画的那一本）；还暂借二本书：一为《明锦》，李杏南藏，我作序。一为故宫印的丝绸团花册子。这三书，用后，即可还。（我原有的都已外借，一时取不回来。）

第三，我主观希望把你搞的那几本唐纹缬复原图像也借来，作为一种准备。（先不急于让他们看到，如谈的对头，他们带来的样子又还好，有必要时，再给他们看看。盼望得你同意这么办。）据上一次谈的印象，同来的王姓总工程师，因为是始终在生产线上，比王若愚先生为有见解。懂技术也懂艺术。但把不着“古为今用”具体材料，则十分显明。

又我认为你若抽得出空，来参加这种谈话，也有意义，有必要，因为多明白一些生产上的“问题”，才会感觉到“协助生产第一线”的严肃意义，实在说，比一般“研究”成果还有意义得多。因为有上百万的纺织年青工人和老师傅，有关“古为今用”本单位工程师或美工人员，解决不了。学校中的专家教授，也解决不了。甚至于目下几个大博物馆的什么“专家”，也解决不了。必须另外培养人，一面懂得自己收藏中的什么是好的，宜于直接转用或间接取用（前如丝绣，后如接近丝绣的唐宋明清陶瓷、漆、及金银器物上花纹布局）。另一面又懂生产上工艺水平和迫切待改进提高情形，才会为他们作“后勤”，更好些为他们服务，较好的落实“古为今用”四个字到生产上去。才会在工作上起点桥梁作用。另一时，你若有机会看到我在政协前后二十个提案，才会深一

层理会到我廿年来所说"如何落实古为今用"，并不过时，直到目前，还待开始，值得有心人作个较深入认真的研讨！也才会明白当时总理鼓励我来搞服装，不是仅仅为"送礼"而作，也不是为团结敷衍我个人而作。主要还是明白我、信任我工作的出发点是在试探中近于一种新的起步，坚持下去，必可以达到一个新的终点。因此在任……

原信尾页已失。据残信编人。

19760214(1)
北　　京

复周汝昌

汝昌吾兄：

去年承厚意相询《红楼梦》中实物数事，竟不作复。又承相过，亦始终不至尊寓谋一畅谈，真是歉仄之至。主要原因，大致是如熟友所说，患有“严重职业病”，只想争时间，把近廿五年改业后所学一行（经手过眼常以万千计的杂文物）分门别类，为一个个专题整理出来，有个交待。因为居多在国内外还近于研究中之“空白点”，题目虽小，如《扇子进展史》、《玻璃进展史》、《球类竞技进展史》、《狮子到中国的种种》、《由商到明马匹装备进展史》……更小的，则如马王堆所发现的一种缠身而下的衣服问题……看来是北大文、史、考古三系，无法下手，考古所照习惯，也不会让人来接手。因此半年中赶了八个题目，幸亏两个帮手又十分得力，工作还顺手。若能照此经验，把预定的若干（约四十个）纵的发展史搞出笼后，大致对于后来搞文物抓生产而言，还像个工作。架子一打定，一一完成后，或许一部《劳动文化史》的基本功便初步完成了。把它和另一《服装资料》（用图将到七八千）能同时完成，也就不太白费此最后生命，说不上什么

贡献，至少一个“新公民”的义务，总算尽到了！但是主观愿望虽还好，客观倏然而来风风雨雨却毫无招架之功。因之即完成，到某一时，与过去搞“习作”命运相同，一下“付之一炬”仍难避免。逃到台湾的蒋帮，还放不过我，五三年，即用明令禁毁我一切作品！这就只能把此事交付于天了。或借用儒家董仲舒的“尽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几句话作为自我解嘲用。因为明天事，我们可以说越来越无知的！

听说你眼睛不大得用，不知近来好转些没有。我大致因为体力超支，前年视网膜出了血，去南方住了三个月，还爬了一次黄山，似稍有好转，去年下半年一赶工，日夜看小字书，加之住处乱糟糟的，白天还得用日光灯，左眼已失作用，只能用右眼看书，效率骤低到前所未经程度。若再升级，大致就得“报废”了。好在只限于读书，若不看工具书，在一般情形下，还像是凡事照常，一切上好！体力则比所有熟人似乎还强些些，不大像在短期即会报废“样子”。已不大记得尊信中问到雀金泥说是出自“俄罗斯”问题，是否可疑。据弟所知，对于外来物，明代通用“西洋”总括外来事物。清康、乾则用“俄罗斯”三字。后又用“法兰西”，到晚清还如此。辛亥以后，改为“舶来品”，再进则为“来路货”矣。事实上孔雀翎出印缅诸邻邦，清代官服中的顶戴使用量极大，而孔雀翎补子地纹料也使用，它的作法是捻成线而平列于绸或纱上，再用横线钉固界上而成。技术处理成于明代，名叫“洒线”（有可能是宋代之刻色作），作衣料、马褂，实物我都经手过，不止一件。决不会是织的，因为线粗而毛易折，不可

能织。上年曾好意告吴世昌[①]兄，是“绣”不是“织”，他“战斗性”过强，偏以为是贾母所说。引贾母说那会错？原意给他一些照相，也只好作罢，听其猜谜了。至于“凫靥裘”，也过手过，是野凫颊割剥下来，如鱼鳞重叠而成。毛不及一分长，更那有织的道理？多年以前曹雪芹展览时，这类物的名单原是我提出的，记得全照了相。人美、美协均照过相。有些东西如“海棠式漆盘”、“点犀盉”、“墩子”（绣墩）……从故宫库房提取时，可能由于提文物人，不大乐意干这费力不讨好工作，没有按照指定的提，因此有的不大符合书中所提及的讲究倒有之；又有的怕影响大，不肯照提，也有之。最好一例，即雍正十二妃子写真（共十二大屏风可示例），如人大，极近拉菲尔派画法！可能是意大利画家笔，或本来就是十二金钗所拟底本，内中还有个中年妇女，最适合李纨身份。可惜先只许在故宫看，后陈列时即只用一张，另加阿英一幅，最精美的若干幅，却不让展出！

我开春后若有时间，也可以根据此书，为提一所懂的实物名单，和材料所在地。其实如能将展出文物的照相找来（大部分照了相），我可以根据照片补充，并不费事。内中如宝玉所穿“弹墨”绫裤子，启功注错得可笑。苏州府志明说是用竹管子喷五色花朵，近似故宫工艺馆中所陈五彩染缬，也可能，那个材料即属于“弹墨”，不是印的，而是“吹喷”而成的。还有的各种荷包、宫扇、诗筒等实物。荷包中且还有时间与《红楼梦》写作极近，绣“宝钗扑蝶”、“宝玉听琴”故事五彩绣，衣着且远比费小楼等所画可信得多。有必要时，借你照个彩色照，我为加个注，还有意思，也不费事！

并候府中大小佳好。

弟　沈从文

二月十四日

过几天我来看你谈谈，你用得上材料也许还多。

周汝昌　文史研究家、教授。通信时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① 吴世昌　文史研究家、红学家、教授。时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760214(2)
北　　京

致王孖

王序同志：

如知道亚蓉住处，望见告，或告她到我这里来一下。

附张铁弦信，内中提及《波萝球考》书名。又闻还有本谈中国窗棂的专书，有上千个图，是在美前几年印行，作者或是一法国人，也是北图中熟人见到以后相告的。若有这书，或并把谢稚柳编《唐宋名画真迹》及《波斯顿藏中国名画》与别的国外中国艺术图录若干等等，及此外这类书，约计一上午可看完或两个半天可看完的，通知我一声，我即来图书馆看，省事些。目下恐当真得“争争时间”了。重新安排一下时间，有必要了。因为晚上已不能看书，或许这一回事情①，心脏似乎弄伤了，开始恢复了三四年来的小抽痛（血通不过退回现象，及心瓣伤损现象），不像即会大出事，但征兆极现实。不日即将再吃吃蚕蛹看。还留得有，可供一月用。小弟好意和李宏兄好意，十分感谢，可是你所说的办法，万万不宜，行不通!!! 你只看表面，还有个比较复杂的内容，不明白（涉及许多我本人还不明白的）。我们过于“书生气”，行不通，还会出乱子，我本人也担当不下。比如说，万一不

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决不向谁陈请，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没有可陈请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作去，到死为止。我的想法，十分显明，不仅和顶头上司认识上差距大，没办法可以缩短。人家当成“权”看待，我当成“责任”，或一个“研究员”或一个“公民”的责任，没有“权”的含义，也无“名”或“利”的考虑，行不通而近于“打死仗”是必然的。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近日热闹处是一例。安知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且等等看，先来整理进行待略作结束的工作，校完书稿及把八小专题文献说明搞完后，再看看熟人已允去谈的结果吧。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所学一切，实在用不上了，再放弃，回回头，再争争最后可用时间，来写一百个短篇。一天一个，不费事。也会有新的内容，新成就，得不到国内认可，还是可以得到国外认可，总比韩素音博士一流作家懂旧中国，特别是写过去的地主军阀，以及中上级“应白爵”打哈哈脚色，有分量也有分寸。此外写我知道的社会下层卑微人物的痛苦，挫折，受不公正待遇以至于死亡，……还会写得比目前人深刻动人得多，接近现实得多！文字有分寸，更是不大可能从新的作家十年八年达得到的。一切只看我自己，生命到了现在，对国家有感情，也懂得所学还有什么始终还不曾好好使用过。搞写作麻烦多，搞这个又得不到支持，再改个业，即调去搞生产顾问，也还可以把脑子所熟悉的万万千千花花朵朵用上去！只要身体不出故障，形势所迫再改二三次业，也会充满

热忱去服务的！体力绝不会在最近出大毛病，一千个放心。

从文

十四日

你最容易因为相熟把我能力估计过高，好处估计过大，也不公平。事实上我是个泥沙杂下的灵魂破碎的人，是个五四以来的思想落后的人，能克服学习上困难，可不能从社交方式找出路，总像是十分固执不通人情，事实上是固执到做公民努力上去了。别的全不在意了。务望转告李宏兄和小弟为我放心。我自期只是“做公民能否及格”，一切努力只求达到这一点，所以不会丧气灰心。最大的情绪上困难，廿年前即克服了，现在只是实事求是的继续作公民而已，没有丧气理由的！

① 这一回事情　指周恩来总理逝世。

19760215

北　京

致张铁弦

铁弦吾兄：

多年不晤，昨相过，幸知体力健好，大可庆幸！天寒笔呆，虽终日习字，总“不及格”，难副雅命。试将“处理品”暂时交卷，俟开春以后，手脚解冻时，如适有旧纸可用，必当再谋试书拙作数章求教也。“作旧诗”、“写行草字”本非当行。“空头作家”尚不敢冒充，更那宜于此等“新风雅”事另插一脚，增内行专家谈笑资料？其实搁笔已廿五年，平时只写写陈列室文物说明卡，倒正是“才当其用”，亦“心安理得”。近始因别一问题而“破戒”，便不免成为“日夜供应小店”。看来大致还是即早关门停业为得计也。

日前所说《波萝球考》专书，深盼能有机会看看，必可增长知识。因国内图画与骑俑资料易掌握，即唐镜中反映打马球情形，亦易放大。若能看看外人对此竞技历史（特别是图像），既可望将近作比较比较，少闹笑话，亦可以得到些新启发。就中国新材料，能补充外人如李约瑟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史所不及知道处。又前年听说北图还有一在美印行之中国古建筑中所见窗棂专书，似德籍美侨所著？又还闻有关中国地毯等等著述，弟虽不懂外文，但还能从图中明白相对年代，因之国外印行的，有关中国文物断代，大致即可为作百十种

小专题用！凡有关著述，即不懂外文，仅从图像上反映学习学习，亦极有助于“当前”或“明天”工作。在多数人只知眼光应用到大处时，小问题也还是要有些善于用心的而已。

俟旧年节过后，天气转趋暖和时，拟约一日子，请永玉陪兄过弟处，看看弟在乱糟糟鸟窠中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中的资料，有的至今似还不曾公开过。乍一看来，还有趣味，长年终日在为之分门别类排队，从中分析综合问题，便不免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缠累，相当困人。要的不是什么真正天赋特高，事实上只不过是耐烦持久的工作之一而已。要的并不是什么大学问，主要不过是四个字“耐烦认真”而已。学来学去，还是只能作到常识积累，到真正的“专”，距离还大得很！

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弟　沈从文　顿

二月十五

张铁弦　编译家。曾任北京图书馆业务副馆长，通信时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

19760223(1)
北　京

复一老友

××兄：

得信，承以鲁迅一文中所引四字相询。兹正式奉告，根本不是我的造句习惯。老兄相熟四十年，以精明能干博学多通见称，富有经验之老编辑，拙作经手发刊于兄所编辑刊物的不少，一望而知此种用词造句，只有实近于自以为聪明作家“假洋人”才会写得出，那会成于弟之手中？彼此都过了七十岁，余生有限，十年少通音问，幸承远道惠书，方以为所谈商的，必为退休后，把个人工作往如何为国家明天设想，各就所学，来商谈些如何作公民（也即如何作一个“真正主人”）的问题。不意却以此涉笔成趣而作之小文所引四字的出处，来勾玄索隐作章句之儒亦不屑为的小玩意，鲁迅即重生，大致也决不会觉得老兄用心如此细致周到，即向周海婴宣布，将过去攻击老兄之文，从全集中一律取消也。若真有求真精神，以弟意，反不如将当时反复嘲骂你的文章不正确处，一一加以疏解，弄得是非分明，倒反而可供研究鲁迅的人得到一种比较客观的认识，何必为此等小文章如此费心作注？且以此相询找答案？真是历史上一新闻，不得体处，不免使人惋惜。本意知道兄退休后，如何来设法，鼓励能北来住一年半载，让你有个机会看看始终不曾公开的，以十万八千计的

碑志石刻，可以充分使老兄满足廿年来所学所好，取得应有进展，因此一来，也就不好怎么商讨了。

并复颂佳好。

弟　从文

二月廿三

雪峰①故京，在八宝山追悼会，茅盾、圣陶、曹靖华、胡愈之、冯至、之琳、严文井等熟人以外，似只出版社每组二人及同在丹江的少数熟人，总共似不过百人。不致辞，不上报，行个礼后即对骨灰致别、完事，但也很好，因为来的人都真是感情而来这个追悼会的。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雪峰　即冯雪峰。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文艺理论家。1927年以来长期投身革命及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起多年身处逆境。1971年与作者同处湖北丹江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并在张兆和的蔬菜班劳动。1976年1月31日在京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改正了错案。

19760223(2)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经年来，每次给你们写信，总是半中有什么人来，于是搁下来，一会会在乱稿中即失了踪，便不再继续了。最近得之佩信，转红红“介绍信”。去年为去和平里与萧家商洽，记得在换车时，曾摔了一大跤，当时还不觉得怎么，事后二月，其实手腕关节，部分还淤血隐痛！这次还是落雪后，又为带信去商洽，托之找找熟人。昨萧离来告，又办妥了，因此红红今天又上了学。她这一年一切都很好，校里又是“三好”。院子里照例也得好评。过年时，校中说好，要到军属中慰问，心中嘀嘀咕咕，不好办。因为院子里没有可组织的小队伍。终于打算一个人去外院石奶奶家唱唱歌，幸好小尖鼻来了，小胖胖也解了装甲，行动自如，只想各处流窜，所以就由红红带队，三姊妹拖着手去石家玩了一会会，三位口都甜甜的，叫人使人开心，所以不必唱什么，也得到慰劳效果，算完成了“任务”。在假中，约看了十多场电影，极兴奋。总而言之，什么电影都好，除了见西哈努克吃西瓜，样子不大雅观，别的故事总“好”！还在长高向上拔，穿上虎虎的工作服，恰正合式，去街道工厂糊纸盒时，十分高兴。又下过几天郊外农村扒菜根，挑积肥，回来还画了一张学农的画，三天事揉

在一幅画里，也满有“思想性”！至于写长“诗”，一来就几十行，比写信叙家常来得容易高明。乍一看来，还不大使人相信是她的大作。就是不会叙事，所以将来未必会写故事文章，但一般性略带“新八股味”的什么批评，还是下笔十分顺利，满有作小干部资格的。闻五年级新换了个女教师，约法三章，要求严。她倒满称赞，因为受得住考验。在学校照例会得教师认可的。只是回来后家事上还是做不成“雷锋”。管胖胖还得力，经常教教唱歌。可是胖胖十分聪明，有时故意“不理姐姐”，姐姐也只除了嚷嚷，无可奈何的。饭也吃得，只比保姆略次，在家中居第二位，我在第三。（来信务必要告她多吃些菜。宜在赞许成绩之后，提提，必有好处。）长得和块发糕差不多，明年若回川，你们乍一见到，会吃一惊。肯定已和个中等姑娘差不多了。字也满写得像个样子，比同院中学毕业的写得整齐像样子多多！只担心太老实，凡事正面接受，有好处，不会作坏事，正如大和虎虎，家里不用担心胡闹，且易在工作中取得同志们信托，也会求上进，一切至少够个“合格公民”。（这一点并不容易，有许多人官做得相当大以后，还不易及格。）可是一个女孩子或许应分稍微能力多样化一些，将来到社会上才吃得开。这一点跟之佩、永玮学学都有用！若回到四川，之佩值得从这方面多加些训练，尽她多懂得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应有知识，可能对她将来有决定性。目下似显得固执生硬了些，不如小尖鼻大方随便，也不及胖胖幽默。胖胖聪明过人，听觉反应特别好，一家人学我说话、动作，当成取乐对象，惟她做得最传神。一切大模大样，自得其乐，已能跑动，只想出门在院子中走动。动不动即装给妈妈写信，一行一格的作小方框，还点着道：“好

妈妈，我不乖，欢喜搞点小乱，……”说了即大笑。一天在房中转动不息。头发竖竖的，即自以为是山魈妹妹，叫时应得很好。奶奶骂她，姐姐嚷嚷，都一个不在乎，似乎没听到。可是在谈正经话时，却从旁十分凝神认真的听，许多和她年龄不相称的“新名词”，全学会了。一天内外房中打转不停，口中还哼哼唧唧。有时姐姐一唱爬雪山，即跟到唱且舞，不仅手动，全身都表情。会做不少舞蹈姿势。还会装北京新娘子等等。红红最快乐事是在黄家和永玉交换鞋子穿，同是三十六号！在家中是早和奶奶一样大，有时还穿奶奶的短大衣出门，除了袖子长些，别的已不必改即可穿。终日伏案写什么，画什么，不必为操心。唱什么，喉咙也已出声，亮亮的，又相当正确，也学得快。回到四川可以多学些唱唱跳跳。只是运动似乎欠高明，打羽毛球手毫无力运拍子，只是和桥桥笑闹。游泳则因去夏去陶然亭，被小流氓三五按到水中吃了几口闷水，即再也不敢去了。这类小流氓似乎还在增多中。只能说是顽童的必然。到中学，据说问题将更多些，但彼此制约性强，不寄宿，还不太妨事。麻烦处，大致还是在高中或下放，人到十七八以后，真正小流氓（名分上可能还是什么高干子女）缺少正常家庭教育，而富于胡闹教育的，大有其人。必事先学会警惕，才不至于在胡涂中吃亏。这是有例可沿的，所以若到你们身边，之佩应给以教育，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庆庆今年已十六岁，转入高中一，一切全是个大姑娘神气，下放到“义利”做了二个月月饼，得到点点正当工薪，除为家中人办点礼物，即特为红红胖胖各买手巾一条，十分有趣也动人！红红还不会用钱，且不欢喜吃零食。有些固执处乍一看来不懂，原来都是由好心愿而起！如

听奶奶说胖胖来应多吃些糖，听在心上后，她即不用糖。以至于我用糖略多，也加“裁制”，这都是很好处。只是吃饭时用菜过少，因此脸白白的血色不足，虽日服钙片和鱼肝油丸，还是不够。信中务必要提提这一点，“多吃些素菜好。”眼睛并不向坏的方面发展，可放心。到升大学（如可能），再考虑用眼镜也不迟！小尖鼻患了半年慢性肾炎，人倒长得极壮实，性情随和又伶俐，胆子也比红红大得多。今天已上小学。每星期必和她妈妈来吃顿中晚饭，和姊妹一道玩得很好，很会带胖胖。从小自己铺床，收拾饭桌，一双小手洗洗时，比“百科”还细致周到。剪纸特别高明，红红不及。只是作画却是“印象派”，不会写实。胖胖则很喜欢作画，每天必乱涂一二张纸，也能初步画点什么鸟、车。很会“想”，会“表情”，说话极会“用字”，十分有趣。每遇什么老太太从窗下走过，必大声叫“老奶奶，坐坐休息一回吧”，哄得院中老太婆极开心。这先是归红红的差事，胖胖接了手，红红就只服服务了。

我们一切都很好，妈妈体力也大有好转，气色情绪都好。二孙女在身边，必然要为忙到换衣加衣等等琐事，且每星期必和红红去浴室一次。可是孩子们极乖，口甜手也麻利，懂事，院中即交口称许，从来不听到哭闹，所以妈妈也高兴，不必为此操心。我则去年下半年完成了八个专题研究，亏得有个助手绘图，水平极高又迅速，每个专题全是图，文字用得极少，大家见到，都以为极新，内容新，问题也新，分析判断取得结论也新。公家原允许出钱作为临时助手，后来又借口不出，我即自己出了四个月工资。画得可真出色。后来已转成考古所，作正式美工干部，不久即成为王孖极得力助手了。因此今年虽拟作不同性质专题十到十二个，助手可还

不易得到。馆中加了上百人，名分上有四个美工作我接班人，事实上一个不能使用。加了上百人，一到我即无一个人的预算，原来加的不一定是作事的，是不必作事，只开开会的居多，只好等待新的机会。好在考古所那边，支持我的工作，因为对全国有用，对他们也有用。所以初步提到，要什么书都可调借，要照相即为照，题目定后，要人也支持。近来正为把十多年前即完成了的《服装》，第一个试点本的廿万字说明，得到个相熟高干十分热心为重抄一过。校改好后，还拟为再抄二次，再连同八个专题送上，待下文指示。这工作原是总理第二次指定我作的。第一次是为苏联编历博陈列图谱，忽然调过出版总署，和苏专家共同作。第二次向文物局提到编个服装什么，拿去送礼时，王冶秋乐意办。大致也只是从一般画迹、俑、壁画排选出些样子排排队，以为容易。正巧文化部第一书记齐燕铭在旁，说沈从文在作，总理即说“那就让他作吧。”（事实上大致是早已知道我在作，苦无助手可用。）因有总理点头，馆中的长也兴奋起来了，让三四个人画我提供的二百整张材料，及说明中附二百的小图。我为每一幅图作千来字说明，制图则由原中华作钞票制版老师傅动手，图作得极精，不过半年便把样子分送各方面审查，大体都得到满意的称许。因此，并不相熟的康老为题了四个字，并不要好的郭，还为作了个长长的序言，只欠将说明改好，即可付印。可是“文化革命”一来，一下子冲乱了，政治上我无问题，军宣一来，不久，即草草宣告我无事，并给以“好好保持革命晚节”的评语（照例是只老党员才会有，却给了我），但是一时出不成了。可是七二年回来后，即听人说要印行，上面已同意。待把说明改好送馆中时，馆长却积压在办

公桌文件下约一年，也不看看、批批意见。事实上是看不懂，想照例说点什么，也不知如何措词。又经反复索取回来重改，几经交涉，才把“说明”发下，而原图扣留。不说理由，却以为只此一份（王主任却告我共有十份样子），又搁二年，直到上月才得人为抄出。现在正派点的人已死去，在新运动①中大致至少将有一年左右，才有可能考虑这些资料性图录是否还应出版付印问题，我是否还来得及看到印本，已不可知……

我体力似乎还抵事，走路仍飞快，日夜作事，每天只能睡三小时不到。过一回羊宜宾，吃中饭后，一躺上床即刻必睡去。一般是去吃顿中饭，再把晚饭用个小竹篮带回。别人觉得不方便，住得乱得又不像样。我倒觉得“无所谓”，甚至于也“好”，无丝毫委屈感。一生不会为吃、住、穿感觉必须如何如何，也不在工作上考虑个人得失，对名、利、权都不感兴趣。现在几几乎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在乎，真似乎有些“忘我”感，所以体力上、情绪上的健康情况，比这里熟人都好得多。这里二三月里已有八个熟人故去。即卞诗人也白发满头，老歪歪的。不少人（如王忠叔叔）也得用拐杖，以至于即用拐杖也下不了楼，只瘫在房中。我还到处可以走动，每天来去小羊宜宾，更只一会会即到达（生人走来都觉得很远）。前年去黄山，和红红走得最快，今年或因红红读书，胖胖也在身边，不容易和妈妈再去南方住住，再爬爬黄山。在运动扩大时，各省可能又有一阵子百事停顿，乱糟糟情形，不如不动为安全得计。只是到明年，红红若是回四川，还有个半年空着不上学，地方若又平静如前年，也许还可以三人一道，再过南方住住，亦有可能。也许到时由我送红红到自

贡，我还可在成都住几个月，看看博物馆新材料。最有用，大致还是去昆明，那里还搁下七八千件铜器，内中铜鼓上有汉代西南人衣着、乐舞、战争以及其他难得材料极多。那里人研究不出什么，我去看看，或许可以提出新问题，得到许多新启发。目前显然老态，大致是写信即永远不会写完，未免糟糕。可是一切放心，因为工作中脑子还十分得用，而且此外一切正常，食量且特别好，比起大多熟人而言，都以为近于奇迹。特别是对许多新事物兴趣之好，无以复加，甚至于到“天真”“幼稚”程度。即红红等也引为开心事！红红常说：“听人说爷爷身体不好，我先还以为必躺在床终日咳嗽，和姥姥家太婆差不多，那知道还如此滑稽，什么都来！”

最近二月有大批文化系统熟人从某处放出，有的关了十年八年，脚或眼或什么已坏了，有的已根本不能作事。从这些看来，才发现解放以来我两件事都作对了，一是决心不再写书，即早改业，重在学习如何是古为今用，把为人民服务放宽了……和全国搞生产或抓教学的人，都有接触机会，同时还和烧瓷织绸缎的工人老师傅保持了极亲密关系，曾经为六七个大专院校收教学文物，花了六七万元，却没有像××一类事②出现。所以在部中和商人面前，都有好印象，不仅不自私，收下点好的为自己所有，却相反还经常把买不到的也随同捐赠给有用的学校。永远作的是傻赔本生意，依然一个不在乎。也因此在运动上，不至于为这些事出差错被指摘！

目下运动又起来了，还不知将如何发展，总之是使人忧心忡忡的。几几乎所有上点年纪的人，都担心到国家的明天。因为人淘来淘去，在国际上交往有经验，又有气魄和远见的人，不是多而是无，是个致命的问题。所有报章刊物都是一

面倒，许多传说部分是事实，部分不可信，但事势之一，是“麻烦”。可大可小，一切在“长”的手中。大多数人是对之无知。部分当权者对之亦无可奈何。

一切放心，虎虎务必要注意身体。望告告四川自贡等所知情形。各省都为这次运动又有点乱，也是当然的事。两人务必要把健康好好加以保护。万不宜疏忽！

并候佳好

从文

二月廿三

---

① 新运动　指当时正在发动的“批邓”及“反击右倾翻案风”。

② 一类事　指身居高位的人在向国家转让文物中的谋私行为，以及高价收购已经专家认定为赝品的“文物”后，又转售给公家等。

19760317
北　京

致沈虎雏

> 新运动过于复杂。不懂。报上作得极热闹，人多倦于参预，因为不大好理解。最好是少说话，少自以为是好。

小弟、之佩：

多久不写信，你们在川中工作和生活，实长在念中。这里大小一切似乎都还正常，老的照年龄说，比同等的熟人健康，小的在生长中也比同等的孩子健康！廿多年来家中没有一个人出大事故（这次文化大革命，有许多熟人家中均有死亡，也有熟人关了十年，最近才放出的。我们一家比起来就太幸运了！妈妈因胖胖有一卅来岁保姆，帮同做做杂活，劳动减少，也不参加外事，所以体力显著见好转，又换了一副（第二次）新牙，吃东西也方便多了。所以至少从头发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两三年来并不增加白发，占比例极少，任何人见到都想不到妈妈已六十七岁！比二姨强得多。胖胖开春以来，衣一减少，动不动即溜出房门，到大院子中一个人自得其乐的，唱唱跑跑，或窜到上房老奶奶家去吃点什么。有些过去由小红担当的交际工作，如像老奶奶取水一过窗下，胖胖必在房中大叫："老奶奶，坐坐，休息休息吧。"平时学

会指手划脚的调动人，“爷爷，洗洗手，好吃饭呀！”或“爷爷，吃饭不看书！”或“大家洗洗手，吃好东西！”一家人中，我是最近于客人，调动她不大灵的。和我最一致处，似乎只有吃“江米酒”一事。一听说，脸即刻如一个高粱汤圆，紫中带红，圆溜溜的。每次作江米酒，她照例吃得最多。前一阵子吃饭时有点“油”，吃吃又玩玩，或跑开了，得大哥嚷嚷，或保姆一追，才拖得回来。整天各处转动不息，精力特别好。近几天已开始自吃，一般说来，胃口是好的，因为除饭以外，包子、面、丝糕都吃得很好，比饭引口。比红红懂口味，欢喜吃点咸菜之类。奶奶一开柜门，必跟拢去，不论什么放点到口中，都咂得津津有味，从不拒绝这种额外什么。不肯单吃牛奶，却喜欢吃加咖啡的，且能吃奶奶的浓茶。腰胯装甲已解，走路还稍向里拐，还不会跳。脸盘子和猛劲，都像是个乡下孩子，不像城市中人。自己走路还不甚稳，却喜欢摹仿上房奶奶小脚向外分张走路。见什么都模仿。一见我，必用小手抓腮帮子，学我，神气极像。又会学安徽新娘子走路，北京新娘子走路，各有不同特征，十分俨然。表演时，十分自得其乐，十分滑稽而幽默，模仿什么都极传神，自己也从中得到快乐。原来很少哭，只是精神太好，不肯午睡，总得奶奶胡诌一二故事才合眼，但居多等奶奶睡后，还是张大一双眼看屋顶棚。手小小的，按比例是个大黑脸盘，将来或许（肯定）又是个“大个子”，发育得可说十分好，我们不在家时，已能应对客人。从不知害羞，也不怕生人。

红红已入学，新教员是管红卫兵的中学毕业生，很会动脑，让她加入了美术组，有三个下午不上课，即去校中作画，还排队上故宫看画，廿多学生中只二女生。出壁上画报时，

老师的在第一，她和一个同学即放第二，写字课，教师说，“班中只一人够格”，合五年级标准，即红红。最近经身体检查，一切合格，视力也大有好转，这是之佩最放心不下，应当告一下。家中除保姆外，红红食量或数第一位，略有“傻吃”意，可不严重。因为正经主食多，平时不肯吃零食，从来自己不主动找水果或糖吃，总得奶奶劝、请，才动手，好的总让妹妹吃，妹妹可当仁不让。但姐姐若逗她分吃什么时，却相当大方。很爱小胖胖，小胖胖却有些怕她，因为也学会了保姆乡下带孩子方式，偶尔也得吼几声，如像铅笔等等上学用具，胖胖可有经验，绝不敢乱动，说怕姐姐生气，极有趣味。胖胖有些方面和小弟小时差不多，因为玩什么还无分，却十分乐意参加“入伙”，如跳绳，即木木的站在一端，把绳端套到腿上作木桩子，也开心！只有因看书会发生小争持，胖胖不讲理要争看。事实上只看画，可是却懂内容，因为其中故事多迫奶奶反复已说过多次。红红已穿上你的小还新旧工作服上街道小参加劳动。奶奶的裤子、衬衣不必改也能穿了。你们再不用为寄衣来，因为还可接受奶奶的不少。最高兴事是去永玉家和大表伯换鞋子穿，同是卅六号，比奶奶小半号，永玉穿的是一双山西大毛窝子，她肯定十分乐意穿回家向同学炫炫！已高及奶奶眉毛，至多过二年，将长过奶奶，向庆庆看齐，甚至于将超过庆庆。已肯定是个大个子，春天衣一脱换就会长不少。写什么诗倒满快，一来即一大篇。只是略有八股味。作总结或批什么文字，更难免有成套东西。在学校要求也正是如此。还是得发展她叙事能力，这大致得你们每一信上都要求她要学会写写身边琐事，将来才会用笔自如。功课不必操心，在家中服务习惯，还得相当提高，不

然不成。这也得你们在信中提提，特别是小弟，也许效果比之佩还大，甚至于反复提才会起影响。一般说来已经够懂事了，十分乖，从来不和同院中女孩争吵。比同院女孩子懂事，口甜甜的，见人必叫，回到东堂子时，必去王家、李家看看，极有礼貌的说点什么，也深得赞许。人长得快，更是惊人！因此自然会发生一个问题，似乎只因为外面反映一切都认可，我一说什么，易把嘴翘起，感到委屈。再大些，还会即刻红眼睛，有庆庆为例，女孩子必然的过程。还得针对这一点，加以纠正。让她明白我、特别是奶奶教她什么，务必要正面对待。一生都得用，比老师教点课本，重要而有用多多！入春以后，或多带两小去公园走走。从新的照相中，多是最近在住处照的，你们会看得出一个特征，一双手已长得长过奶奶或爷爷的手甚多！唱歌时喉咙已出声，只是条件不大好，将来在中学或可学点什么乐器，在群中去学易见长。家中学这个条件不怎么好。小胖胖已跟姐姐学了不少歌，经常是一听即默默记下，有时还独自舞动手脚，手有节奏动作会表情，比姐姐还灵巧，面目也有表情，还可说十分内行，可是不受调度，在人前可不表演。

内中只大哥大致因为工作吃重，每天来去也过累，不久将入医院开刀割疝气。因为还经常有低烧，是否还有别的毛病，将在开刀时才会明白，但肝功能等已查清楚，无毛病，海淀及协和二医院均定下了床位，一有空即去治疗。经商妥，学校同意在协和动手术，这里照料方便，马永玮不久即来，有二月假期，来时见到小胖胖一定格外高兴。

红红五年级上学事已无问题，明年升学如何，得在夏天研究一下，先不必决定，只考虑几种可能。因为这一年里社

会变化大，谁也不知运动得拖多久。照近日内中传指示，似得刹车，似在刹车，不扩大。不然大计划会也无从商讨。但事情多由脾气而定，脾气可不易摸捉！一切在搁置中，可能大小生产均得因之而在下降，有的已停顿了多年，将继续停顿下去。全国各大学也在近似停顿中。到处要人写大字报，内容则以照抄为省事，又可少出差错，也不许可出不一口径的新点子。除了学校里开会热闹，机关厂子或许不易真正如何热闹，因为关心生产，还是一种正常必然的反映。学校目前说不许串联，事实上，说不定在一种兴头假象中，又受许可、得鼓励、作种种扩大。谁也难预知。总之，许许多多各行各业人，心头矛盾重重，想不通的甚多。所以必然会在某一时使本行在半报废中无人过问，"疲塌"的混，成为一种安命世故哲学，支配着许多上中干部生活观、工作观，企业的合理进展。大市公用副食品公家供应不上，苏州也难免！无形中将扩大了自由市场，供应价上升亦不可免。一切在发展中都有其必然，但运动总只是顾及人的改变，而事实上人却难于改变。转好不易，转懒而不负责，变得只知抓权，不顾其他，倒是现实之至！不少老党员对子弟要求都只想他老老实实干工作或进行学习，不甚热心要子弟"活动"。或许凭经验，过去的八大员下场有一定影响。而过去有些单位新的领导三结合的对象，是廿五岁以下，没有参加过过去大活动的。要求就证明过去活动量大而范围广的青壮，是不受特别欢迎的。懂内幕多的大致多还在下而劳动。希望你们也从过去事取得一点经验，不要再卷入一种集体的感情激发漩涡中去。最好是在许多并不有什么真正认识的问题上，少说外行话。少"自以为是"的盲动。因为谜有面和底，运动经常变，有

时变得连出主意的人到时也无可奈何，大受其困，国家则受损失到不易想象的程度！真使人深抱杞忧！但亦无可奈何，只能注意自保，还怕被意想不到的什么一冲完事！

我工作中的主要支柱已过世，也许把第一本誊清上交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作去了。只能承认又触了礁，即不至“翻船”，搁浅是无疑了。只好尽可能还是把别的准备搞的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一一作下去，也不必非当真把所拟定的四十个一一完成，只好尽力所及，用个孳孳不息的工作下去！

并候好。

从文

三月十七

197603 月末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上次信，知道工作比较忙，妈妈和我意思一样，即十分担心你的身体，务必要注意。一垮下，就麻烦！在这里经常是可见到听到某某年青子弟，只知支出，想多为国家做点事，不注意到必需有一定收入，吃得够，才干得久。不至于因超支而不到四十即退却，不到五十即完事的。我们对你们别的都放心，只是这一点可以说你和大还欠常识，不够懂事。总使得我们长远担着一份心。你务必得理解妈妈这一点，才公平合理，因为做父母的，别的都不用累你们，只要求你们自己把身体搞好一些，总不算得要求苛刻！大的例子即搁在眼前。使我们极端难受，还不敢说什么。多久以来，我就曾反复一再告他，在生活中生活简单一些，是好的。但应当懂得身体上的基本需要。长期超支，肯定将难于持久。自己“不在乎”，并不解决明天必然会出现的难题。四十岁了，可不明白做父母的难受处。如今躺下了，如所预料的，至少也将一年半载休息，并直到目前还是不肯听父母意见，和林葆骆医生意见，亲戚中平和等等都告过他，甚至请他从吃的问题上多注注意，不要再固执，只求和大家平均，使得体力得不到应有体整，这么拖下去，不考虑考虑我今年已七十进五，

妈妈也到了六十七，这点请求建议都不接受，还固执的拖下去，来靠药物维持，只是在求自己心安，而从不考虑家中人的好意。宁可把我们也随之拖垮，也不在乎，你想想看，对不对？社会再新一些，家中这点彼此正当关心，总还是要给以应有注意才对头！这点合理建议，都不接受，实在不算得是真正懂事。应当明白从经验出发，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建议、盼望、以至于近于请求，也值得认真加以仔细考虑，少让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快七十岁的妈妈，为此担心，还是你们必要注注意的一件事情！我若凡事只顾自己，不经常把家中大小注注意，健康安全放在心上来平衡个人工作，岂不像许多熟人一样，早已报废完事，那里还会到七十五岁的年龄，还能充满热情来为国家向前而日夜废寝忘餐努力！这几个月熟人中就有九个报废，有些还比我小十来岁。前几天，几个五十年来的熟人，如朱世嘉的父亲、冯姚平父亲、贺美英父亲等等①，在一处吃了顿饭，除了朱年纪已七十八，比我老些，其他五六人都比我小。可是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曹禺小我十二三岁，怕失眠，吃安宁片到五十片，还是难得好睡。他的太太就是这么积久中毒忽然死去。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几乎十二点上床，不到两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会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注注，一二小时又上床，又睡，到五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十二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十行，

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一点钟抵人三点钟。两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精神还是蛮好。因为消化力已大大升级，在家中除了卅四岁的保姆，消化力占第一位，我照例占第二位，红红已退到第三。亲戚见到一家人都改用大饭碗，总不免会吃惊（近来妈妈也改用大碗了)！所以尽管工作干得惊人，回去时，在饭桌上表演，使得妈妈可放心。别的人都以为我“近于奇迹”，是还把行步如飞加上得来的印象，十分正确的。我所谓的吃得好些，并不是要像百科和王正仪二人的讲究到家，不过是总得够量，而且还有意多吃粗杂粮。因为家中注意到吃粗粮的好处，所以红红、胖胖都欢喜吃加玉米面的丝糕。近来做馒头也加些玉米面，大家都觉得好。红红因为今年在学校活动量大，一点零食也不吃，甚至水也不多喝，每顿却总是满满一大碗饭，长得快高及奶奶了。脸上也转成红红的。对于她的一切，你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在学校被称“好学生”，回住处也受人称赞，间或回东堂子送点什么，总是要到李王诸家看看，老大妈都说“红红长得真快，人真乖好！”奶奶若把她带得娇滴滴的，或动不动就害病，你们想想看，能不能安心工作？由此为例，你若和大哥一样太不注意身体的健康，太不会照料自己，会不会也引起我们的难受，甚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一个大，什么都好，只这一点缺少对我们反复提及“要注意健康”不重视，现在可真使我们难过。妈妈且更痛苦。他可能即因此到好转后也还得改业，亲友医生都说过了，必须加强营养，才可望较快就能恢复，再顽固的拖下去可不成。所以盼望你万万要面对现实，才像是懂得了什么是对国家负责，什么是对家庭负责。明天国家事情还多，风风雨雨也多，若

没有个很好的健康身体，是遇事会感到困难，也增加国家困难的。万千要注注意，再不要像大这样，使我和妈妈到这样年纪，还得为你们而操心，就太好了。我因为会保管身体，所以工作格外持久。直到现在，工作条件可不怎么好时，还能不断在小范围内，取得新的进展。我一生最得力处，并不是什么“天才独具”，其实只是勇于学习，又能坚持学习，不计得失，总以全力赴之，一搞下去，不多久，自然情形便不同了。也多弱点，最大弱点，是在写作工作中和学校里，对付文学或文物，总觉不困难，对付人事却不中用。所以工作在一定时候，可望作得相当出色，从工作说，不会完全“打败仗”，但新局面许多事得从阿谀方式取得宠幸的人，虽会抓权，可大多不会做人。我是名利权都不争，所以生活上也许终生将居于“劣势”。得此必失彼，总的算来，凡事多近于从无到有的，一切按照我的学习习惯去进行，末后总进展得快到出人意外。更得用还是在如何维持体力方面，也同样认真的去学，懂得体力上的节奏，因此才能在学的方面取得些小小突破，说重一点，即为把文物研究放在一个真正唯物的基础上去探讨寻觅，所以才在体力和工作两方面得到丰收！我别的也许不足学，这件事似乎还值得多懂些！还有便是在瞬息万变的半世纪，我赤手空拳的毫无依傍的混了半世纪，多少同时或稍先稍后的人，都过去了，或因客观倏然而来风雨，或因主观注意不到而报废。我却在不断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以及客观上来的挫折，在内外压力都极其（异常）沉重情形下，不仅活得比较健康，而工作能量也相当扎实，绝不是纯粹侥天之幸，得天独厚，或什么禀赋不同，主要也还是一个广泛的遇事必学必思结果。所以说这一生在生活上也许将永

远居于劣势，打败仗！而在追求生命的意义而进行的工作，总依然在一再改业中，还可望能有些突破，取得些不同于人的进展。是不断打胜仗的。

这里要和商量的是第二点，另外一个问题。即你来信提及的，因为人事风雨倏忽，眼看到几个好同学，不是疯就是半报废，又在一些方面接触到一些人的私心泛滥处，感觉到要改改只顾工作，不问其他的不对处，要改成一个敢说敢过问的新的作人态度。所想所说都证明你的生命在社会教育中有了些新的发展变化。这从某一方面说来，必然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是会增加了我们新的担心。十分深刻的关心。因为接触的本业以外的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极浅，只近于开始。这是好的。因为开始明白国家在发展中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在泛滥，在扩大，不纠正，不制止，将把国家明天带人困难中，说得直实一点，即坏人坏事抬头，而好人倒霉，一切好理想走不通。你若是从正面认识上，觉得党是在领导国家，在内外半世纪十分复杂困难的斗争环境中斗争与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而目前还在作种种努力，曲曲折折的向前进展。进展是主要的，随同进展而必不可免出现的反复，以至于如你们最易明白意识到的封建意识的抬头，不少有权的，都正在使党下降，所作所为都不大能增加党的威信，反而带来无可否认的坏影响，认识上是必须更靠拢党，来为党而献身，在本业上懂得一切为了党的意义，凡事能起模范作用，一切努力主要都在为了共同提高而着手。能忠于这点认识去请求人党，正和不多久红红请求或将请求人团一样，我们十分赞同。因为你是在解放以后教育中长大的，不及廿岁即正式参加了工作，十多年（快廿年了）在工作上的

负责认真是通过了的，在群众关系中，也过了关。在文化革命一段虽受了教育，也还是对政治无知的应有结果，幸而好，不至于胡胡涂涂死去，也就是大幸。因为在这次大动荡中，先是主持人以为完全能控制，不多久即证明，放即毫无力控制，这才会出现以后的长期的混乱，以至于出现《工程纪要》等等，甚至于十年后的当前，还在余震中动荡，难以得计，才有最近三七开的提法。大则先几年打了免疫针，绝不参加，薪资、粮食以至于住处也取消，还是守定本职，不起哄，结果无事。你基本功也缺，跟着人盲目的各处跑，不在这个过程中完事，真是一家中大幸运！因为据这里相熟人说，则几几乎没有一家人不出事故。一家大小只你一人吃了点亏，无知好动气、好说话的毛病（平时长处，在变动中正是致祸毛病），也随之出了点小毛病而已。这里有个熟人儿子，在农业学院作小头头，却一关七年，家中人即以为早已失踪完事，料不到去年国庆前夕，却和杨成武等大几十个大人物同时放出。原以为在七年中已把马列书读熟，大大有用，一出来才明白并无多用。许多在教书的、搞宣传的、写文章的，都说是学懂马列，事实上是只要一切跟着上面指示作，即不错。凭你所学懂去用，必出毛病。不然，怎么在许多文章中，总要引引主席所说"学一点"什么什么，真的一切按照原则办事，学一点那能应用万灵？

据我所知，若干部门都在发展新党员，如像工厂中，知分下乡青年中，都注意到积极分子的培养。你若目的重在为党在本业上，得到党更多的教育，可望把所学所长用到更合点子上去，请求入党或许比较容易得到通过。你人笨一点也无妨，狡猾一点也无妨。只要凡事贴着"长"指挥，即是可

靠的。如果只是照你信中所说，带了点自以为是的想法，说真话就忠于党的话，就会错。就迟早得准备刷去。什么不懂都成，可是必须懂得如何凡事响应号召，去活动，平时凡事小心谨慎到料想不到程度，多听……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指朱光潜、冯至、贺麟、卞之琳等。

1976年春(1)
北　　京

致杨克毅

克毅兄：

一别忽即将经年，体力如何常在念中。因此间旧日熟人，近三月中，即有九人忽尔谢世，死亡相继，真足使还活着的人警惕，报废恐亦只是迟早间事！我初初理会到，人是可以从各方面去学，不仅可免未老先衰，还能支配自己老而不衰，以至于精神情绪永远维持在盛年期状况下，自己支配自己所谓青春的。令弟的病或许还不尽是体力的故障，有可能一大部分是由情绪消沉而来的！

嘱书字本早拟捎至西单后某某胡同令弟处，托去广避寒之小妹带广东，不知何故总无机会过西城。所写字又似乎总远不及格而报废，照例写完看看不成，即向桌下一大盆中一塞，即不再过问。熟人明白情形，经常来即各取所需成堆捎走，有时得稍加限制，有时又不在乎。给你先前写的，大致过半月后，即无希望可从残字堆中清出。直到今天，正把去年下半年所拟作之八个小专题一一完成后，从报上看到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又在举行的广告，又恰好写了六张习字，从中捡出一纸寄来。估计十日内必可再寄三五纸来玩玩。

此间熟人在学校的，大致多在风风雨雨中折腾过多，听熟人说及，体力均已不大济事，多有“轻尘栖弱草”情形，

如冯友兰、朱孟实，于行动时似均得执一杖相助，走动时十分缓慢稳当。城中有几位二三年前还相当精健的熟人，乍一见到时，也不免令人感到惊心，因为多若骤然老去，眼目呆滞，行动缓慢，说话亦几乎不能发声，其实多属汽车阶级，真是人不怕老却怕衰，一衰即不成样子。弟幸托福。大致廿六年来最大得益处，即除了政协开会，在任何情形下总不坐公家汽车，或搭朋友便车，一例充分利用两脚，且亦习惯在挤挤攘攘中赶车换车上下奔走，除了令家中人略略担心，还是每上车还不要人让座，照老北京的老规矩，让别的妇女小孩以及外来人坐。现在和家中老伴犹各住一处，每天中午必赶去吃一顿中饭，看看两个小孙女，来回还是得走四里路左右。新来客人总以为未免太远，我倒觉得特别合式，因为有个经常锻炼走路机会。而且相当奇怪，即今年已七十进五，体力精神似乎比许多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也健康得多，不仅行走如飞，从不感到疲累，为了争争时间抢工作，每天十二点以后才上床，照例不过早上五点又即爬起，记得到吃即大吃一顿，记不到则直到二十点也不饿。不论如何，一早搞个七八小时总不会打哈欠。回到家中，食量照例只比卅岁保姆稍差居第二位。近廿六年所学万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都还扎在脑中一角，分门别类有条不紊，用得上时即刻可以提出。心情状态，竟若真正有些“返老还童”，说它是“严重职业病”也成。总之，各官能除了视觉差些，别的似乎都还保留在四十岁以前情形中，从不为生活上的小小得失揪心，却只想争时间为人民服服务。所以搞的专题乍一看来都较小，事实上若在四年中能完成四十个左右，大致一部劳动文化史的基础即打好了，写《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都十分方

便，且还可望为只会引书注书的搞文学校注的老朋友，以一种崭新的唯物态度，为提出一系列新内容，引出一条崭新的治学道路。只是可以使用的时间未免太小了，且深深感到接手无人难处，若能多活几年，或许能把拟定的问题，完成三分二左右，这点为了共同提高而忘日忘夜的努力，必会在许多方面出现好影响。因为大致还会用脑子，尽管凡事从无到有，廿年作的镜子丝绸漆器等等图录的序言，分析问题得出的新见解，至今还少有人推翻，或被新出文物推翻。不过若再在什么运动中来一次什么扫荡，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亦大有可能的。

弟　从文　候

杨克毅　字盈昂，中山大学教授。作者抗战前的文学朋友。

1976年春(2)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志：

多久不见，想必在新的批邓深入学习中，得有三月、半年、或一年以上的忙，才会在以后一定时期中提到今后的业务安排、商讨、计划，上报、下批，又过若干日子，才稳步向前，或准备稳步向前！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机构新，领导干部可能也少对于“研究”有一致的认识或理会，若得不到思想上的一致，到工作时将把商讨延长到很久，同样是不易在实践中求进展，而又真正能把研究上的新的认识，来影响到更新的创造的。所以说一切研究，都重在丰富社会主义新的文艺的内容，话容易说，也容易懂，但若缺少一批人能耐得住寂寞困难，来坚持十年廿年把全生命集中的学习实践上，恐怕主席伟大指示的“古为今用”四个字，就很难得有真正的理解，把研究所得配合上去，就不大可能！这是从解放以来，我下决心改业，放弃了空头作家的一切好处，也放弃了在大学里混的方便，到大家都认为是死气沉沉毫无出路、毫无前途的历史博物馆，从学公民及格，再学作说明员，一面学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另一面也就老老实实，照主席指示，向一般观众，以及观众中的工、农、兵，以及在学校、在科学院某一研究所里，永远无从设想的不同业务、不同阶

层、不同爱好……的人去学习。即从这种学习中，学习到什么叫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包括了多少无形有形责任……由此才逐渐明白“学”字最容易见好是业务，而最不容易见好，而又必须搞好的倒是学做人，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合格公民”的起码资格。从好处说，其实也正是凡事用个做主人翁去负责尽职的“权利”！可是这显明是和许许多多现实形成极端矛盾的，在生活上将是永远败北无可补救的，也使所有亲友都会以为近于“神经病”或神经失常的。如终点是向上爬，他们倒会原谅，主要是向下降，谁也受不了。我却就这么守着自己活下来了。看到许许多多人了党快廿年的老朋友，还处处事事忘不了自己和个人所熟习的小小生活圈子，和思想情绪圈子，很会为自己打算，积极是为了自己，消极也是为了自己，对国家或党的困难处几几乎都毫无感情，甚至于可说还原封不动的做些四十年以前就做的梦，社会一切变化都和他无关，不曾改变他什么事也不做却心安理得。所以尽管很会保重自己，比我的体力可差得多，比我的干劲更不如了。

此信缺尾页。据废邮残稿编入。

19760407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上次得之佩信，知已到上海。后来达因家中人来信，得知她办完了事后，曾去南京一游，又回陈墓看看。在上海住窦家，窦舅舅等很欣赏她的为人，说很不错。达因则说，历来窦舅舅对小虎评价就极高。这次大致因之佩把在川中诸事，均一一说到，所以更觉得你们凡事识大体，做得对。之佩返川，必将更仔细谈起上海一切。达因已返申探亲，可能还可见及之佩，也可以把这边事情大略谈到（家中和社会各方面）。家里事，你们可以放心。妈妈已退休，过去去刊物编辑处尽尽义务事，也免了。这倒也好！我二月里以后，心似乎不大好，一阵子跳得不大正常，又常感隐痛。这一礼拜已一切恢复，完全好转。又是日夜忙，今年已七十进四（这三个月内已故去八个，似九个熟人），而活着的如茅盾、叶绍钧、曹靖华，上次在冯雪峰追悼会上看见，是各用两人夹着出席的。听熟人说，在北大的老熟人如冯友兰、朱光潜，走动时，也是各自手持一拐杖，一步一步走动的。王忠叔叔更惨，已瘫痪，不让我去看他。我过年时，还是去看了他。原来由另一房由孩子扶着到书房来见我时，几几乎走了五六七分钟。虽有人扶着，也还是一步只能挪动半寸一寸的拖拖拉拉的出

来的。所以一见即大哭。一再安慰他，并当场表演我的健康活泼不老处，给他和他的爱人孩子看（正如同向小胖胖表演什么孙猴子一般），才使他大笑不止。可是一说什么，不免又兴奋得要哭！卞舅舅也已满头白发，本来面目即老腔腔的。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中，据熟人说，可能到五十万人。花圈堆得不下于上一次。人说昨夜全收了（恐得用大车不少），今天午后一时半，我去西单车经过时，看到街头已有“工人纠察队”。纪念碑前人已不密集，几几乎无什么人，可是到处零散人众，似乎分布得稀稀朗朗的，又不大像平时样子，有些些怪。以为事情已成过去，从车站开向西的车特别少，我在方巾巷口，等候了约一小时，还不见有向西车来，也只是以为或者怕人过于集中，不大妥，又容易出事故，有意不放车，以常识测之，误矣。天下事大致已非“常识”所能知。后来转到一路站，才搭上车，在西单买了点东西，等一路老挤不上，向东车都因为人过挤面上不了，去换九路向后边绕回，也挤不上。人都是青壮工人学生样子，有些清一色。后来再换个方式，到商场去等，终于还是在五点左右，乘九路绕后边回了家。在东堂子独自吃饭时，老耿来说，得馆里通知“这几天，不要去天安门，不要去馆，出了事①！”出了什么事，不再说。我是不宜向熟人问下去的。估计用不着多久，你们那边从京返回自贡的同事，会更详细的谈及种种。或许是在下午某一时，因什么有些大小汽车，自然即着了火。还同时烧了历博左近一所楼房，似乎是李先念作财长最先修的一座楼。本应撤，因有纪念性，才不拆的。也许是凑巧自动失了火吧。又传有二十千观众，在“大搏斗”后，想挤进馆中“参观”。兵多挡住，才不得人。或误以为怕一进

来，也会自己起火。或文物自己砸毁等等，那就不大好办。总之，即或是一再的“冲”，还是拒绝“参观”！这些琐琐小事，这些日子，你们一定会较详细知道，比我们近在眼前的还明白更多。因为可能即有厂中人，正式参加这回事件。我们在此，事实上什么也不懂的！五月来了，听人说，上海工人加了薪升了级，这又怪。怕传说不可靠（应当不可靠），但又像十分可靠，因为“拉人”。之佩回来，从窦舅舅处，自会知道不少事情的。这些事我们是不懂的。

这里是到处可以找到下放了三五七年，自己一回来即搁着在家中办管家事的。所有熟人多只是这么让孩子悬着，事作不出，婚结不成，势将如此搁下去。因此许多人在学写字、作画、刻图章、裱画，这都是些家里有高资、中资的儿女。还有家里无管教，却有同学同帮成一伙的，即打群架，消耗生命。也还或多或少在对现实反抗，至少实近于反抗。这当然是极少数，但是“有”，却可肯定的，大有次夜里去医院时，即见到一二十六岁青壮，由民警送到，一身是血，原来打群架，三个指头已被人砍掉。这种现实，也是社会中不可免的小事，不必深人求理解，反而省事。还听到由激情转而去自杀抗议的，令人十分痛苦。年青人受的刺激过大，在昨日上面肯定的，到今天也许忽然又加以更全面否定，许多人都想不通！在这种“明日必变，无从预期”的情形下，也只有拼命工作，才压得住痛苦的。好的是体力又好转如去夏，每天回去吃中饭，带点饭回东堂子当晚饭，吃的不论什么，都只居第二位，第一当然数阿姨，正卅四五岁，胖墩墩的，红红照例第三，饭量不少，只是菜吃得比我少些，她已能穿你的工作服，去农村和街道小加工厂尽尽义务。一回三五天。

高高兴兴回来时，还得写“总结”。画也有进步。前年在学校虽算画得好的学生，本班壁报报头或插图，她总有份，可是因为是“借读生”，不许参加美术组特别学习，也不许入跳舞班。今年五年级来了个青年（专管学生入队什么的，水平好还特别热心），许她加入，才有机会每下午无课，都去学画，以至于还去故宫看画，还起始摹工厂等等画。工具虽极劣，她还是十分高兴的干这干那。昨天去纪念碑参观，回来就写了首长诗，好几十行，水平和报上的竟差不多。若要我写，一时还不会次日交卷！字也写得满像样，乍一看来，可不像十一岁孩子的。教师曾提过，全班只一个人的字及格，便是她。过去几个班上老师，也都欢喜她，说各种课都好，人又正派认真，听老师话。新老师似乎还说到在这里升中学有办法！也许真有办法，那就让她到明年还留下。因为初中若在本校上，的确还好，做学生即可以参预不少学校事情。以后下乡下厂，都照一定制度办，好学生总得到教师热情关心的。照例教师都乐意这种好学生作点副手事情，就可以得到提高！骄傲心不会生长，只是在家中可得想办法，多懂些随年龄而来的应有关心，自动服务常识才好……人太老实，不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像家里人对她那么保护周到，不懂得人的坏处，到高中，是件麻烦事！也会出麻烦的。

我去年以来，又写起字来了。最近开明书店那个女老板，要其弟弟带了个卷子来，一打开，才知道是卅六七年前在昆明时写的，章草小条幅。外柔而内劲挺，正像人的性格。表面上什么都不争，从不“争得失”而辩嘴，似乎极易为强力所屈服。事实上，性格却极其坚强，在任何困难情形下，都能照自己的学习方式，取得迅速进展，出人意外的成绩。过

去搞写作如此，后来搞文物，又如此。管自己极严，抓学习极紧，初来北京，还不会运用标点符号，可是六七年后，却写了三四十本创作，且到大学里去教人了。（同时来北京的，上大学还未毕业！）

解放后，明白写作已无多意义，越搞得好，个人易突出，反而会受难于设想的意外打击！因之决心搞死东西，本没有任何底子，可是也是不到五六年，在若干部门，国内还无人能过问、敢过问的专题，我却又一个一个把握住，提得出崭新意见了。所以说，红红在此，只要能减少些你们的担心，她在这里，奶奶是十分满意的。她的许许多好处，我们都能理解，已在“升级”，把她当成半个大人看待。待人厚更像是家中好传统！越来越会自己用功，如将来宜于作画，在我身边可更容易上进。因为学的如是“国画”，我有许多方面，介绍材料是有充分发言权的。比艺术学院的国画先生见得多，懂得深的。若做诗，我倒只能作个“观众”，可不能作。若学写文章，我还可以把叙事文教她，懂的是什么，应如何学，即可在短短时间中，取得迅速进展。“美中”或“工艺中学”若进得去，也很好，因为自己已会用功，多多少少接受我一点点指示，就可成十分出色的学生。我正在为全国搞地毯的出主意，抓“如何古为今用”，搞应用新陶器，也参加出主意。

这里外事略有所知，即不免感到深深杞忧。好的还是近一次改业，搞对了，比在学校或作家队伍都寂寞但十分安全，而且极容易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效果。这方面像是廿年工作已得到充分证明而认可的。若稍年轻十来岁，就一定还可以直接下厂去参预生产，将和老师傅关系弄得更好！

每年总有什么厂来人带个片片道谢，并拜年。事虽极小，还是一种反映，总不忘我是在为搞“古为今用”求落实于生产上，既十分关心，又有建议权发言权的，到协助工作时，也提得出具体材料的。可惜政协已在无形中停顿近于完结，若重开，我从会中还可提出一些新建议，即“文史考古宜打成一片”的建议。因为是一件事，肯定会得到考虑而通过，我即将有更多事可做！如今其实只等于三百匹马力只用十五匹，余白浪费掉！但是在学校，也许还有人十五匹马力也难于使用的！举一小例即可知，有些事，我们永远已无从懂。王忠等文史所有过百人近于完全搁置不动，只开会。且多党员，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比断掌都高得多，而断掌做了北京出版社编辑，却奉命去南口机车厂与工人一道编《通史》。简直不知是为什么，要得到的是什么，能得到的又是什么！

照这几天的见闻说来，我们将在一种新的冲动中出现新的痛苦事情，这像是近于“夙命”的必然，因为从远处算，是由“封建”即转入“社会主义”的不可免在某一会出现封建意识的复活。政治会受其影响，逐渐出现如彼如此问题，将是不可免的。从近看，若上上面缺少从前事讨经验的体会，只争“原则”，而不注意人的“做人教育”，原则去实行时，毛病必然会发生、发展，以至浸透到各方面。这是多数人都明白的，可不能加以任何制止。因为一说真话，即将容易成“反叛”或“别有用心”。所以每个知分都不免头脑乱乱的，都失去了表现真实感情和理智的能力，只用于吃吃喝喝消化上，倒相当强，而脑子里的真，很不容易表现。大家都盲目称赞秦始皇统一的伟大，可不提由于用人不当，到二世即垮的原因何在。不懂的外事，不要胡乱参加。什么也可以因不

懂而不参加，不是坏事。

要什么书可以告告，这边或许可为便中找找。旧书还多的是，新的有些也未必即比三年或十年前的即好些。有些书，是还近于阀门的东西，多看，也许还有用！

大已上协和，在五天前动手术去疝气，才因此发现腹膜结核（真是天保佑！照相不明白），因此一来，可能要休息一年半载，住城里有阿姨，比住学校方便得多，待好后再商量换个工作的方法，因为已不适宜于钳工抓重活。这里供应好，而又不过滥，近日来只素菜难买，好在外来副食品如霉豆腐即到处都有，各省出名的也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肉不限制，糖户二斤，蛋二斤，这就很够了！但某某事，若继续在对峙中发展，那供应到某一时紧张，也即是十分自然的事！

从文

四月七日

① 出了事　指发生于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0505
北　　京

致崔师傅

崔师傅：

听熟人说，近年我赠送京中友好的大小幅习字，居多由老师傅亲手装裱，有些有旧蜡笺写成的，用墨不粘，或纸已失性，容易脱蜡，裱时稍一疏忽，即一片模糊，无从收拾。凡由您经手的，多处理得极其完整。友好把裱件取回时，经常带来给我看看，字本来够蹩脚的，裱成后，多还显得好看一些，烦您种种费心处，很觉得过意不去，特检出几张日常习字稍稍看得过去的奉赠，略表谢意。纸墨都不考究，用的笔至今还只是九分钱一枝的小学生习字笔，写来写去，手虽然还勤快，依然时常近于“不及格的废品”，势所难免。说不上什么好处，只是留个纪念而已。即此并候

身体健康，诸同志工作顺利。

沈从文　启

五月五日

装裱组其他同志，有爱玩玩字画的，望相告一声，不嫌劣书，奉送。因每天练笔，居多作“报废处理品”，尽人拿走。稍好的留下，由自己“处理”。我说不上懂书

法，重在练手，抄书便捷，给人也只是供同好玩玩而已。和当代名家高手的“墨宝”，是根本不能并提的。不给人，到饱和时，也会一把火烧掉完事的！

崔师傅　疑为中央美术学院装裱技师崔玉润。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60513
北　　京

复高鲁冀

这个信还是写的拉拉杂杂的，且不及重抄，望原谅！

鲁冀同志：

深深感谢你充满厚意盛情的来信。搁下经月竟不作复，心中不安之至。先是不认识“冀”字的简化已到如此程度。以后是在回信中总是絮絮叨叨的连篇废话，一写六七八张，还难休止。再从头看看，却不知说些什么。原因是经年集中精力到一大堆在进行、待进行、拟进行的工作设想中，只想如何争这四五年有限生命，把半世纪学来的杂知识，比较有条理的安排到约四十个大小专题上去。在长时期体力超支“严重职业病”中，即写个普通信的能力也失去了。所以亲友来信，经年不复，也成常事。你乐意来谈谈天，彼此交换交换所学的、所想学的杂问题，十分欢迎。古人说“跛者不忘履”，我本是个希望搞一辈子短篇小说的，学了卅年离及格还远，社会变化过大，为人性格既内向，不易适应从“说话表态中见进步”的新要求，因此才放弃“空头作家”名分和一切生活上好处，转而去死气沉沉的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不意搞研究，新的社会要求也是在办公室以“坐而论道”为主，我却不声不响到陈列室，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

员，接触了约二十万一般观众，和部分工农兵。记住“学习为人民服务”和“古为今用”两句话，又去实践了廿五年。一面是过手经眼了过百万东东西西，另一面且把“服务”求“共同提高”范围扩大。今年已七十进五，因之虽已老而还多童心幻念。正在充分使用最后这四五年生命到工作上，人自然也像更内向更拘迂了些，更“思想落后”了。照新社会标准说来，应叫作“废料”，只等待上帝收拾完事。从自己说来，却必须争取这几年有限生命，尽可能把所学零碎知识，集中一下，分门别类排排队，才对得起国家和个人生命。正因为写了三十年小说，对人总还是永远充满兴趣而发现其长处。有时本人还不注意的，我倒似乎在泛泛过从中，即能有所发现而充满了兴趣。你或正是其中之一人。所以望不必拘泥任何习惯，有空即来谈谈天吧。对你所专业，和我在进行的“劳动文化史”各部门专题，凡是对你感兴趣的，有材料可以完全得到充分便利使用。我搞的工作，一切就为了是“共同提高”而着手，无任何保密打算。服装和其他专题，在国内几几乎还全是“空白点”，未发表，什么单位需要，都早已无条件供之照相。工艺院校的许多专题教材，过去且多是我提供主要资料，有的还为之写提纲，完成付印时，我还得再三请求，不必在序言中提及我一个字。目下在协助我工作的，公家不乐意花一文钱，我能力所及，即自己来为解决。并且将来工作，完成发表或出版时，一切归他，具体报酬和抽象荣誉都为他所有。不得已为负责计，得用个我的名字时，也仍然得申明，一切劳绩出于绘图人，我只作作说明，排排时代，作点常识性解释而已。因为我重要在把工作搞出即好，不考虑工作以外得失的。盼望你来多谈谈天，到我明白你的

打算后，凡是对你有用的图像资料，我可供你随便使用。拟搞什么范围较小专题，如家具、屏风等等应用发展，和相类问题时，凡是有的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只要你耐烦认真的搞，都可借去使用，用过后还给我不迟。我手边没有的，也可为商量考古所代为借来我处，尽你翻个满意。若乐意去那边看，还可提出需要，代为请那边熟人先为准备，一看总是一大堆，要照相也不太难！不过事先有一点奉告，即万万不要以为我是个什么"专家"货色，而人又真有什么大不了处。因为从信中即可看出，你大致受了永玉"为表叔宣传"影响。永玉总是把我好处放大了若干倍。从艺术角度说来，效果必好一些，从实际言，你和我本人接触一多，恐将不免会要失望。因为事实上，我所学多是皮毛常识，无一深人够说"专长精通"。为人更拘板，近于一个"候补学究"，可又缺少学究端重。行为拘谨，情绪可放纵。许多方面，即远不如永玉精明洒脱，如对朋友，在大都会虽混了半世纪，真正熟人就并不多。学校教育受得不多，人事教育也受得不多（受得再多，却影响不大）。许多想法，人多以为"莫名其妙"，甚至于生活改变时，每一阶段，都有同事肯定说我有"隐性神经病"。我就是那么一个"一切平平常常却对客观还懂幽默"的人，从这一点有所理解，你来看看我的兴趣，就多了。谈天也随便多了。因为所学"杂学"接手无人，近来正分别零星教给友好。有在教战国史的，每星期来学学瓷器。有搞服装的，来学服装。此外漆、玉、丝绸都分别在教人。有些问题他们已无机会摸实物三五万，学来似乎不大容易见功，难深人。所以把工作重点放在那四十个以图像为主的专题上，也是一个原因，你来看看这些已排过队的资料吧。若一一能写

出来，印成“文物手册”小本子，或许对生产、教学、研究都有用。凡是感到兴趣的，过不多久，在出版以前，拟进行大规模静电摄影，即可预先告知代印方面，为你多印一份。因为每一题都还只是就手边所有资料作初步排队，求再深入理解，还可从万千种新出土或传世文物中，可以补充若干倍。有许多小问题，似乎比李约瑟或日本学人搞得扎实、丰富而有内容。如谈“马踏镫”的发生，即是一例。李作了四十年研究，还停顿到《世说新语》记载谢玄用“玉贴镫”，和最近朝阳出冯素弗墓中一残马镫上，定时代为东晋。且以为是游牧民族的贡献。不知事实上已在战国即有发现。西汉则图像材料不下十种，而发明却似在山地乘马，才由于需要而改进。云南出的图像，反映即极具体。其时“鞍子”还不完备，“马踏镫”倒已完完整整反映到铸铜骑士形象中！

我每天上下午必在东堂子，只中午回小羊宜宾家中吃顿午饭，晚饭是带回住处一个人吃的。若是下午来，最方便，因为晚饭总有的是可以共同吃的。“吃”的文化特别低，所以不会增加丝毫麻烦。有什么即吃什么，你不必客气，就好了。这星期若能来也好，因为这个下午没有预约别人。你在乡下作青年辅导工作，我觉得对你自己也很有用。是北方的近郊乡下，自然环境似乎平板少变化，花草卉虫蚁都极少，并不像南方的草木繁郁，一切植物生命在争夺阳光的努力下，即形形色色，不可思议。木瓜结果在大干上，长藤延长到数十丈，所缠住的树枝不久即枯死。杜鹃花有百十年老干大如合抱，高只四五尺，上面只点缀二三朵朱红花朵的。仙巴掌有的大到可以作建筑材料，花冠上却开小小黄花，枝干栖有特种蜘蛛，全身极红也毒性极大。云南乡下我住了八九年，铁

梗海棠常攀在篱笆上，横枝上放朱红花朵，排得整整齐齐，是瓶中插枝第一等好花。白瑞馨作篱笆用，动即半里长，香气之烈，到使人难受情形。晚云如漆黑，则第二天天气必大好。又人家坟前果松，一个重到十来斤，在火上一烘，就炸裂出大松子。村子小山沟中，大树上，都有悬棺葬，树下则放一大堆仙巴掌，村中人因卫生条件差，缺少医药常识，迷信孩子死去还将回来投胎骗父母。小棺悬高处即下不了树，树下堆仙巴掌，也不便走动。又到了跑马节，女孩子唱歌比赛真热闹！有机会，应当最南部走走，自然变化多，草木虫鱼都十分离奇，如粉绿蝴蝶有大到四五寸，翅上还有二黑圆点如太极图的，真美观！

从文　候

五月十三

高鲁冀　建筑雕塑技术人员。当时在京郊农村任插队知青带队干部，对古代雕刻和建筑艺术有研究的兴趣。

197606月初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志：

上次捎去的图像，盼能于星期以前为便中捎回，极感。(我不在住处时，托东厢房李大妈家代收即成，不会散失。)我和几个熟人将在星期天研究研究处理这些资料性工作问题。原本估计今年可续作十到十二个，运动①一来，再不容易得到适当得用助手了。即或仍如去年办法，工作进行中无从得到本单位分文协助，仍由我个人抽匀出一部分费用，也无妨。只是找人时，即或有人也得作各种考虑，手好又充满热情还不抵事，尚得了解有无政治问题，或其他问题。比如说，如为分派外放或上山下乡劳动不肯去的人，即不能用。如此如彼都得弄清楚，这一来，找两个能协助工作进行的人选上就费事了。今已到六月，第一个拟作“家具应用进展史”，以及有了底子的“前期山水画进展史”，“灯的进展和特种灯”……看来只能先编个目，一切得在以后看去了。事实上，这些小专题一排出来，即可应用到广泛生产上去。百十种灯笼图案锦绣，又可转用到印染、烧瓷砖及地毯等等加工，利用率相当大，而又极新。只是不通过几只耐烦精敏的手，那有和生产部门见面的机会？目下是到处搁下了不少人，手多闲着，不知干什么好。有的十多年来也闲着，领导的也不知道

如何安排他们学习或研究，彼此大都近于在等待中混下去。事实上，即或在阶级斗争批邓深入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后，上面到转为抓学习和生产时，我所知道的好些文化部门，廿年了，待要落实主席的伟大指示"古为今用"四个字到业务学习时，不少人搞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研究"，基本功还不知如何下手，也还有的是！真令人痛苦之至！

廿多年，我在本业范围内，看到许多人在"争"，都永远在务虚情形下争名辞是非，可很少有同事同行，和我来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争工作的，争从新的学习上实践，取得什么特出进展的！我低头不声不响学了廿六年，一切还不过是一些常识，把主要工作分门别类能排排队，次要的则近于研究中的"副产物"，小专题不什么费事短短时间内即可以一一进行完成的。大都还是过去和当前研究中的空白点，估计以后也不大可能还有这么耐烦的接手人的。所以只希望尽可能争最后三四年生命，把能进行，完成后又还有点新的突破的，作完四十个，再报废。现在看来一切将落空了。

从文

---

① 运动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邓文章。作者感到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已开始。

19760608
北　京

复杨琪

杨琪:

来信迟迟不回复，抱歉之至。字写来写去，总不容易摆脱六十年前学来的“文书体”，早就日常习字中挑了六七张供玩玩，初初看来还过得去，搁下不多几天，便觉得不及格，报废为合理！近年来也许神经有了些小毛病（也即比较严重的业务病），只在想方设法赶工作，并写信的习惯和能力也丧失了，过去至多一月里必为在自贡工作的第二孩子写个信，现在半年也未必写一回信。外来亲友的信多搁下不复，一搁即经年。事实上工作也并不上轨道，去年下半年幸得二同志协助，先后即完成了八个小专题，大多数是用来自各方面的图像排排队，再称引文献作综合分析比较，因此得到的知识也崭新，大家看到多以为相当新，方法新，材料新，结论也新。本意今年搞十二个不大成问题，所以原来助手即转入考古所去工作，我身边无一个得用的绘图人，希望自然即落了空，今已到六月，拟作的家具进展，只能停置下来。可能继续下来，至多能把友人为代重抄的服装改正稿看完，能有机会完成一二专题，就不错了。

家中一切都好，足放心！字将陆续付邮。

沈从文　候　六月八日

19760803
北　京

致周晓平

小平：

我们今天上午在一小时内决定向南走了，只留下小龙镇守。因为一决定，车票即于三点左右解决。这时已五点过三刻，再过二时地不动，我们即上了南行车，再过五小时不动，我们就算闯过了关，平平安安的向苏州进发了。主要是两个小的，我不走，三姨也决不动窝。现在大致设想是把小红放昆山姥姥处，而把胖胖适当时候交还清江。真的如此一来，我们两人就可洒脚洒手自由行动了。南方大热是一种考验，但终比露天等待安定些些。也可让小龙少些顾虑。

但愿大家安好，秋后即可相见。

达因或早已走了。

从文

三日五点半

我们是七点半南行车。有一卧铺。

回想一生曾经过三次突然而来的大事，一是小学毕业后十五岁，忽被家中人告知，明早离家。第二回是抗

战，晚上八点三校开会，十点通知我，明早七点上第一次通车，到了天津，上海才发生战事。第三是这一回，全家上路，真是巧不可言。

过两天大致可在九如巷看到二姨和小庆庆了。并候你们好。

周晓平　气象学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张允和、周有光之子。

197608 中旬(1)
苏　　州

复巴金

兆和附候。熟人均望致意。

巴金：

得小龙由北京转来你的信，深谢厚意。上月地震，北京虽达五级，且正值半夜，来得突然。幸因邢台、海城两次震动，已敲警钟（早都有熟人把经验所及种种相告，十分详细），人人心中有数。因此我等一惊醒，即时外出，得告无事。后据报告，死亡百四十人中，通州达九十多，北京只四十余人。坍圮房屋七千，兆和等住处大致也算在内。天津部分受灾比较大，水源断绝区更困难些。兆和与小龙和二孙女住小羊宜宾五号，所住正屋山墙下坍，有砖瓦数立方下压小龙所住之侧屋，此侧屋幸于年前重经翻修，并未坍倒。部分纷堕当路处，幸彼等早数秒钟已逃出屋外，若稍迟少许，不免大小都将受伤。事后，我转移到小羊宜宾五号，大小六人同在廊子下住过两夜。又因还有新的预报，街道上通知全胡同住户改移附近一军官大花园里空地，各自搭盖棚帐露宿。因此在临时帐棚中又同过两夜（本院计廿五个床铺）。考古所方面有小友来相看，觉得持久恐不大妥当。力促南行，以为俟比较稳定后再北返，大家也放心。其中一人和车站中人相

熟，可以解决车票。因此，下午匆促决定，五时即将车票送来，所以当天八点老幼四人即上车南行矣。四号到苏，暂住九如巷三号张寰和①家中。初来被炎热和蚊子围困，一礼拜内都胡胡涂涂，为适应新环境而作种种调整，来不及写个信相告一切。目前正将二孙女分别疏散，小虎的十一岁女儿，已五年级，画得很好，作诗则和报刊上的差不多。长得已和奶奶同高，已交由其小舅舅带过昆山姥姥家暂往。小龙的四岁女儿，也将让她的妈妈带过清江工作处暂住。二小将一安排，就只剩我和兆和两人，轻松方便得多了，俟九月稍凉，或可过上海、南京，看看亲友。估计九月中旬以后，北方震动或已告一段落，即将谋北归矣。目下北京两个住处，还由小龙一人料理，我的住处，文件图书乱成一堆。房子即再经一次五级震，总还不至于全部倒下，因住屋一排五间，正在中间。临动身前，得知北京熟人均无事故。只到苏州后，才知老友左恭，于此十天内因心肌梗阻故去，为本年故去熟人之第十五位。文化革命时即“受保护”，关押某处，无音信将近十年。于去年国庆前夕，方无事释出还家。一脚已毁，失去行动能力。曾为邀相熟医生林葆骆同去看过数次，得知好转已不容易。但身体还是上好。不意数面之后，即成古人。彼因长时期潜伏于国民党内部，也频、丁玲二人先后被捕后，多方营救，左在暗中出力特别多。良友之亡，诚可伤也。

我近一年来身体似乎大有好转。只是迷到工作里，把写信能力几几乎全失去了。一年中所有亲友的信都不作复。写来也无头绪！去年因凑巧得二青年友人相助绘图，半年中即完成八个以图为主的文物研究小专题，本意可将业已把说明

改好之《中国服装资料》第一试点本，连同八个专题送交总理，即可确定下一步四年内工作行动。因为照个人估计，至多还可争时间工作四五年，到八十岁，再作别计。只要有适当得力助手三几人，则预定之《服装资料》十本中至少可望完成一半。至于近于副产物之文物专题，在国内还始终属于研究中“空白点”的，约四十个，我接触事物多，综合能力又较强，若照去年工作进展情况，至少可望完成三十个左右。能这么办，也可说不虚生此解放后三十年！不意支持工作之总理，与审定工作之康老，先后故去，我的工作便失去了“支柱”，也失去了意义。虽仍然将尽个人能力所及，一一作下去，到死为止。但有无出版希望，已成问题。好在这份工作在少数熟人同行中，都明白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新，因之所得认识结论也较新。所有专题全是以图为主，可应用方面也较多。所以在完稿以前，即无所谓保密，多为别的研究单位照了相去供参考。若静电复印机在上海方面比较方便，而费钱也较北京省（北京七八分一张），可能将把其中一部分带到上海，自己出钱分别复印各廿卅份。国内文物研究机构和其他生产教学，大都还得用。至于服装说明部分，改正稿约廿四万字，则系于四号排印本上增改好的，已留有一份显微照片贮存。此书本已在六四年即经上下各级通过。二百图版也早已制好。文化革命风雨过后，七二年我回北京时，又得到文物局告知，“书再经审核，还是可以付印。”只因事过十年，新材料出土日多，得另加附图三百于说明中。当时无得用助手，所以耽搁至今。经过批邓，加上地震之突然而来，此书一时恐亦不易提出。也将尽个人能力所及，拟用静电复

印法印出廿卅份样本；如上海熟人中有懂这一行或主持这种复印机的，望便中为问问费用（大致是以每张计）。十分感谢。

问候你家中人好。

从文

① 张寰和　原苏州乐益女中校长。张兆和五弟。

197608中旬(2)
苏 州

复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

得信,知宗津已飞上海。他上路较晚,北京种种及唐山、天津灾后情形,知道的也必比较多些。我家二老二小四人,是三号经朋友敦促,以为在京无益,反增亲友挂心,十一点来谈,三点决定,五点即把车票定好,七点匆促离开的。一切托福,四号六点多些,即下了苏州站。亏得小龙早上致苏州一电,下三点居然收到,有人来接,才不至于在站上彷徨。到后,才明白南方的热,比北京升级。终日昏昏的躺在竹榻上听孩子们叫嚷,到十三号台风消息传来时,气候稍凉,一只脚又忽然红肿无从行动。又躺了四天,今天才像是从半梦寐中醒来。在苏州仍住的是兆和老家,体育场附近之九如巷,学校及住家一楼均早已交出,只剩下原来门房五间,被人占去两间,剩余三间,为张寰和一家七人住下。亏得有两位女孩主人去南京,我们由北京来了四人,前几天加上小龙的爱人来接她四岁女儿,小虎的岳母家也派了个小舅舅来接小虎虎女儿小红,再加上上海来了五个亲戚,因此忽然增加客人到十一人之多,十六人挤在两间卧房内,热闹可以想象。今早大孙女随同她小舅舅转移昆山陈茂①镇,上海客人也走了。住处剩下主客到九人,才算松了口气。再过两天,第二孙女

什西睡像速写　　　　沈红　绘

1976年8月中旬作者用孙女沈红的画稿作信笺，原稿成了信中插图。

（小龙的已四岁）若再和接她的妈妈转清江，我们南下的基本任务也就完成了。必可轻松自由得多。虽已报三月临时户口，可能到九月还将转南京。因为那边植物研究所还有个四弟张宇和，住中山门外苜蓿园，离博物院只一站路，我还想利用机会借博物院图书资料学习一个月，或可把去年搞的九个专题补充些新材料。这些专题在国内文物研究工作中至今似乎还是"空白点"，计有"球类竞技的进展"，"马技和百戏的进展'，"狮子在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进展"，"绕襟谓之裙"，"扇子的进展"，"熊经鸟申的原始资料"，"马的装备进展"，"肩舆的进展"。因为机会凑巧，得到两个得力助手，画图既好且快，所以到去年十一月，八九个专题所需要的大几百个图已基本完成。看过诸图的熟人，都感觉得满意。因为是用图为主，结合文献作分析，判断的方法新，结论也极新。大致稍作图像辅助，即可用"文物常识"名称分别发表或印成单本小册子，供各方面参考。估计若能争四五年时间，将可望完成四十个这类专题，总起来就可成为新的"中国劳动文化史"的基本功。有些专题一经发表，可能都将成为外国百科全书中出色的东西。因为叙发展，用的全是新图，而且来自文物各部门。所得进展不仅为人所难料，也为自己料不到。

钟开莱去年到北京，经过部局同意，说是"爱国人士"，因此和兆和特意去他一家三口所住的新侨饭店，谈了一回天，吃过一顿饭。还尽他爱人和孩子照了些小彩色电影。第二次我又陪他一家去琉璃厂字画店逛了一阵，他买了些画，在琉璃厂路上，他的小孩子也为照了一小卷彩色电影。据说带回美国后，放映时都很好。可能把我好几次打哈哈的镜头也照

去了。(主要原因是可以抵消梁实秋帮台湾残余造谣，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被折磨死去。梁还作文追悼，十分可笑。事实上我是没有什么难受处，不久即正式宣布无问题，结论是盼好好保持晚节的。)另外还送了些书，内中包括我编的一份《战国漆器》图，一些零星绣花荷包等等。临行前，他在一信中告我，有个大学副校长，和二教授，搞中国学的，想和我谈谈。他可以任翻译。我回信告他，“最好通过外交手续”(大致是得由外事处转文化部、转局、转馆，得到同意后，才能约定日子，到馆中正式接待。并且另有外事处翻译。手续之烦琐，必出于他的意外。所以后来没有实现。)比较省事合理，而慎重。另外还告他，我已正式改业，不搞文学，也不懂目前文学方面的成就是那一些。可谈的大致也只限于个人新的研究方面的点点滴滴。时间既迫促，见外客手续又如此麻烦，他大致稍有领会，所以不曾照他信中所期望，就离开了。不久即得到他的信，本来已写就了个长信回答，又为写了些字，拟一同付邮。随后听人说，凡是通信都得向上级禀告，对外寄什么，更必须告知上级，才免得将来出麻烦。所以写好的信，也不再付邮了。你们在上海情形也许稍稍不同，如去信，盼能婉转相告一下，也很好。他一二年就可回国一次，很希望明年回来再见见他。或陪他看看故宫和历博陈列。作博物馆的导游说明员，我大致已算得是个“行家”了，因为某年世界工联在中国开会，会后参观故宫，我就作过义务说明员，跟大胖胖的赛扬一道跑了两点钟。记得这一伙最感兴趣的只是钟表陈列室，那些帝国主义者作为“敲门砖”进贡中国傻皇帝的小玩意，却逗得这些现代洋人哈哈大笑，十分开心。招待特别外宾的“漱芳斋”，还有个秘密室，内中

1976年8月中旬作者用孙女沈红的画稿作信笺，画便成了信中插图。

有个小洋人钟，代为把笔调好墨，按到小小铜洋人手里，开动机关，即能恭恭楷楷写上“万邦来朝”四个字，这些现代洋人只觉得有趣，可不知四个字的含义，无不十分高兴的把写好的字摺好，插到口袋里去。还有些外国人（如民主德国），是对于“研究员”瞧不上眼，对于“教授”和“作家”可充满敬意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文化部长来参观时，我们一个副部长陪同前来，指定我去和那个文化部长周旋，我们照我们规矩，介绍我是本馆“研究员”，意思本来特别尊重。他却要理不理。随后一个比较懂事的翻译为加上，是北大“名教授、名作家”，一下即刻喜剧般十分高兴一面握手还一面拥

抱起来，连说“我们是同行，是同行。”说了一大片应酬话后，还告给我他原作记者，教书，写书的履历。更有趣是一个捷克文化部长，名字似叫“布希克”，有次在文化部礼堂讲演，说完散场时，忽然下台来走到我身边，极力拥抱我，用中国话说“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我却总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先还以为是误把茅盾和我相混为一人，可是这回茅盾却明明白白坐在主持会场的主席。而且这一位客人，是一直向我走来的。事后估想，可能是在解放前在上海时，因常和当时称德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女作家处见过那洋人数次，他后来作了捷文化部长。此外还陪过一个苏联派到人民大学来的客籍教授（三四十岁）参观历博，一天看二陈列柜，共看了约一个月，彼此十分客气，看完后还在休息室谈一阵闲天。事后他却写了个信给总理，表示满意，希望一切照历博陈列、照我说明，为编一本《中国历史图谱》，给苏联学历史的大学生和教历史的中学教员阅读，以为比用文字写的通史得用。结果是调我去出版总署编这本书。可是上面来了个“委员会”组织，“大家瞧到办”，加上个学明史而不懂文物，却极有兴趣在一切问题加人马列条条和主席语录的科学院史学专家，于是每会必争，照例是我们自以为通马列的专家，和苏专教这一行的教授发生争持。因之我们一位每争必输，每输必大生其气，终于不欢而散。过不久我们的专家死去，才知道早已受肝病遮拦，所以火气极大。于是苏教授回国，我们科学院专家十人来接手，用张政烺作主编，原以为仿仿日本中国历史图谱，即可迎刃而解。事实上商周前段一涉及铜玉以外的物，即感说明为难。到汉代以下，就随事触礁，不好措手了，因此一个专设“图谱组”，集中了六七

个研究员，搞了十年，还只是不了了之，以待来年。事实上照他们的办法，再搞一百年也只能把握标题的“正确”，对于种种物的发展是永远不碰头的。因此又过了十年，才有机会由总理再点一次头，由我独自来试搞服装事。第一个试点本，用不到半年即已完成。本已由上而下得到通过认可，只待把说明略加改动，即可付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只有停下。幸而在十年风风雨雨中，原来已制好二百图版尚能保存，七二年我回到北京时，文化局①即告我，又曾经一再看过，还是可以付印。只待说明改好，即可交稿。可是我因十年中新材料太多，不能加入正图，也应附入说明中，总计约增图到三百左右，原准备把说明改正稿誊清一份，加上八个新的专题，一同送总理和康生审查（因康负实际决定责任）。不想稿完成后，两人先后均成古人。我的工作不免和过去搞创作一样，可能又近于落了空。不过即使已真正到无人支持这个带试探性的努力，我也还是将争这有限四五年最后生命来进行下去，只要能照去年办法，在公家不给我任何支持情形下，我个人出两个助手的工薪情形能继续工作，就这么办也还是应当作下去，到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时为止。因为凡是看到这些专题的图像的生熟同行，都觉得材料新、问题新，分析综合所得结论也极新而有启发性。工作即或近于开始试探性，从小也可以见大，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可以为中国文史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的。所以还想利用南来的机会，好好就申博，苏、杭、南京等文物机构，进行一回有目的“学习二三月”计划。俟商得本单位同意，写些介绍信寄来时，即可于九月开始。因为如只为避震闲住半年，对于这四五年有限生命，实在太不经济。若能照计划进行，大致将把去年已搞出的九

个专题原图全寄苏州，带过上海，全部是"图"，你觉得还有用，或别的熟人觉得还有用，图书室还有用，都可以花不多钱用静电复印法复印一份留供参考。因为这些图都绘得很精，并附有我分别写的说明在图下，将来即或可以付印，可能将缩小作文物常识性小册子出版，不如目前用静电复印精致。这些材料均无所谓保密性质，重要目的就是"共同提高"，所以在北京还未完成，有些即已为文艺研究院或工艺美院照了相作为大家资料。唯用静电复印则可以多保存些真迹印象而已。这些工作向来就和共同工作的小朋友说好，在工作中得由我作主，他们只负担摹绘责任，完成以后，则一切有形荣誉及抽象荣誉，通归他们所有，我只有说明内容的义务。所以将来要这份材料的，觉得过意不去时，至多为了报酬他们的辛苦劳动，给他们破费个一二十元买几本北京不易得到的图书就很好了。因为参预这种工作时，就有共同的理解，重在"为人民服务"，而不在任何有形无形报酬的。所以干得都很兴奋，也觉得极有意义。若上海方面有人乐意干，我还可以把拟作的目录，写出来供他们选择。决定作某题时，我将为提待摹绘材料，照需要大小作去，估计每一题将有一百左右的图待绘。不过参加的人得先弄明白一些问题，即政治上不出事故（最好是工人），因为将来若出版，不是用他个人名义，就是我和他一同出名。

从文

---

① 陈茂　指昆山的陈墓镇，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改名为成茂。陈茂为误会，下同。

② 文化局　疑为文物局之误。

19760819
苏　州

复沈红

红红：

得到你寄的明信片，知道初到姥姥处种种。读书事不妨慢慢商量，不要着急。因为北京方面若正式宣布地震已日趋缓和安定，我们也许到了九月还将一同返回小羊宜宾。那边大伯有信来，说十月节日以前所有房子出事故的都得修好，你们原住处倒下山墙已有房管所来人看过，只要一经动工，十天半月即可修好是有可能的。胖帆帆和大伯妈本已定今天去清江，你走后听人说江北亦有地震可能，因此暂时留下不动，过几天或同去南京也说不定。你在姥姥家最重要是学习作点杂事，不要凡事累姥姥和小姨姨。在小表弟妹间，更要学会做个姐姐，领带他们说点故事，唱唱歌，服服务。才像是个五年级从北京来的表姐姐！凡事应听姥姥、姨姨的话，万万不要像在我们身边时，有些“自以为是”的情形。免得人家笑话，红红从北京来，除了身体变成个候补“大个子”，别的可全不懂！这可不成！没事时，还应当到你原来的几个老师家去看看，也得学会见事就作，才像是从北京来的五年级学生！奶奶最担心的是你处理事情极生硬，动不动就把小

嘴唇翘得高高的，扭过头去，在姥姥家可得好好从小姨姨学学，据我想，她肯定不会动不动就翘嘴唇的！

问候姥姥一家大小好。

爷爷

十九号

19760820
苏　州

致沈虎雏、张之佩

——剧变前夕家书

小弟、之佩：

得大从北京消息，所有受震出毛病七千所房子，都将于十月节前抢修完好。小羊宜宾住处山墙若修好，一行四人仍回北京，还是比较合理。若北方到九月还不解除警报，南方长江边却已宣告无事，到时我和妈妈也许过南京四舅舅处暂住，我则利用在中山门里的博物馆图书进行工作，倒也是一种办法……我一失去东堂子工作生活习惯①，饮食睡眠习惯都大大改变，夜里总是在翻腾中半睡半醒的，白天却在上下午补睡，也不像能持久。因在北京近年来都是工作到夜十二点以后才睡，上午五点半前后即起。一个上午至少可以在大书桌边整整消磨六到七小时，虽这事摸摸，那书翻翻，说不出什么具体成绩，可是总不离本业。体力充分消耗，转羊宜宾吃饭时，逐渐升级，总是一大碗，一会会即下肚。回去稍躺一会，再来翻翻写写，或来个把熟人商量商量工作，日子过得虽平板，却较有条理。一成习惯，体力精神都显得十分正常，比不少熟人都健康多多。这次一动，可把秩序全打乱了。体力即不易维持，主要是吃喝变动大，起居变动也大。而且是无书可读。所以最正常的打算，还是九月可望回京。

不得已，才会去南京。

并候双好。

从文

八月廿日上午

一、务必要把身体弄好，这是唯一我们担心的事。也是你们对我和妈妈最大的支持。

二、有关工作，以目前总形势计，只有多做事少说话为得计。因为有些方面下降，是一种社会组织种种必然的趋势，随同社会发展，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也即决不是某一部门有三几人正义感可望挽回颓势。肯定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越知道问题多的人，越“沉默”，即明白“趋势”之不是一人或二数人可以点滴补救。

要对这个有更深的认识和理会，才能作到多做事，少说话，内中有极深远意义。多做有益于人的事，少说无补于事的空话。

但是应当相信，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

三、我这卅年能维持下去，工作信心未丧失，体力情绪也比不少熟人还健康，主要也像是从总的方面学会了最妥的自处之道，即用个“社会主义公民”的资格严格律己。凡事先想国家和公家，再考虑自己，所以永远不至于灰心丧气。即所学本业，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或

得天独厚，其所以取得与人不大相同的进展，就只是不断努力结果，也即多做少说结果。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

此信曾编人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泥涂集》一书，于1992年12月出版。

现保存发表时的篇名编入。

① 东堂子工作生活习惯　作者从干校回京后，长期一人独居原东堂子胡同被压缩为一间的宿舍内，在此不受限制地工作，并接待来访朋友。每天必往返一次到约两里外的小羊宜宾胡同，和夫人及孙女同吃一顿中饭，并带回自己的另外两餐。

19760826
苏　州

致王㐨、王亚蓉

王序、亚蓉：

算日子我们已到了苏州廿天。大致过了济南，从胖帆帆的反映中，就知道新的考验出现了，南方的炎热对大小都是个问题。特别是胖帆帆，被湿热和蚊子围攻，脾气变坏，即或估计到到苏四五天，即可将二小疏散，可是跟她妈妈过清江，还是个问题。到苏后一礼拜，恰是本年最热的一段日子，小红红已为她的小舅舅带到昆山陈墓姥姥家。胖帆帆的母亲过两天也来了，已买好了十九过镇江转淮阴清江的车票，忽传来江北地震警报，江北的人多向江南跑。只好退了票，等过了警报说的廿二以后再看。警报先说重点在镇江一带，随后且延展到南通，影响及常州、丹阳。南京大致受北京的影响，去扬州近，所以紧张声中，夜里即有误传而起哄，有数人跳楼致死的。苏州也有受顽童恶作剧而惊动受伤数人，开大会斗争顽童事。但报告中说的震级，可能只到五——六级，因此警报在广播中虽反复宣传，要市民集中到市外空旷地，不许在房子中停留，事实上大多数住户是动不了的。不仅移动的工具装备不如北京住户完备，所谓市外真正空旷处，都隔住处极远。我们住处在公园附近，体育场也在近边，可是附近住户移体育场的还不过卅家。公园里则不让人去过夜，

早上还是有大百十人分别在空地上从从容容练太极拳，练翻筋斗，吹笛子，吊嗓子。茶座间却挤满了老顾客，唧唧喳喳的十分热闹，喝茶吃早点。其他小型花园，每天也还是有不少外来人逛，用糖精充白糖的冰棍、雪糕和什么汁待客，生意兴隆。面目之镇静，更是惊人。市面上除了面包饼干一扫而光，也看不出什么紧张处，特别是电影院集中那个地方，可说凡事照常。依然有上千观众在等待入场。附近饭馆也告人满。一方面是还不相信会也有大震发生，另一方面即真的震来时也无可奈何。使人明白"宿命论"的形成，也还是从客观条件而来，不尽属于什么智者的"悲观"而产生。也可说有个物的背景！

我们目下住处是旧式房子一排五大间中的一间，上有楼板，下有地板，门外有个够得说空旷的院子，估计比小羊宜宾院子还大一些。其他三面都是二层楼房，左右是邻居新砌的。不会在扬州五六级震影响而倒塌，即下塌，也不会使院中的人受害。所以这里主客十人，除了前几天曾在院中过夜，此外还是在二间原卧房住下。连续而至的两三次台风影响，落了几次小雨，天一转凉，蚊子也少了些，小胖胖晚上一安静，我们便和北京差不多，只在等待中度过每一天了。

大致是睡眠饮食均改变了程序，一时难于习惯，做客的大小四人，先后都害了一回小病，患水泻，吃吃药也就好了。最难适应的大致还是我这个老人，先后廿天中已泻过三次，好了又出毛病。主要是晚上至多九点即睡，我却照例要在院子中藤躺椅上挨到十一点以后。即如此，还是睡不着（睡的是最高级的大床），总是折腾迷胡的度过，等待天明前的四至五点，即起来（主人照例却已更早的上菜市排队买菜了）。吃

过了早饭，于是轮到我来补睡，把竹床搬到另外一个无人打搅而且通风的过道上去，看看书又睡。直到被胖胖来叫吃饭为止。饭后又睡，到四五点，才又回到大院中。院子中种了四株大无花果树，我特别受优待，总是把最大最好的给我吃。廿天里居然破纪录看完了《怎么办》一个长篇小说，此外还重读了半部《聊斋志异》，都是意想不到的事。这里倒有旧书可买可借，主人却只许我休息，把可读的书全收藏了，且借口和旧书店里人不相熟，不陪上旧书店。事实上我已悄悄的去福隆街，而且和老板商量好下礼拜去库房看书。经常等待新的事件，即每天上下午送信的来时北京各处来信，和下午一亲戚从工厂带《参考消息》回来。此外这里熟人一个也还不见过。最担心处是上海朋友来相看，因为主客已有十个人上桌子，任何最熟的来客，都将使人大大受窘。上馆子肯定是一场“战斗”，平时写这种叙叙家常的信，还总像是战斗，得不住的拭去手上头上的汗，写写又停停，不是一二回即能完功的。经过“实践”，方明白来南方过夏天不容易。回想到卅年前在青岛那三个夏天，可说是一生精力最旺盛期，原来还只计算到本人精力旺盛和年龄关系密切，此外即教书时间少，空闲多，得力大，忘了把客观气候条件之好算上。事实上若没有这份好气候，绝不可能每天大约只睡三小时，还眼睛亮闪闪的，除了陪北京上海亲戚朋友爬山看海，谈天说地不休，三年里竟还写了十四个小册子，那个《自传》还是为了赶付最小妹妹的学费，约十九天写成，只改稿一次即送交付排的。若能像当时写《月下小景》那么斟酌下笔，反复修改，内容必更有意思得多。那三个夏天都有亲友来，同事都觉得近于奇迹，同在一个大宿舍里住下，见我日夜都在和人

爬山谈天，有时半夜才从山上或海边回来，尚继续谈下去，可是上海四五个文艺或综合性刊物，每月出版必有我的短篇刊载，此外北京的上海的日报，也经常有文章发表，即和我同住一房的外来客人，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事实上构思经常即是在和他们爬山涉水或坐在海边什么大岩石上看白浪翻腾时，而在朋友小睡一会会，我就把大意写出，从另外一种空隙中就完成了。一生生命使用得最有意义，效率也最高，大致即数这几年，和卅四年返回北京到抗战后离开北京那儿年，除了自己练笔写了许多，还同时为相熟或始终不熟的投稿者看改了大分量小说散文诗歌稿子。现在看来，自己也不免认为近于奇迹。至于近廿六年学习，至少有一半生命是随社会的变通，完全在一种近于被动适应下消耗掉，剩余一半的二分之一，又是用在学习熟悉本业而耗去，真正如同过去搞习作那么从工作探索中取进展的努力，专注精力于一点上的，事实上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样子。尽管从旁人看来，还似乎劲头极大，事实上是老态龙钟到不易设想，和自己过去比比，不能不承认“老之已至”。不过和相近一般熟人中的高知比，倒还像相当扎实，原因大致是因为不是学校出身，表面一切虽像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凡是一个正常受过正规教育的高知好处，长处以及对社会客观的反应，和处理生命主观的设想或行动，所谓“正常”处我似乎始终还缺少。我的思索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像是从另外一种习惯刺激——或者说“不切实际”的空想为依据，或者说有意相反的一种“逆”的动力得来的。所以某些方面似乎还保留了一大份待使用的动力，待有机会还可以使工作见出青春长在，假如说写点什么，可能在笔下还充满青春活力，能走的路还

远过已走过的。也肯定比这一世纪四分之一搞的这一行还现实得多。只是客观社会既已大变，客观条件也绝不可能还如像半世纪前后那么可以让我集中生命中储蓄的能量和对人事情感想象综合的习惯，以及对自然景物理解，并习惯用少量文字加以重现的能力，重新来作三几年试探。从个人理解说来，这倒是真正的悲剧。

这信拉拉杂杂写得无个秩序，近于“抒情散文”，“不及格”的散文，可知天气影响生活之大，以及这一月来生活习惯被打破，及什么也不能作的事实。

从文　廿六

197608下旬
苏　　州

致巴金

巴金：

我大致九月里将返回北京，只有守住原来那个小小工作室，和七百万市民共担忧乐为合理。我想趁这十天内来上海看看朋友，住四五天。初步设想，仍住桂林路音乐新村师院宿舍程流金处。也许路过远，找朋友不大方便，若能在一个适中地方，找个什么招待所旅馆住住，找朋友也许更方便些。希望看看的不会过十个人，除王辛笛①外，还有芦焚②、王道乾③、黄裳、陈从周（同济大学）、施蛰存④、许杰……至多不会过十个人。也还希望有什么朋友，对于四马路旧书店较熟的朋友，能陪我去书店，找点上海或可以得到的我的旧作。(北京是已不能得到，即反右后那个选集，也得不到了。）同时还希望买点五四以来的重要翻译小说。你有重复或借些我看看。因为社会变动过大，我这一世纪四分之一新搞的一些工作，也许又到了“可有可无”的情形，说不定在内外不同新的要求情况下，得作第三次改业打算。可能性相当大。说不定这剩余下来的有限五几年可用生命，不是“另起炉灶”来加以处理，就将来从廿几年前受过主席和总理当面鼓励过的，趁头脑还得用时，或试写点什么看看。或把原本已有较完整设计的《长河》四卷努力来完成它。也对得起党些。至

于能否达到新的要求，或有无出版机会，就不可能考虑了。若从个人主观设想，则依旧返回到东堂子小小工作室，把服装史再作下去，能完成预定的一半五卷，对后来人必还有些用处。因为基础扎实，比较材料又熟习，对于石刻、泥塑、壁画、传世名迹，接触得又多，而且还记得十分清楚，驾轻就熟，费力少而见功大。且可从近于工作“副产物”中，把几十个前人“不易搞”，现在人还“不会搞”，将来则更难望有人“能搞”的劳动文化史各个部门不同发展和成就，继续一一作下去。只要能如前几年的工作，在方式上可一切自主，不受别的干扰，又得到参考考古所方面的图书资料的特别便利，必还可以照去年情形，只要有一二在绘图上的比较得力合手的助手，或许也还可望争这三五年有限生命，把估计到可以拿得下的四十个大小不一专题，至少把其中一半搞得出来，对个人说，为不甚费力，而对国家说，大致还是像一份新工作。因为一切研究都奠基于一个“物”的基础上，或已搞出的十个问题看来，是极其容易得到同行共同认可的。当时在特别鼓励中，鼓励我重新搞创作，始终若无动于衷，不作“归队”计，不少朋友都觉得不可解。也正因为从比较上我曾十分认真衡量过，新搞的文物研究，因为并不当行，反而可不受旧框框束缚。从五一年以来，所接触的各部门实物，分门别类总以十万八万计，早就较深一层体会到主席指示中“古为今用”的伟大而深远意义。但具体去应用，就得有人肯去学习，取得实践知识。必需有人耐得住寂寞去努力学十年八年，才会懂得什么是精华和糟粕。我就那么学了廿多年，所学所懂用到研究方面，如用得其法，必将取得不少崭新的启发和认识，为新的“文物学”（也可说是文学科学）打下个

比较结实的基础．用到生产方面，也肯定可望为生产各部门，提出许多十分具体的可以叫作真正民族精华的资料作参考，来丰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需要和一般需要的种种。所以这廿五年搞的工作，总的衡量看来，事实上比过去搞的小说，为有意义极显明的。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在近廿年倏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考验下，以及千百万新出土材料比较下，都还站得住，没有被完全否定。可以鼓舞更年青一代接手人，继续肯在同样坚持下去进行工作，将可望取得更多新的认识和理解，成为一门崭新学问的。因为即以近十多年在全国范围内随同社会主义工农建设，以百万计的新材料，新发现，几几乎可以说早已打破历来所有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布局与多样化，提出了崭新的内容。此后文化史、艺术史、工艺史，特别是劳动文化每一部门的各自发展史以及相互关系史的研究，大致都得重新开始，从以千万计的实物作为基础，才配合得上新的国家需要。我的工作只是开了个端，可是良好的开端。我由于一些条件方便，固然得到不少工作上便利，看过了同辈同行以百十倍多的实物，加之脑子又还得用，在这个常识基础上进行工作，早就估计到只要耐得住个人生活上的寂寞，持久下去，取得的认识上的进展，将是崭新的。工作持续作去，在劳动创造一切文化的提法，也将可以从新的探索中，得到更具体的证明。而工作方法，至今为止，代表全国高水平的北大考古系诸专家，要作也还无从下手，如基本方法不改变，甚至于将来还是无从下手！方法不同处是他们大体上还是以文献学为主，用文物作证。因此文献上提及的，就有文章可引证，文献所不及的，就无话可说。我的方法却以物为主，文献占次要位置，用物排队来看问题，

所以得到的判断结论多大不相同。因为文字是固定的，死的，甚至多不甚可信的。而物是实在的，又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用来研究它的发展和成就，极容易应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规律相印证，得到十分明确的认识和结论。只可惜西谛死得太早，唯有他最早明白我在搞什么，有可能取得些什么新的东西，新的进展，如何有助于新的文物的研究。其次是得到总理的点头康老认可的，比较有系统的服装资料研究工作，第一个试点本，本来在一九六三年基本上即已完成，并经过各方面审核，只要在说明上略有改动，即可付印，因文化革命搁了十多年，到我把新的说明已重抄一过，新补的图像约二百已添到说明中，正准备连同另外作的十个属于劳动文化专题一同上交时，两人却先后故去，我这份比较有分量的工作，再无人可以商量，所以全部放弃的可能性，看来还是不能不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只想为国家做点比较对后来人长远有益有用的事情，似乎才对得起国家和自已这个生命。但总是在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中，使得工作在变动中失去应有意义。体力情绪看来似乎都还能接受第三次改业的考验，可是事实上今年已到七十五岁，身体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可用的生命即或能支持到八十岁左右，至多也只能有四五年时间，而每一新的工作从无到有，又总是至少得有个反复从实践，由失败不断取得经验才可望得到显明的进展。所以更新的学习，最切实有用，也许还是照孔老二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不切实际而与现实已近于完全脱节的妄念遐想，极力排除，学做个和年龄比较相称的“逍遥公”，倒是从客观上极易得到善于“自处自保”的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只是这一

点似乎比任何种学习都困难得多。所以将来可能发生的悲剧，也许正是在对工作的渴望上出差错，而不会是在遇事消极上出差错。

在北京五十年来的老朋友，所剩下的似乎已不多了。三个月前，罗念生等邀我到个什么饭馆去吃饭谈谈天（因为平时只有去八宝山送熟人丧葬中才有机会见见），内中朱孟实、贺麟、冯至、健吾、念生，六人中有三个走路时都得用手杖，在雪峰追悼会中，见茅盾、圣陶都是两人扶着，即之琳也白发满头显得老腔腔的，看来生命都似乎已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生命的火焰可说已近于“炉火纯青”，同时也近于行将在平静中燃烧将尽。上海朋友可能情形不大相同，生命青春保持得久一些。我这几年来却被熟人看成“奇迹”，“标兵”，因为走路总还习惯用半跑步方式，十多年来的心脏供血不良形成的隐痛早已消失无余，每天总还是五点多些就起床，守到住处工作台旁一大堆乱稿中，一坐就到十二点，连搞七八小时从……

据缺尾残信编入。

① 王辛笛　原名王馨迪，笔名辛笛、心笛等。现代诗人、作家、教授。时任职于上海食品工业公司。

② 芦焚　原名王继曾，又名王长剑、王长简，笔名芦焚，1946年改用师陀。现代作家。

③ 王道乾　文学翻译家、评论家。

④ 施蛰存　现代作家，学者。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76年秋
苏　州

致王千一

千一同志：

这次来苏，可惜时间太短，未能好好的谈谈你的写作计划，和涉及的内容，以及你初步感到受挫折的问题。早听达因说，你十分努力，一年来写了厚厚一大叠文稿，只是不大好意思给我看看。据我想，给我看看应当没有什么关系，我思想即或已近于落后（事实上已十分落后），对报刊上的一般文章，由于不大明白一般要求，好坏标准不同，已不能算个“好读者”。可是三姑①前后四十年工作，都和写作分不开。她自己只出了个小本子，就歇手了。转而教高中语文，即十多年。在四十年前，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事实上，许多后来成名的作家早期稿子（如师陀、何其芳等散文），大都是由她过目的。解放后，又在《人民文学》月刊作编辑，看了十多年小说稿。所以近半世纪这一部门的成就、发展，以及作品得失，有的或许比我所懂的还多些，认识也具体些。因此盼望你七月北来时，带一些你比较中意的作品给我们拜读拜读，三姑写的印象意见，也许比目下编副刊的某同志还中肯些，也说不定。学一切都重视“基本功”，搞音乐大致更严格，要用一二十年时间。一般“理发”、“成衣”至少也要个三年才满师。搞写作，据我个人估想，真的要取得突破，

搞出点崭新纪录，即或用个卅年为段落，并不算久。我个人是充满了童心幻念，来到北京，从标点符号学起，到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章，大约经过了四年②。稿费只三毛五一千字（比为人抄写文稿还不如，抄写市价约五毛千字)。当时晨报社有个孙伏园③大编辑，把我投稿大几十篇，粘连成一卷，当着林语堂、钱玄同、周作人等开玩笑：“这是个大作家沈某某写的。”于是撕得粉碎，投入字篓完事。这事有人明见到，熟人说来总为大抱不平，我却满不在乎，以为开开这种低级玩笑，毫无损于我的向前理想。这些小小得失，那足介意？正如到了以后十年，印行了约六十个大小册子，有个时期，上海所有文学刊物和天津、北京出的较大刊物，每一月我总有四五篇文章刊载，占有国内大中学习文学的师生以极大而广泛兴趣。到带点学习总结意义，编了个五百页“习作选”时，在题记上就老老实实承认，这只算得学习的第一段落。若幸而不因故死去，希望对我充满好意以及不满的读者，再给我十年廿年机会，试试看在写作上我能不能“及格”！至于“卒业”，则搞个五十年未必能得自己通过。将如《庄子·大宗师》说的名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将删去第三句，而由“劳我以生”到“息我以死”。学习必到死为止！意义就是既存心学，就干到死，决不为任何挫折所屈服，也不为别的小小收成而忘形，更不受引诱而改图。（当时最方便处是去南京做官！）以后由于文章对官僚讽刺得太多，到印选集卅种时，有好几本主题写农村的，受图检处故意留难，总是不让付印，或随意删改涂抹，过了许久才发还，弄得个非牛非马，上下不衔接。闸北战毁去两本，桂林失陷毁去四本。直到这些党棍子逃到台湾后，什么

事都做不了时，还放不过我，五二年还下令严禁我的一切作品出版，印出的一律焚毁，来个真正“歼灭战”。主要原因，一般人不会理解，只有我自己明白：一是说到官僚之无能处实在过多，这部分文化官还居然在台湾掌握文运；二是在云南时华侨学生多，感情好，这些人多已返回南洋，我又还经常为北京的华侨新闻社写点报道文章，对他们一定会起点作用。以后国内不久又得准备印我选集的开明书店一个正式通知，告我一切作品已“过了时”，在新社会无什么用处，决定已印的计十种全部焚毁，包括纸型在内，未印的也代为毁去。你想想看，多好的一种善意！我还是沉默接受这个“失败”的教育，即对家中人也少提起，总认为事情自然而平常。社会要求今昔大不相同，我过了许久热闹日子，对新社会既没有用，有权力毁就毁吧。所以到近五十岁时还改业，找个新出路。但是社会还在变，新的运动一来，廿年学习“为人民服务”积累得来的大量资料，几几乎一下子又扫荡得净尽了。熟人中都好意劝我，年龄已到退休时，也即庄子说的“佚我以老”时，少揽点事也可以少出差错。实在不必这么热心。可是我倒还只想争时间，为那些在运动中由于无知，对我开过小小玩笑或有意折磨过我，以至于把我为他们预备的材料全部毁去以后，为了完成作他们的“垫脚石”的愿望和责任，又来买了几千块钱图书，打量争三几年时间，为他们作些接手人应有的准备。

我告你这个个人对于学习和工作的一再失败经验，以及工作得失的看法，或多或少对你搞写作搞音乐也许能有点点启发作用。主要是不要一下笔即考虑成败！古人说“生存即是种战争”，要从客观社会得到“胜利”，这个方法或许太旧

了，因为过去人对我用“书呆子”表示轻视，还包含有褒有贬。现在若对你改成“白专”，可就受不了！事实上，在家乡军队里作勤务兵和司书生时，即有人以为我有“神经病”。到这里时，则以为“有轻微神经病”。我自己却以为事实上或可说有“严重神经病”。因为所想所思，都和同时搞文学的方法不同，打算不同。平时过日子的不在意处，或似乎“不懂人情好坏”，简直到了极端。不然，那会到后来受最上面的鼓励，让我再搞几年写作，换句话说就是能有机会过点好日子。我却顽固的到不易设想，以为在限制束缚中，搞写作有的是人。我总乐意照自己办法，采用一条崎岖无人行的山路走去。走不通时七十多岁还再改一次业，用来折磨自己，也不碍事。我家中人四十多年老伴，有时也以为不可解。事实上，人若和我一相熟，就明白我倒不是什么顽固，只是对生命有一种较新，不同于人的认识，因之在学习上永远不失童心而已。越懂“人事”就越“不世故”而已。四十年前在选集题记上就说过，所谓“文坛”若多有一二十个充满童心的乡下人用同样的工作态度和热情忘我不计得失的来坚持学习，不为个人利害得失计，发展下去，所谓中国文坛情形会不同的多。不料四十年后，社会如此进步后，作家中这样抓学习，抓工作，却极容易成为“白专”！过去说，某某人是“书呆子”，以至于说人“有神经病”，即或说的自以为高明正常，被说的还是可以独行其是，到一定时候，必可从工作成就中扭转一般不公平的视听。若改成“白专”，便自然形成一种抽象压力和迫害。具有“迫害狂”的人，在日益增多的新风气传染下，一个被人认为“白专”后，实在是不容易自保自处，且因之极容易成为社会变动中的牺牲者的。所以我说的个人工作和

生活经验，给你的启发，不一定全是正面的“足以取法”，同时还包含有个反面“足以为戒”。因为时代不同，学习方式不能不注意到得改改，据我私见，你目下工作客观条件比我所处时代好得多，便利得多。本业基础又强得多。是不是把主要作战目标来抓作曲，而把写作当成一个次要的工作，如此使用生命，也将经济许多，而且比较容易取得显明进展，可以不至于像我这样在工作中永远近于败北，又永远得“从头开始”来探索，学走第一步路，对于生命形成极大的浪费，以至于到头来还是百无一成！即对工作充满一种单纯理想，又还能始终用个比较素朴的学习态度和持久态度，来慢慢取得进展，可是到某--时，还难免被一个具有十分沉重的分量的“白专”名词压垮。所以希望你能把我们有机会谈到的、写到的，都当成一种一般性学习和工作的意见交换，绝不要以为是具有什么大道理，就很好了。和你们谈闲天，相熟后，或不至于以为我是“书呆子”或“神经病”，也不会认为我是什么“白专”，只当成一个饱有人生经验，书本上又有点杂常识，而对工作却由于永远保持一种童心幻想（不大切于实际生活的思想），无论干什么，总是用个十分素朴的学习态度去接受困难并克服困难，不相信什么天才，更不大尊重权威，乐意向政治上的真正优秀党员看齐，学习那种对国家忘我无私的去爱她！为之吃点苦，受点折磨，永远不因此小处而灰心。却绝不投机取巧，去在本业成就对国家求有点滴贡献以外，用“世故”去向上爬。看成这么一个到大都市混了半世纪以后，还始终不失去乡巴老本色，肉体年龄虽过了七十，情感年龄却还似乎长远停顿在廿五六岁间，有时还更近幼稚，还不及一个在大城市里高知高中一二子弟程度的会打算前途，

安排生活，这么来看我，就可说差不多相近了。若以为我有什么渊博学问，那实在是一种错觉，不会是事实。主席著作中早即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知识，即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算去算来我两种都极端缺少，甚至于对这两种知识到今天还缺少基本理解。所以过去某批评家说我作品“无思想”，倒是“一针见血”。而另外一个日本老中文教授，在译我作品选的题记中，也曾说到我“不懂政治，极可惋惜”。说的话中且充满了同情。意思像是我若稍懂点政治世故，我的作品，也就不至于有这些离奇遭遇了。我自己呢，五七年以前，似乎或多或少还懂得如何向优秀党员看齐的意义。且总尽个人可能，去在一切事情上用实践求证。因为老朋友中和亲戚中，就都有因革命而献身的。不少至今还生存，比较年轻些同学，工作种种也值得我认真向之学习的，总想从写作中来尽一点力，配合得上政治发展的需要就好。到发现政治要求某一时只是一个文化人的“表态”而并不希望什么有分量作品时，便不免有点迷失方向。后来放弃文学转而来搞劳动文化史，也还是这么希望起点配合作用。到现在，懂得政治或许稍多了一些，反而更不大懂得如何努力始能起点点配合作用了。

即以“白专”二字而言，就始终不懂真正的含义。一切知识都似乎可不学而能或稍学即通，再作真正的深入一些的思索探讨，就脱离了群众，是“白专”。可是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之受敬重，究竟是为什么？岂不是学习理解上有所超越突破，绝不是浅尝辄止的抓学习的人所能达到！这应说是“典型白专”了，为什么却又特别受重视？为什么在科学上照他个人的不同学习方法，甚至不同的对学习基本不同

态度，能有震惊世界的成就。而在文学上，却总像是对年老的要的只是个作家名分（事实上即“空头作家”，能对外作点社交工作，就已满意），却从不鼓励他在本人写作已取得的成就上，及在国外的信誉上，给他以更多工作便利，让他工作成就能再提高些，更能配合政治上长远的需要，到世界上去用作品争取更高的成就，和更远大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在国外的人，利用外国的科学工具，能在科学上有所创造和发明，扩大了人类知识的领域。留在国内的作家，也就更有可能，在更新的社会人我关系变化中，生活思想变化中，作为作品的营养，大有希望写得出和杨振宁辈同样惊震世界的崭新作品，在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形成包围圈时，还不甚费事，即可突破这种包围，分布到广大世界去，使世界各国读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和理想远景的更伟大处，不甚费事就可作到对中国的理解和同情。主要问题就是对于“百花齐放”真正有深一层认识，而又有人善于鼓励作者在工作中各尽所能，并帮助他深刻明白国家当前的需要，明日的远景，如何作来就容易起更好的配合作用。更信任他，不少作家是有过五十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屠杀残暴的教训，而对内的军阀官僚的残暴无能，也有许多具体深刻认识，只要在写作上能给以适当的便利，不必要丝丝入扣的一字一句都要纳入随时在改变的政策文件中，只要他能掌握大处，上边对于作家对于文学看法稍稍不同，要求于他们不是一个普通工作“干部”的凡事听话，只提高到一个“研究员”的位分上，十年为期，从作品的量上，就会显著有多过目前百十倍的增加。由量变到质变，再从中去作反复筛选，“共同提高”，就必然成为一种事实，不是一种假象了。若仅有几个有权威的批评家，指指

点点，却并无同等能力数目更多的作家去从工作中作大规模实践，取得写作的经验，并证明理论某一部分行不通，出不了货，某一部分说得对，非此不行。领导的人明白再高明的理论，也不会代替作品，在世界发挥其应有作用。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新中国文学成就，在世界上的成就，或许将比目前不同得多！这个想法自然也只是我个人近似一种“书呆子”式，或“神经病”头脑的瞎想，因为社会在向前发展，原是几亿人在同一规律中行动的结果，而不是有待三五十个作品，来向世界解释叙述这个规律行动。只是反过来想想，文艺中的真正丰收，用什么来证明？似乎也难否定假若有三五十个结结实实的作品，在世界引人注意，并能给人以一种正确说明，这个八亿人民的国家，正如何为一种共同目的，而能在同一规律中追求一个远景而稳步向前，在前进中又如何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发生了些什么周折，以及不断在新的矛盾中能依然不失方向，这么规模宏伟的气魄，无可比拟的毅力，能加以种种不失主题的反映于文学作品中，以及新的乐曲中，绘画中，它在世界所起的作用，岂不是比目前的杂技出国、工艺品出国，以及古文物出国……费力小而收效百十倍多？同时这么一来，也并不对于八个样板戏的伟大成就有丝毫妨碍！

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待更深一层认识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处，还很值得有抱负更伟大，思想更深刻，而又能用文字或色彩，以及不同音符组成的乐章，各作十年、廿年的打算来用组织严密、内容广阔、技术更谨严精到的种种不同作品，对世界作出更多、更大、更精彩的贡献，那能用当前成就自限？所以我觉得在艺术中，需要取得不断的进展，配合得上

国家进展的实际情形，在世界起应有的影响。科学中若尊重杨振宁、李政道，艺术中也值得有相应的认识，真正对国家、对党长远有用的“笔杆子”，绝不是那些精通新的儒术，以及继承林贼善于巧佞的虚伪人所能作到，倒有待于真正能对于本业具有“书呆子”的毫无个人私欲，有忘我精神，而对工作、对学习抓得十分谨严认真，正因为用心专一，而在一般世故上（特别是政治世故），不可免显得近于低能，不易适应的那种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国家那么大，待做、应做必需要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三五十年坚持努力才会见功的工作，认真说来，倒只有“书呆子”以至于有点疯头疯脑的人，才会不计利害得失去完成！可决不会是什么小聪明以新式儒术见长，随风转的什么“高知”能办得到！我的胡涂话应当到此为止，换个比较现实切身的问题说说，免得犯胡涂或反动思想过错吧。

你这次来苏，对于这里大家印象都很好。诸亲每人各炒了一个菜表示欢迎，同过这个“儿童节”，大家都像是年轻了许多。我觉得也很值得记忆。因为这里许多人，有的都是相隔了廿五年才见面，其中没有一个人见过你，只有我多见过你几面，大家却都对你保留个好印象，和我事先反映的相同，实在有趣而又难得！平时最不说话的是我的老伴，也说了不少。（平时总以为我看人只重视好处长处，而忽略弱点，有点不全面，有点偏，这次却同意我的种种。）因为她本人在诸兄弟姊妹中，就最素朴踏实，不善于和生人说话，和你说了那么多，倒是少有的事！我和他的结婚就极巧，像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为她写了五六年信，她就从不回一个信。却保留下来独自有时看看。不好意思回信，且不知如何措词。我却

一个不在乎，也不以为难堪。我在青岛、武汉、北京教书时，每年必在假中时远远的来看看她，她也不理会我。有时还见不到，我又当成十分自然的走了。照当时情形说来，我是……不免还乡里乡气，木讷讷的不会说话，也不懂衣着，又不会照料生活。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来，想要在学校或上海找个漂亮些活动些的“交际花”，倒满有条件，可是我倒偏偏为自己找难题，不管理不理我，总自以为会好转。

王千一　音乐工作者，主修钢琴、作曲。窦达因同学。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三姑　指张兆和。收信人随窦达因，称她三姑。

② 四年　似有误，作者1923年夏到京，1924年12月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时隔不足一年半。

③ 孙伏园　原名福源。1924年作者多方投稿无机会发表时，孙任《晨报副刊》主编。

19760913

苏　州

复沈虎雏

小弟：

信收到，建议意思好，只是不大现实。我们从各方面一商量，即知四人一道入川不大可能。即照所计带二小将来，红红为有着落，帆帆则将与父母各在天之一隅。她正值活动力极强时，又特别壮实，每天时时刻刻要到处跑动，见高即爬，不像红红之沉静，奶奶一个人恐不易制服，随时得跟着跑精力又赶不及。生命力特别强，黑而胖，只有尽其在她妈妈身边"腻"为得计。即能返北京，看来也不即尽之回京，因为回去若无得力保姆，奶奶即"吃勿消"。在京时上屋有一高峡，小彼半岁，终日和后院最顽皮之周明家三少爷尧尧打闹。(十三岁了还比红红低一个头，可是精灵鬼，经常在外大打出手，回家时亦常常为其母用大棒子追打，一切不改。)帆帆虽相当羡慕，却胆小，从不参预。可是到苏州后，和小五舅小孙子致元在一处，却每事必争，经常扭打成一团，一会会又即和好，在房中地板上同作狗爬，不易制服。所以这里初步打算到，即返北，也不即带回，还得让她在"宋江"妈妈身边，奶奶省事。因北回一时将不再找保姆，因为住处过小，事情又并不多，冬天若不必跑地震，可以留在房子里住，我可以回小羊宜宾，住处也比较从容。即或白天仍在东堂子

工作，只要到时即回吃午饭，看来还是省事。至于红红，经研究商讨，还是带回北京省事。到毕业再看，若不能升中学，由京还四川省事。

妈妈所唯一顾虑，是我年纪大，十冬腊月跑地震警报，深更半夜从小羊宜宾向豁口外跑日坛或农展馆，在寒风中等若干小时，怕易害病。其实我一生都近于在“学习”与争知识积累、工作积累中过来。工作越麻烦即越能集中精力来求进展谋解决。这几年体力和工作精神比一般旧同行、老同事显得好得多，正好是从不闲过一个日子，总是早五六点即起，一坐桌边七八点，中间甚至于洗脸吃早点也经常忘了。而十二点用个半跑步回转小羊宜宾时，照例一大碗饭毫不费事即可下肚。休息不到一小时，即又返回东堂子，一切照常作下去。除把带回一顿晚饭草草用过，又总是直到晚十二点才上床。同住善于保护自己十分周到的王先生，总以为这么干怕不易持久。可是事实上，我却在大量精力集中消耗上，也提高了消化力，什么浓茶酸牛奶，随时都可入肚，也从不出毛病。大学里或科学院文学所，不少熟人似乎都在长年某种折腾下，已显得精力衰退到使人吃惊程度。卞诗人也白发满头，老态龙钟。朱光潜、贺麟、罗念生、李健吾、余冠英……等等大都已用拐杖走路。叶绍钧、茅盾、曹靖华等，出门都已得二人相搀。我却赶电车还极其敏捷，一切就得力于用强劳动加速新陈代谢，在某些外表方面，甚至于比永玉也还精悍许多！

妈妈在北京，有一段时间似乎日渐瘦弱，到这里一月，也大大有了好转，显得年轻多了。如北回后，能想办法找到个洗洗衣服的人，不必总为逃地震担心，过冬大致一定身体

会更好。因为原来那个保姆，虽年轻手脚又快，每月总得费到五十元以上，而许多事还是得妈妈操操心。特别是帆帆随时要人照料，一不小心即到别人家去串门。姐姐则整个兴趣在学校，似乎总派有许多任务，有时还得带回家来赶，大致已习惯必须饭菜上了桌子，才三请诸葛亮一般或从隔壁朱家叫回，或把她从那张书桌边拉开。奶奶骂骂照例又不在乎，像是一半已是个“社会人”。到苏州后，在小五舅家派洗洗碗，总像绣花一般慢得惊人。“半个书呆子”的趋势已经形成，将来搞绘画，或别的什么，必然都可容易得到较快较大进展，只是“做家务”怕还得换个地方重新训练。也许家中保姆一去，她这方面潜伏的长处，会在“形势所迫”情形下，即可得到发展的机会，否则就将有第二阶段，比如说，过些日子回到之佩身边来重新训练了。身体倒不用担心，学习也不用担心，惟对人事处理可有些生硬，得注注意，这大约和平时我们教育不到也有关系。所以我和妈妈说笑，总得有一二年让她在之佩身边过一阵日子，某些情绪方面发展得会更正常一些，将来到社会上适应力也肯定会大一些。特别是我这作爷爷的，比百科大大不如。红红大致只深信我一句话，得到了显著好处，即我说的“学什么都可以学得很好，只要耐烦就成。”从她写文章、作画或搞点什么自出心裁的小玩意，都可看出，简直有超凡的耐心去做，而且什么都欢喜去做，从完成后得到极大的快乐。在这里一星期中，五舅公因妈妈等从小住过的楼房，过不久就将拆去，给苏地区委作五层大楼。要她作一张写生的素描图，她就在大热天中不停手的仔细认真画了又改，改了又画，经过前后四个半天（有时还是有大太阳照在头上），居然就十分准确的把这房子画出来

了。是个曲尺形的图，左边一个月拱门，正面楼上下六个窗口，有开有半开有闭，全都极其准确，每扇门窗上还嵌有龟子格玻璃，以及正中一个假洋式圆拱门，上面还堆有些卷草和两根假大理石柱，都画得十分具体又极其准确。大家看到都觉得很不错，也觉得极其有趣。照这次的画看来，若中学即起始一面作作实物写生，一面开始让她画些机器图，将来向这两方面发展，必然都会干得不错，说不定会还来得及成为之佩一个最得力绘图帮手。她在这里还为我作了个极简单的睡时速写，旁边写上"呼噜噜，好香的睡！"因为不成整体，只画了一个头相，我用来写信给上海的程流金伯伯，被李宗津见到时，被大大称赞，特别是这么点年纪，又不曾好好学过画，笔下却那么准确！北京方面相熟的会画的人极多，所以这次回去，我将有计划的来为找两个教师，为认真补补业余课，一方面可以把基本功弄扎实些，另一方面且可以把她从一些不高明的长篇小说书迷中拉出来，使在发展中的生命更好的来消耗它，形成明天更有用的积累。因此即或回京已过了入学时间，你们也可以放心，有的是更好更有意义学习的机会。至于身体，则从七四年在苏打了针蛋白什么后，加上爬了次黄山，回京二年中发育得十分正常，每顿都能吃一大碗白饭，学校安排劳动又及时，一切干得很欢，所以简直不为家里人设想，成了个"大块头"的候补人。她最得意事情，是有一次到永玉处，彼此可以互换鞋子穿。早已能穿奶奶的裤子，上缝衣厂学工时，还穿上你那件工作服，已恰到好处。以后，之佩可不必为她寄什么衣裤，因为已不大符合"半大人"要求。平时从来不吃零食糖果，出门吃冰棒，多乐意限于三分五分，身上也不肯带钱，好处也易成为弱点，

即不懂钱的意义，所以回去后似乎也得在这方面作点训练，因为一入中学，就会碰到一些问题的。上年因学校的美术老师吸收她加入了美术组，成绩且很得到老师赏识，作了张有颜色的大水彩画，为老师给了个玻璃镜框装好，在学校展览过，还将预备作东城区的学生成绩展览，因地震捎回到家中，经常把被盖盖到镜框上，十分重视。稿子是根据一张黎族唱山歌女人画改成的。事实上让她自出主意的去画，或许会更有趣味。估计若北京五七艺术中学招生，让她试去考考，可能会取中的。李宗津就在那个学校教人像写生。我们极希望你两人同意带红红回北京，因为有许多条件，对她在发展中生命有较大好处。样子乍一看来长得不大活泼，脑子可极灵活，能思想，又有较好的表现力。有许多方面和虎虎小时有共通处，特别是见什么都想动手作作的模仿兴趣。如像我那助手王亚蓉，在玩具工厂工作过，做平面堆绒洋娃娃，水平极高。若有材料红红早已学会。焕章作的小型鸟兽雕塑，她也感兴趣。至于文字，若只从学校语文课学（几几乎全是论文），所得恐不会多。好在已看了许多新小说，打了个从这方面受影响得启发的底子，到中学时，再有计划为选些叙事文如《猎人日记》看看，一定不太费事，即可学会在家常小事上叙述的能力。你们不妨在信上鼓励写信叙家常，这正是补救学校对于语文教育要求不到处。也因此可以把读书兴味扩大。

主席故去，全国都感到哀痛，因为国家一切新成就，全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得来的。正如不少外国领导人说的，他的伟大不仅是新中国的再造者，同时也是世界革命二十世纪一个影响最大的领导人，在廿一世纪中，必将有成百的第三

世界国家显示出新面貌，无一不是从中国革命与建设学到了好处，使世界面貌一新！

从文

十三日

19760928
上　海

致王亚蓉

亚蓉：

我因事到上海住了一礼拜。明天即将返苏州。初初估计，可能将于节后十天内北返。大致将和红红一道。小帆帆则暂时以留在她妈妈身边为得计。到苏州一定可以见到不少信件，内中或有你告及王序健康情况的信件。这里经常有雨，传说中的地震消息似乎已成"过去"。大路上人挤挤攘攘，多得使人头昏，最多的是十六七到五十以下的人，过六十的似已少见。（惟苏州还多七十岁的人，每早到公园练拳习武。）中学似乎还能正常上课。大学却近于在试探寻觅中进行。我家帆帆户口事，似乎已得到合理解决，总算去掉了一名"黑户口"。还有红红，恐不易解决，升学无从，即只好待明年送回自贡。我却希望在回京后为找个补学的教师，教她作画。将来即或限定要学工，学会画，将依然有用。她学什么兴趣都好。时间如许可，还希望你能教教她作堆绫绢人，易领会，见进展。

我们在此，初来难适应，入秋以后气候由凉转冷，因之体力都已得到好转。一切放心。在上海得书不少，可说是一种意外收获。

并候府中全好。

从文　廿八日

19761005
苏　州

复沈龙朱

妈妈嘱告，务必要巩固身体健康，多吃一磅牛奶也有必要！

明天事可能还多！

大弟：

得一号来信，款也收到。帆帆事因各方面助力，得到合理解决，可谓大幸。她回京时，如能交托儿所，当然很好，惟在城在校还可研究。因为在校如只日托，晚上回来，必将把你缚着。以后进城必感困难。在城日托，则得妈妈接送。春夏秋晴天不困难，冬天赶早雨雪时，照料依然相当费事。最好则为照小尖鼻办法，全托，只到礼拜六下午接回过星期天，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上再送托儿所，比较省事。至于如何来京，似可从如下三种方式采用一种：1. 由永玮在我们决定返京以前一二天把帆帆送苏州，由我们带回。2. 我们返京以后，某一时由你照旧方式，到徐州换车去接回。3. 待我们决定日期后，你先三几天到清江接帆帆，由你从清江转苏，我们一道同行。这待你和永玮商量办理，各如有好处，可以商量定后再作决定不迟。因为我最早也恐得在廿以后，才有可能乘北行车回京。

苏州、上海不久都将有大小包书寄来，苏州是我买的，上海是巴老伯送的，分别由巴与程伯伯付邮，有的或待我回后才付邮，有的若先寄，到后可不裁开，怕混乱。因为得一一记下书名便于致谢。大部分译文都是你们可看已不大可能从书店得到的。上海苏州比北京还彻底，半世纪以来译著新书，都不可能在旧书店里得到。可是属于孔老二系统的经史子集，倒是相当价廉物美，却无人过问。

我们曾趁好天气到以梅花著名全国的光复镇的邓尉玩了一天，在乾隆南巡到过的半山新修亭子上看看山下梅园和太湖一角，环境还畅朗。随后转往太湖侧一个村子“窑上”看有名的桂花，约五六里路一面临湖，一面傍山，几几乎全是在盛开中的桂花树（此外还是杨梅、梅、枇杷，桔子等，一年四季都是花果）。到处有人在摘桂花。一个非常清洁的村子在山坡上高高低低的树立，村中所有人都在忙于摘花。后来到一个人家商妥吃饭事时（自己带有菜），我们一行五人一面为帮助把带枝摘下的桂花捋花，一面谈天，才明白每天一元二的工资，人不够，还得十里外各村子借人来帮忙，也不够，计斤作价也过一元，所以老幼一齐动手，每家都是香馥馥的，有一大簸箕桂花。事实上得争三天中把花采下，能采的还不及十分之二三，其他只有用大塑料单搁花树下接自开自谢的，得这么办的也还不到十分一二，其余全成香土。即在北京近郊，或可动员学生一二万来劳动，将依然干不了十分一二。这里村子既不通汽车，也安不下三几万学生的住处，所以只好听之回归于土，真极可惜！苏州或别处桂花开时都稀零零的。这里却满山满树全部盛开，山多作成整齐台阶形，从横路走过，人得从两旁压枝下垂花下钻过，完全和梦境一般。

听说梅花开下也差不多，得把大部分花落下，留下一部分结青梅。十二月则桔子应市，却现热闹，一树碧绿加上万点红星，满山满谷，另是一种奇观。只因为村子离光复市较远，有意看桂花的游人也少来到，居多只在邓尉一带看看即走回头路回苏州。四号那天，我们大致算是唯一来村子的，所以受到特别欢迎，受到陌生主人一次热忱款待，送点粮票也不接受，只好由另一做医生的朋友为照几张相，期望回苏以后，将来再托人带点糖果表示谢意了。住的房也比苏州五舅舅家还讲究些，厨房比苏州一般人家中还清洁，卧房且更干净，收音机大衣柜缝纫机百事俱备。村中不见一只鸡，猪都在特别圈栏里，从不闻猪肥气味，原因大致是这些花果都属于高价经济作物，生产大部分统属外销，生产基地的要求，比公园中花房标准还得高一些。小五舅为我们也照了些相，不久必可寄来，可惜的是环境总的气氛怕照不出。

这里入秋气候已好转。有大量梨子水果上市，和北方不同处，大致是来货过多而库房不怎么干净，每一铺子街沿多把原来大筐小筐三五十个摆满，随开随卖，可能有十分二三未出售前即已烂坏，因之从果子铺前走过即可感觉到。并且照例有几个人在处理烂果子，用刀旋剜，在另一摊子上出售，不少人还随买随吃，弄得附近和北京西瓜摊差不多。苹果大不如北方，多产于苏北。莱阳梨闻亦从苏北移种生产，大而极好。鸭梨也是北方移种于苏北，粗而不甜。

这里估计今明天或有北京来电告小平车次，小五舅舅等可能有二人去车站接看，到时可把托捎的东西接过手。如无电报，苏州上海均不卖月台票，接的人离站极远，行李稍多可相当狼狈。我前几天从上海回苏，三个提篮约卅四斤重，

幸亏送我上车的已为我把二件重的用绳子缚定，可搭在肩上，所以出站时，一个人居然拖拖提提穿过地下通道，过考及格，直到收票处，才由小五舅和妈妈接过手去。若站外还无人接，上公共汽车可还得有一大段路，中途下车又好一番挤挤攘攘，不免十分狼狈！这次小平若带有东西，无来电，恐得一齐带过上海，以后再捎回苏了。

望候候所有熟人。

从文

十月五号下午二时许

19761006

苏　州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去上海看看巴老伯等四五个熟人，在师院程家住了约十天，廿九回转苏州。见大和你来信。我正在这里改装牙齿，已第二次取模，约定九号作第三次试样。医生和小五舅舅是熟人，允在月底前完成。也有可能，还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便可望在十月内返北京。红红拟定随同我们一道上路，省事省费。不久前，她的大姨父船便，带了些螃蟹来。说红红一切很好。回去时，妈妈托捎了一大箩莱阳梨子。她回京后，如能把课余时间好好有计划用用，为找几个熟人教教画，并不费事。去上海时，带了她在苏州作的一张铅笔写生画，画的是行将拆去的妈妈等小时住过的那个楼房，和右边月拱门。楼房上下有十面窗子，窗门开关不一，正中又有个假洋式门，卷草装饰和方楞柱子，半圆石阶，连同瓦上种种，都画得十分精细而准确。一共费了四个下半天，有两次还是在大太阳下加工涂改完成的。李宗津也在上海，看到这个画，和另一小幅为我画的睡像，觉得很有意思。并告我，不要她临摹假洋人石膏，可以"随心所由"的画去，进展快。还不妨听之加人点幻想，将更易见好。（这个画是楼房行将拆除，五舅舅为留个纪念要她画的。照了个相后，即可把原画寄来。）我初

步设想，回去时，将让红红拜王亚蓉作主要老师。因为她已过考古所工作，每星期四还到我处跟我学半天，和王序一道来学。只要能在一星期天抽两回空，每次至多用一小时教教红红，就十分得用。因为她原会作古装美人画，长于线描。又会作绢洋娃娃，水平相当高，永玉也称赞好。在我身边半年又学会了作图案和各种人物像，在考古所又学会了透视法绘图，多方面都作得很好，手又快又准。且很欣赏红红的耐烦、细心、敏感。她每星期四必到东堂子跟我学文物，和王序一道学，所以趁此下午教教红红，就可望得到多方面好处。（事实上红红画的稍稍加以指点就成了。红红已经可以为我勾勾参考用图，作来又快又极感兴趣！）在上海还听熟人说，师院或别的大学，新设“文艺系”，是全国性的新制度，课目新，要求广，吹、打、弹、唱、作画、写各种美术字，都得学。大致是为将来工农文化干部作准备。北京条件好，今冬小学毕业，若还有一学期空着，或回去过晚，来不及加入本班，即可以较好安排半年学习。各部门都有熟人，并且还是第一流高手，又都在教学，尽红红凡感兴趣（以至于不甚感兴趣）的，有机会都学学，艺术各部门如都能有点点体会，有了点基本功，将来必大有用处，是十分显明的。学到一定程度，将来发展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主要职业即或仍是中技毕业后二级工，在这个基础上，还有的是广阔范围把业余转成主业，得到充分发展机会！至于写作是更不必为之操心，随同看杂书兴趣，很快就会得到显著进展的。现在写千把字文章，也作得有条有理。

大来信，也曾提到北京始终还在防震警戒中，趁这个秋天，各处能走走，和妈妈一道，也许是一种“可取”办法。

即同意你设想的一部分，终点到自贡落脚。事实上，这种设想，过去极平常，目下已近于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据最近从黔中来的一个朋友说，这种设想去年还好办，今年可无从实行。因为一路即可发现情形已变，任何省市食住都不方便。市面的乱糟糟处，也令人难于习惯。满街大字报，即使人情绪受压力，总仿佛随时就将会爆炸似的（一切还像是起始，不像是三几天能结束的）。经常远距离跑材料的干部也受不了，何况久住北京的我们？所以能回即早回，不宜回，大致也只好留下不动，想办法另找一个熟人小楼的一角，暂时住下为得计。想出门，路程即再短，也会感觉到两处差距之大，不易形容，也难于适应。除非万不得已，总还是“动不如静”也。这里找个比较安静的小住处，还不太困难。只是解决一天三餐中的午、晚两顿，自力更生的来解决，妈妈恐办不了。仍在五舅舅处吃，则五舅妈负担未免过重。因此每天吃饭，对我说来，情绪上就总感觉一种特大负担。所以即此一事，照我设想，也还是如能回去，还是即早转回“老窝”为心安理得。这里住下去，虽一切平安，心中还是极不安。北京即还在继续震动中，且在今冬明春有可能出现大震，只要不超过八月那次震幅，就无所谓。即或中心在宝坻平谷一带，距北京为近，房子大墙经新修砌，如震幅较上次大些，也不至于坍毁。若恰巧中心是北京，且在五级以上，和大几百万市民共命运，倒也不错。半世纪以来，经过了多少事故都幸而免，正如古人说的“吉人天相”，若这一回终于还得在大震中完事，唯一憾事不是本身，只是工作未能有个较好交代而已。

大来信，帆帆户口经过许多方面为努力，许芳出力最大，

王伯伯也为提供便利，已得到将呈请书加上附注上交市级审查，大致已可望得到合理解决。总算是在四岁左右就正式把黑户口取消。

我的打算是，牙齿一作好，还是尽早返回北京，不得已时，我独自先返也有必要。只要妈妈放心，同意，这么办或许最省事。因为在北京两边都是平房，都是新修的，即地震不超过上次那么大，或因为中心距北京较近些，震感也比上次大一些，大致还是不妨事。吃的需要简单，在京供应又不怎么紧，易对付。更重要是有事可作，不至于把最得用最后几年在等待中虚度。

这里入秋气候极好，如副食品供应不过分紧张，住下来还是较安静的。妈妈身体近来也较好，我们前天曾和五舅五舅妈，加上个李医生伯伯，同去著名花果乡光复看桂花，地方在太湖边上，延长好几里，多年来就在阶梯形的山坡上栽培了桂花、梅花、枇杷、桔子，真是满山满谷……过了一个最有趣的上午。也是一生少遇的秋天，一切和做梦差不多。红红若同来，一定终生也不会忘记。

在上海时，住在师院一朋友家中，正是上海一首长传达"三不"禁令时（或是转传首都文件），你们在四川也必早已知道。望凡事谨慎十分，或可以免出差错。因为我们对一切事多无知（实可说极端无知），少说话即少过错，务望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好。万万不要书生气，来应付明天。明天社会变化大，只有从工作上热心耐烦去尽职，用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态度，帮同工人共同提高，这是对党对领导都将受鼓励的。万万不宜把个人能做到的而用来期望别人（特别不宜期望终日接触的党领导）。不要自以为是，即在某一时近于受鼓

励情形下，就“信口胡说”。不少“长”字号犯的错误，就是由说话而来。要明白现实，才能免疫，自己可望不随波逐流而堕落。“明白现实”不是“承认现实”。某些腐烂各有不同起因，也就绝不是一二人所谓“仗义执言”就能纠正过来。有许多许多事在最上一级比我们懂得既多又极清楚，但解决办法处理方法总得通过运动才有好转希望，决不是少数人感想所能起作用。某些方面我们都得向妈妈看齐，才可望较少出差错。九月来的参考消息有不少外国人对主席故去发表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不妨留下来多看看，同是赞颂悼念，有不少措词都极得体而有深刻内容。

并候两好。

从文

十月六日

19761012(1)
苏　州

致张宗和

宗和大弟：

七四年你和文思大嫂到苏州住了很久，闻三姊说，还和你们玩了不少地方，你的身体心情显然都有好转。不巧我赶到苏州时，你已回去，来不及谈谈天。这次因北京受唐山地震影响较大，朋友劝我们“不妨暂时南行住住”，因此一家大小四人，在匆促中成行，在小五哥处作不速之客，一住即不觉二月，不免把小五哥一家闹得个人仰马翻。特别是孝华五嫂，每天不亮即得上菜市，为购副食品而战斗。（排队挤扯剧烈程度真如“战斗”。我和三姐还只去看过一次，也弄得个头昏眼花！）继续下去，恐终有一天为此而身体弄垮！因此每天上饭桌时，心中总不免感到异常不安！近日正在重换全部牙齿，估计到月底前后，或可完成。完成后大致还是将即早返回北京，和七百万市民共命运，接受今冬明春可能会出现大震动的考验，为心安理得！半月前，你们学校谢同志来苏工作，有机会听他谈起些你的身体情况，和家中大小情况。据我个人意见，觉得年纪既已不小，体力精神又不甚好，在某种可能情形下，放弃了教学理想，或暂时探亲或决心退休，和家中大小一道转移苏州再试住一年半载，换换地方，换换空气，也许对你今后各方面都有好处。因为从趋势看，苏州

究竟还是个可望比较持久稳定的地区。乐意读点杂书，这地方图书馆总还可得到方便。至于多年来搞的历史教学，照我所知说来，不妨放弃了曾经有过的不切实际假想，并不什么可惜。因为社会变动剧烈，不少历史问题，常随同新的要求而今昔不同，地处偏远，恐不易即时把握得住。目下即以科学院之史学所而言，搞这一行的熟人，也难掌握倾向。比如联大一相熟廿年学生王忠，随同范老手边编改通史，入党也已多年，又如过去在中国公学学生罗尔纲，主持南京太平天国革命纪念馆，并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也搞了廿多年，近来都近于闲散，无事可作。而在拟议中的通史编写，却闻曾有由原北大国文系未毕业，任记者多年，后转北京出版社工作一同乡，准备去南口机车厂和工人同编的计划。又闻王力①等教的那门课，也是得把讲义编好，由工农兵学生为改正后，才拿去工厂教授的。北大《中国小说史》教材，过去曾经由六二三年一年级同学所编写，作为四年级教材用。如此如彼都不易从常识得到理解。我这廿多年，对于学校中的文史教育改革情形，已完全无知。就所听到的点点滴说来，不免深幸解放初即决心改业，转入博物馆作“说明员”为得计。一方面把学习方法、对象作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又把“为人民服务”从工作上作实践，改业早，机会条件又较好，因此失于彼却得于此，得失相较，便显明看得出“改弦易辙”是对了的。从表面上看，过去搞了近卅年的写作，已完全失去意义，精力近于白费，至今还为不少友好感到惋惜（或不平），事实上，新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所需的是精力集中和耐烦认真处，就完全用的是过去搞创作的坚持作战习惯而得来的。既无任何内部的特别过人禀赋，也无任何外来的神

秘启示，所用的还是老一套本事。所稍稍不同处，只是搞创作基本动力在把客观存在用主观综合能力来重新拼合。搞文物研究，则重在把客观的一切，先作纵的排列，再作横的会通，再引申文献互证，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来作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加以判断说明而已！正当大多数人都把学习两论当成一种心得，来大写文章，或在什么会上大发高论时，我却从不写什么心得，也不发言。只是把两论中提示的精神，转用到研究工作实践上去，而同时用“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及“古为今用”作为生命中的燃料，因此凡事总只先考虑国家，再考虑个人，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一成习惯，不仅仅是在所搞的问题取得了显著进展，即个人情绪和体力健康，也显出了“惊人奇迹”。好多年来都是吸收多，消耗大，新陈代谢增强，人却像是越老越天真。把一般所谓个人成败得失完全置诸度外，永远在为事、为人设想，搞工作，主要目的是“共同提高”，而从不意味到“成名成家”。因之不少人还从一点一滴见闻中沾沾自喜情况下过日子，我却从不把个人所懂的加以保密，总是“有求必应”，只要对于某一机构有用，任他们拿去照相或摹绘，作为资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多年，受各校委托，并得文化部鼓励，先后为六七个大专院校文物教学室收集文物，花了近十万人民币，不仅从不稍存私心，把什么好而贱的自己留下，从中取巧，占点小便宜。甚至于总是做“赔本生意”，有些买不到的，便把个人所有的捐去。

据我个人的“学习”和“保健”经验，凡事都有个“惰性”、“习惯”在支配，“积极”和“消沉”也脱不出这个规律。我曾在较长时间中，把自己作为试验，结果证明是对的。

其所以到七十五岁，还经常每天由早五点起身，作到晚十二点才休息，除了吃饭及饭后停一会会，总是书不离手，图不离手，习惯一成，即欲罢不能。同院住的几个老同事，都以为持久到一定时候必垮。有个老大娘，甚至于经常在半夜或早上必扣扣我的窗户，探看探看我是不是已倒下。其中一个同事还是个快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干部，因为一度轻微中风，保护自己身体十分谨严慎重，什么药都吃过了，总还是不见好转。原本我们少过从，不甚相熟。到近来，彼此都不上班，才发现我活的方式完全是另一套，在持久工作中，不但没有垮，却精神饱满而遇事乐观，到难于设想程度。对我了解也因而有所增加。可是始终难于理解事，即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我学会了用“为人”而“忘我”，他却放不下个“我”字，反而把自己束缚住，弄得个十分消沉。用个领导常态，对待自己，似乎没有了“权”，也就失去一切。我则永远只用个普通公民看待自己，不管什么有权无权，却总永远认为活一天就有责任待尽，也能想方法去尽这种责任。比如说，这廿六七年新改的一行，在新社会的变动中，若又完全失去了意义时，就还充满了第三第四回改业再试试看的勇气和热忱、以至于能适应配合得新要求更好的信心！总之，凡事能想到话下来，即有努力工作的义务，和把工作搞好的责任，而这么想、这么作，同时也是个人活下来的一种权利，那么，任何客观的变动，都不会更改主观的努力，以至于对国家的热忱。（你能这么对待国家和个人，什么病全都好了，什么病也压不住你一直向前，什么大小委屈也无所谓，什么事也不会感觉可怕了！）这将是使自己越老越精神的主要原因！我已快卅年没有

为什么人写过一张字，一是“作家”所有的好处还主动放弃了，那会再来从这方面来插一手，博个什么“书法家”空名。直到今年春季，流亡到美国的梁实秋，为台湾造谣帮腔，作文以外还讲演，说我和冰心都在文化革命中被折磨死去。还说“像沈某某这种人，那有不死道理!”事实上呢，我在这廿多年中，活得比许多旧同行老同事都有劲头，都活得还健康，甚至于还可说更自由。深一层理会到，为配合新社会的新要求，主动作自我改造，不从空话作起，却用实践去努力。要求于自己格外严，要求于人却极轻。不写字冒充“假风雅”，还有个原因，即觉得这一行死去的既有鲁迅，活着的又有郭沫若，“天下定于一”，生死作家都有了一个人，就够了。我再来附庸风雅，似不必要。可是香港方面熟人办了个谈书法的《书谱》，为抵消梁实秋的无聊谎话，把我偶然写下的一个条幅和文化部长茅盾所写的字并列，还有意抑彼扬此附加了个短跋，说我是作家中唯一懂书法的人。说的当然近于半开玩笑的好意。其实写字在历史上从来多是在当时，谁官最大，谁就写得最好。我学这个，先一时主要也只是抄书快，解放后则作记录赶得及，一切重在实用。因此一来，虽近于不得不破戒，不到一年，就又为熟人友好涂抹了上百计的大大小小字条，还只是玩玩性质，有意打破风雅人习惯，始终只用七分钱笔，三五分钱高丽纸，涂涂抹抹。并且还大中兼小，不让纸有空白，以填满空处为度。不管对方是谁，还故意在末后附加些按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钱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因此我想到你十多年前，似曾说过想写写字的旧事。过去曾不甚赞同，以为费力难见好，不如从“实用

主义”出发，考虑搞点别的什么。现在看来，倒觉得如能始终用个“玩票态度”，写写草字或隶书，或许还是一种有保健作用的方式，一成习惯到“欲罢不能”时，大致就在精神上会起真正休息作用，体力转好亦意中事！

我和三姊避震来苏州已过二月，本意至迟到十月末必可回去，因为估计到可用生命至多不过五几年，却还有一系列事情待做（待完成或待进行），必需争时间赶赶，才可望有个交待。社会即或在剧烈变动中，有可能到某一时，会使得所有努力完全失去应有意义。而且北京附近地下，说不定在今冬明春行将有大震动出现。我觉得还是能即早回去，和六百万市民共命运，同受些天摇地动考验为合理。如真的大震动骤然一来，在小小工作室中和所有一点工具书一同完事，也心安理得，对得起国家和个人生命。只要三姊能放心，她却不妨留在苏州，因为她已退休。我是终生不用退休，行动又可自由，但为作公民责任计，还是以即早能回去好些。这也可说恰是一种惰性习惯在鼓励我。本来曾想到趁此不如在南方各省绕个大圈，由四川再返北京。因为上路似乎有“行不得也”现实，只好把这种希望待诸来年了。

并候大小佳好。

从文

十月十二

① 王力　字了一。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61012(2)
苏　州

致沈龙朱

大弟：

前几天大雨中，五舅舅和五舅妈到车站去接小平，在车站一树下谈了些些北京情形。亏得他们，才共同把托小平哥哥所捎带的一大包东西取回。(事先得到入站券二张，一般人有电报也不卖月台票。)吃的十分得用，衣刚得用。照习惯，旧八九月秋季气候有一阵子相当稳定，估计前后所带已够用，不必再另寄。闻小平曾说及，三号西郊还有小震，在三楼感觉动摇。又说你把房中已收拾得挺好。有关搬移床铺，若用平板车，向外借似不甚方便。记得西单电车站附近即有一平板车运输站，为省事计，不如花点钱，商量运输处雇一车，或许二小时就可解决。

这里正拟趁天气好，就苏州未到过地方，隔日去一处看看。妈妈已补装了二牙，我的全部更换，九号作第三次试样，允为月内赶成。待得到北方比较可靠消息作参考，决定行止。如今冬明春即有震动，不会大于上次唐山，而中心又较远时，我个人觉得，大致还是以能北返为合适（百科也有信来商此事)。到决定后再去接红红。至于帆帆，照永玮意，暂留徐州也好（不过据人说，南方重点，似恰在徐州)，因为在铁路线上，接她时也省事。红红则即或因回京过晚，已不能入学，

亦无妨。正好有机会为安排安排，让她认真学一阵子画、塑及绢人等等手艺。如有条件还拟找个内行，为买个小而旧洋琵琶学弹弹。学得兴趣较广泛，将来得用。据大舅舅学校来的一个文学系教师（来外出取经）说，今后大学或师范国文系，都改成文艺系（或另增文艺系），吹、打、弹、唱、画、塑、写美术字、搞宣传诗歌……“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上海师院已开课）。大致是为“工农文艺干部”（培养目的）而设的。样样有点基本常识，今后用处多。即或在势得于初中高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二年，又或初中读完后，就得入中技而后到工厂做二级工，由于学得多，懂得多，在工厂就极得用。或许还有更多方便机会，将本业放弃，而在业余的文艺各部门中若干部门，得到更多充分发展的机会。小虎来信，也早即考虑到两点：一是年纪还小，缓一年升中学或更相宜一些；二即如艺术爱好兴趣广，能在北京有机会就艺术各部门打点底子，将来在农村、在工厂，用处都多。所以回到北京，如来不及插入原来学校班级，就为照计划安排半年文艺各部门学习，所得进益，必然将比在学校还有实用。（因为这次去上海，得到不少好书，属于世界名著，其中有一部分给她看看，也会扩大她的阅读能力和兴趣的。）我工作中有些附于文字说明内，简而有趣图像，各种生动活泼的兽物和人的图像，只要得王亚蓉稍为指点指点，就可由红红完成。这次到苏州我在午睡时，她为我画了个简单速写睡态像，旁边注上“爷爷午睡呼噜呼噜”八个字，又另外画了个树枝，因为纸张空处多，我用做信笺，给上海住程伯伯家李宗津见到时，觉得极有意思。后来把她在这里为行将拆去的楼房（妈妈等从小长大住的楼房）和旁边月拱门作了幅铅笔画，一

共费了四个半天（有两次还是在强烈阳光下）完成的。把迎面楼房上下五个窗子，或开或闭的窗门，和正面大门两旁假洋式方柱，及上面堆灰而成的半圆形卷草装饰，及右侧那个月拱门，门上的屋瓦，都作得十分完整而逼真，比例也极其准确。带到上海程伯伯家看到时，大家都称赞，认为大有前途。李宗津伯伯且说，此后不必照学校老一套临摹假洋人石膏，尽可以照此随心所欲画下去，到一定时候，就作品方法上略加指点，就成了。还不妨听之照年龄感受，加入一些个人的幻想，涂色、构图都不必循常规，一定会得到迅速进展的。——李在五七艺术电影系教绘画，作人像特别出色，这次同住一处，为我用二小时作了个速写像就很好。又为一个女演员，用两个上午作了个油画半身像，更作得格外出色。他在美院时间久，附中教师多是他的学生，将来如那边招生，我想也不妨让红红去试试。若重在当面过考，红红一定作得相当出色，大有取中希望的。这一切当然都近于目前我个人的假想，还有客观存在另外一种十分严重的社会变动现实，比地下震动可能还影响大得多，任何意想不到的可能，都会发生于朝夕间。因之任何希望，到时亦不免成为泡影。但是这种种，如果属于未来的“必然”，也就应和亿万人民一样，只有在某一时，听其来临而加以接受。至于对红红学习可能的实现设想，还不妨就事言事，为作些安排，比较合理。

我们这两个月吃的尽够好了，可全是五舅妈每天早二三点即去战斗的结果。即此为止，也使得五舅妈够累了。若延长过冬，势必非把她真正拖垮不止。若北方新的有关震情分析，为今冬明春近于肯定会有幅度较大影响，比上次唐山之震还广泛，我们还是得留下，也得想办法找个住处，至少能

使住处稍为他们匀出一些空间，其次即最好自己解决三顿吃的。住处也许容易有办法，吃的不大容易处理。更难得到合理安排是工作。在这里，虽有书可看，但用时却大大不够。苏州市图书馆近在咫尺，也无补于事。因为应用的书只有搁在自己房中，以至于床前、床上，随时查对，才和头脑记忆相呼应，即时可以记下来。特别是涉及文图互证问题，在这里是任何工作也难进行的。一生可用生命既有限，这么搁下去近于白费，太不经济。所以如照我个人对国家负责而言，还是不管地动天摇后果如何，俟牙齿一装好后，即早返京为合理。即或从另一角度而言，明日社会的变动，可能比任何地震影响各方面还大，在这个变动过程中，我的工作在任何努力下取得的成就，都大有可能在转瞬间即失去意义，不仅难望有出版机会，甚至于一切积累的资料，也难于保留。至于所谓"接班人"，更越来越无可望。唯其如此如彼为势不可免，便更应当尽可能争这三几年有限生命、可用时间，来把待完成的工作有个交代，待进行的搞出个有条理的纲要。某一段落得用什么图，什么书，某某图和某某文，相互印证，可得到什么新认识，个人既心中有数，先为写出目次来，作来也就不甚困难。寄希望于万一，即自己还能在另一时能完成。即或只能搞出个头绪，也还可为后来接手搞这个问题的有线索可寻，而省事省力，少走不必要弯路。这才像个名实相副的"文物研究工作者"。只要能得妈妈同意，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计，能让我独自回京，就东堂子住处杂图书条件，把已进行近于收尾的、去年搞的十个小专题告一结束。另外把心中早已有数的约十个不同专题，分门别类集中集中图像，做个初步排队，写出个程序（如像家具发展史、金属工艺进展史、玉工艺进展史、丝绸图样及加工发展史），某物某时用某

图，并参某某文献，排出个条理分明的纲要，是毫不费事就可搞出的。能再作出十来个专题，争三年内完成，是极有把握的。因为涉及图文相互印证，引用材料过于杂泛，所有受过正统文史训练的文物工作者，受传统做学问方法束缚，看来都不大可能寄托以希望。必须用个崭新的学习方法，来从物奠个切实基础，又能会通其他方面杂文物知识，且善于综合运用，有所会通，才会得出新的理解，新的结论。我方便处正是缺少任何旧框框束缚，而经手过眼接触了以若干万计的不同实物，记忆力又特别得用，相去遥遥的，彼此若毫不相干的花花朵朵，到探讨它的相互关系“促进影响”或“制约影响”时，都可以在不甚费事情形下联想到，因此对工作特别便利，所以文图互证就容易落实而不必辗转抄引前人所说，自得新解。这廿五年改业搞这一行，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就是这种原因。且受特别鼓励和支持来主持服装研究，也为的是方法新而又还切实而来的。主席和总理如今都死了，我的责任却还待尽(这一点，能及早回来事实上是十分近情合理的。糟糕处是这边既说不清，回到北京若又和上面说不清楚，不让我始终留在工作室，就无可奈何了。十二日)。

上面有人能继续点头，当然极好，即一时间或今后已无望能得到支持，为了回报两位伟大领导的对我期许特别厚意，我将依然必尽在这几年内，就已得到的理解基础上，求进一步取得些新的成果，新的进展，才算是并不白活这廿六年！以北京之大，国家有多少重要人，重要事，都还必须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我能赶回来，和国家首都几百万人共命运，比留在苏州有意义多了。所以即或今冬明春，有较大震动可能出现于附近，我觉得在大震未到以前，能守在东堂子书桌边

继续工作，到震动来时再接受一次严重的考验，与工作共存亡，还是比较合理。至于妈妈有无必要回来，或许还要进行点说服工作，乐意回即回，不回无碍于事。只要能不为我安全和健康挂心，留在苏州好，万不得已时，带红红去自贡也未尝不好。我最多能工作也不过四五年，不争争时间，不成的。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甚至于也对不起这个生命和家中人。我的健康不过是平时把应吃应喝的为作点事先准备，就成了。在近于忘我工作中时，消化力特别好，平时要求水平既不高，到工作中就不会挑精拣肥，只要容易吸收，便于消化，即成。首都供应今后即或将逐渐受一定限制，与其他大都市差距过大不是好事。多一个我总不会就难于过日子。此外担心处，即每当工作精力集中到某种情况下时，即不知饥渴，不知昼夜的进行下去。但这也是几十年来久已养成的习惯，体力已完全能适应。过去廿卅年搞创作，缺少这点集中精力作战的耐性和信心，那会取得在工作中的纪录突破？甚至于可以说，没有这一点持久的天真和热情，用在工作上，那能会有你们？前一段工作在社会剧烈变动中，也许近于完全失败，早失去了应有意义。所以到了五十岁，还近于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决心改业，放弃了所有一切，来“改弦更张”作新的学习，一一又从头学起。可是凡事由无到有，五几年中，又重复把工作和在进展中的社会发生新的联系，使新的工作，适应新社会需要，而出人意外迅速取得特别进展。“学习为人民服务”，把主席所指示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成就，落实到新的研究上和生产上，使得“古为今用”的伟大指示，成为工作中的现实。所采用的学习方法，虽大大不同于过去，但所依赖的持久、有恒的精力集中，学习探讨的精神情况，事实上

还是一脉相承，由于行之已久的习惯而来。甚至于是把原有习惯加强而得到的。绝不是什么比人天赋独异的聪明出现奇迹，只是持久、耐烦，加之客观机会条件，共同达到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别的同事同行不可能知道，妈妈却完全明白！她目下还不明白处，是照一般常识，人的精力总有个限度，年事较轻时，伸缩性较大些，过度使用精力，仍可在一阵间隔休息中即回复过来。上了年纪过“古来稀”以后，便不能不要承认“老”之已至，过分好强必然会出意外。事实上许多工作，都受习惯惰性所支配，半世纪以来，正因为遇事总是倾全力以赴之，早已成为习惯，从习惯中我恰如同一个结构简单，用油省，效率高，经久耐用的机器，经常只要擦擦油，稍加修检，就可以在较高速度下，维持运转正常的习惯，而远过许多牌号新，外表美观的什么扎实得多！即或总有一天可能会因过于衰老，心脏不抵事，伏在书桌边报废（这也是合理的报废，十二日）。但就目前看来，还是以后很久事情，不大像会在近几年出现的。从许多方面检查，我都像是心情比身体还年轻得多。生活中、工作中都还充满一种青春生命期的幻想，没有丝毫老态。工作和一般人比较，像是支出未免过多，而事实上却可说马力并未开足，只使用到中等程度，还保持了较大功率并未使用，近于白费状态的！内脏中的消化力既无什么毛病，新陈代谢便极其正常。呼吸系统也无大毛病，至多只限于在感冒临近好转时，血少粘合力，鼻子会出点血，别的均健康。心脏方面前十年廿年中虽因主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良，常感隐痛。血压经常又偏高，但即在咸宁高到二百五十，低压也上升到一百五十，胆固醇也高到三百六十以上，头亦因之经常感到沉重，有时走路也不

大灵便，我还是一个不在乎，凡事照常。近几年可能是另一组支血管代替了报废的主动脉，而照林葆骆医生的劝告，试吃蚕蛹也起了血管软化作用，这几年健康且似乎有了基本变化，整天在工作桌边，这里看看，那里抄抄，由早五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从不感觉疲倦。消化力则在家中，除了三十岁的保姆比我高一着，和红红比较总接近平分锦标。额外的什么副食，我照样还吃得多一些。所以从各方面看来，我即早到了可作“逍遥公”的年龄，可是却绝不宜作“逍遥公”，除非被什么外来客观力量所迫，将永远不会作“逍遥公”。甚至于也绝不让“逍遥公”的情绪有产生存在余地。因为一生凡事由无到有，主要动力，都来自一种出发于生命本身的勤快，虽在发展过程中，曾有幸得到几个师友的特别赞赏，给以助力和鼓励。但赞赏处就正是那点凡事无所谓的一往直前的进取心。而不问干什么，又总是从国家大处出发，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前一期的师友赞助与鼓励，还可说只属人与人的友好关系。在解放后，在新的工作中，又复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给以信任、鼓励与支持，则显明已超过私人的友谊，是明确肯定学习方法、工作态度、实践努力，都对于新的社会有用，得到认可的结果。所以在这廿多年中，从一般世俗印象看来，我的存在，可说是十分寂寞，大大不如过去卅年老同行的辉辉煌煌，却近于蜷伏在一个静沉沉、灰扑扑的小小角落上，默默无闻的工作中，过着一种近于“土拨鼠”式生活。也即可谓一种完全败北“垮”了的象征。可是“垮”是表面的现象，事实上若把时间用三十年或半世纪作为度量单位，我可并不垮。不仅新搞的一行能为社会认可，即已成过去的四十年前所搞的习作，也开始可望作出更客观的清算。

不仅在国外得到较好的评价，在国内，情形亦已不同于解放初期的“一笔抹杀”，可望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重估价。事实上，忘却了这一切得失成败的，不是客观社会对我的再估价，反而倒是我个人把我所有一切，只看成一种学习过程看待，在社会还并不忘记以前，我自己就把它摔了。绝不会像一些名分上是“大作家”的“小家子气”，稍有所得，就自视极高，以为对社会进展起过非常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早为身后名计，把些因缘时会而写成的文章，用特备稿纸，反复誊录得十分完备，自视之重，考虑之周到，用心之深而巧，即不下于其作品本身……历史将来肯定也会为作出更客观可信的判断，不过时间有迟早而已。

社会变动虽无比剧烈，历史规律，还并不因之即完全失去意义。学历史到有一定理解时，就可知现实存在的种种，实源远而流长，不仅“由古可以知今”，亦“由今可以会古”。社会组织结构变化虽迅速而巨大，人的与生俱来的弱点或长处，真正本质上的变化，却总是相当迟缓，有的当以若干世纪计，有的或且还会受二三十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关系的习惯所束缚或影响，不易摆脱。表面变化大，本质变化却极微小。明白它的连续性多且深刻，则近于古人所说的“明道”，明白它的规律性，也更容易保持一种“永久性”。有了这点认识的人，未必能使他“官运亨通”，生活得更幸福，或永远一切平安。可是却肯定可以使得他还未报废以前，活得更健康扎实，更有精神，更能在一切不意而来的挫折具抵抗性，对于未老先衰的心理上的疾病，又具免疫力，则十分显明！

从文

十月十二午

得到王亚蓉电时，我们就预料到，不久必有较细的消息得到。从今天下午四时来信，才明白北京果真又复进入新的警戒中。大致二姨处也会有北京方面的新消息。我们估计是她和耀平姨父，都有可能不久将来苏州住住，或过冬，或在十一二月内得到更新的解除大震的可能证实时，才会考虑返京的安排。至于我，回来时住小羊宜宾大致是较好的。也可以问问周明，照我的年龄，实在已无从随同大伙到日坛或农展馆露宿过冬，也可以援“老”、“废”之例，容许不必远跑郊外，能留在本院或东堂子过夜，即守在工作台边接受大震来时的考验，至多只要在院中站个一二小时。得到许可，我觉得还是能回来继续工作，活得较有意义。不妨在便中试为问问周明和东堂子的王先生看。因为住在这里，尽管相当安全，生命实等于白费，即或有的是可玩玩的好园林，我活下来那里是这么过日子混日子的人呢？所以如果回来就得随大伙同行动，不回来又实在闲不住，就得和王亚蓉商量，为把那份服装说明（李、胡二同志为重抄的）稿件寄苏，争时间重校后，我自己来重抄一份。随同把另外那个十个专题图像为寄苏，我争时间把说明写出，今年将尽可能完成一部分，才算得不虚此一行。也许能作的只是前者，至于后者，则因所用工具书一大堆，记忆力再得用，也只能记住某某书，某一项目里，有涉及某问题的记载而已。而更详细的具体内容，则非书在手边，随时查对不可。把书全部寄来，分量又未免过重，这里且无安放处，不是个办法。——在这里真如“坐以待动”，实在不是个自处好办法！即或在不久将来，北京近郊真来一次唐山式的“地动天摇”，死伤人以若干百万计，住

处的一点工作积累和所有工具图书东东西西全部失去后，我们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所以照我的打算，只要能得上面了解，容许我在预报时，还可以不离工作室，即因之而牺牲，也无所谓，还比在这里由“一事不作”到“无从作任何事”为合理得多！因为在大震以前，还可以守在工作室坚持不动，而在大震后幸而不死，还将依然不离工作室也。所以目下虽正在和百科等商量，看他们如何作计。其次，即假定必须在这里过冬，如何安排住处。三即有了比较安定合适住处后，再设法为把可以继续进行的工作，作特别挂号件寄来。虽这么设想，其实也可能多近于不切事实的纯粹空想。因为明天事，我们毫无所知也。

从文

十二日晚上

我房中务必不要再费神去清理，因为俟我自己回来清理十分省事，不至于反增混乱。因为主要部分均已存王序处。零星的更不要乱毁。

19761019
苏　州

致程应镠、李宗蕖等

——给程流金一家

流金、宗蕖、小妹：

这次来上海一住十天，不免把你们大小安静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宗蕖和小妹，为我而忙，心中实过意不去。或天不亮即上菜市为副食品而战斗，或陪同我上街买这买那，既费事又花钱不少。我回到苏州，已简直像个“运输大队长”。出站时，虽近于经过“武举”考试，勉强及了格，依然不免受老伴小小谴责，说：“大吃大喝不算，还好意思带了这么大包小包回来，真像是前清抚台巡月！”过去抚台出巡，府县必大办招待。一大群随从官吏，不仅把好吃的吃个精光，临上路，还照例把府县从当地豪绅大富人家临时借来的陈设房卧一切，也一捞而光。我这回却采用“走单帮”方式搂去那么多！事实上，坐在我位子对面一对壮年夫妇，就早已估计到我是个“走单帮”的老头子。可是听到我和小妹用普通话对白，开车后，和我聊了几句闲天，便认定我只是南来不久的“北京佬”，是用“做巡抚”的办法“走单帮”转回苏州。所以快到站时，便安慰我：“只管放心，先到车厢门口等待下车，再到窗口来接包包。”我一一照办，他们为把几个提包从窗口放下时，知道分量不轻，还充满好意说：“老先生，没有人来接，我为你提过那边站口吧。时间

早，车一时还不会开!”我当时不好意思麻烦人，故作从容的等下去。看看站上人快走光了，车还不开，车窗口有上百双闲着的眼睛看我“过考”。一面试照小妹方式，把主要的搭到肩上去，另一件提到手里，开步走时，虽记住王辛笛说我还“鹤发童颜”，事实上，在众目睽睽欣赏下，肯定是“相当狼狈”的。如宗津恰好同车，为从后面作个速写，那才真正“动人”!

这次南来，有机会和你家四人在一起住这一阵，也可说是近十年格外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眼见到宗津作画妙手通灵处，真是“笔下有神”!至于小妹的旺盛青春生命，在接受新社会的人事教育，面对“现实”得来的种种，从近于绝望的压抑下，对客观存在感到“无可奈何”，但是在摔不掉、摆不脱的情形下，还是忠于职实的去接受。矛盾重重中，青春生命的火焰，可还是燃得旺旺的。总的说来，“接受”和“抵抗”共同存在，正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教育”。在这份教育过程中，会使得她生长得比我们所谓“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人，肯定更扎实得多，也中用得多的!这是一种新的最可爱的典型，我见到过不少，多相似而不尽同，对我也就是一种教育!这应当说是最足以寄托“社会转机”希望的典型!比我们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社会教育下生长的人，受的压力还直接而沉重，可是抵抗性、免疫力，因此一来，也比我们强得多。我深深相信，这一代人可做的事情，可负的责任，也必比过去大而多过若干倍。应该永远鼓励他们有“向前瞻”的勇气和信心，把身心锻炼得健康而结实，培养出“破藩决篱”的“冲劲”和“韧性”，才是道理!我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虽因即早就下了改业的决心，明白所搞的老

一套，已失去应有的意义，只能改弦易辙，从另一方式的工作里，作些新的试探。希望剩余下的一部分生命，也许还有可能做点别的事，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又不至于受过大干扰而失去安全。所以从五二年起，即或有种种机会，回到过去本行中去，且明知只要乐意去，“生活”和“社会位置”即刻就可得到改善。可还是乐意放弃了“作家”的空名，与由之而来的种种实惠，用个“破甑不顾”老办法，不折不扣的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也用的是一个笨而可悯的方式求实证！这种新的考试，看来是近于得到了通过。但客观的种种变化，却越来越剧烈而倏忽得出乎历史规律。所以我的一切努力，从总理故去为一道线，也许又将近于“完全失败”，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显明。所以看来最后这五几年可用的生命，也许还得作第三次改业的安排，亦早即料想到的意中事！熟人必又觉得可惋惜，我却只是“来即接受”。独轮车终究只能当独轮车使用，配合不上社会变化，是必然而非偶然！更新的明天，说不定又会在“人弃我取”意义下，在所有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作家”，为种种原因全失去了用笔热忱和作用时，我却为了“明天”，或许会重新用个近廿五年从年青人给我的教育、启示，来重新考虑如何安排一下这五几年生命的！因为求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似乎即感觉得还有些新的责任待尽，也可尽。尽管到头来，还不免是一律“报废”，可是并不因报废而失去这点永不失去的童心！

你家小弟的事情，我回到北京时，将先给支同志一个信，问问他所主持大生产社情形。弄明白情况后，就和他商量个

办法。凡是他力量能做得到的，一定将和照料关心小龙小虎一样的去处理小弟工作。至于我回京日程，本已定于十月内，据最近十五号北方来电、信，曾提及大震的可能性，还是占上风。或在最近发生，则只会到五六级。或在今冬明春，又或在明年某一时，震动将更大些，中心也将向北京附近百十里移动，以暂缓北返为合理。在这里住下，安全感当然较多，但一考虑到一些待完成、待进行的，早已排定，要争在一二年内完成的工作，总觉得与其留在这里，一无所为的过日子，还不如守在我那乱糟糟的作坊里继续工作，比较心安理得。工作尽管是近于报废情形下，还是要进行的！如上面规定的震情预报"人必集中"的办法对我有些伸缩灵活处，因年老而不必集中到日坛或农展馆，事实上我是乐意和那个小工作室中所有共存亡，且认为十分合理的。但为难处在说服兆和。她已正式退休，和小孙女不妨暂留南方为得计。我是终生不必退休，且不限以一定形式的上班工作，行动也不受拘束，正因此，我得从"做公民责任"出发，赶回去，和六百万市民接受共同的明天任何震动，是当然事情。难处在说服老伴，使她对我生活放心，不要以为我个人毫无生活能力而担心，就对了。最难通过，也许正在这一点上。所以初步设想，十月末若还回不去，大致就只好把一部分在收尾或进行中的材料寄苏州，继续进行，能做多少是多少。但一系列工具书和有关资料不易转移，若真的北京大震一次，作坊里的一切在瓦砾堆中报废，也等于生命报废，这么活下去，可说是真正可怕的。在这里，附近公园里每天大清早即有大几百人，至多不会过六十岁，却自得其乐的打拳练功，或喝茶，用小笼包子作早点，日子过得从容十分。我总觉得是十分可怕的。

我哪里会用同样方式做“逍遥公”消耗这仅有几年生命？总得想办法得到合理解决！

还盼望小妹和宗蘘为费点神，把上次从巴金家捎回的一些新印旧书，为分别用印刷挂号办法寄过苏州。附寄了五元邮费，上次在申古籍书店楼上（傍近收款人那一列摊出书）买的有关苏州织造材料，似只二角一册，十分有用。望便中再为买四五本，似得你从学校有介绍信才可买到。费神极感谢。国内搞古绸缎的跟我学得较好的只三五人，拟各送他们一本。他们极有用。另外一些新书和翻译小说，小妹已看过的，也盼能为寄来。因为这里有五个过了二十岁的女亲戚，多在乡下蹲了五六年才返回，有的还不算正式回来，或分配到成衣业，或转入工厂，一生将在二级工的位置上不易改动职业。唯一可用的业余时间，除了看点学习材料，就是搞搞家务。大多数都只能看看小说过下去，不容许有任何突破现实限制的幻想生根的。家里多是办教育或在大学、科学院工作的，可不容易得到几本有真正教育作用的新书读。从旧译文中想办法，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译本，也无法得到。读书或学习条件，比起小妹来，就差多了。我正在为想办法，从这方面来给她们打打气，但是可能做的事，尽的力，却未免太少！

这信写了好几天，因为被亲友拉去看了一回桂花。太湖边真正够得上叫“果园乡”的窑上的桂花。正当摘花时，有千百男女老幼正在忙到摘桂花。一个山接一个山，在阶段整齐的花树下工作，估计能及时摘下的，还不会到十分之二三，其余都不可免随同一夜小雨而重归泥土。桂花栽得并不太密，可是在盛开中多已把压得弯弯的树枝挡住行路人，无法通过。

真是一生奇观。另外又看了一回角直保圣寺的泥塑，大约是五代时作品，水即近宋式，非唐式法。天气好，在小市镇上吃得也很好……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新消息①，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对这次初初听来如“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象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把我在前信中为小妹等设想的明天，一下子全改变了。倒反而不免重新感到一点“杞忧”，就是更新的明天，要把青年问题由国家来处理得更合理一些，恐怕还要有些周折，折腾，甚至于还不免要受某种封建意识形成的习惯所影响，所干扰，走几年弯路，使年青人在希望中把青春送走。所以有些事，比如学习，有待于自己来解决的，看来还不少。旧的障碍去了，新的随之而来的“看不惯”，“受不了”，使人消极因素还是要培养“破藩决篱”的“干劲”和“冲劲”，才能加速促进社会合理化的进展。北京熟人来信说：“新的明天对于你的工作会感到需要，是明确的。”可是我自己却以为第三回改业，也因之提出了“更有必要”的证据，能照所拟想的做去，可用时间虽不怎么多，可做的事或更配合得上明天的需要。这只看看今天对青年的“学习对象”的提法，也可看出，“于无路处走出路来”这句话，尽管出于鲁迅之口，是不会特别提出鼓励青年一代真正大胆走去的。

这些日子，在上海或北京，能接触到的，感觉到的，必十分多，盼能把无忌讳的琐琐小事告告。苏州地方似乎也是“四人帮”向南京进行捣乱时一个据点。但是活动的方式，将受到一定制约，不会比上海某一区还花样多些。习历史的大

致都可从历史的进展中，早就看得出一个规律，即丑角佞幸，即或在任何新社会里，总还有的是种种机会向上爬，成为“宠幸”和“弄臣”，赫然不可一世。且因“投鼠忌器”，听之为所欲为，使人缄口结舌，同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可是这些丑角，却迫不及待的，在为人造陷阱时，预先为自己也作成了更多的陷坑。又自信极深，以为如何如何，即可趁机会做更多的坏事，同时也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但冰山一倒，终不免弄得惊慌失措，自招毁灭。“四人帮”的恶行，前后恰恰十年，这个历史规律却又在中国出现过一次。我们不仅由今可以会古，亦可以由古可以鉴今。社会尽管变得异常迅速而剧烈，这个规律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特别是从当前推测“明天”，如何改造人思想，仅仅学习主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还不容易真正触着许多人的灵魂中的封建意识的残余。似乎同时还要把学习如何做人，还要把一些乍看来早已过时，一作具体分析，却还特别有用的做一个现代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原则，牢牢记住不放，学得深而又懂得透，他才可望对于某种巧佞幸进之徒的虚伪诡诈，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的种种坏人坏点子，能有“鉴别力”和“免疫性”，国家的明天，才会真正有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使下一代青年活得更庄严也更合理，而不至于成为阴险狡诈的丑角，把一切待发扬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长处，在重重挫折中毁去。下而至于使得八亿人民都不知如何是好，上而直到使得政治局中几个主要成员，党和国家的最高负责人，各因有所忌讳，除在会议上相见外，平时竟不敢作一般性过从。若不能从这种现实的形成，取得一点教育，十分谨慎认真，对于“城狐社鼠”可作隐蔽保护的根本原因，有所认识，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

约，则到另一时，还难免会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重复。更何况以目下而言，所谓几个特别突出的大知识分子，就早已学会采用儒家中“礼为尊亲讳，力避犯逆鳞”的心术，和近代政术中的巧佞相结合，用来维持他个人的名位。而且形成的趋势或影响，甚至于比几个彰名显著的小人还具有持久的恶影响。一方面鼓励到封建意识的抬头，另一面也为“四人帮”的小细胞作成培养候补人的温床。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作“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而十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今后是不是还有些不同认识？恐得有一二年时间才会看得出。

并候长幼佳好。

从文　十九日

此信曾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七色魇》一书，于 1992 年 12 月出版。现保存发表时的篇名编入。

① 新消息　指“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19761022
苏　州

致王矜、王亚蓉

王序、亚蓉：

得小龙来信，知道你们不久之前，曾到小羊宜宾看过了新修好的房子。他一定会谈到些从苏州来信中说到的点点滴滴。我曾去上海，住了十天，看看巴金和另外亲友，住处离市中心过远，出门换车、候车、并坐车，在路上一来回就得二小时，出去一次总得半天，还得主人作伴，所以预定人要看看的人，还不够一半，南京路也未去过，就回了苏州。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和北京不大相同，像是“现代派”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规矩。若无红绿灯，即开放，走路人可不一定遵守。主要是人多如流，路又不怎么宽，有红灯时人车还是可争空隙通过。不仅走路快，一切都快，也大有好处，如上车买票，百货公司买东西，都即刻解决，效率之高和北京地方比，可说一抵三。至少一抵三，正如我写行草字，一个外来陌生人是不易接受的！因之社会变化之快，也昭明显著，如市政建设，我在徐汇区尽头，七四年来时还有不少菜园地，这次来看看，就有好几十座十三层公寓式楼房，一排排的和火柴盒一般，平地升起，其间还夹杂有许多电子仪表元件等工厂。可奇怪，一般工人收人多在五六十元

或卅元左右，公寓式新住宅从外表看，一单元每月水电加上房租各费，也总得卅卌元，一家三个人有收人，住处也总得付去总收人三分之一，怎么过日子？熟人说，不少人大致都还有点“底子”，才对付得下。因此能住的人，不有“旧底子”即有“新办法”。事实上，或许还有别的不少新办法增加点收入？不得而知矣！此外苏州、无锡、昆山……到处都有新厂在落成，有的规模还相当大。水面上经营也搞得很好。水面交通早已改用拖船制，一船经常拖带驳船三四十只，和火车差不多，装载量可大得多。几县都属于河网区，每天总有万千列船队在动。我们曾去“角直”，看看相传唐杨惠之的名塑，三小时船行，来回就看过上百列运煤炭、石块和木料船只在湖泊中来去。成队大型水泥船也不少。有的驳船上还全是“半边天”掌舵。至于载货汽车，则用女司机情形比北京似乎还普遍。摇橹棹船，女水手且更多。庄稼收获也全靠用船运输，比车辆效果高而省事。同时便无从拖拉机化。搞庄稼的农村，生活或比住城市的好些，住处既好，收人也不坏。生活至少已拉平，乡镇上且有不少加工厂分布。所以都显得相当健康。个子瘦小却十分精神，穿着还像二百年前式样，也许还早些，可到宋明，袖子小，头搭花帕子，衣加花边，神气来兮。喜穿单色衣，不穿花衣。老式蓝印花布，还可在较小市镇上用自织家机布加工。可惜花样好的，特别是大花朵的被单类花样，已不多见了。廿年前来苏州时，还曾在旧衣铺见一笼粗麻布帐子，用六七寸大串枝莲花头布满全帐，又华丽又朴素，十分动人。当时只要六元钱，因嫌过重不买，其实这类印花布放在新的纺织物馆陈列，也还能压倒所有现代派印花绸子，给人以壮丽华美印象的。这里许多新

印花绸，简直是超未来派！

上海服务人员手脚快，有好的一面，可能也会因之出现坏的一面。因供应量大，进出数字大而品种多，郊区小小百货店，一半是新手，在习气中必然会出现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全国性的，而上海方面更显得突出。就在我住处附近一新开小百货店，一共只十二个服务员，账总有问题，试作重点检查，闻一年中的清查就有人（一个人！）能从货物进出中舞弊，贪污七百斤鸡蛋(有人一次买五十斤蛋)，一千五百多斤糖，和大几千元现款。且是个“内行熟手”，白天开展览会检讨贪污，晚上又成现行犯事。至于人数达到大几百或过千服务员的百货公司，如何清理这一问题，就不得而知矣。苏州地区，听说也差不多有相近情形。凡是有所管的，就有机会直接或间接纳贿舞弊。是不是“有权即有一切”提法的影响？还是因为先即明白管某一行的，可以在所管部门伸缩活动，因而才总结出“有权即有了一切”的结论，亦不得而知。不必大头目，本薪三五十元小干部，也有机会，或更多机会搞搞小手法。当然只是少数，影响可不小！总之，只要注注意，到处都可以发现“讲交情”的问题，起着主要作用。比规章制度有效得多。这是五七年以前少有的。由“经济”而进人“政治”领域，容易为生产上的“成绩”虚报。生产数字虚报，也有之，但到具体上交时，会感困难。至于什么“创造发明”，或先进到什么“超国际水平”，那就无从核对，也不会有人去作比较了。至于学习成绩的虚报，则有时是上下容许，且易受“鼓励”的。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某几天，就全体学过了什么什么，一到“相习成风”时，上下且能从“上头”或“见报”得到“自我陶醉快乐”。如这种上下相谎视为政治上所需要时，必然成为一种毒菌培养基，对新社会影响腐

蚀作用是显明的。社会变化大而迅速，这一月内发生的事，真是惊天动地，比任何一次地下的震动还剧烈。由此而开始，发展下去，能不能各方面负责的变得一切“实事求是”？看来还不大可能。四人帮之出现，不是突然事情！从小事看大处，似乎只有上而凡事重“实事求是”，才可望把来自下面的“阿谀逢迎”、“作伪取巧”等等根子去掉。所以说，“思想改造”历来似乎都指的只是下面多数而言，作用不大。事实上，也许要求于上面的少数还更迫切。这从近十年的“积累”，转而成近一月的“突变”，既给了我们十分深刻的震动，也同样从其中得到更深刻的教育。能这么认识，就可说应了古人说的“否极泰来”的国家真正转机(既是党的要求，也恰是八亿人民共同的要求)。换句话说，要少数能从痛苦经验上取得深刻的教训，把一切野心家、投机分子向上爬的“绳子”、“梯子”或有关有形无形的东东西西去掉，或严格的加以限制，使这些随同封建社会而延续了二千五百年的封建主或帝王由习惯而形成的种种脾气上、情绪上的弱点，还容易在人头脑、行为中作怪的抽象的癌，割除罄尽，面代替以不折不扣的“处理国家应付世界”决不能凭感情用事，必须让不可缺少的“理性”或“理智”抬头作主，唯物主义的思想，才可望成为真正处理领导这个八亿人民共同向前的动力。否则“四人帮”即已宣告破产，毒种子还会在各种温暖肥土壤中发育孳长的。前不多久，某“大儒”，事实上便是深深明白“儒术”，知随时应变，在蒋介石时代吃得开，换了一个新朝代，他只是毫不费力的略施小计，依照时式衣样，稍加剪裁，于是又成为“入幕之宾”，和“四人帮”遥相呼应，不同处，即前者是儒学底子，弄臣身份，巧佞更精微，不着痕迹。因之新社会里，还是个“不倒翁”。后者则以便僻邪伪争宠幸，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输赢在于孤注一掷，终于俄顷间即自招毁灭而已。这两种“博徒”都无市场时，国家情形就大大不同了。

我的新牙齿已装上，要完全适应，恐得有些时间。并且还得在试用期内反复去医院修修补补。可是照我个人设想，能在十月内或十一月初回来，大致还是能早回来好些。因为工作室里的大堆稿件，只有自己清理为省事。希望在廿五六号说服兆和同志，让她放心，同意我独自先回来了解一下情况，除了地震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震将影响到今后工作？如今冬即幸而可免地下中等程度的震，明春却仍有可能出现更大的震，那就让兆和同志带红红趁早也回来，再研究送小红上四川去，交还给她的父母，或让小虎请假到北京把红红接去。第三个方式，即我尽可能带了些工作不可少的图书，去四川或返南方，尽半年内把目下已完成的工作收收尾，告一段落，在进行又还可继续的，也尽可能搞完它——于是考虑第三次改业。也许当真还得改业。这三者，目前都只近于主观空想，也许无一可以成为现实。但从任何方面说来，还是以早些能回来，守在我那作坊里，照旧工作下去，为“心安理得”。不管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大震动，我还是以和七百万市民同命运，共同接受这大震结果为合理。最好是我能不必受“集中跑日坛避难”的限制，长远守在我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因为人已走到七十进六，迟早总得接受来自本身机能的衰退，或出于外在不意而来的冲击，终于报废。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可是社会变化大，是不是能有此幸运，满足这点理想，还看明年后年社会进展的情况。不过即早能回来，争几年时间，把所作的带试探性的工作，完成

其中一部分，凡事有个交代，总比坐在这地方享受南方特有的温和清润秋天景色有意思些。经常听人说，“忙得毫无是处”，亲戚中有几个高知都经常有此感。都近于被开无计划的永不完结的什么会而拖垮。我一生最害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希望这次回来以后，把已作的作下去外，有点什么特别费头脑的新题目派到头上就好。最好希望是不久以前“四人帮”所有意形成的各种工作忌讳解除后，我能自费找两个会画的，又对工作深感兴趣，为人且有点理想的助手，能照去年和亚蓉差不多的情形，来进行家具发展史、金银镶嵌工艺进展、漆工艺花纹图案进展、有关镜子新问题……等等十个小题目。如不受什么意外干扰，工作彼此又合手，一年里完成十来个，似乎不什么费事。只要地震不直接使得东堂子住处陷落到地里，上面砖瓦又没有直接砸中头脑，我估计，工作就始终可望照常进行，而且取得熟人难于料想到的迅速进展的。工作当然不可能如考古所专家那么“精”“深”。只是从“共同提高”的要求出发，常识性的分析判断，对多数文物工作者必然还有用。因为主要是一个脑子还能融合材料，有所会通，相当得用。由此让我想起去年湖北鄂城似当地文化馆来京的那个同志，带来的那大几百有年款的六朝镜子，从年款和花纹共同综合所提供的知识，都十分新而具体。是绍兴西王母镜子过渡到隋唐镜子一个十分重要的桥梁，能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处，即佛教打入中国，在南方是如何采用汉末三国长江流域楚巫、越巫侍奉人所习惯的杂神迷信，转而作为佛教宣传的基础，并加以化装而利用的过程。鄂城出土的几百面（记得似为六百上下）有明确年代和不同花纹图像的材料，不仅是第一手直接材料，

还同时给我们以启发，为提出间接证据，让我们深一层相信，过去推测敦煌洞窟壁画（那个在上部人字披部分）作的人皇九头、龙伯大人，及云中雷神手执连雷等等画面（多与王逸《天问》注中说的楚国先王先父祠堂中画迹相合），都有可能比下面成于北朝主题佛教故事早过若干世纪，更早些，有可能实成于敦煌设郡的武帝刘彻时。（因为西晋时，敦煌著名的书家索靖，就在那洞窟上有"仙岩"的题字！）

王序同志若体力稍好，不妨给史树青通一电话，问问鄂城那位同志是不是在本县文化馆工作，叫什么名字？知道后，且可以去信直接商量商量，或借底片为照原来尺寸放大一份，兼能另拓一份自然更好，作为考古所有关镜子的新资料。我们可就这份镜子为写个分析说明，供鄂城同志参考。将来有付印机会时，可照习惯一切成绩算是鄂城文化馆的。（因为东晋南朝素来都把荆沙襄樊武汉作为军事政治重点，某一时还曾用湖北作为都城，但地下发掘，所得资料却不怎么多。这份镜子，显然也为提出了新的物证。）若史同志已忘记了此事，还可问问《文物》或局中熟人，因为这份镜子照片，似曾送到《文物》编辑处商量发表或付印的。大致是《文物》编辑部材料太多，排不上队，且没有什么人对于镜子问题感觉研究兴趣，意想不到这里还有南中国佛教发展，在镜子图案上也有不少新证据，是利用中国固有的、已成习惯的迷信，而加以改造而成的。铭文还依稀记得字比一般绍兴镜子还多，体裁也相似而不尽同，可补充约一个半世纪镜铭的空白。

又故宫三大殿若还开放，望亚蓉为便中把从扶风出土另外两个人像为画下来给我看看，正侧反一一画下来。《文物》这里无第七期可买，八期已得到。在上海时，就听到朋友说，

有新材料，不知是否有安阳商墓玉人的线图。若有新的人像，盼王序同志为购一本。若另外已把安阳玉人全勾成了线图，也给我一份草图看看。我会为提点比较材料，供写报告参考。这里曾有个带木柄的石器陈列，缚固法极新而少见，下次当再去博物馆看看，为画下来。我在苏州博物馆和角直小小展览馆，也看到一些新出土零散材料，都很有启发性。特别有意思是不少公社都有商周釉陶出土，青黄釉薄薄的一层，而且战国釉陶（釉色较黄），在苏博也多而特别精致，它的普遍性，使人进一步相信釉陶原出于南方的估计，多得了些物证。因为硬质陶出于南方，是无问题的。而鄂之黄陂和江西出的先商釉陶，时间都不晚于郑州，更重要是分布的广泛普遍性。与西周陕西出的豆式彩陶还用漆加嵌蚌作成的外套比较，也可知釉陶在商或西周，北方还是珍贵器物，而南方却已多样化，且和一般硬陶常在一处。这一点，似乎还从未为人注意到，即在南方的文物工作者，也未提及。因为搞考古的文物工作者，总还是个别的写报告，还不习惯从个人发掘以外和报告所不及的零星分别出土材料，综合来谈问题的……

这里住处同时是个客厅，经常是有外来亲友看望的，因此一信总是三几天才完成。正如小龙说，看得人弄得人头昏眼花，把握不住重点。你们也必有同感。可是一定会原谅做客的不便处。

并候两家大小都好。

从文

十月廿二

19761025
苏　州

致沈红

小红：

你到了陈茂以后，只来了一次信，近来生活、学习我们都极关心。应当经常给北京的大伯，自贡的爸爸妈妈和苏州的奶奶，写写信，告一告在姥姥处的情形。每天怎么生活？学校和北京有什么不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怎么样？一面让关心你、为你寄东西的亲长多知道些你的种种，另一方面也可训练训练你自己写作的能力。乡下小舅舅如有熟人会照相，最好还是请为你独自照一两张相，并为你和姥姥、二三阿姨、小舅舅合照一张相，分别寄给我们看看。（或只寄我们看看，我们再为转寄北京或自贡。）如照相不方便，星期天，有富余时间，能为两个阿姨等用你们住处作背景，画个速写像来，或为把陈茂镇上的小店铺所见到的什么，画几个速写来，寄我们看看，也很好！这都是让你离开家中人以后，应当学会的事情。奶奶特别关心，是你到了陈茂以后，不仅仅上学是"学习"，还必须把生活作风大大改变一番。不要如在北京情形，到学校还热心为大家服务，在老师指导下，凡事都动手；可是一回家，就变成了个只拿着一本书，任什么都不管的"大小姐"（懒姑娘），这可不算得是真正好学生，奶奶希望你在姥姥家，能学会凡事都动手。早上扫地，烧火，去镇上买

东西，不必叫就动手，不懂的就问、就学，平时洗衣，更必须自己动手，不应增加姥姥麻烦。你爸爸说过，小姨姨在一般情形下，总还是不让双手停止。一面谈话，还一面能编点什么，这是我们很欣赏赞美的。二姨姨也同样，她们不仅仅是生产队的劳动模范，在家里搞家务，也是劳动模范。在陈茂，你若事事知道向姥姥、向阿姨看齐，你妈妈和奶奶，就承认你懂得了“学习”两个字的真正意义。若仅仅在学校里得“三好”、“五好”，在姥姥、姨姨跟前，却特殊化，长远如一个“客人”，什么事也不动手，可不成！照我们的希望，在陈茂最重要的学习，还应当是向姥姥、阿姨、小舅舅学懂得劳动的实践。两只手什么都会做，又特别勤快，肯争着去作。如有机会缝缝补补，也应当自己动手处理自己的衣裤以外，还懂得帮同姥姥阿姨服服务，这才算五年级好学生！

你上次作的那张画，九如巷三号老房子，我不久前过上海，带去给李宗津伯伯看过，他很称赞，还特别称赞画我那个睡像。他是在北京五七艺术学校电影组教“人像写生”的，作人像特别高明。我们已约好，待你回北京以后，就带你去他家中看看。他说，你不一定花大工夫学临摹石膏像，应当照你自己习惯，一直画下去，到必要时，有人指点指点方法，就前进得更快！且说，你画什么时，还不妨加上点你自己的“幻想”或“想象”（如你过去画下乡劳动挑肥料种种），不必过分受写真对象拘束，将来也许更有用。所以我希望你在陈茂时，还能在课外，就地取材，试为我们画些镇上的面貌。

大伯伯已为你寄了过秋过冬的衣服，想已够了。这里奶奶最近又为你买了件衣料（或是棉衣料，或是罩在棉衣上面的），不久必可寄陈茂。南方秋天特别好，我们曾到过苏州附

近好些地方。最近还到过离陈茂极近的角直，看有名的泥塑罗汉。过些日子待二姨奶奶来苏州住定后，也许有一天，就会和五舅奶奶等一道来陈茂看姥姥一家和你。也许要到十一月里，因为二姨奶奶廿四才来苏州。庆庆姐姐到这里玩了一阵，上半月被她妈妈来电赶催回北京了。这里原去南京的两个表姑，都已回来，住家更热闹了些。小致元也长大了，北京话还没有忘记。有些些和小帆帆一样，在他妈妈身边就"嗲来兮"，最容易哭脸。因为妈妈是"宋江"。妈妈上工时，和小姑姑一道，就乖极了。

我们在这里已三个月了。二姨奶奶已决定在苏州过冬，我还不能决定。也许过一阵我先回去看看。大伯伯来信说，今年可能还会有地震，不会过五级，但是中心或比唐山近得多。明年春季若震，或许相当大。若没有发生，在近二年内还是会发生的。你爸爸妈妈来信，曾提到欢迎我们大小四人一同去四川。路那么远，上路转车当然有许多不方便处。最近帆帆已和大伯妈到了徐州茅村工地上，听说帆帆野得很，和小朋友爬在小墙头上，看隔墙厂里放电影。听她野野也好。徐州地方实在住不下去时，大伯伯再来接她。奶奶在这里身体已比夏天好得多。我也还好，在上海住了十天，带了许多书来。在苏州换了一副假牙齿，口不瘪了。望为问候姥姥一家好，和王姨父大小好。

爷爷

十月廿五

还要什么东西，可在来信里告告奶奶。这里正拆房子，你画的那个房子，再过十来天，也许就成平地了。

19761101
苏　州

复王予、王亚蓉

王序、亚蓉：

得亚蓉信，未及复。这次人事更改，变化之迅速而巨大，真是世界史少有之事，也真近于古人所谓“否极泰来”，国运一大转机！不仅影响到今后八亿人民的未来，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明天的许多方面。十分可惜，即我八月里，匆促离开了北京后，未能及早回来，既未能参加追悼主席逝世群众行列，一瞻主席遗容，又不能参加“除四害”成功数百万北京市民欢庆游行行列，真是大大憾事！原本以为，假牙装好后，于十月里或可望独自返回北京，争争时间，把一些待收尾工作，于今年内告一结束。再看情形，把大体已有了眉目的十来个小专题，作个“七七年工作计划”，和有关方面商量研究一下，看能否为配一二比较得力助手，只要允许，我自己出钱也成。照去年搞扇子应用进展等等方式，尽可能把手中有的图像分别排排队（打了个架子后），一时即得不到的图像，也不妨暂时空着待补，只要不受意外干扰，看来一年内，排七八个专题，是不甚费事的。特别是近几个月身体情况似已大有好转，静极思动，只要还能照旧守在东堂子工作台边，地震警报时，不至于受约束要集中和人一道离开工作室，助手又还合手，工作可望取得更快进展，是意中事！可是假牙

虽上了口，大致还得修改若干次，每次又必相隔四五天时间，才能适用。最近又传来不尽可信，又不能不注意的消息，说是可能于本月中旬（旧历）会出现较大幅度震动，原拟一同北来的诸亲友，多以为还是稍等等，再作北行计，比较实际。因此又不能不再等下来听消息。你们情形不知如何？工作和体力都在念中。上次王序岳母胡老太太曾带小妹来看我们，我因路生，一个人挤车，亲戚不放心（事实上也挤不上），所以还无从去看看老太太。据说小妹只想回去上学，也不知已回北京没有？我过上海住了约十天，虽带回了巴金送的不少新旧书，自己也从旧书店买了些，只看看，倒可以够一二月消磨。若当成工具使用，就太不够用！

苏州地方副食品秋季蔬菜多而好，又不太贵，只是肉食类却有限制。主人为了招待远客，总是每天三四点就去市场排队，找些不必用肉券的荤菜，挤嚷叫喊，五官并用，有时剧烈得真如战争。仅这一件事，三个月来，就行将把主人中骨干主妇（小龙的小舅妈）拖垮。住处则占了最讲究的一间，而尽主人大小六七人挤在另一间里，实在不是办法。因此最好不过，总希望还是让我能独自早些回来，比较心安理得。照我意思，能回来，只要地震预告发生时，许可我不必和大伙儿一道集中远跑，能在院子空处停停，什么大震也不碍事！至于日常生活，我会照料，不必要人帮什么忙的。只要地震不把所住房间弄坍，工作也还是可望照常进行，不会因而停顿的。不仅用不着兆和同志担心，甚至于还不必小龙操心！因为我觉得，脑子正得用，也可说是一生仅有的一点机会，使用到为有继续性工作上时，若不好好使用，搁到这里作闲人，实在是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有限的生命！所以过了旧十五后，若不出现特大

震动，或震动已出现，最高峰已成过去，房子里还可以工作，王序还是来个信给我，内中注意两点：一、是我回来对工作有需要，对生活也会有熟人照顾，劝兆和同志放心。二、即劝兆和同志不妨暂留南方（因为她身体需要休息，信上不必提）。因为事实上她可不必要同回，回来对我工作并无多大帮助。俟过了年再看，或她回来，或我再带工作南下。

我早些回来，即或工作一时无从照所设想计划进行，也依然有好处。一方面是可以明白社会的变动，新的需要是什么。只要能配合得上需要，或我得重新改改业，也无碍于事。次即可以把我已搞材料加以清理清理，待作而图片不足的，也列出个目次来，你们将来接手，必省事得多。三即趁空可以多谈谈我这廿六七年所学问题，工作方法上的得失，有些什么值得注意，以及用什么方法，加速赶上去，把至今为止的一些文物研究中空白点加以填补。（具体作些建议，王序在适当时候，可提出来供考古所方面参考。）四即明年某时，有可能会重开政协会议，我可能还有机会参加，则可准备三个提案：一为如何更具体一些把过去廿个已经通过，已执行的如何更具体些的来加以推进。二即更新的提案，如何把科学院文、史、考古研究工作三结合，来进行新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些可以具体实行的办法。三即求“古为今用”这个十分伟大、用意深远的指示求落实，在研究上如何搞，在生产上又应如何作的具体方案。如教材的分别编写改变方法，改由以图为主的彩色电影的办法，先搞十来种（每种以一卷计），我或许还来得及得参加选材，并把摄成的影片材料带到重点区为生产工人放映，做说明员的精力，跑个一二年。直接和产业工人打交道，作说明员。（或比为大专美院什么假专家提

材料、解释材料，再由他们来把还消化不了的材料编写教材，直接省事，效果得失也容易纠正。）比如搞纺织物应用到新生产的电影，且可在电影中即提出用到地毯、彩色装饰陶瓷等等各方面的放大或缩小效果的举例，每一种作来比印书都省事省钱。因为有必要时，还可在介绍原材料时加入些黑白图，以至于应用到某方面的效果图，搞不好也容易改换。

听说北京已相当冷，过不几天也许就得升火了。这里秋天也反映到草木间，旧诗中的梧桐叶黄落景象，和千百种颜色菊花开放，增加了秋天的印象，在人身体上的影响，似乎变化还不怎么大，必到十二月后，才会感觉到冬意，或冻手冻脚。

并候你们家中大小安好。

从文

十一月一日

19761102
苏　州

复张香还

香还同志：

近从北京转来惠书，得知另寄有一扇面嘱书，深谢厚意。弟因唐山八月地震，影响及北京住处小有损毁，因携带二小孙女过南方暂住。近闻房子已经修复，不日即可北旋，尊嘱书件，俟返京住定后，当有以报命。惟据过去经验，八分钱笔，涂抹结果，总是报废，末了只好另换一纸呈教，意中事也。又弟混入大都市讨生活，虽已半世纪，始终还保留“乡下佬”旧习惯，极少照相送人，能不以为意，幸甚。“四害”既除，普天同庆，苏州地区虽亦为“四人帮”一小据点，墙头揭发丑闻不少，但比上海老巢所在处，群众检举，必少得多，坏事奇谈，不及百一也。便中如能就其狡诈阴毒，亦复极端愚蠢低级，特别突出之马路新闻，略示十来事，亦足广见识也。

并复候工作顺心。

沈从文

十一月二日

19761104

苏　州

复沈虎雏、张之佩

我们住在这里，可快把五舅妈拖垮了，你来信道道谢吧。五舅舅这里花生不需要，因为人们在江北有三分自留地。会栽种各样经济农作物。

小弟、之佩：

得到你和大来信，这半个月来的大事件，不仅影响到中国八亿人民的感情，也必然影响到世界各国许许多多方面，是十分显明的。最近得北京王序等信，知道已正式传达中宣部由耿飚、朱穆之、李鑫接手，文化部则由党向民（像是个化名）、华山（新华社记者，六一年和我一道上井冈山，同过了一百天），和一个姓施的接手。并说原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以及体育部门的庄则栋，和说大话的张铁生加上小神童××……一系列大小帮闲爬虫全都成为笑料丑角而出现。真是万人同心的大好事！上海听说除揭发的丑闻笑料虽集中在四人帮的种种，如同王洪文庆贺什么一次请客四五百人，张春桥女儿结婚，马天水送礼二千元，张请客花五千多，文姚等送礼物中即有西德电视机等以外，也提到彼等老巢的各种惊心动魄的阴谋。事实上也即估错形势，还自以为满有把握的利用十万民兵，可造成巴黎公社的局面影响到全国，

借口将粉碎中央的“右倾政变”！一般外国新闻还经常用“激进派”或“左派”称呼四人帮，其实一揭底，即可知全是投机小丑，由江青援引混近主席身边，又混人政治局掌握了大权。江青本人利用几个跳跳蹦蹦的演戏的把一个文化部抢到手中后，过了两年才出现浩亮、刘庆棠二副部长，再拉上个唯一旧人袁水拍作副部长，但以下司局长就始终无人。旧的全不与之合作，派了个十分低能的王曼恬去争夺美院，无事生风的办了个半年“黑画展”，存心搞永玉为首的美院教师。在全国找了三十万文化部门的人来北京看黑画，为每一省市预先留下一定招待所的房间，让所有文化人分别来看黑画一星期，花了不知多少钱。料不到毫无结果，许多人都和永玉相熟，看了一次以来，就上百货大楼办货或去永玉家谈天。王某还指手画脚到美院讲演，放空炮，说……就是他们几个人懂马列，（迟群在清华还更嚣张！）还要把学校搬到鄠县去向农民画家学习。怕调不动老的，就要一群青壮讲师助教带学生去，老的就听之任之一个不管。大家都听着，什么也不说。可是到三个月以前，忽然又来讲演，又改了口说，鄙人马列水平极低，艺术更无知，学校事还是盼望各位研究如何办就如何办，打了退堂鼓。大家还是一个不作声，因之搭搭讪讪的散会。随后不久便又恢复了委员制，刘开渠、吴作人都成了校委。这婆娘便不声不响的回天津去了。不久就听人说，江青还为其他丑角打气，说战斗时间长，不能因几个回合小小失败就认输！最可笑大致还是江青和王共同出主张搞的连衣裙（什么仿唐代古装）的国服。因王据点在天津，即指定全国应以天津做的作标准，赶造了不知多少件，用各种上海卖膏药方式推销，并许可借钱购买，分期还债。有的人

借了钱还是不买。到了无主顾，却不能不挂在店里最显眼处。北京还开过一回三省市的展览会，又开过一次五省市展览会，拉我去参观，到座谈会时我却一律不参加，溜了。北京因无主顾，先是在劝业场下一层到处悬挂，到后又占了二楼，当然还是卖不去。只有以瑞表哥十七岁的女儿，在民族乐团弹琵琶，因兼报幕员，必须到时穿上。和许芳到我们家里时，说一生再没有比这事还讨厌，得二人为穿，不许坐（怕皱），上下楼梯无从走路，苦死了！这时天津若有人明白经过，理合应当强迫这个极端低能而又野心勃勃的王某，每天换穿一套游游街，让她"享受享受"，才是事。

红红有信来，在陈茂日子一定过得有"如鱼得水"感。学校里杂事必较多，对她也是一种生活锻炼。我们意思倒是她能跟姥姥姨姨学学家务事，十分有用。读书不用督促，在学校对公共事服务热情和态度也不操心，成习惯后，到处（任何一处）都能适应。只是身个子已长得如半大人，情绪年龄还是有些生硬硬的，特别是认真到缺少"幽默感"，希望回到北京后，让她能多接触些亲友就好。

传闻在旧历十五左右北京将有一回震动，有的估计近在四郊而相当大，有人又以为不会怎么大，还有人以为最好是震而不过大，因为即可以得到一阵稳定，可能进行一系列工作。又说较大的震动会在今冬明春。如明春也平平安安度过，那就将酝酿一回可能大震，将于二年内出现。——这也就影响到我们回京的计划，是我一人先回，还是妈妈同行，如妈妈同行，大致将让红红也同回，将来同过四川也省事。一切或许都得看这十天北京的震情而定。这里人秋气候极好，过冬照习惯不升炉子，得把一身所有穿上，因为房中和外面温

度相差不多。一般性过日子，无所谓，也易适应。若像我这么守在桌子边日作，大致不大相宜，效率将远远不及在北京工作之具体。特别是大量工具书不在手边，我搞的工作实无从措手的。所以我原则上是能独自先回去好。让妈妈且在这里休整一番，把身体恢复过来，再看情况如何回来。帆帆已和永玮到了徐州附近工地上，据说帆帆野在工地上可能够使得永玮狼狈，可一时又不让她回去。因此我们若三人都回去，也许还得考虑四人同回为省事省费。但这么一行回到北京，妈妈决定不要原保姆，我担心妈妈会拖垮。(大拟将帆帆交托儿所，也还待三方面商量！)

妈妈还乐意坐一回船上重庆，只能是明年事了，因为入冬水枯，宜昌恐得换船。

从文

十一月四日上午

19761109(1)
苏　　州

复张香还

香还先生：

得信谢谢。弟因南来已逾三月，来时同行二小孙女分别居住彼等姥姥处，业已商定日期去昆山南京看看，即顺路北旋。估计尊驾月半至苏州时，弟或早已返回居住已廿六年之小小工作室书桌边多日矣。苏州地方解放之后弟先后曾来过五六次，诸园林均去过。此次南来，正值光复窑上遍山丹桂盛开时，曾于太湖边一小村中停顿约二小时，为一生仅见最理想之花果乡。摘花景象，亦极壮观。前不几天，诸园菊花均已看过，似以留园之菊及特种盆景印象格外深刻。日昨曾至天平，同行亲友有四人年均近七十，弟虽已进入七十六岁，幸托福体力尚复顽健，一行老幼十人，同上至中白云废亭子上时，腰腿尚不甚吃力。秋末时自然景物最动人处，似数范墓附近水木明瑟萧疏之至，附近数十株高耸云天之老枫树，叶片明黄赤紫，在斜阳返照里给人印象神奇如在梦幻中！

北京“除四害”新事进展之迅速，为历史所仅见，真应合古人所谓“毒蛇螫肤，壮士解腕”，负责者既不乏当机立断之勇气与决心，又得党政军与八亿人民之坚决拥护，全国为之衷心欢悦，无不反映历史规律之严肃，三五小人虽能行险侥幸，得逞于一时，只因脱离群众一切举措，总是满足极少

数的私心，终必毁灭于俄顷，如偶然，实必然。国运在“否极泰来”情形下，必将面貌一新，总理之“四个现代化”，将于近廿年内逐一成为现实，意中事也。并此复候佳好。

弟　沈从文

十一月九日

19761109(2)
苏　州

致沈虎雏

小弟：

近得南京四舅舅一信，才知曾为你寄过药物，若四川得不到，南京也不易找，可把药方寄北京，北京或可想法得到。南京不久前，也有四五级震，中心闻在盐城一带，因此苏州无感觉。（最近还听说昆明西南部有六级以上震，日本、菲律宾、伊朗、希腊均有震，幅度尚不明确。）我曾去上海住了十天，只见过巴老伯和二三熟人，还是“除四害”未公布时。当时“百科”二姨父和“教授”大姨父都还同在上海，回苏州后不久，小平到苏州时，才知道“教授”大姨父因在街上看大字报，被一个不会骑车的女学生撞倒，手腕骨极小的一根碎折。苏州虽是“四人帮”争夺南京一个据点，可是大字报似远不如上海、南京热闹多样化。比北京自然就更差了。惟秋末气候极好而已，供应素菜多而好，肉限制严，但鸡鸭鱼自由市场多，禁不胜禁。只贵些些。园林中菊花多以千盆计，数留园的最出色。已到枫叶明黄火红时，昨天和小五舅舅家大小十人，去天平山，从左边上山，再横山腰走到中白云，妈妈、二姨和二表姑太，都年近七十，全不感疲乏，在山岩间爬到“中白云”石亭子上。七四年从右边走，妈妈还一直到顶，上海青壮游客都觉得“棒”。从正中下山，也相当

险。在山中范文正祠堂前，还看了二小时枫叶，枫树多是四五百年前物，十分壮观，似乎是一生所仅见的一次。我们已定下明早去陈茂看姥姥，并看看红红学校，如一切不下于北京，或将听其留下，和姥姥姨姨等住下。也许在劳动方面学来的还切实些。一切俟过了年再商量办法。我们大致住一天，或将红红带到苏州，让她和我们玩一星期，看看园林，再送回陈茂。已有直达船只，单独即可去。我（或并妈妈）估计十五号以前，将可返北京。不管北京今冬明春地震可能会出现又大到六级以上，我大致还是以即早返回，和七百万市民共命运为合理。至于妈妈，我倒希望她留苏州等等看，好一些。这里一切都好，只有因我在这里，对担负主要任务的五舅妈未免太累，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二姨已于月初由上海来，过不久“百科”也会来，他们同学熟人多，住处有，我们却只有住九如巷。所以无论如何，我以即早回去好些。妈妈还乐意乘上江船到重庆，看一次长江两岸和三峡，也许明年有机会能实现，计时间，恐以春四五月及秋九月为合宜。到自贡过夏可不大好受！所以能走动，也是明年秋天事了。人冬水枯，得在宜昌换船，不方便之至。

妈妈和我都为你体力担心，四舅舅听自贡厂里老师傅说，你干劲大，过大，不顾身体，怕难持久，务望注注意。

从文

19761112
苏　州

复周晓平

小平：

你的来信，内容丰富，给了我们最大又持久的快乐。因为苏州虽是“四人帮”一个重要据点，作为向南京进攻的一个指挥部，有三四级爬虫活动，比起北京和上海来，大字报所揭发的便平平无奇了。四人帮不少奇闻怪事出现于当前，可以说历史中仅见，但对中国历史有较宽泛理解，会觉得四人帮得逞十年，终复毁灭于俄顷，实近于故事重演，所谓“小人行险以侥幸”，终难脱历史严格规律给以应有结果也。

这里前几天大小十人到天平山玩了一天，因为照小五舅舅指挥，先由左山口走，再横向“中白云”，所以还不怎么累，只近于用爬黄山百分一气力，在乱石间走动，一会会就到了。二姨得小妹保驾，到达后竟和在黄山情形差不多，受一群青壮“上海佬”连口称赞——这些“上海佬”在苏州各园林里到处都可以碰头的，主要兴趣，大致还是搜罗自由市场的鸡鱼虾蟹！有些人，因此一爬到半腰，照个相，或趁无人时在石头上、墙柱上署个名，就完成了任务，趁时返回了。“租界”和“小开”名称虽已快失传，这些人在我印象中，总还像是和“租界上小开”差不多的。描写这一次爬山种种，二姨的信是真正杰作，我在四十年前手最勤快时，还赶不上，

现在自然更不灵了，所以即此为止。

我正在重新换装上假牙，估计至早也得半个月左右才完成，所以初步和三姨协商，可能在月底一同回北京，拟于明后天去小红处看看她的姥姥、姨姨，至多住一二天即回苏州。若那边一切还好，就尽她留下；若和姥姥协商，明年还是得去四川，那就接她回苏州一道返北京。我们在苏州住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把五舅舅一家生活秩序全打乱了，心中不安之至。

听说把还在蛹中的小虫××的底子也掀出来了，事实上应当把她的家长丑处作重点展出，和当时××的专刊一样，印若干万份专刊，教育教育天下作父母的才公道。若其父母稍有作公民的基本道德，就不至于让小孩子如此装模作样来点缀四人帮的愚行的！这里也听到些上海新闻，可能在北京你们知道的还加倍多！

这里寒潮来时已相当冷了，我们过惯了北方的冬天，这是卅年头一回迎接南方的冬天，所以增加了“候鸟”感。

问候你和诗秀小庆庆好。

从文

十二日

197611中旬
苏　　州

复王新

王新同志：

得惠书，深谢厚意，迟迟不作复，十分抱歉。这次南来，有幸和亲友到角直参观名塑，印象极好。（环境布置，诸亲友也觉得令人眼目清爽，别具一格。）特别高兴是从先生介绍中，得知有关文物收集（系走群众路线）和环境布置（系自力更生），费公家钱极少，而所得效果极好，多处于主持人耐烦热心努力结果。钦佩之至！

承询诸事，因南来不带图书，尽就记忆所及，略谈一二：

一、关于文物收集，陶瓷方面，似可分作三个重点部分：

1. 为史前，约三种值得特别注意，即彩陶，龙山（胎极薄）或良渚式（胎较厚）黑陶，南方固有的硬质陶（火度高，加青釉，即成殷商之釉陶）。

2. 青釉陶（由商周到南北朝），前期特别重要，将为解决青釉陶的产生，可能出于南方的问题。因为郑州虽已发现商代前期的釉陶窑址，但来源还是可能成于东南，且沿长江而上。近年江西及鄂之黄陂均有商前期青釉陶出现。至于南北朝，值得注意处，则为东汉晚期到两晋，南方标准缥青瓷釉色，从大量出土物（有典型性是周处墓出土缥青瓷），已进一步明确，釉质特征为不透明冻子式，而北方另一种绿釉闪玻

璃光的青器，如河北景县封氏墓所出大量器物，近年湖北江西江南各地也有出土，量却不多，窑址至今还不明确，这次角直陈列柜中，也有相近闪光釉小罐小杯出现。若出土物更多，则可做一种旁证，当时南方也能生产。

3. 唐宋以后绿釉瓷和青花瓷的收集。唐越州窑、五代秘色瓷、宋龙泉青器及江西宋影青、宋元明清青花，既可明白生产，又可作各个地区文化生产发展情况的旁证。

这三部分陶瓷，完整的重要，即零星碎片，也能启发新知，解决问题，同样重要。

二、地下出的文物有用，**地面的**也值得注意。比如石刻，你住处后门甬道上那方大空心砖，事实上还不如那个石狮子重要。因为空心砖是陕洛间秦与西汉墓中物，唯这一时期，陕西河南流行专用此大型空心砖砌成坟墓，有成套二间以上的，也有极简单作 式中只容尸的。上面花纹……过去均作琴床面为人重视，角直所得，必是宋明清地主官僚由陕洛或北京骨董商手中买来，作赏玩用的，角直地区不可能有整墓发现。至于那个石狮子，却可能是明代或清初本地石工作的。比主殿一侧一铜狮子好，时代也较早。又我们回船码头时，记得沿保圣寺外过大桥，沿小河右手走去，不多远，就见到上有一方石柱横路上，濒河一端作龙头形，龙形亦相当早。若石柱中心有孔，则近于多层建筑之中部泄水物（檐溜），早期有铜爵台之承溜，近古有碧云寺及三殿之明代物可以比证。最好是和领导商量，换一石条，把此龙头方柱收作文物保管。其他巷道上可能还有不少更早或更重要砖石可以发现，望能注注意。

三、目下保存彩塑，相传为开元时杨惠之名迹。系根据

日人大村西崖著述而来。民十八保管修复时，所印报告中，弟四十年前虽见过，内容已难忆及，上次在尊处曾一寓目，亦未及详看。近年所见材料，只南京美院罗叔子一报告，在《文物》上发表。又人美出版社印一小册子。多依据旧说，不作具体分析。陈列室内外还有不少材料，似均未引用过。弟在博物馆工作虽已廿多年，研究重点为服装和古代丝绸，古代宗教石刻彩塑即常识亦不够，实少发言权。惟常识所及，对此塑是否成于盛唐开元天宝时，不免有些疑问：

1. 据报告，此彩塑全部为十八罗汉，数目就有问题。因"罗汉"或"应真"，直到唐末五代还只十六位。如传世著名贯休所绘图即只十六位。照传说还绘十五位，加上本人才是十六位。"十八罗汉"名称即出于宋人。所以若在大村西崖报告中，或后来修复报告中若尚有原来残壁照相，似可就此图照作仔细观察，从布置上或可推测得出原来数目，若像虽毁坏，左右壁之一布置是六还是五，是六，则可能共为十八尊，证明或晚于唐；是五，则可能只十六尊，证明唐代原塑可能性多。

2. 从背景中之水纹分析，前不久晤及陈从周先生，认为水纹时代晚，非唐代时法。弟有同感。这一点可以从比较材料得知。目下只就弟个人记忆所及，与此壁上水纹相近的，图画中较早，可相互印证的，有五代南方画家阮部作的《阆园仙女图》卷。其次，则为北宋人作的《水式图》，四十年前《故宫周刊》影印过。又北宋李公麟作《九歌图》也有相近水纹。

3. 和历史发展有矛盾。此塑若成于盛唐与吴道子齐名之名塑相师杨惠之手，则在稍后会昌灭法毁佛时，势不易存在。

会昌毁佛关于南方情形，记得李德裕曾有一个记载，毁去佛寺的数目，以及有名的画刻如何集中保存也说的相当清楚。甪直若有杨塑，不是毁去，就是集中保存。李文中对此名迹似并未道及，可作此塑非会昌以前之塑一旁证。

4. 另有一旁证，即保圣寺（原名如有杨塑则宜为开元寺）之地址，据记载（又南宋人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实出于晚唐诗人陆龟蒙家宅前院一部分："昆山白莲花寺，乃陆鲁望舍宅之所。后有祠堂像设，皆当时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讼于郡。时太守倪普，亦怒之，遂从徒坐，而更设其像。虽可少雪天随（陆号'天随子'，□《隐逸传》）之辱，然无复当时之腹稿矣。"（引自《识余》卷四，此书系集前人杂著而成，不著出处。此一则或引自南宋人笔记。）此记据赵瓯《北陔余丛考》×卷有关生祠□相条……此记载称"白莲花寺"原为陆龟蒙的住宅前一部分，后面尚有陆之祠堂塑像陈设。到南宋咸淳中，陆像才被盛姓酒徒毁去，仆于水中，于塑像中才发现陆的平生诗文稿。经寺僧上诉于郡中，太守倪普，把酒徒判了徒刑，另作陆像。

5. 据正殿杨塑左侧石刻，载有白莲花寺官方所划定地产范围及庙产房间数，末有熙宁四年号，可知为当时所给，可知北宋时还用唐代"白莲花寺"旧名。末后还有不少平江府大小当事官署名，可用来和宋史或府志记载互证，得知正确年月。

6. 正殿塑像前右侧，还有一段唐代六柱形经幢残石，后有中晚唐大中年月。经文虽属一般性，但年月后还有些几行文字，值得注意，或仔细拓下，可能和本寺兴废有关。因大

中为宣宗李忱年号，先后计十三年（由八四七到八六〇），比武宗李炎会昌毁佛为晚。会昌计六年（由八四一到八四六）。后面几行文字，据个人估计，可能解决三个问题：（1）能说明经幢实为开元时建立，因会昌毁佛而打毁。到大中时，恢复佛教信仰，经幢重新保存。但既经打毁，才更换一新的代替。因为从石质作灰黑色看来，和殿外右边那个经幢上下部分石质相近，大小比例也还适合。至于现在那个经幢，中间一段石质显然不同，色近灰白，又较小，不像原来物，不妨试测量比较一下看。若大小实不甚适合，而与殿内残石反而相近，则估计不错。（2）可就那个露天唐石经幢中段文字部分仔细查看一下，末后有无建造年月，或其他文字记录。能拓下，即无其他记载，也可从文字体裁上，作个比较，得知道这部分相对年代，也可能早，也可能晚，均属于从其他经幢拼凑而成（也可能晚到宋明）。

7. 正殿前方右壁还有一个大碑，文字多被水土所浸蚀，应尽可能把内容拓下，特别是前面书丹篆额人姓名，和末后立碑年月。此碑即或成于宋明，也可从叙述中得到一些本寺建成年月，或尚提到一些彩塑年代问题。

8. 殿外左边露天大钟前，还有个康熙某年的大碑，文字虽蚀毁甚多，还是可望就能辨识的，仔细录下，用来和府志中的记载核对，必可因之明白本寺建立年代，彩塑在北宋时情况及清初情况等等。

9. 查查陆之诗文集，或《耒耜经》、《笠泽丛书》，内中可能有关于舍宅为庙记载，或有关诗文。陆龟蒙和皮日休同是晚唐较著名诗人。史称陆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但本人也参加过生产劳动，所以著有

《耒耜经》一卷，叙述唐代农事工具极详细。宋人有《耒耜岁时占》，说多引田父野老有关农事之言，可能部分还和《耒耜经》有关。皮日休咸通八年（八六七年）中进士，次年到苏州作小官，和陆龟蒙作诗唱和，就是这个时候。陆龟蒙时用所作文章进谒，因而与皮相契。八八〇年，皮日休升任毗陵副使，在赴任路上，就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随黄巢人长安，任翰林学士。黄巢兵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死时为八八三年间（黄巢则死于八八四）。（如陆龟蒙舍家宅作为白莲花寺系本人还活着时，则可能也是这一时期内事。）若白莲花寺实由陆龟蒙家宅而成，则目前所存彩塑，必成于晚唐大中（八四八至八六〇）到咸通（八六〇至八七四）先后廿九年之间。是会昌灭佛以后不久恢复佛教迷信以后事，上距开元杨惠之活动时期（七一四至　）已达百六十年，而下去五代（九〇七）只廿卅年。所以说，彩塑近五代时，彩塑背景水纹亦近五代北宋时画风，可能性亦较大。如白莲花寺后边为陆龟蒙祠堂，且有陆之塑像，则近于在陆死后，其家中人为纪念其父祖而作，时间将与五代更接近，或且为五代时事，彩塑是五代作风，将更无可疑矣。

〔附录一〕

《识余》卷四

（此书系集前人杂著而成。叙中种种，似引宋人笔记）

昆山白莲花寺，乃陆鲁望舍宅之所。后有祠堂像设，皆当时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讼于郡。时太守倪普，亦怒之，

遂从徒坐，而更设其像，虽可少雪天随之辱（陆号“天随子”），然无复当时之腹稿矣。

1. 陆系晚唐诗人，白莲花寺原系陆之住宅前一部分，后面尚有陆之祠堂塑像。

2. 到南宋咸淳中，陆像被醉徒所毁，仆于水中（可能即白莲花池中），才发现陆之平生诗文稿。此煞风景事，为白莲花寺和尚告发上诉于平江府。倪普作郡太守，因查实，把醉徒处罚，另作陆像。

3. 据主室左侧石刻，载有官方“白莲花寺”地产范围及房产种种，末有熙×某年字样，似为北宋熙宁某年所给，末后有不少官署名，可用来和府志记载互证。

〔附录二〕

杨塑问题

甪直彩塑时代，因据日人大村西崖氏记载，以为系与吴道子同时之名画家杨惠之所手塑。杨由画家之笔，难于与吴并肩齐名，因改而作塑像。此故事似出于东晋时有关戴逵由画名难敌同时之顾恺之，因此改业为塑像师，因面成名，同一故事衍进而成。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落实。

又主室中右角，尚余有一段残石质经幢，可证唐代实已有佛寺，但残余石刻尚留有晚唐大中年月，后面似乎还有些文字，可能与此寺兴废有关，值得拓出来看看。

又殿外右侧一石刻唐代经幢，上下座石质均为灰黑色，中部心经石质却不相同，大小比例也不相称。可以查看一下心经书刻前后有无年代及书手刻工姓名，又不妨试把殿内大

中时残余经幢尺寸大小量度一下，和外面经幢上下加以比较，或许尺寸相近，则……

王新　文物工作者，通信时任职于江苏吴县角直镇保圣寺文物室。

据废邮存底编人。“《识余》卷四”和“杨塑问题”与信稿同存于一处，因文字不衔接，以“附录”编人。

1976年冬
苏　州

致阙名朋友

……此外如与弟本业有关，估计吾兄亦必乐闻的，如廿年前曾编有一唐宋镜子图录，并试作内容分析，得到不少友好认可。事实上新出有区域由战国到南北朝镜子已极多，如近年湖北鄂城一地，即出有带年款镜子数百面，装饰花纹有由西王母转化为佛菩萨，玉女转为佛弟子或信徒十分具体痕迹。更重要即商代先后已出过四面镜子，新出二面背作树林状（与临淄瓦上图案有共通处），可说是新发现，把镜子生产提早了约一千年。商代人坐法一般虽沿袭到南北朝末期，还变化不甚大。但在铜器反映图像中，却已有二人相对（或相背）坐于一个条子式长凳上共同劳作的。

又“板玻璃”出现，实在三百年前后，瓶玻璃器，却于晋代即出现。至于玻璃珠子，用作装饰器物，过去考古家受“文化西来说”影响，只据《史记》黄支国记载，以为直到西汉刘彻时，还有“入海市明珠璧琉璃”记载，认为史实。考古专家即多以为彩色珠子是由叙利亚转入中国。近年则不仅大量战国白料璧璜即出现，彩色料珠色泽且多种多样。还在西周墓葬中，已先后发现土生土产的琉璃珠子两次，比《史记》所叙早约八九百年。且恰如廿年前拙文①所估计，在技术上至晚到西周时，必已可产生一定形状之玻璃珠。但受相

互制约律影响，必因不如玉石之天然光莹，不如绿松石之色彩鲜明，亦不如蚌片之易于处理，且加工手续烦琐，费力而难见好，因之即能生产，产量亦必大有限制，不会过多。战国时得到发展，又有种种不同原因：一为技术上的，因诸侯兼并过程中，工奴集中，磨制、涂色及配料均有进展，新的成品有些方面必已超过玉石蚌本来艺术效果，才可能成为特种工艺品而出现，甚至于在商品中得到高过一般玉石价值而流行；二则为诸侯兼并，社会组织有所变更，有军权的霸主，既是新兴地主，同时还兼具大商人资格，由于彼此相互竞富斗阔，好奇喜新，满足奢侈欲望。恰如对玉的病态爱好重视，七国各有宝玉相矜夸。一璧不仅价值连城，且有看一眼也有值若干城的说法。这虽出于战国游说之士夸大过实说法，但从实物注意，也可知玉石工艺的进展，和其他工艺的进展，有一定联系，不完全是谎话。如相传洛阳金村战国韩墓出土大量玉物，本质之精，雕琢之美，图案花纹结构艺术水平之高，以及配合彩琉璃镶嵌于镜背及一酒罍上，设计之精巧华丽，无一不达到历史所仅见最高成就。又辉县固围村大型战国楚墓出土之白玉璜，及一银质鎏金大带钩，中镶羽状云纹玉玦三，玉玦小孔中复加嵌三粒彩琉璃，综合工艺制作之精，在成千累万带钩中，亦属稀见。又信阳擂鼓台战国初楚墓所出条子形带钩，则为铁质错金，上面间隔加嵌槌云龙花纹方片，及水晶薄方片（这时玉工才发现硬度较高的解玉砂，碾磨水晶和玛瑙），都可说是当时工艺品中的新兴事物的综合运用。又如江陵楚墓出土之锦纹越王剑，谈它的多只注意到鸟篆文字内容，及闪现银光锦纹的技术加工为特出，却无一人注意到兽形错金剑格上双目，一般均为绿松石，是沿袭商代

千年旧例（即玉、骨所作之凤形笄，眼部也照例嵌有小小绿松石作眼珠），此剑上则用当时还少见之透明莹泽碧琉璃代替绿松石，是仅见一例。

凡此种种，都可证明琉璃非外来物，出于中国古代工人之手，经过长期试验，才取得的新进展，为必然而非偶然。但受另一制约，即因精美而技术保密，钴蓝原料兼受地域影响，因之在发展中始终限于小件应用，而不可能加以推广，进行大量大件生产。这一点直到清初流行料制鼻烟壶时，虽出于竞争，能有计划产生千百种不同色泽的半透明料壶，却因保密配方，始终不易转成大件器物。在有色玻璃生产上，本有条件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只因保密，许多特别配方反因之失传。在北京清代文物中，除了曾见过一件仿翠插屏，平面高及一尺半左右，另一用紫料与透明玻璃作成"套料"案上插屏，面积稍大，制作特精，空白透明部分，系康熙乾隆时某大臣仿淳化阁中宣示表及王羲之、献之书数则，无疑属于如意馆中技工所作。因之山东淄博虽以套料闻名全国，就故宫所藏，有瓶、碗、盘、罐百十件，无不异常精美，但平板仿紫晶套料插屏，则还只一见。技术加工之精，且远过当时淄博、扬州、苏州、广州生产各式套料鼻烟壶之上。又因平板玻璃产生，必在初次口吹加工瓶子类以后，再加工剖开压平手续，才能产生。据现有文献记载，多引《世说》所记西晋武帝时，满奋畏风，在琉璃屏风前亦感寒冷。次即《北史》称元魏都洛阳后，琉璃制作久失传。因胡商懂烧造技术，采砺山之石为之，能用之作观风行殿，容百廿人。即等于说能容百廿人的特制旅行车，用的当然是透明板玻璃，因之琉璃遂贱。据近年全国发现材料分析，洛阳地区即从未闻有一

片北朝玻璃出土，可证二文献均不可靠。

最早近于用口吹成的半瓶状玻璃器，为朝阳前燕冯素弗墓中几个鸭形“㪗器”，可补文献所不及。成形的瓶罐，及大量其他玻璃器，则出于隋李静训墓中，可证实史称何稠用绿瓷成琉璃的确实。到唐代，《会要》曾记载政府于甄官署下设一冶局，专造五色珠子，作装饰天下佛像缨络使用。仍只限于珠子类。（另一记载，虽还有平民婚娶禁用金银作钗环，只许用琉璃。因之有“天下琉璃”之谣，以为适应稍后安史之乱“天下流离”事实。）实物虽有出土，如长沙地方出土物，但大中型瓶盘仍少闻。元载家藏的尺二红玻璃盘，不载出处，却当成宫中未有宝物看待。显明还来自大食等外国。近年宋代古塔基中，多出现琉璃瓶贮舍利子，外加银及鎏金印盒式方函，上著隋仁寿某年号，可知原件多成于隋代。进一步可证明何稠发明贡献为事实。因《法苑珠林》中，即曾引隋王劭《舍利子感应记》谈及，隋仁寿时全国造塔五百座，内用碧琉璃瓶，贮舍利子，外加金棺，再加金棺。（记载因附于佛教宣传书中，同时且有“金刚经异闻”一类荒唐谎话并列，不足信。今则从南北部分四塔基出土实物，已证实碧琉璃瓶贮舍利子为实有其事。甚至于由此启示，文物工作者值得从国内各省唐宋废塔基中，稍加探寻，或尚可有大量新的发现，亦意中事。）至于宋代，琉璃似已大量使用于宫廷灯节中，及部分使用于豪富商店灯节时，及船只灯节时，作为点缀物。《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城纪胜》等都曾提到。但涉及瓶罐器物，《尔雅翼》（或《演繁露》）所叙，还是可知足供一时赏玩的灯类，容易作，瓶子类则“虚脆不贞”。可知一般性瓶罐，还不明白再加工退火法，因此还不及印尼来的（贮

蔷薇露、猛火油等）经久耐用不怕热。五色珠子类占出口品有一定分量，一直到明代还依旧。而在板玻璃随同帝国主义者而来的商人成为大量入口特别货物时，中国还缺少认识，把由鼻烟壶得到的多种色泽的生产技术，加以推广，来作竞争。

此信首页缺失，收信人不详。据废邮残稿编入。

① 拙文　指《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1960年1月发表于《美术研究》第一期，署名上官碧。

19761221

苏　州

致沈虎雏、张之佩

之佩、小弟：

我和妈妈到陈茂去看姥姥一家，妈妈先去一星期，妈妈共住十一天，我随后去住了五天，承姥姥一家的热情厚意招待，把新屋最好的一间房给我们和红红同住，又为我们日夜忙吃忙喝，让我们吃得鸡猪鱼虾蟹一一尝尽，还像过去抚台大人出巡一般，带了一大袋糯米，几大斤干青鱼，和什么什么，才和红红一道回转苏州。镇上景色人事给我印象都极好，我每天早晚都去镇上热闹处看看上市种种，还必在门前或观音桥看来去船只许久。小妹又还特意为陪我而留下不即返乡下，引我就全镇绕了几大圈，且到学校去谢谢各位老师，拜会了王家姑爷及门前一个什么堂嫂子，到处都受青豆、葵花子和果子糖款待。又和大小妹及小弟的同事六七个青壮（帮同建造新家的熟人）也逐一谈谈天。只有一事不曾参加觉得可惜，即快返苏州前一天，有个和小妹同在一乡下放的不速之客，忽然来到门前小房子，站在门边作微笑态，妈妈以为是小弟同事熟人，"请坐坐"，我时正躺在里屋床上。不一会会，外面就听小妹和姥姥像是和什么人拌嘴，发生了争持，可却不闻对方出声，却急得小妹和姥姥加上妈妈小红陆续进出我房中，口中嘀嘀咕咕。问问才知道，有个自以为是天才

的小小个子，不声不响的坐着在那里不动，姥姥要他走却不走，说软说硬总之不走。但也并不说出什么理由，就是膏药般粘在凳上。妈妈进屋里时我说，可是对小妹感到了兴趣吧？妈妈还说我“胡说”。可是不久姥姥和小妹一同进到我房中，才明白我猜想得不错。这自以为数学天才的中学生，原来戴上右派帽子下乡监督劳动，不多久还才脱帽，可是自己却以为发明了三个数据，比华罗庚也高明，不久将一举成名。总以为一般人不识他的天才，却十分自信有一天会“一举成名天下知”。姥姥和他的对话，把红红笑得个弯了腰，可惜我听不懂，特别是姥姥十分善于叙述。迫不得已最后把天才肩上衣服拉住，勉强推出门外，把门关上。几人一齐回到房中复述经过时，我只从妈妈和红红口中听这个客人不住的笑眯眯的说：“要看长远一点……”据说姥姥和小妹都一道同声的回答：“我们不懂得什么长远，我们有事情要做，你走了吧……”我本有好奇心想出去看看谈谈，他们一致不赞同我出去，因为怕的是如知道是北京来的，将使这张膏药粘在我身上，更不容易送走！

人虽送走了，大家出到外屋吃饭时，我心里却漩起一种感情，这事情表面看是一个喜剧小小插曲，背后也可说有点悲剧意味。因为记得我自己十多岁在乡下军队中做小兵时，当我对生命的存在，考虑到是照环境流转支配一切，还是照自己所设想的目标去努力，或由自己努力去寻觅一个目标时，记得就相熟人中不少都说我有点“神经病”。随后终于决心到了北京，又在生熟人中给人以“神经有毛病”印象……总之，可以说在生活转换每一段落中，似乎都不能避免的有同事同行说我“有神经病”。如解放后转入博物馆。好几年整个在午

门楼上五凤楼灰扑扑库房作文物登记，有时被人有意无意在吃午饭时摇摇铃子闭馆，大家一道下午门楼，却把我关到库房中，到下午两点才放我出来，见我却毫不在意的笑眯眯的即去为观众讲解时，以后在办公室就亲耳听到有同事在隔屋用此事为例证，说我有“文疯”（不是武疯），不必怕，不会打人的！所以从世俗之见看来某某是“神经病”，或许不一定全对。但我和这个天才不同处，即我总是相信照自己方法去学，可以把所要作的努力能学好，可从不相信自己有任何天才。所以即或廿岁还不懂标点符号，学下去，不到七年，就印了约四十个习作册子，且转到了大学去教这一行。人家都以为近于奇迹，我可从不为之陶醉，搞了卅年，还认为是练笔，离及格还远。所以解放后，改了业，又一一从头作起，既不对过去一切惋惜，更不为改业所得进展自负。一切总还像是有必要，就还不妨第三次改业。从世俗见解看来，说我“有神经病”，大致还是不怎么错的。不过和在陈茂那个自以为天才，不久将一举成名，相似而不同罢了。所以我倒觉得有些些可惜，是不懂数学，若懂这个，也许和那个“天才”相熟以后，可以对他有些帮助，而将他的思想方法扭转到正常发展方向上来。方法对了后，也会倒真可以学得好的。但一方面也还是不加人这个喜剧中一场为省事，因为也会增加这个“天才”的幻想，更有所借口经常来到姥姥处打麻烦。事后我问问小姨姨，这个“天才”是否还有点道理？小姨姨却说也许还有点什么，因为把他的作的给北京某方面的什么人（大致不是科学院），人家还有回信说说……极可惜是我没有见到那个信。这事你们若感到丝丝兴趣，不妨问之斐，将会得到更正确回答。

这信似在月初回到苏州时写的，上次妈妈说在我一未完信上附了些话，已寄出，大致是另一纸，不是这个未完的信。回来时曾把红红带回，尽她在苏州玩了十天，乘我们和百科二姨去娘直看杨惠之彩塑时，也把红红带上，船是直达陈茂的，所以我们到娘直上了岸，还剩一小时才到陈茂，就让她独自返回姥姥家了。随后即得她来信说平安到达。昨十九，之斐过苏州来看我们，才知道船上还有个之斐同学，先走一步到姥姥家相告，小舅舅赶去接红红，在桥上即见红红提了个大篮子装满东东西西回到家中的。我们本已决定买廿车票返回北京，因那边来信说在年底或明春还将有破坏性大震出现，同住王伯伯也告大劝我们过两个月再回，所以临时又决定再住两月看。大致在一二天内即将换个住处，吃饭还是在五舅舅处。苏州虽是“四人帮”一个小据点，不可免也有些小爬虫卖五毒八宝膏药，留下些后遗症，有待清理。但比起上海北京，自然就不什么了。北京有庆庆、小平哥哥常来信报告些小新闻，转录些大旧闻，这里因之还不觉得真正的蔽塞。我来这里已经两次热度上升到三十九度，都忽然上升而一剂中药平复。冬天一稳定就不再出毛病了。妈妈一切甚好。

问你们好。盼来信告告近日自贡一切。

从文

廿一

19761225
苏　州

致沈红

红红：

小舅舅回来，一定谈起一些苏州事情。奶奶和我本已计划二十返回北京，托人设法定车票。随后又听人说，北京还正准备防最近大震。不少人还要住外边。五舅公公等都劝我们住下去，过两个月再回，并且另外为我借了一个住处，所以得到奶奶同意，暂时就住下来，等待过了年再说了。我和奶奶今天已搬过王公公家小楼上去住，比二姨奶奶住处远一些，地方可还好一些。每天到九如巷三号吃两顿饭。晴天还方便，落雨时稍麻烦一些。一落雨中午就把晚饭带回来吃。你还要什么，可来信告奶奶，若东西只北京有，就写信告大，请他帮你寄来。奶奶盼望你经常写信告告学校学习情况，并要你事事向两个姨姨看齐，一切能动手，学会手不闲，这比在学校上课还重要，应当牢牢记着莫忘记才好。

望问候姥姥一家好。

爷爷

十二月廿五日

197612下旬(1)
苏　　州

复王新

王新同志：

两次来角直，多承热忱款待，十分感谢！前信询及狮子时代鉴别，据弟常识所及，狮子形象反映到石、玉、陶、瓷、金、铜、工艺，大致有如下发展过程，可和文献相互印证：

（1）“虓”，字载于《尔雅》，晋郭璞注，以为即汉以来狮子。

（2）“飞廉”、“天禄”、“辟邪”、“麒麟”，这些名称在汉代为常见，均和狮子有关系，两汉图像反映，即常有混淆，难于具体区分处。可知照《汉书·西域传》所说，真正狮子的入贡，在西汉武帝刘彻时，但当时必把这种来自海外的猛兽，和鸟中的大爵——鸵鸟，一同放在当时的上林苑帝王特有的大型御花园中，一般人看不见，因此有种种传说名称，反映到图像中也各式各样。

“飞廉”一名较早，在战国时雕刻品中，可从雕玉中发现(用日人集印《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中的似龙似虎附子玉璧及另数玉物可证)，一直影响到东汉南北朝石刻。（近年西安出土的东汉大型立体石雕，及南京六朝石刻，即据之发展而出。但名称则已改为“辟邪”、“麒麟”。形象特征，前膊多还带有云形翅膀。用近人朱偰作《金陵南朝诸陵石刻考》可

以作例。)

至于沿袭战国传说的飞廉和西汉狮子实物相结合，反映于小件工艺品中自成一格，且和"辟邪"得名有密切关系的，还是玉雕。目下所知，计共三种：一是在盾形玉珮上的高浮雕子母辟邪， 一般约今尺二三寸，汉尺三五寸，在如上盾式白玉珮上加大小立体辟邪盘绕。"辟邪"得名，或许即由于此，亦未可知。二是在大小玉璧上面，用高浮雕法加上一些子母辟邪。三是在秦汉之际流行的玉具剑上鞘部镶嵌及剑身护手部镶嵌雕玉上，加有些同式高浮雕辟邪形象。 这类附于玉器上的高浮雕形象，在历史发展中，自成一个系列，一直应用到玉雕工艺上，到元明还有仿作。间接还影响到宋官窑、汝窑、龙泉瓷器及明瓷和宣德炉的耳部造型，变化不多。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612 下旬(2)
苏　州

致张香还

香还先生：

这次南来，能在苏州相见谈谈天，十分愉快。可惜因天气太冷，手足均冻成麻木状态，不能和你同去虎丘天平郊外各处跑，真是憾事。近在陈墓镇上住了五天，去角直坐船约一小时，对此小水村景色人事，都留下深刻良好印象。江南水村大大不同于沅水支流五溪沿河城市，因为前者平衍而后者险急。但相去万里，时隔半世纪，有一点在弟印象中仍十分相同，即农民型小孩、妇女之素朴善良可爱处，竟如同一模印成。亲戚家适在小镇上三岔河道岸边，每天都有上百成千小木船从四近农村运菜蔬或粮食来镇上。却把人肥、化肥及日用百货载回去。船上老幼极少人唱歌，摇橹的也不打呼号，这一点和湘西大不相同。所有坐船上的人，几几乎都耸肩袖手的沉默不语，从小镇上几十条拱桥平桥下穿过，可是总的印象，总像是在轻轻唱歌！特别是所有老农妇和小孩冻得通红的脸上，明亮亮的眼神中，都可看出他们生长在这真正鱼米水乡中，生命的自足性和完整性。无论是文字或绘画，都值得永远用作主题来加以表现，必然会取得特别成功。但是文学家或艺术家，过去照例少有人能从此中得到启发。而新的，从政策上说，虽总是要青年去农村学习，学的却又只

限于手足勤劳，此处竟如一无好处。至于由于世世代代的勤苦劳动形成的优美人情性格，以及在新社会中相互关系变化后的新关系，在大多数指导人用笔的师长，就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缺少鉴赏兴趣，甚至于对于生产，也缺少应有感情，所以在这种指导下写出的长篇故事，容易公式化，必然公式化，而短篇更不容易感动人。

我因北京震情似尚在发展，北旋期不能不延搁下来。上次托便中问问，是静电复印图稿，不是静电植绒。

有关过去学习用笔，似已早成故事因之五八五九年文学出版社拟印弟之选集时，书目还是一编辑所提供。十年前破四旧时，手中所有旧作，多为亲友及平时不相熟爱好者解放后所转赠，被没收后发还其中一部分，似乎还是当时某些人有意想从内中发现我的“反动言行”，为军管部门提供，所以退还时就还多出十来本我早已忘记或始终不知道的翻印本，和敌伪时上海选印本。抗战时在云南四川桂林江西大致还印行过八个集中，又重印过十个选本。复员后开明又印过九个选集，原定辑印三十种。这次离开北京时，书架一角像是还有大小四十来本。（近闻香港方面还有人偷印了三十本左右，且在第二集《新文学大系》中也选了一些，我都没有见到。）事实上，这对我都只近于用来谈天还感到有趣味，此外已无意义可言。

据未完成废邮存底编入。

限于手足勤劳，此处竟如一无好处。至于由于世世代代的勤苦劳动形成的优美人情性格，以及在新社会中相互关系变化后的新关系，在大多数指导人用笔的师长，就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缺少鉴赏兴趣，甚至于对于生产，也缺少应有感情，所以在这种指导下写出的长篇故事，容易公式化，必然公式化，而短篇更不容易感动人。

我因北京震情似尚在发展，北旋期不能不延搁下来。上次托便中问问，是静电复印图稿，不是静电植绒。

有关过去学习用笔，似已早成故事因之五八五九年文学出版社拟印弟之选集时，书目还是一编辑所提供。十年前破四旧时，手中所有旧作，多为亲友及平时不相熟爱好者解放后所转赠，被没收后发还其中一部分，似乎还是当时某些人有意想从内中发现我的“反动言行”，为军管部门提供，所以退还时就还多出十来本我早已忘记或始终不知道的翻印本，和敌伪时上海选印本。抗战时在云南四川桂林江西大致还印行过八个集中，又重印过十个选本。复员后开明又印过九个选集，原定辑印三十种。这次离开北京时，书架一角像是还有大小四十来本。（近闻香港方面还有人偷印了三十本左右，且在第二集《新文学大系》中也选了一些，我都没有见到。）事实上，这对我都只近于用来谈天还感到有趣味，此外已无意义可言。

据未完成废邮存底编入。